

# 九尾龟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张春帆 著



# 九尾龟

(二)

〔清〕张春帆 著

# 目 录

## 第四集

- |       |                            |     |
|-------|----------------------------|-----|
| 第四十九回 | 方小松演说风流案<br>贝夫人看戏丽华园 ..... | 360 |
| 第五十回  | 巧姻缘良夜渡银河<br>杀风景三更飞黑索 ..... | 367 |
| 第五十一回 | 美优伶驳翻堂上官<br>懦太史不问河东吼 ..... | 374 |
| 第五十二回 | 霍春荣利口受官刑<br>宋子英丧心施骗局 ..... | 382 |
| 第五十三回 | 弱书生几成薄幸郎<br>老学究怒责亲生女 ..... | 389 |
| 第五十四回 | 拍马屁流氓讨好<br>抱春愁侠客传书 .....   | 396 |
| 第五十五回 | 一封书琴心通绿绮<br>百尺楼黑夜盗红绡 ..... | 404 |
| 第五十六回 | 真大胆登门报信<br>假小心曲意邀欢 .....   | 411 |
| 第五十七回 |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br>章秋谷良宵圆好梦 ..... | 418 |
| 第五十八回 |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br>博泉卢埋怨曲辫子 ..... | 425 |
| 第五十九回 | 萧静园输钱重约赌<br>王云生设计报前仇 ..... | 432 |
| 第六十回  | 吃大菜贵绅中计<br>游虎丘画舫嬉春 .....   | 439 |

第六十一回	倒脱靴两番骗局 破机关一怒挥拳	446
第六十二回	讨局帐当场出丑 托微波名士多情	453
第六十三回	会审官左袒黑心妇 金月兰不认薄情郎	460
第六十四回	章秋谷有心试名妓 王太史临老入花丛	467
第五集		
第六十五回	老风流艳福难销 美少年名花独占	475
第六十六回	苦温柔太史多情 空缱绻秋娘薄幸	482
第六十七回	桃花人面惆怅刘郎 细雨斜风重寻关盼	489
第六十八回	花彩云有意骗痴郎 王太史两番逃爱宠	496
第六十九回	兆贵里翰林出丑 春申浦名士吟秋	503
第七十回	好良宵诗征出阁词 留学生弹打章秋谷	510
第七十一回	李子霄他乡逢旧友 辛修甫谈笑讽良朋	518
第七十二回	章秋谷名花成眷属 张书玉陌上遇萧郎	526
第七十三回	李子霄销魂春照夜 沈剥皮拚命死贪财	533

- 第七十四回 假病危瞒天造谎 ..... 540  
打官司教士分家
- 第七十五回 撩云拨雨夜渡银河 ..... 547  
辣手狠心朝施毒计
- 第七十六回 假温柔瘟生中计 ..... 554  
真涩浴名妓私奔
- 第七十七回 楼空燕子神女成虹 ..... 561  
帘卷西风檀郎懊悔
- 第七十八回 洪月娥有心讹曲辨 ..... 568  
沈仲思同病劝瘟生
- 第七十九回 论嫖界新小说收场 ..... 575  
结全书九尾龟出现
- 第八十回 通关节花钱遭巨骗 ..... 582  
捐道员拜客出风头
- 第六集
- 第八十一回 演前文重见九尾龟 ..... 590  
醒迷途续成新小说
- 第八十二回 送萧郎南浦赠将离 ..... 596  
返故乡天涯留别恨
- 第八十三回 风凄缙帐泣凤悲麟 ..... 602  
月冷空房鸾孤鹤寡
- 第八十四回 办交涉庸奴降秩 ..... 608  
谄大官观察欺贫
- 第八十五回 负奇冤烈女骂奸雄 ..... 614  
溅热血公堂飞白刃
- 第八十六回 归故里堂上奉慈亲 ..... 620  
泛轻舟姑苏逢旧友

第八十七回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	626
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	632
第八十九回	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	638
第九十回	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	644
第九十一回	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	650
第九十二回	红信人安心施巧计 曲辫子拚命害相思	656
第九十三回	花低月亚虚度春宵 凤去台空可怜良夜	662
第九十四回	陈海秋痛恨花彩霞 章秋谷重游安垞第	668
第九十五回	当冤桶观察开心 吊膀子张园受辱	674
第九十六回	借洋钱硬捉瘟生 呼将伯欣逢故友	679

# 第 四 集

## 第四十九回 方小松演说风流案 贝夫人看戏丽华园

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同着贡春树、方小松并带了高桂宝同到丽华戏馆要看霍春荣的戏。章秋谷坐定之后，检看戏单，见今天霍春荣排的恰好是《花蝴蝶》，方小松向章秋谷说道：“你可晓得霍春荣的历史么？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章秋谷和贡春树听了，不觉大为诧异，章秋谷便问小松道：“怎么说霍春荣是中堂的门婿？这句话儿，我却有些不信，那里有这样的事儿？他既是中堂的门婿，为什么不去做官，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那一省不好去当差署缺，还肯在苏州唱戏？做这种卑贱的勾当么？”方小松听了，哈哈的笑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老实，难道真个中堂的门婿肯来唱戏么？”秋谷也笑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你又要这样说呢？”方小松道：“这件事儿，说也话长，真是江苏省内惟一无二的新闻。待我慢慢儿的和你细说。”一面说着，就回过眼光两旁一看，把手指着一间包厢内道：“你看，这里头坐的却是真的真真中堂的小姐，翰苑的夫人。这个新闻，就出在他们府上，你在上海难道没有一点风声？”秋谷听了，不及回答小松，连忙转过眼光。跟着方小松手指的包厢里面仔细看去，只见包厢内坐着一位服御辉煌的中年妇人，旁边还坐着一个少妇。那中年妇人约莫有四十余岁，面上却还不甚看得出来，看着只像个三十多岁的样子，徐娘年纪，未褪娇红，中妇风情，犹传眉妩；那两

只秋波水汪汪的，十分活泼，就像那秋月无尘，春星照彩，明显着一副娇娆的态度出来。这样的妇人若在少年时，可想而知一定是个尤物。再看那旁坐的少妇时，更是冰雪为肌，琼瑶作骨；芙蓉如面，杨柳为腰；太真红玉之香，洛浦凌波之影；低鬟顾影，媚态横生；真是宝月祥云，明珠仙露。把个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时。又见他珠翠满头，纱罗被体，那头上的簪饰映着保险灯的光彩，珠光宝气，熠熠照人。背后更有许多俊俏青衣，成群围列，那包厢之外立着几个家人，垂手侍立，肃然无声。

章秋谷看罢，方才向方小松道：“看他们这个样儿，一定是个贵家内眷，不过那神情意态，觉得甚是飞扬；眉目之间，隐隐有些荡意。你怎么说他们府内出的什么新闻，快些把这件新闻的原委细细讲来，好待我们静听。”春树也异口同声的叫小松快讲，方小松微笑一笑，方才附耳低声把这件故事细细的讲说出来。看官，在下做到此间，只好把章秋谷一边按下，且把这件新闻一一的演说出来。好叫看官们不至茫无头绪。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你道那厢房内的妇女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内眷？说将起来，来历却也不小。原来。这中年妇人的母亲姓余，他父亲名叫余颂南，翰苑出身，历任京秩。后熬炼得资格深了，辈数老了，就荐升了刑部尚书，并在军机处赞画枢务，居然就是一位中堂。这余中堂生平只有一个女儿，十分溺爱，嫁与苏州贝太史为室。丰姿虽是娇娆，情性却甚为悍戾。偏偏这位贝太史又是个惧内庸夫，到了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一到进了自己的房门，看见了床头的这尊菩萨，便由不得神魂飞越，毛骨悚然。久而久之，这位贝太史便不知不觉的做了重生的陈季常，再世的裴御史。

贝太史自从点了庶常，也放了一任主考，不知怎的，外间物议沸腾，声名甚是狼藉。都说他出卖举人，至于这件事儿的有无，在下做书的当时并不在场，隔着一个省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在下没有亲知灼见，却也不敢一定下什么断语。只说贝太爷的口碑传入都中，就被一个御史参了一本，那班京城里头的都老爷，照例是这个样儿：若遇着那势焰熏天、威权炙手的人，凭着他怎样的卖官纳贿，枉法徇私，这班都老爷在一旁看着听着，都是袖手旁观，罚咒也不敢去动他一动，若有一个御史参动了头，还要窥测天颜的喜怒，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参本，果然震怒起来，免不得要传旨查办。这班都老爷得着了这个消息，一个个都发起狠来，你参一本，我参一本，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你想这个人既经参奏，已经是个待罪人员，何苦趁别人的闹热，再去参他？这位贝太史就吃了这个苦头，给这班都老爷横参一本，竖参一本，那本上说的话儿，什么“似此败坏科场，贿通关节，若不从严查办，何以正士气而肃官方”，皇上看了这许多参本，从来说众口成城，自然也要震怒起来。便将原摺发交浙江巡抚认真查办。

幸亏这位余中堂晓得这件事儿，心上虽然恨着女婿，不该做出这样事儿。削他的颜面，却又看着女儿面上，不得不替他嘱托弥缝。这科场贿通关节的事儿闹了出来，不是玩的，就是从轻办理，也要问一个边远充军。余中堂无可奈何，只得替他上下嘱托，安顿了那几个原参的御史，又自己亲笔切切实实的写了一封信托那浙江抚台替他辩护，方才把这一桩天字第一号的风波平了下来。浙江抚台果然上了一个摺子，替贝太史竭力辩护。无非是“查无实据，合无仰恳天恩，免其议处”的这些话头。这个摺子

到了军机，又有余中堂在里头照应，方得从轻发落，把贝太史议了一个回籍闲住的处分。

贝太史回得苏州，刚刚进门，就被这位夫人指着脸儿痛骂了一顿，说：“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怎么竟敢这般大胆，连举人也卖起来？若不亏我父亲在京城里头同你竭力想法，这个时候只怕你这个狗头早已滚下来了。像你这样不争气的人儿，受了王法，让我做了寡妇，到也干净些儿！省得你活在世上现眼。”把这位贝太史骂得满面羞惭，满心惶恐，低着头，屏息而立，连哼都不敢哼一声。贝夫人骂了多时，见他不敢开口，也就消了几分怒气。到了晚间，贝太史少不得还要奴颜婢膝，陪着无数小心，方才哄得夫人欢喜。自此之后，贝太史时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见了夫人，越发怕得神出鬼入。更兼贝太史本来是个寒士出身，他封翁虽曾做过几年道台，家中却没有什麼积蓄。你想一个当穷翰林的人，那里挣得起家产？刚刚巴到放了一任试差，又被那班不近不情的御史参了回来，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肩行李。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来，幸亏这位余中堂的小姐嫁过门来，奁资丰富足足的二三十万，他又善于居积，数年之内，又赚了无数的利钱出来。他见贝太史手中竭蹶，金尽囊空，不免又要将他谩骂一场。骂过之后，索性不要他管了，自己拿出钱来，供给贝太史的用度。贝太史乐得坐仰其成，随意挥霍。但是贝太史现在的身家性命，都是从老婆身上得来，家庭之内不得不曲意承颜，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顺。贝夫人的性气一天狠是一天，贝太史的惧内却一日甚于一日，怕老婆怕到极处，这贝夫人自然就要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起来。

贝夫人将近中年，止生了一个女儿。却生得似玉如花，千娇

百媚。贝夫人的溺爱这个女儿，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也和余中堂溺爱的贝夫人差不多。贝小姐到十九岁上，就嫁了一个常熟人姓彭的，也是一位太史公，家道十分寒素，相貌又甚不扬，更兼生性不羁，疏狂放荡，狂态逼人。贝夫人听了贝太史的话儿，又被媒人撺掇，便把一个心爱的女儿轻轻松松的许了这位彭太史。说定招赘进门，择了吉期，就把彭太史赘了进来。

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定是个风流佳婿，蕴藉才郎。不料新郎官进得门来，贝夫人见他面目不扬，身材短小。说也奇怪，贝小姐倒还没有什么。把一个做丈母的贝夫人气得个发昏，默默无言。当夜就使出他那一种野蛮手段，硬硬的把贝小姐叫了进来和自己同床睡觉，不许他出去和彭太史成婚。一连三天，都是如此。把彭太史气得目瞪口呆，待要和他讲个明白，却又是已觉得有些碍口，说不出来，只得放在心中，隐忍不发。那贝小姐年幼骄痴，毕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也只好偷寒送暖，暗地关情。见贝夫人这样作为，不晓得他究竟是怎么一个意见，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久而久之，这贝小姐受了专制的压力，不知不觉把从前心上的夫妇爱情都消入东洋大海去了。

看官且往，从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做父母的见那女儿出阁，自然要指望他琴瑟和鸣，夫妻好合，才是道理。怎么这位贝夫人用着野蛮手段禁制了自己的女儿，不许他夫妇合婚成礼，天地之内，那有这样怪怪的事情？若果然竟有这样人儿，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无所不有的了。你们试想，贝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个心思？原来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翰苑之妻，更兼门第清华，家财百万；女儿的面貌又生得珠圆玉润，柳媚花娇。算计自家这样的女儿，那般的声势，一定要配一个风流熨贴的如意郎君，方

不辜负他女儿的才貌。见了彭太史这般模样，气到极处，便想出一个极糊涂的主见来。忘了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两句俗语。倚着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竟想替贝小姐于正门之外另开一个便门，好任他拣选人才，评量面目，差不多有那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样子。你想，这贝夫人的意见糊涂到怎么一个田地！而且贝夫人虽然将近中年，却是意气飞扬，神情荡越，绝不像贵家命妇的规模。贝太史虽然晓得，心中也有些不以为然，却那里敢来问他一问。随着这贝夫人带领了小姐各处烧香随喜，看戏游园，渐渐的风声不雅起来。贝太史也只好眼开眼闭，装作痴聋。贝小姐更是个少年女子，有什么定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贝夫人这样的一个尤物，今天看戏，明日烧香，到处卖弄风骚，招蜂引蝶。贝小姐看了这种样子，慢慢的也便乐此不疲。那苏州城内，贝家太太的名声却是通国皆知的了。

有一天，贝夫人带了贝小姐，到城外丽华戏馆包了一个包厢一同看戏。恰恰的霍春荣新自上海到苏，演得不多几日。那一天，霍春荣排的戏正是《白水滩》，霍春荣的面貌本来不错，加以浑身结束，伶俐非常，衣服鲜明，声情激越，那几步抬步的身段，更觉得气概高华，丰仪出众。刚刚出得场门，只听得一片喝采之声轰然震耳。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场，霍春荣本来武功纯熟，一路棍法使得旋转如风，虽然傀儡登场却也有些惊心动魄。贝夫人仔细看那霍春荣时，只见他蜂腰猿背，英武过人；而眼媚横波，眉含黛色。眉目之间，却又有些媚态。贝夫人看得出神，贝小姐也眼波澄澄，只注在霍春荣一人身上。那霍春荣是个著名吊膀子的都头，一见了标致些儿的女人，便要百计千方、钻头觅缝的谋他到手。何况今夜是送上门来的买卖？又见贝夫人等衣装炫耀，

仆从如云，料想是个大家内眷。吊上了他们的膀子，一定有些好处，不比寻常。便也越发的在台上卖弄精神，把眼光注定在贝夫人的包厢之内，一连飞了他们几个眼风。把贝夫人母女二人看得心旌摇摇，六神无主。贝夫人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叫了包厢的案目上来，指名要点霍春荣的戏，点了一出《义旗令》。霍春荣见他们点戏，晓得已经入彀，甚是欢喜。便进去换了衣服，重扮了黄天霸出来，这一出戏唱得更是认真，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赏洋，只听得“锵唧唧”一声，那雪白的洋钱就如雨点一般在台上四围乱滚，霍春荣见了，十分得意。做到吃紧之际，贝夫人放出那绝娇必脆的喉咙高叫一声“好呀！”这一声喝彩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一个个回头张望。有分教：狼腰猿臂，惊回蝴蝶之魂；燕颌虎头，飞入鸳鸯之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巧姻缘良夜渡银河 杀风景三更飞黑索

且说贝夫人看到得意之时，不觉一声喝采，早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大家回过头看时，早看见贝夫人母女二人坐在包厢，看戏看得眉飞色舞，壹志凝神，如承丈人之螭，如射大夫之雉。看的人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见了这个样儿，免不得一个个暗中好笑。却也不去管他。

这贝夫人坐在包厢，只顾和台上的霍春荣眉来眼去。及至《义旗令》做完之后，霍春荣换了一身簇新的纱罗衣服，故意走到包厢向着贝夫人请安谢赏。贝夫人眉花眼笑，慌忙叫他不要多礼，便搭讪着和霍春荣问答起来。那一对眼光就如电光石火一般，忽来忽往，飘疾如风。贝小姐坐在贝夫人背后，羞怯怯的低下头去，再也抬不起来，红晕腮痕，绿凝眉妩，却时时在暗中飞过眼风，偷看霍春荣的面貌。一汪秋水，漠漠含情。一班仆婢侍立在旁，虽然也都看见，只是素来畏惧这位夫人，连贝太史尚且怕他，不敢去看他的帐，何况这班小人，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当下贝夫人和霍春荣缠绵情话，直到散了戏场，方才回去。

自这一天后，贝夫人每夜带着小姐出来看戏。又时常把霍春荣叫到公馆中去，每每晚上十二点钟进去，直至明天午后方才出来。也不晓得他们在内干的什么事儿，这却在下没有看见，不敢乱说。但是霍春荣有时拿出绝精致的扇袋荷包给旁人观看，说是

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他的。这样的看起来，只怕霍春荣在贝府中一箭双雕，恩情美满，也未可知。只苦了两位太史公担了惧内的名头，还要受这般的糟塌。在下虽然是个旁人，却也免不得有些气愤。

这一件事儿，苏州省内把他当作新闻，茶坊酒肆，三三两两谈的都是贝府的新闻。方小松久在苏州，那有不知之理。恰值章秋谷同贡春树到了苏州，要到丽华去看霍春荣的戏。方小松同着秋谷、春树走进戏园，一眼先看见了贝夫人母女二人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包厢里面，不觉暗中好笑，方向秋谷说也一句玩话儿来，说：“你不要轻看了霍春荣，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章秋谷听了，十分疑怪，似信不信的追问他，究竟这里头怎么一回事儿，方小松方才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故事一一的演说出来。

秋谷听了，甚是气愤，道：“不信天下竟有这般奇事！这贝太史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么？怎么任着老婆这样的出来胡闹？”方小松大笑道：“岂敢！他果然有了血气，也不至于怕老婆怕到这种样儿。我们都是旁人，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落得看看他们的情形。”正在说话，台上早换了筱荣祥的《文昭关》上来。这筱荣祥台容甚好，嗓音也还不差，唱过了《文昭关》，就是霍春荣的《花蝴蝶》了。霍春荣出得台来，秋谷定睛凝视，只见他穿一件织金云缎玄色夹衣，内衬绣花短袄，绣花叉裤；浑身钉着水钻，行动时，光华照目，映着那台上保险灯的影儿，分外晶莹。品貌果然甚好，丰姿不减当年；更兼口白清亮，身段圆融，煞是可爱。只见包厢内的贝夫人母女两双眼睛，盯在霍春荣身上目不转睛，只顾呆呆的观看。到了交手的一场，霍春荣的一把单刀旋转如飞，满身围绕。但觉得刀光闪烁，灯影迷离，浑身上下，但见一

线寒光丝毫不漏。连秋谷在台下看着也不觉高声喝起彩来。再做到“水战鸳鸯桥”的一场，霍春荣扑那两交筋斗，更是十分快捷。台下看戏诸人，叫好之声哄然不绝。秋谷暗想：“霍春荣的面貌着实不差，又有这一身本领，也算得梨园角色之内一个出色的人材。怪不得这班妇女见了他就要把持不定。”正在心中转念，霍春荣早已走进戏房，换了衣服走下台来，竟到贝夫人坐的包厢里面，坐在贝夫人背后。贝夫人和他说说笑笑，甚是亲热。章秋谷看了气愤非常，向方小松说道：“怎么如今世上竟有这样无耻的妇人！”小松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可晓得如今风气不比从前，还有什么讲究么？”秋谷听了，不觉一声太息，默默无言。又坐了一会，因看不惯贝夫人和霍春荣那种肉麻样子，便拉了方小松和贡春树先自走了出来，高桂宝也同出戏园。

方小松和着秋谷、春树仍到桂宝院中。方小松摆酒接风，荐了两个馆人给秋谷、春树二人。一个叫金媛媛，一个叫朱素卿。秋谷便叫了金媛媛，春树便叫了朱素卿。不多时，两人一齐到了，秋谷看金媛媛时，身材袅娜，骨格轻盈，虽然赶不上陈文仙，也还罢了；再看朱素卿，面貌也和金媛媛仿佛，都是中上之材。秋谷虽叫了金媛媛的局，却并不在意，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见他们举止豪华，风仪秀美，格外的巴结起来。秋谷也只得略略应酬。这一席直到三点多钟方才散席，秋谷同春树一起回到船上歇息。方小松不必说起，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宝家的了。

按下秋谷一边，只说丽华戏园。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后，闹了一场风波。你道是什么事情？原来贝夫人在丽华看戏，恰好包厢对面另有一个看戏客人，这人姓郭，是个广东的候补道，苏州人氏。和贝太史很有交情，为人任侠，喜抱不平，气概高华，性

情慷爽。只是有一桩坏处：性如烈火，急躁非常。向和贝太史诗酒往来，互相爱敬。这贝太史原是一个诗酒名家，风流才子，若单看他的表面，那里晓得他是个惧内的都头，怕老婆的领袖？这位郭观察虽是和他要好，却一向不晓得他的家事，只道贝夫人是个名门闺秀，自然是贝太史的内助，三从具备，四德兼全的了。有一天，郭观察在亲戚家中听见了贝夫人这些笑话，郭观察那里肯信。反说那亲戚不该污蔑闺门。那亲戚向他力辩道：“这件事儿，并不是我一人知道，苏州城内到处皆知，你只顾去细加察访就是了。我和贝府上又没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捏造这些说话呢？”郭道台听了，觉得他亲戚的话甚是有理，然而终是半疑半信的，不肯当真。隔了几天，郭道台自家出去，细细的打听一回，果然众口相同。大家都把贝夫人姘戏子的事儿，当作新闻传说。

郭道台打听得实，直气得他气涌心头，双眉倒竖，一时忍耐不住，一口气直走到贝太史家来，要见了贝太史和他当面说明，叫他以后当心防范。那知事有凑巧，贝太史刚刚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两天之前往上海去了。郭道台见不着贝太史，恨得他擦掌磨拳，气无可出。暗想：“贝太史这样一个人，也算有些名气，怎么娶着这般妇女，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气了一回，忽又转一个念头，想道：“天下的事情眼见是实，耳闻是虚。虽然众口一辞，我却究竟没有看见，难保是他人捏造的话儿，我何不到丽华去看几天戏，一则解了自家的疑惑，二则看看他们情形，岂不是好。”主意已定，便到丽华戏馆。一连看了几天，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情事，一齐看在眼里，十分愤恨，无计可施。这郭道台和江苏臬台朱竹君交情极好，并且是结拜弟兄。这一天见了朱臬台，偶然提起这件事情，还气得咬牙切齿的，问朱臬台可有什么

法儿，朱臬台也诧异道：“天下竟有这般恶棍，难道贝太史竟是丝毫不觉，也不约束约束的么？”郭道台又把贝太史的家事，怎样的惧内，如何的情形，把近来听见的话儿和盘托出。朱臬台想了一回道：“这件事儿，要办他也甚容易，只要办他个外来流棍，把贝府的这些情事隐过不提，料想贝夫人也没有什么法子庇护着他。你道这个办法如何？”郭道台听了大喜道：“这样办法，果然甚好，像这样的淫棍，把他留在苏州，真是害人不浅的东西，办掉了他也是你的一件德政。”说着，立起身来打了一躬。朱臬台笑道：“究竟你和他有什么冤仇，要你这般着急。”当下又谈了一回，定了主意，郭道台就走了。

朱臬台次日上院，把这件事细细禀了抚台。抚台勃然大怒，便叫他立刻下去，飭县提人，从严究办。朱臬台答应下来，恐怕飭县提人漏了信息，被他逃走；或者霍春荣得了这个消息，竟去躲在贝府里头，又不好去派人搜捉，岂不便宜了这个棍徒。当下不露风声，密密的下了一个密札给那马路工程局委员李兰生，札内还附了一个访牌，话头说得十分利害，叫他立刻会同捕房连夜拿人。原来苏州马路止有一个捕房，没有会审公廨。凡有马路讼案，以及华洋交涉这些事情，都是工程局委员兼管，所以工程局在马路极是有权，李兰生接到了这角公文，不敢怠慢，连忙叫上四个能干差役，吩咐一番。又去知照捕房，派了四个巡捕协同拿捉。

这班差捕到得戏园，霍春荣正在台上唱戏，不便去拿，及至唱完了戏下台，又在贝夫人包厢里面谈谈说说，甚是开心。此时丽华园主已经知道，再三央恳廨差巡捕不要在园内拿人，待他出了戏园再行拿捉。差人等初时不肯，又送了他们一笔差钱，方才

答应，守在戏园门口，等他出去顺手擒拿，不怕他飞上天去。那贝夫人等到戏场将散，便上轿进城，霍春荣慢吞吞跟在轿子后头，想要跟进城内。不提防刚刚一脚跨出园门，早有一个差人走上前来就是劈胸一把，霍春荣梦里也不晓得朱臬台叫人捉他，只认做或者是他的仇家要想同他拚命。那时止不住心头火发，用了一个解手法儿，左手把廨差的手托开，霍地将身子闪过，右手向廨差的颌下随手一叉，这个廨差不曾防备他要动手，招架不及，早被他叉得仰面一跤，直跌得有四五步远近。两旁的人一齐吃惊，还有三个差人、两个巡捕，见了这般光景，一个个心中大怒，便一拥上前，高声喊道：“我们是臬台朱大人派来拿你，你这个东西，好生大胆，竟敢动手殴差！你还不好好跟我们前去，直要自讨苦吃么？”霍春荣听得臬台拿他，这一惊却也非同小可，那里还敢动手，又见巡捕把号叫放在手中，预备着要吹的样子，越发不敢怎样，凭着他们四五人把他横拖倒曳，扭辫子的扭辫子，揪胸脯的揪胸脯，差人又在身边取出铁链来，“哗唧”一声将他锁上。

正拖着要走，前面贝夫人坐在轿中，听得后边喧嚷，不晓得什么事情，叫一个家人回来打听，那家人见霍春荣被他们一班差人巡捕锁了起来，连忙走到贝夫人轿前说知备细。贝夫人大惊失色，急急的又叫两个家人回去问那差人：霍春荣犯的是什么案情，可好暂时交保，到了过堂的时候不妨竟到贝府提人。又大大的许他们差费。在贝夫人的意思，想着如今世上，只重银钱，凭你再是天大的官司，只要用银钱承抵，料想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万想不到霍春荣的案情就是为他自己。那些差人听得贝府许他银子，心上虽然欢喜，从来说公门中人见了银钱，就似苍蝇见血一

般，那肯轻轻放过。无奈霍春荣的案情甚重，怎敢受他们的贿赂？正是：三更怪雨，摧残并蒂之花；一夜罡风，惊散同心之鸟。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 第五十一回 美优伶驳翻堂上官 懦太史不问河东吼

却说廨差和巡捕在戏园门口锁了霍春荣，正要走时，见贝府的家人急急的赶来询问，并重重的许了谢仪。若是换了别人，只要案情犯的轻些，这班差人便好得钱买放。怎奈这霍春荣是臬台的公事提人，更兼犯的案情甚重，若要买放了他，就是工程局委员也耽不起这个处分，何况这班差人，那敢怠慢，一个差人便冷笑一声道：“我们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这霍春荣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我们耽不起这个干系。你想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我们若是把他放走，我们自己还要性命么？倒是请你们太太回去，叫贝大人写封信到朱大人那里，和他说个情儿，料想朱大人没有不答应的，此刻向我们说话却是没用。”一面说着，一面把霍春荣前推后拥，径自去了。

贝夫人在轿子里头看得分明，听得真切，见霍春荣铁索银铛的被一班差人拉着，脚不点地的走了过去。贝夫人看了这般光景，止不住一阵心酸，早流下泪来。想来霍春荣的案情犯得重了，所以臬台立刻提人。自家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搭救的法儿，只得要依着差人的说话，叫贝太史写信去保他出来，偏偏的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不在苏州，一时不得回来。只得自行回去，在轿中跺脚恨道：“平日间用他不着的时候，他偏要挨在家中；这个当儿要用着他起来，却又走到上海去了。”

贝夫人回到家中，母女二人十分懊恼。贝小姐红着眼圈，含了一汪珠泪，默然不语。贝夫人也背过脸儿，暗中流泪。口内却还在那里安慰着贝小姐道：“你不要心慌，待我慢慢儿的想法。好在你父亲也就要回来，等他回来之后，叫他写信或者亲去见那朱臬台，难道咱们这等的一分人家，要保一个人都保不下来么？”贝小姐听了，略略心上安了些儿，却终是满心不快，便也睡了。一夜之中，一个半老徐娘，一个卢家少妇，不知流掉了许多眼泪。锦帏虚掩，宝枕横陈；蜡泪未消，春痕犹腻；红愁绿怨，凄凉斗帐之春；冰簟银床，辜负华清之梦。好容易盼到次日，贝夫人一早起来，便叫一个家人到电报局去打个急电到上海去，要叫贝太史立刻回来。又叫两个家人，去到臬台衙门打听霍春荣的消息。那知这件事儿异常机密，再也打听不出来。这一天工夫，贝夫人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

又过一天，贝太史在上海接着了家中一个急电，叫他立时回去，不晓得家中出了什么事情，倒大大的吃了一惊，果然立刻乘了轮船回到苏州，贝夫人见丈夫回来了，略觉放心，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来。便叫他写信给朱臬台，保那霍春荣出来。贝太史听了，呆了一呆，不敢开口。原来贝夫人和霍春荣的事实，贝太史也有点风声，虽然心中愤恨，却也无可如何，又不敢把霍春荣怎样，现在听得朱臬台访拿了他，正在心中快活。不提防他这位夫人，竟堂堂皇皇的叫他写信，要把霍春荣取保出来，不觉呆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贝夫人见他并不开口，已经有些怒意，便问道：“怎么样，为什么一句口都不开？难道我烦你这点事儿你都不答应么？”贝太史见他一发怒，粉面生红，蛾眉微竖，又吓得手足慌忙。满心里想要教

训他几句，无奈见了他的影子，听了他的声音，便觉得筋酥骨软，此刻见夫人发起火来，那里还敢驳回。挣了半晌，方才挣出一句话来道：“我不晓得他犯的是什么案情，怎么就好写信？况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风的人，这件事儿一定内中有个道理，若是冒冒失失的，写封信去，就要保人，他答应了还好；若不答应，可不是落了一个下风？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贝夫人怒道：“我不管他犯的是什么案情，横竖是冤枉的就是了，你不肯写信，难道就罢了不成？”说着，把一对秋波狠狠地瞪着贝太史，差不多又要发作。若是贝太史是个有些性气的人，把正言责备夫人几句，一定不肯写信，就是贝夫人再要凶悍些儿，也不能把贝太史当真怎样。无奈贝太史向来惧内，真是闻风胆落，望影惊心。现在见他夫人倒竖双眉，又将发作，就吓得他诺诺连声的道：“我也没有说一定不写，不过问问他的案情，好像被他们看了，说你连他犯的什么案情也没有弄得清楚，还要来保什么人，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儿，并不是不肯听你的话，你休要这般动气。”贝夫人听了贝太史一番说话，方才收了怒容，却又冷笑一声道：“他犯的什么案情，我知道么？你一个做男子的这点事儿打听不出，反来问起我来，可不是个笑话！”贝太史又碰了这个钉子，也只好低头忍受，便向贝夫人道：“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我就去写信就是了。”贝夫人听他肯写，立刻换了一面的笑容，向贝太史笑道：“我不过叫你写一封信儿，你就装腔做势的不肯答应，一定要呕上我的气来才肯去写。我真不懂，你是个什么性情。”说着，又笑了。又问道：“你清早进城，可曾吃过点心？”贝太史道：“我接了你的电报，不知家中有什么事情，急得我一夜没有合眼，轮船一到码头我就忙着上岸，赶紧回来，这早晚何曾吃过什么点

心？”贝夫人听了，慌忙替他张罗点心，一会儿来了，贝夫人向他笑道：“你今天没有吃过点心，想是有些饿了，快些吃罢，吃饱了好去写信。”贝太史这一刻儿的快活，真是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他夫人这般的优待，只把他乐得抓耳挠腮，不知怎样才好，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气，早消化到九霄云外去了。吃了点心，急匆匆的往外便走。贝夫人叫住他，问道：“可是去写信么？”贝太史连连答应，果然走到书房内，顺着他夫人的意思实实结结的写了一封信，拿进来给贝夫人看了，贝夫人甚是欢喜，叫他快些送去。贝太史又在信中加盖了一方名字图章，叫了一个能干家人，当面吩咐了几句说话，叫他把这一封信送到朱臬台衙门，面见朱臬台，要讨他一个回信，家人答应去了。

不料家人去了一会，空手回来，也没有回信。贝太史甚是诧异，急问：“怎么没有回信，可是没有见着朱大人吗？”家人道：“见是见着的，朱大人正在签押房看公事，家人把老爷的信呈上，并说要求大人赏封回信，好待家人回去销差。不想朱大人拆开了信，看了一回，冷笑一声，问道：‘这霍春荣这案情，难道你家大人，竟不晓得么？’家人回道：‘小的主人初在上海回来，实在不知备细，总求大人开恩，准他取保，小的主人就感激不尽了。’朱大人听了，不但不肯答应，反又冷笑两声，对家人说：‘你回去上复你们贵上，这霍春荣是抚台的访牌，不干我事，况且犯的案情十分暧昧，你们贵上就不管这件事情也罢。’家人无法，只得回来听老爷的示下。”贝太史听了，尚在沉吟。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花容失色。急向贝太史道：“他既是这般说法，你最好竟去拜会他一趟，打听打听，究竟是怎样一个道理，或者再写封信给那抚台，料想讨个情儿也还使得。不然像咱们这样人家，

一个戏子都保不下来，以后还要想办得了事么？”贝太史听了贝夫人一派一厢情愿的话头，虽然心中很不愿意，又不敢推辞，只得说道：“这个抚台，我和他没有来往，写信去也是枉然，还是朱臬台和我的交情还好，或者到他那里问个明白，和他商议一个法儿，只要朱臬台答应了，叫他取保，料想抚台也没有什么不肯。你道何如？”贝夫人听见丈夫肯去，又欢喜起来，立刻替他取出衣冠，亲手和他穿带，这又是向来没有的事情，破题儿第一次，贝太史受了这般恩宠，不觉的有些感激涕零起来，自然尽心竭力的和他办事。不料轿子到了臬台衙门，投进帖子，隔了半天也不叫请。贝太史呆呆的坐在轿内，等得好不心焦，又等了好一会，方见一个家人拿着名帖慢吞吞的走了出来，走到轿子面前说声“挡驾”，请一个安。贝太史十分疑惑，连忙把来的家人叫住，细细问他为什么今天不见，那家人看着贝太史的面上“嘻”的笑了一声，方才答道：“大人有公事，不能见客。”说了这一句，竟自走了进去。贝太史看了这般光景，只得回来，向贝夫人说了。贝夫人也无计可施，只同着小姐无情无绪的暗中流泪。贝太史看在眼里，也不敢问。

贝夫人想了一天，忽然想了一个主意出来，心中大喜。你道他想的是什么主意？他想起父亲现在军机，声名赫奕，只要打个电报给他父亲，请他父亲在京里打一个电报给江苏巡抚，和霍春荣说个情儿，料想外省督抚一个个都巴结军机处的人员，就是一个军机章京，他也不肯得罪，何况他父亲做了十年相国，那有办不到的事情。想定了主意，便逼着贝太史和他拟了一个极长的电稿，大约有二百多字，说了无数的谎话，也不晓得怎样措辞。做书的人当初没有看见他的底稿，也只好付之阙如的了。当下拟好

了电报，叫家人到电报局内打了一个三等商电，这一个电报却就花了一百四五十块钱，立时立刻发了出去。

贝夫人自从发了这个电报，指望余中堂听了他的说话，打个电报给苏州抚台。眼见得霍春荣不日便可放出狴犴，重圆绮梦，眼睁睁的只望霍春荣出来。那知过了两天，余中堂处来了一个回电，电报局翻好号码，送了过来。贝夫人见了余中堂回电，心中大喜，只道霍春荣的事情有些指望。谁知拆得开来一看，那电码端端正正的，不多几个字儿，除了住处姓名之外，只有八个大字是：

事涉优伶，毋庸过问。

贝夫人看了，气得他把一张电报撕得粉碎，掬在地上，又把他父亲咒骂了一场。自此之后，贝夫人无可奈何，只得死心塌地的。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荣几次，花了好些使费，因此霍春荣虽然拘禁县监，倒也并不吃苦。贝夫人一边的事情，按下不提。

只说霍春荣被差人拿去，在巡捕房关了一夜。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霍春荣自己也昏天黑地的说不出为了什么事情，工程局委员道：“你的事情，本来是上宪提人，我也不来问你，只把你解到臬台那里，看你的运气罢了。”说着，就叫廉差押下去，备了文书，将他申解到臬台衙门。臬台朱竹石看了文书，也不提讯，把霍春荣发到元和县来，叫他问供，元和县大老爷接到了臬台的公事，不敢怠慢，立刻升堂，把霍春荣带上堂来。那霍春荣到了县堂，跪在地下，不等县大老爷开口，先是高声问道：“小的究竟犯了什么罪名，要朱大人这样的费心搜捉？”县大老爷见他这般强项，不由也动起火来，把惊堂一拍道：“你这个该死的棍徒！你引诱贝大人的妻女，夜入人家，还说没有罪么？本县看你还是

好好的招成，免受刑法！”霍春荣见县大老爷这般问法，胆又放大了几分，定一定神，又高声答道：“戏子唱戏为生，向来安分，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求大老爷明鉴。”县大老爷又拍着惊堂道：“现有真赃实据，你还想希图抵赖么？”霍春荣心中暗想：“事到如今，左右难逃公道，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便又高声道：“大老爷既说现有真赃实据，请问大老爷，是个什么赃据呢？”县大老爷又喝道：“你时常自己拿着什么扇袋荷包给人观看，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你的。难道还不算真赃实据不成？”

霍春荣听到此处，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满堂差役，相顾失色。县大老爷又羞又怒，高声喝道：“你笑的什么，难道本县问错了么？”霍春荣笑了一会，方才回道：“就是这荷包扇袋，就算做引诱的凭据么？不瞒你大老爷说，戏子在京城里头唱戏，那些王爷中堂的太太小姐们说戏子唱得好戏，时常叫到府中说说闲话，不算什么希奇。再说起荷包扇袋来，戏子在京城里，常有太太们赏些活计，更算不了什么事情。大老爷说戏子引诱贝大人家的妻女，戏子唱戏为生，那有这般大胆？不过贝大人的太太常到戏园看戏，贝大人又是个头等乡绅，点了戏子的戏，戏子不能不唱，贝太太放了赏钱，戏子不能不上去谢赏，谢赏的时候，贝太太叫住戏子，问几句话儿，戏子不敢不应，贝太太一团好意和戏子说句话儿，难道戏子就好跑掉了么？至于大老爷说戏子夜入人家，戏子一个唱戏的人，那敢向人家混走，都是贝太太几次叫人来叫戏子进城，戏子方敢进去，况且贝大人家是何等的规矩，那样的门墙，就凭着戏子这样个人儿，里边没有招呼就走得进去么？这样的事情，大老爷要说是戏子的罪名，戏子说死也不服。大老爷若是不信，只顾叫人到贝府上去打听，若有一字虚言，听

凭大老爷怎生惩办。”正是：一夕公庭之供，口利如风；三千堂上之刑，鞭飞碧血。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 第五十二回 霍春荣利口受官刑 宋子英丧心施骗局

且说霍春荣在元和县堂上侃侃凿凿的说出一番口供，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贝夫人身上，自家却卸得干干净净的，好像与他无涉一般。这位元和县大老爷听了他一一番口供，竟被他顶得目瞪口呆，那里敢再问下去，怕他再要说出别家闺阁的事来，得罪了苏州城内的乡绅，不是玩的。当下坐在公案上面，一句话都问不出来。停了一回，方才说道：“你方才说的话儿，都是胡闹，难道贝大人的太太和你有什么交涉不成？”霍春荣听了，又冷笑道：“大老爷不是方才问着戏子，说是戏子引诱了贝大人的妻女，戏子才敢从实招供，此刻怎么又说这般说话，可是大老爷忘记了么？”这几句话说得两旁的差役都好笑起来，虽然不敢喧嚷，却已一个个掩口胡卢。县大老爷听了，大怒道：“你这大胆的棍徒，这般可恶，连本县都顶撞起来，吩咐左右掌嘴！”差人答应一声，喊了一声堂威，正要上前，霍春荣两手一拦道：“且慢，戏子若是说错了什么话儿，或是真犯了什么罪名，才好领大老爷的刑法，戏子到底在大老爷案下犯的何等事情，还请大老爷明讲。”县大老爷被霍春荣这一顶竟是无言可答，呆了一刻，方才咬牙大怒道：“你仗着这般利口，顶撞本县，本县今天偏要打你一遭。”说着，又喝差役快些动手，差役见本官发怒，不敢怠慢，不由分说上来了几个差人，把霍春荣按住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打完了放

他起来。县大老爷又道：“你既然不肯供招。本县一天到晚的公事甚多，那有工夫问你，浑深你是臬宪解来的人，且待本县去禀复了朱大人再来问你。”说完这几句话，便喝叫差人带他下去。霍春荣被差人带了下來，仰着脸儿冷笑道：“我自己的罪名通没有晓得，倒打了四十个嘴巴，岂不可笑？”一面说着，一面挺着胸脯大踏步走了下去。

这里县大老爷完了堂事，一径便到臬台衙门禀见。朱臬台慢慢的踱了出来，说了几句闲话，便问霍春荣的案子问得怎么样了，元和县便从袖中取出一纸供单，鞠躬献上，朱臬台看了一遍，就冷笑一声，问那元和县道：“我不懂你的问案为什么这样的糊涂？你想这样事情关涉人家的内眷，怎么好和他当面说明，惹得他牵牵连连的？说了这么一大篇儿，还是听了他的好呢？还是不听他的好呢？将来传扬出来，得罪了绅士，还在其次，何苦去坏人家闺闼的名声？”说得元和县面红耳赤，踟躇不安，连忙立起身来，请了一个安道：“大人明鉴，这都是卑职糊涂，没有想到这层道理。卑职下去再问就是了。”朱臬台又冷笑道：“不敢劳动，还是老兄下去，仍旧将霍春荣申解上来，我自己来问罢。”元和县听了，满面羞惭，只得诺诺连声的退了下去，果然仍把霍春荣解了上来。

朱臬台听得霍春荣解到，便传呼伺候，立刻升堂。臬台升坐大堂，不比州县，那两旁伺候的吏书兵役，黑压压的站了一堂，甚是威武。朱臬台踱出大堂，端然正坐，两旁吏役齐齐的喊了一声，霍春荣提到堂上，却也有些心惊，偷眼看那朱臬台时，只觉得满面霜威，棱棱可畏，他还当是昨日在元和县堂上一般。朱臬台还没有开口问他，霍春荣倒反跪上一步，高声问道：“蒙大人

赏提戏子，不知犯着什么案情，要求大人的明示。”臬台听了，微微冷笑道：“你这个利口的刁徒，到了本司这里还敢巧言狡展？本司只问你，既是唱戏为生，平日就该安分，为什么拆梢打架，遇事生风，学那流氓的行径？本司久已访闻你是一个不安本分的棍徒，你还不晓得自己的罪名么？你可知本司这个地方，比不得元和县堂上，不准你开口多言。”说着，把惊堂一拍，喝一声叫打，霍春荣正要分辩，无奈臬台衙门的差人十分凶狠，况是朱臬台预先分付下的，一声喝打，立时就拥了七八个人上来，凭着霍春荣高声叫冤，众人只是不理，鹰拿燕雀的一般，把霍春荣揪翻在地，剥去背上的衣服，露出脊梁，两个行刑的皂隶手中拿着一对藤鞭，一起一落的向着霍春荣背上便打。霍春荣大叫道：“话还没有说得明白，怎么就这般混打起来？”朱臬台只当作不听见，只是敲着棋鼓，喝叫重重的打这狗头。原来刑杖之中，唯有藤鞭最是利害。京津一带惩治青皮，都用这个藤鞭，仿佛就和站笼一般。当下打了二百多鞭，霍春荣的背上已是条条见血，打到五百，更是血肉模糊。好个霍春荣，咬定了牙齿，一声不哼，痛到极处，反高声大叫道：“我到底犯了何等重罪，要受这样的刑罚？不说一个明白，就把我打死，也是枉然。”朱臬台冷笑道：“你要问你的罪名，本司就是办你外来的流棍。”霍春荣不等朱臬台说完，又喊道：“就是外来的棍徒，也没有这般的打法。”朱臬台向着旁边站的书吏说道：“你们看他这个样儿，真是目无官长，他在本司这里尚且这样的咆哮公堂，平日之间，可想而知一定不是个安守本分的了。”说着，又喝叫结实再打，打到后来，一鞭下来，那背上的血四围乱溅，打得浑身上下，真是一个血人差不多。气咽声嘶，只有一丝游气，朱臬台方才喝住。那时霍春荣已打得和死

人一般，热血攻心，眼睛倒插，四个差人把他扛下堂去。

朱臬台见霍春荣打得这个样儿，心上十分畅快，当下叠成文卷，定罪申详，把霍春荣当作个著名流棍，定了五年监禁的罪名。从此霍春荣收在县监，鞭痕利害，沉重非常。这也是他到处贪欢的风流业报。幸亏贝夫人暗暗的叫人进监看视，花了许多使费，又按月接济他的用度，所以霍春荣虽在监中，倒也并不吃苦。只苦的是贝夫人母女二人，哑子吃黄连，无从诉说；最恨的萧郎咫尺，门外天涯；对月伤心，背灯弹泪。这相思病儿也不知害到何时方能了结。真是心期凄惋，宝髻慵梳；睡思惺忪，董笼愁倚。春蚕半死，犹留未尽之丝；蜡炬成灰，尚有将燃之泪。贝夫人更是恹恹牵牵的大病了一场，医了多时，方才全愈。这也不去管他，如今且把霍春荣和贝太史的新闻一齐按下，再说起章秋谷、贡春树的正文来。

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在船上住了一夜，次日小松出城看望，说起霍春荣被臬台拿去的事情，秋谷拊掌称快。小松道：“虽然如此，但是苏州戏馆却少了一个人材。”三人谈了一会，秋谷便同着小松进城看了几家亲友。有一位陆侍郎的公子，叫做陆仲文的请秋谷游了一天虎丘，坐的是小陈家双开门的船，酒菜甚是清洁。陆公子带的一个局叫做王小宝，面貌也在中上之间，应酬却甚是周到。秋谷看他云鬓腻绿，杏靥浮红；香辅微开，星眸低敛。和陆公子不住的咬着耳朵，凭肩私语。秋谷看了，想起花云香和许宝琴二人，不觉微微叹息，停杯不饮。幸亏金媛媛十分要好，见秋谷有些不乐的样儿，想些说话和他解闷，接着主人陆仲文摆起拳庄来，要找秋谷划拳，方把秋谷的心事混了过去。

过了几天，陆仲文又请章秋谷、贡春树二人在王小宝家吃

酒。却只有章秋谷一人到来，陆仲文诧异问：“春树那里去了，为什么不来？”秋谷微答道：“春树么，他有一件切己的事情今天料理去了。”仲文又问：“春树有什么切己的事情？”秋谷笑而不答。这一席酒，却是秋谷叫的金媛媛第一个先来到了台面上，先用一对秋波四围飞了一转，然后对着秋谷低鬟一笑，方才坐了下来。坐定之后，张开了摺扇，遮着面孔和秋谷密密切切的谈得甚是投机。却被陆仲文一眼看见，先自笑着，嚷道：“唔笃两家头啥要好得来，到仔台面浪还是格付架形，就是有啥闲话末，晏歇点到仔被头里向也好说格啷。”说得秋谷一笑，回转头来。金媛媛涨得粉面通红的道：“陆大少末，总是实梗瞎三话四，倪搭章二少客客气气，无啥交关，耐勿要来浪说得像煞有介事。”陆仲文拍手笑道：“章二少，故歇末客客气气，停歇歇到仔床浪就勿客气哉。阿怕倪勿晓得。”金媛媛无言可答，只得也笑了。一座客人都笑起来。忽见娘姨传过一张请客票头来，递在陆仲文手内，陆仲文看时，众人也都要看，只见一张票头写道：

#### 飞请

陆仲文少老爷至如意里王黛玉房酒叙，千万勿却。

座客无多，乞代邀数位至要此请。

#### 冶安

#### 英订

陆仲文看了道：“原来是他请客。”便叫娘姨关照下去，少刻就来。便向秋谷、小松道：“这人姓宋，号子英，却是个很爱朋友的人。和我的交情很好，你们可肯一同前去赏赏他的光么？”章秋谷和方小松的意思原是不肯同往，禁不得陆仲文再三苦邀，只得允了同去。

散席之后，陆仲文便拉了二人径到如意里来。好得是王小宝家离如意里只有一箭多路，不几步已经到了。陆仲文是认得的，便当先走进踏上扶梯，刚刚走得一半，早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走至楼口相迎，王黛玉也跟在后面。秋谷、小松素不相识，免不得大家一揖，通过名姓，方知就是宋子英。子英问了秋谷、小松的名姓，满面堆下笑来道：“今天兄弟托了陆仲翁的福，居然二位都肯赏光，真是幸会。”又竭力把秋谷恭维了一番，秋谷听他的谈吐，也还不俗，抬起眼来看时，见他面貌也还清秀，身上的衣服甚是时新，觉得这个人也还不甚可厌，便也应酬了他几句。当下等了一会，又来了两个客人，秋谷并不认得，却都是陆仲文的旧交，宋子英见客人已经到齐，便叫快摆台面。陆仲文道：“一席酒，宾主止有六人，可不觉得寂寞么？”宋子英道：“客人虽然少些，我们多叫几个局来，叫他们凑个热闹也好。”仲文听了，点头称是。宋子英便取过局票来，央陆仲文和他代写。仲文叫的是王小宝、王二宝、沈芸仙，小松叫的是高桂宝、洪彩珍，秋谷没有别人可叫，就叫了金媛媛和朱素卿，那两个客人每人也叫两个，宋子英自己又叫了一个吴小卿。陆仲文一一写好，点了一点，共是十二张局票，交与娘姨去发。房间里人早绞上手巾来，起过手巾，大家入座。宋子英便请秋谷入座。秋谷不肯，要让别人时，宋子英抵死不肯，只得坐了。小松坐了第二，其余以次坐定。不多一会叫的局陆续到来，一时柳舞花飞，钗摇钏动，这一席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

秋谷起身别过主人，径回船内，只见贡春树先已回来，坐在床上，尚未睡下，呆着脸儿，好像有万分心事一般。秋谷见春树这个样儿，知道不妙，急问事情怎样，春树叹一口气道：“不必

说他，这事情真个有些不妙。”便附着秋谷的耳朵说了一回，秋谷也呆了一会。

看官且住。这贡春树的事情在《九尾龟》初集中间已经提起，不过没有说破，有心叫看官猜个闷葫芦。到底是件什么事儿？章秋谷此次到苏何事？究竟没有说明。这个闷葫芦。一直闷到如今，看官们始终没有明白。列位，休得心慌，待在下慢慢的表白出来。正是：桃花人面，空怀合浦之珠；杨柳春风，先种蓝田之玉。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弱书生几成薄幸郎 老学究怒责亲生女

且说前回书内章秋谷和贡春树同到苏州究竟所为何事，且听在下说来。原来贡春树住在常州，本来寄籍苏州城内，很有些儿房产，还有几处住房。春树每年必到苏州两次，为的是收取房租。另有一所极大的住房，坐落在观前宫巷，却赁与春树自家的亲戚潘玉峰居住。春树每到苏州收取房租，就住在潘玉峰家内。今年正月，春树到了苏州，在潘家住了一月有余，正想要动身回去，不期事有凑巧，无意之中，撞着了一个风流孽障，欢喜冤家。

潘玉峰有一个干亲家姓程叫做程幼勋，教读为生，南濠人氏。只有一个女儿，从幼时就与潘玉峰的内眷往来，潘玉峰就把程幼勋的女儿认为继女。这程小姐长到十六岁上，生得妩媚出尘，丰姿绝世；齐齐整整，袅袅婷婷；汉宫飞燕之腰，洛浦惊鸿之影。真是十全十美、倾城倾国的佳人。潘玉峰的太太以及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欢喜他。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程小姐要到潘玉峰家看看干娘，刚刚走进中门，恰恰的贡春树在里边走出，和程小姐擦肩走过，彼此定睛一看，大家吃了一惊。春树只觉得程小姐蛾眉淡扫，星眼流波；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内家装束，穿一套缟素衣裳；时样梳妆，挽一个轻盈鬢髻。见了春树，不觉面上一红，低下头去，那一副娇羞的态度，画也画不出来。走的那几步儿，更是杨柳随风，春云出岫，一步步的移将过来。

贡春树自有生以来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儿，不觉得神魂飞越，心花怒开。最可恨的是一边进去，一边出来，那一个花娇柳媚的影儿只在眼前一闪，已经走进中门，只得立定了，回过头来看他的背影。不想春树回头之际，那女子恰恰也回过头来，一对水汪汪的俊眼正和贡春树的眼光射个正着，只见他红晕梨涡，春融靛杏。低头一笑，就扶着随来的侍婢急急的走了进去。春树被他回头一看，只看得骨节皆酥，暗想：“不知是何等人家的女子，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材，且不要管他是谁，回过身来闯进房去，好再看他一个仔细。”

原来苏州规矩，内眷见客，甚是大方，并不做那小家样子，乱逃乱躲的神情。当下贡春树重又闯进内房，见刚才这个女儿正和潘太太坐在一起，拉着手儿，有说有笑的，甚是亲热。见了春树进去，假意立起身来，含羞欲避。却被潘太太一手拉住道：“这是我娘家的侄儿，为人甚至诚实，不必避他。”又向贡春树道：“这是我的干女儿，你来见个礼儿，日常也好见面。”贡春树听了大喜，便向程小姐深深打了一拱，程小姐红着脸儿回个万福。潘太太拉他坐下，道：“我这个侄儿，就如儿子一般，你不必同他客气。”春树也在一旁坐下，搭讪着寻些闲话和他扳谈。程小姐十句之中，也回他四五句。

看官，你想程小姐年当及笄，情窦已开，又是个千伶百俐的性情，不免就有些秋恨春愁的心事。看着贡春树这样的一个翩翩公子，浊世才郎；更兼举止温存，仪容俊爽；那有不动心的道理？向来这位程小姐到潘玉峰家来探望干娘，必要留他住在家中，隔了十天或是半月方肯放他回去。自此程小姐住在潘家，天天与春树见面，偏偏贡春树的卧房，就在潘太太对面，不多几日，贡春

树放出偷香手段，不知怎的，竟和程小姐暗中成了这件事儿。眷属疑仙，姻缘美满，贡春树的得意自不必说。

潘太太慢慢的也有些晓得风声，背地里着实埋怨了贡春树几次，说他怎样做出这种事情，你是已经娶亲的人，又不能娶他回去，将来你却怎样对得住他。贡春树见事已败露，对着潘太太赌神设誓的说将来必要想个法儿娶他回去。潘太太见他们木已成舟，也没有什么话说。程家因此回住得久了，屡次叫人来，总要接程小姐回去，都是贡春树怂恿潘太太出头留住不放。潘太太心上虽然不愿，为的是娘家只有一个侄儿，平日甚是疼他，拦阻不住，只得随他胡闹。

不觉一连就是两月有余，不想程小姐和春树暗度春风，腹内已经留了一个种子。蓝田玉茁，合浦珠芽。渐渐的程小姐怀酸呕食，竟病妊起来。春树急了，要求潘太太到程府和他做媒，潘太太那里肯去，说：“你是已经娶过的人，我怎好到那边去说，将来闹出了什么事儿，我耽不住这个干系。”贡春树见潘太太不肯去说，更加着急，再三求告，求得个潘太太推辞不得，只得坐了轿子去到程家要和他的女儿说亲。不料程幼勋这个老头儿，从小中了书毒的人，性情十分古拙，一口回绝，说是只有一个女儿，要把他许在苏州本城，舍不得嫁到别处。潘太太碰了一个钉子，没有什么话说，只得回来。贡春树无计可施，程小姐更加急得要死，晓得他父亲的性情不好，若回到家中，知道了这桩丑事，就是性命交关。更兼程小姐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起来，那里遮掩得住，急得只要寻死。

贡春树忽然想起章秋谷现在上海，便想前去寻他，和秋谷商议一个计较。平日间，贡春树最是佩服秋谷精明练达，应变多才，

更兼为人任侠，喜抱不平，倘能寻着了，或者有个主意，也未可知。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计较，更想不出别的法儿。到了这山穷水尽的地方，也只得姑且试他一试。打定主意，硬着头皮和程小姐说了，一直径到上海访寻秋谷。一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儿恳他，秋谷虽然答应了他，却打算直到上海的正事完结之后，顺路回到苏州再行替他设法。不料章秋谷在上海耽搁住了不能动身，贡春树也有些迷恋烟花，乐而忘返。

直到七月里头，贡春树接了潘玉峰的一封来信，说程小姐回去之后，肚皮渐渐大了，隐藏不住，被程老头儿看了出来，气得个发昏半死，便盘问女儿究竟与谁人苟合，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程小姐那里肯说，只推是停经膨胀，并没有什么私情，程老头儿虽然不信，却也有些疑心。便把他女儿关在后面一间楼上，要等他当真分娩，然后问他。信上边并且责备了春树几句，说他到了上海，既然朋友已经寻着，为什么不赶紧回来，若再不回来想个法儿，大家计较，直到他足月临盆，可不枉害了程小姐的一条性命。春树接到了这封回信，方才当真发起急来，千求万告的央着秋谷同到苏州。秋谷虽是当时答应，但仔细想来，这件事儿，没有一些门路，怎好下得手来？一到苏州，便叫春树先到潘家打听消息。依着春树的意思，还想要叫潘太太到程小姐家去，看看他到底怎生光景，那晓得程老头儿道是潘家引诱了他的女儿，干了这般丑事，又不能当面和他理论，却恨得咬牙切齿的，差不多彼此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如何还肯与潘家来往。春树听了，焦急非常，想要寻一个同程家素来认识的人，进去和程小姐过个线索。好容易寻了几日，才寻着一个程家数年前用过的一个粗做娘姨，许了他的谢仪，又教了他许多说话，指望教他进去，见着了

程小姐，做一个传消递息的红娘。

那知娘姨去了半晌，垂头丧气的回来道：“这件事儿是办不到的，我也不想赚你们的谢仪。”说着，转身就走，春树连忙把他叫回，要问他一个底细，娘姨叹口气道：“我到了他家，见过奶奶，坐了一回，问起小姐为何不见，我刚刚问得一句，还没有说出什么别的话儿，就被那老头子突出了眼睛，挠起了胡须，叱喝了两声，说：‘这个贱人，我家已当他是死过的了，你还来提他做甚？’那个样儿，好像人都吃得下的，把我倒吓了一跳，后来我打听他们用的小大姐，方晓得小姐被他们关在后楼，不许他下楼一步，连楼门都锁了起来，你想别人还见得着他么？”春树听了，十分叹息，只得给了那娘姨几块洋钱，让他去了。这些事儿，都是三五天之内的事情，春树等那粗做娘姨去了，奔出阊门，径到船上，要和秋谷商议。岂知到得船上，秋谷尚未回来。春树十分焦躁，却又无处去寻。等到一点多钟，秋谷方才回来，见春树神色仓皇，晓得事情尴尬，急急的问他事情怎样，贡春树便把方才粗做娘姨的话，照样说了一回。

秋谷听了，皱着眉头，想了一会，想着这件事儿十分棘手，便说：“此刻我也打不出什么主意，最好明天你把昨日的粗做娘姨叫来，待我细细的问他，或者想得出什么法子也未可知。”春树听了，虽然少觉放心，终觉得满心忐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再也不得合眼，勉强过了一夜。

约莫不到六点钟时候，春树已经起身。秋谷却还在沉睡，春树胡乱洗了个面，把秋谷叫醒了。嘱咐他在船老等，切不可到别处耽迟：“我去了立刻就来。”说着，便急急的上岸去了。秋谷等春树走了，便也起来洗面，并吃些点心，等到十点钟左右，果然

春树回来，背后跟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娘姨，跑得满头是汗，同上船来。秋谷盘问了那娘姨一会，也想不出什么计较来，便又问那娘姨道：“你既然在他家做过娘姨，他家共有几间房子，你自然是晓得的了，可晓得他家小姐究竟关锁在什么地方？”那娘姨指手划脚的说道：“程家的房屋，就在前面桥边，离此没有多远。他家共有两厅正屋，后面还有两间水阁，却是临着河滩。他家小姐就锁在后面的两间楼上。你想外边有人进去，怎的见得到他？”秋谷听了，猛然双眉一皱，计上心来。暗想：“必须如此这般方能成事，若这件事儿办他不到，我章秋谷还算什么当今侠客，说什么当世奇才。”当下打定主意，不觉面有喜色，急问娘姨道：“那两间水阁既是沿河，立在船头上可看得见么？”娘姨用手望东边一指道：“那不是程家的房子么？”秋谷连忙跨出船头，把那娘姨也叫了出来，顺着他手指的地方向东看去，果然见酱园隔壁有两间水阁，门窗紧闭，人影全无，估量着也不甚高大。秋谷疑惑这两间水阁不像有人住在里边的样子，又细细的问了娘姨一回，问得确实实的，一毫不错。便在身上取出一张十元钞票，赏与那粗做娘姨，对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事儿，你且先行回去，将来等有用你的地方，再来叫你。”那娘姨接了钞票，欢天喜地、千恩万谢的去了。

秋谷回身走进中舱，贡春树慌问：“怎样？”秋谷笑而不答。春树见秋谷这般模样，知道他一定是想着了什么法儿，再三追问，秋谷笑道：“法子是想了一个，至于办得成办不成，却要听你自家的运气，我总尽心竭力为你代谋，倘若真做不成，那就不干我事了。”春树急问他是甚法儿，秋谷含笑附耳和他说了一遍，春树喜得满心奇痒，满面笑容。连说：“这个招儿，甚是稳妥，一

定是手到功成。”秋谷道：“要说我这个主意是一个稳妥的法儿，却也未必，不过事到如今，不得不这般做法，叫做尽我们的人事罢了。”春树点头称是。秋谷忽又跌足道：“这件家伙，我都掉在常熟，现在一时却无从置备，这便如何是好？”正是：窥帘贾午，春留韩寿之香；曲院红绡，夜试昆仑之技。欲知章秋谷究竟如何设法，请看下回。

## 第五十四回 拍马屁流氓讨好 抱春愁侠客传书

且说章秋谷盘问了粗做娘姨一会，忽然心中得了一个主意：想起从前大金月兰嫁与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后来逃走出来是预先设法买通了船户，在水阁上边用腰带吊着身子吊下来的。现在听那娘姨数说程小姐关锁在水阁后头，不觉登时得计。又细细心想了一会，这件事儿却又与大金月兰不同，一边金月兰是有意逃走，一边程小姐却无意私奔，最好是要和程小姐彼此说通，方能下手。无奈程小姐关锁楼中，无从见面，这个消息怎的传递得通？想了一会，无计可施。偶然又想起自己幼年时，投师习武的时候，学过一种袖箭，是用右手中指掸发出去，二三十步之内可以暗地伤人。不过是如今时局迁移，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把他当做玩耍的事儿一般。但是秋谷寻常习练的几枝毛竹箭儿一齐掉在家中，不觉跌足自悔。春树慌问，究竟是什么东西掉在常熟，说得这般郑重。秋谷和他说了，春树呆了一会道：“这个时候，你还想着这不要紧的东西，有甚用处？”秋谷又附了他的耳朵说了几句，春树方才恍然大悟，眉开眼笑的道：“几枝毛竹箭儿，值得什么，我们难道不好重做几枝么？”秋谷道：“你是个外行，晓得什么袖箭的做法！不是单用毛竹，并且不是一天工夫做得成的。先要认准了粗细长短，用细竹削做竹签；却还要配着分两，熔些铅锡，或是铜铁，灌在竹节里头，须要分两配得停匀，发出去方

才有力。若单是一枝竹签，那里有这般力量，你难道这点关节都不懂的么？”春树道：“我又没有学过这个东西，那里晓得这里头还有这许多讲究，如今只好立刻赶造，你先画个图样出来。”秋谷听了，摇一摇头，一言不发。想了一回，方才立起身来，开了船上台子的抽屉，取出一枝带着铜笔套的水笔，放在手中，试了一试轻重；又把这枝水笔放平在右手掌中，用大指、无名指捺住了中间的笔管，中指挟着笔头，做了一个手势，便觉面有喜色。向春树笑道：“这枝水笔，大是可用，就不必去重新赶造了。”春树听了，也甚是欢喜。

秋谷便叫船户进来，叫把船移到酱园码头停泊。船户道：“那边的码头甚是拥挤，况且上岸起来没有此间便当，我看还是就在此间的好。”秋谷道：“你不要多管闲事，叫你开船，只顾开就是了，为什么要这样的噜苏。”船户听了，不好再说，答应一声，便把船移到那边停下，打好了桩，系上缆绳，搭好跳板。秋谷因见时候尚早，在船上不免等得心焦，便吩咐春树在船坐守，并叫他留心看那上面楼窗到底开与不开，秋谷便上岸去了，想想没有什么正事，便到高桂宝家去看方小松。

不料小松不在桂宝院内，秋谷却扑了一个空，便又走到王小宝院中，打算要问陆仲文，恰好陆仲文昨夜因闹得晚了，没有进城，就住在小宝那边，这时候刚刚起来梳洗，见秋谷来了，大喜，便拉他坐下。谈了一回，仲文留他就在小宝院中吃饭，秋谷答应。因秋谷爱吃京菜，仲文叫相帮到德花楼去叫了几样菜来，两人小酌。饭毕，仲文觉得枯坐无聊，要拉秋谷出去兜个圈子。秋谷道：“兜个圈子也没有什么味儿，还是我们再去请两个客人，今天在这里，碰一场和可好？”陆仲文尚未答应，其时王小宝新妆已竟，

走进来坐在旁边，听得秋谷说要碰和，慌忙接口道：“章二少有心照应倪点蛮好，阿要就去请起客来？”仲文沉吟道：“请什么人好呢，若要到城里头去请客碰和，实在相离太远；马路左近，又没有什么熟人。”正在踌躇，忽听得楼下相帮叫了一声“客人上来”。楼梯上脚步响处，早走进一个客人。不是别人，原来就是方小松。他出城之后，先到桂宝院中，晓得秋谷已经去过，又想到没有别处地方，一定是到王小宝家去寻陆仲文去了，所以急急的赶来。陆仲文见了方小松大喜，便道：“我们正要请客碰和，你来得正好，只要再请一个客人便可入局。”仲文说罢，想了一想，便取过一张请客票来，到石路长安栈去请宋子英。相帮去了不多一会，果然宋子英来了。

彼此寒温了几句，便大家入位扳庄。子英便问仲文多少底码，仲文道：“我们相好弟兄，难道谁想赢钱不成？不过是寻个消遣罢了，但是底码打得太小了也没有什么味儿，我看打二十块底二四，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你们众位的心上如何？”众人听了，点头道好。扳好了庄，定了座位，便碰起和来。碰了几副，章秋谷的牌风甚好，连和了几副大牌，及至碰完结帐，方小松没有进出，陆仲文输了二十元，宋子英大输，输了四十余元，多是章秋谷一人赢的，给了八块和钱，其余的一齐收下。

原来苏州堂子与上海规矩不同，上海地方是吃酒碰和，都是十二块钱，并且客人吃酒，房间里人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是绷个外场。若遇客人碰和，房间里人方有些好处，这是花柳场中人人都晓得的。苏州堂子却又不然，本来只有吃酒，没有碰和。偶而遇着客人高兴，约些朋友，碰一场和，那和钱随便开销，也有四块，也有六块，没有一定。到得后来，有一班爱算小钱的人，只

去碰和，不去吃酒，虽然没有和钱，到是烟茶酒饭，闹得一塌糊涂，本家同馆人吃亏不起，方才也学着上海堂子一般，行出碰和的名目，却每场和只要八块洋钱。至于客人吃酒，更比上海的情形大是不同，每一台酒虽然也只十二块钱，却另有许多名目，吃酒的无论主客，却要出什么台面洋钱，每人两元，却要现开销的；叫来的局，又要出什么坐场洋钱，每人一元，也要当场开发。若是台面上八个客人，每人叫一个局，就要开销十六块台面洋钱，八块坐场洋钱，多在正价十二块钱之外。这便是馆人的好处。所以上海的堂子只愿碰和，不愿吃酒；苏州的堂子却是只巴吃酒，不愿碰和。这也是上海、苏州彼此不同的风气。再如苏州地方在堂子里头摆酒请客，那请的客人，必定是和主人家向来要好，方肯到来，因为开销台面要自家拿出现钱，不比上海地方，没有这些名目。就是客人叫局，也要和馆人素来相识，方肯应酬，为的是客人的局帐倒要逢节开销，馆人出局的坐场洋钱先要自家垫出。这些情形，在下初集书中已经说过，不过说得没有这般详细，看官们有欢场阅历的人，料也晓得这些规矩，并不是在下的信口胡言。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

章秋谷和陆仲文等在王小宝家碰了一场和，碰完之后，差不多已有七点多钟。娘姨们搬上碰和饭菜，摆好杯箸，王小宝过来斟了一巡酒，陪着坐在旁边。四人谈谈说说，甚是投机。那宋子英的应酬甚好，谈笑生风，把章秋谷、方小松二人恭维得十分欢喜。你想如今世上那有不爱巴结的人？凭你章秋谷这样的高明，也免不得着了道儿，险些上了第二次倒脱靴的恶当。当下宋子英和三人谈了一回，忽地回过头来问陆仲文道：“前天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昨日又接到一封来信，我们舍亲已经进京引见，只

要完结了正事，立时径到苏州，先派了他家里头一个帐房来此和他办事，只怕差不多将要到了。你那边的事可有什么眉目么？”陆仲文皱皱眉头，和宋子英说道：“我已经替你问过几家，多是不甚凑巧，我那里有工夫和你们办这样的事情，或者我替你再去托托别人倒还可以。”说着，便回过头来向秋谷、小松二人说道：“这位宋子翁的亲戚邹介卿，也是安徽有名的富户，现在捐了个候补道，已经分发江苏，引见之后，就要出来到省，要在城内买一所大些的住房，屋价不拘多少，宋子英几次托我，要我和他寻找，你想我那里有这样的工夫？你可晓得那里有出卖的住房么？”秋谷听了，不觉接口道：“若说住房，春树就有好几所房子，也有大的，也有小的，只不知他可肯出卖，这却要与他商量。”宋子英听了大喜，连忙立起来，朝着秋谷深深一揖道：“贡春翁当真有几所房子，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只是还要费秋翁的心，前去同他商议。”秋谷连称“不敢”道：“这点事儿，值得什么，也要这般多礼？我回去问他就是。”宋子英又谆谆嘱咐了一番。秋谷因记念着春树的事情，不知在船上怎生光景，便别了三人，先自走了。

到得船上，见春树伏在桌上假寐。秋谷唤了他一声，春树失忙张致的跳起身来，两边张望，见是秋谷回来，方才坐下。秋谷问春树可曾看见那两间水阁开过楼窗，春树摇头叹道：“我在船头上等了半天，望得眼睛都有些酸溜溜的，那里见他开甚楼窗！并且连人声都一毫没有，不要是上了那妇人的当罢。”秋谷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管他是假是真，姑且试他一试。”一面说着，一面掏出表来一看，已是十点十五分。秋谷便取一张东洋纸信纸，铺在桌上，提起笔来不知要写什么。忽然一想，道：

“坏了坏了！”急问春树：“程小姐可能识字？”春树道：“眼前的几个字儿尚还认得，就是粗浅些的小说，或是信札，也都懂得意思。”秋谷喜道：“这便还好，若是一个不识字的，便又要另想法儿。”说罢，取过笔来，向笺纸上一挥而就，写了几个字儿。春树倚在案头看他写的是：“贡春树到明日早十点钟。”就是这十个字儿，春树迟疑道：“何不写得明白些儿，却要这般含混？”秋谷把春树呸了一口道：“你这个人真是糊涂，这不过预先问个信儿，我自己也保不定十分把稳，若依着你的意思，写些私情话儿，万一射到楼中被第二个人拾去，还了得么？所以我只写这几个字儿，就使被旁人拾去，也想不出这里头再有什么机关。你还嫌我写得少么？”几句话，说得贡春树又羞又喜，暗想：“章秋谷这人真是精细，我此番央他同来，也不枉了我一番跋涉。如今世上，那里还有这样好人，为着朋友的事情肯这样尽心竭力？”心上这般着想，却感激到万分。只见秋谷把方才写好一张信纸摺了一个方胜，取一条麻线结结实实的扎在笔梗中间，把手招招春树，走出舱去。春树也随后出来，到船头上立定。

正是那七月中旬的时候，玉宇无尘，银河倒影，纤云四卷，清风吹空。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中，照得水面上十分澄澈，万籁无声，那景物甚是凄楚。秋谷走出船舱，举头仰望，见那上面的楼窗依然紧闭，月光照着，好像里面隐隐有灯火一般。秋谷把那一支袖箭放在手中，又仔细打量了一会，见那楼窗的格子都用竹纸糊在外边。秋谷翻身走到船边，离开数步，放出眼力，觑得较亲，用尽平生之力发了一箭。只听得“呼”的一声，那支袖箭竟穿入楼窗里面去了。秋谷大喜，春树倒吃了一惊，低低的赞了几声好箭。秋谷见那支袖箭一直穿入楼窗，便同春树两人在船头

上坐了一会。冷露无声，西风拂面，虽是新秋天气，却也有些凉回枕簟，露冷罗衣的光景。便拉着春树进去睡了。

春树睡在床上，千思万想的，这一夜又不知转了多少念头，好容易巴到天明，叫醒了秋谷，一同起来。吃过点心，说些闲话，差不多十点钟。秋谷又取一张东洋信笺，写了一回，却不许贡春树近前来看，只叫他到船头上去等候。一面仍旧摺成方胜，又寻了一枝笔，照依昨日一般，如法泡制的制备停当。藏在袖中，走出船头立定，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上面的楼窗。

不多一会，果然只听得“呀”的一声，楼窗开了一扇，秋谷眼力最尖，早看见一个丽人，腰肢袅娜，骨格轻盈，眼含秋水之波，眉锁春山之恨。云鬓半卸，脂粉不施，娇怯怯的倚在楼窗，向着下边张望，面上好像带着几分病态，越觉弱不胜衣，更兼泪眼惶惶，愁容寂寞，那一副带病含愁的丰格，煞是动人，仿佛是一树带雨梨花，娇柔欲坠。秋谷见了，暗暗喝彩，想怪不得春树这般着急，果然面貌不差。那丽人开了楼窗，探出半身往下看时，恰恰的和春树打了一个照面，一时间又惊又喜，心上边也不知是什么味儿，好像有多少的酸甜苦辣一霎时并在一堆。一个楼上，一个船头，彼此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了半晌，春树只觉得一阵心酸，忍不住泪珠欲滴；程小姐更是蹙着双眉，含情欲泣。男女两人，虽然对面，却不能说一句话儿。正在彼此相看之际，秋谷猛然把春树推开数步，春树刚刚回过头来，只见他翻身舒臂，轻轻的把右手一扬，听得“呼”的一声，秋谷手内的一枝袖箭早飞入楼上窗中，在程小姐耳边擦过。程小姐大吃一惊，一连倒退几步，几乎跌倒，秋谷早拉着贡春树，走进舱中去了。程小姐定一定神，方才看那飞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只见原是一枝水笔套着

一个白铜笔管，有一个红纸方胜系在中间，和方才拾着的差不多的样子。程小姐连忙拾起拆开看时，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叫他怎样脱身，如何走法，自有人在下边接应，叫他不用心慌。就是这几句说话，程小姐看了虽然欢喜，却终久是个年轻女子，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只得大着胆子，硬了头皮，悄悄的收拾了一回。喜得是程小姐被他们锁在后楼，就是送饭与他，也在壁间开个一尺见方的小门叫人传递。这两间屋内竟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所以凭你如何作法，也没有看见的人。

直等到晚上十一点钟，月明如水，照进纱窗。程小姐把楼窗开了两扇，月光之下已看见春树立在船头，秋谷立在春树身后。船头上叠了一张茶几，茶几上边又叠了两张椅子，就和楼窗的高低差得不多，只低了四五尺光景。程小姐见他们已经预备，满心欢喜，放大了胆，把两条绉纱腰带接做一条，一头系在自己腰间，一头系在楼窗柱上，系得十分结实。章秋谷在船头上已经看见，两下打了一个照会，便叫春树立上椅子去接他一接。那知春树向来胆小，刚刚上得茶几，两只脚早索索的抖个不住。急得章秋谷悄悄的顿足，埋怨他道：“现在这一刻儿的时候，正是要紧，怎么你这般胆小？不被你误了大事么？”春树连连摇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正是：黄衫挟弹，暗传青鸟之书；红粉衔恩，合受花枝之拜。欲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 一封书琴心通绿绮 百尺楼黑夜盗红绡

且说章秋谷立在船头，见程小姐将腰带两边拴好，正要跨出窗棂，急叫贡春树上去接他一接。那晓得贡春树上了茶几，两足发起抖来，再也跨不上去。急得秋谷连连顿足，埋怨他为甚这般无用。春树正在心慌之际，回过头来要与秋谷说话，不提防脚下软了一软，一个鹞子翻身，早扑通的跌了一跤，幸而秋谷立在旁边，眼明手快，一把将他扶住。好的是船头阔大，没有跌在河中。说时迟，那时快。秋谷眼见楼上的程小姐全身探出坐在窗槛上边，两手紧紧的拉着腰带，却是战战兢兢的看着下边，不敢放手。你想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那里有这般大胆？看了一会，终久不敢下来，要想船上有人上前去接。秋谷见了这般光景，着急非常，回头看春树时，跌了一跤，还在那里叫痛，远远的又听见摇橹之声，想是有船来了。秋谷更加着急，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嫌疑，把春树推过一边，飞身而上，立在椅子上面，恰恰的够近楼窗，不由分说，竟把程小姐抱在怀中，轻轻的下了椅子，一跃而下，急忙将程小姐放在船头，招手叫春树过来替他解下了腰间的绉纱腰带，叫春树赶紧将他扶进船舱。早听得后面欸乃之声渐来渐近，秋谷急了，手忙脚乱的把两张椅子一齐掇了下来，又把程小姐吊下来的腰带打个结儿用力往上一丢，恰好仍旧的丢进楼窗去了。

秋谷见事情已经停当，四围一看，除了上面的两扇楼窗之外，没有什么形迹可寻。后边早来了一只小船，船梢上有两人摇橹，正在秋谷大船旁边掠过。那小船上的人，见大船上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船头张望，又有茶几椅子排在船头，不免有些诧异。但是他们摇船度日的人，那有工夫来管你这般闲事，擦肩的摇过去了。把个章秋谷吓了一跳，出了一身冷汗出来，暗想：“今天真是十分侥幸，后先之际只争一刻儿的工夫，几乎被那小船撞破，弄出事来，被程老头儿告到当官，说是奸拐了他的女儿，还当了得。”一面心中盘算，便也移步进舱。只见贡春树和程小姐两人手拉手儿坐在旁边榻上，程小姐云鬓不整，玉体横斜，珠眼半含，蛾眉深锁。春树也眼圈儿红红的，眼中含着泪痕，正在那里噙噙喳喳的不知讲些什么。见了秋谷进来，男女二人一齐立起，程小姐免不得有些惭愧的样儿，眉黛低颦，红潮上颊，若前若却，脉脉含情。春树不待秋谷开口，指着秋谷向程小姐说道：“这便是章家伯伯，你我的事情，不亏他出力帮扶，那有今日这般团聚？真是我们的一个大大恩人，你快些过去行个礼儿，谢谢他的一片热肠、一腔热血。”程小姐听了春树这般说话，那当时的感激心情也不晓得从何说起，感激到极处，便又流下泪来。不等春树说完，早花飞柳舞的一般朝着秋谷行下礼去。春树立在一旁，想着这样良朋如今难得，若不是他这般出力，这件事儿怎得收场？白白的送了程小姐的性命。想到此处，不因不由的也推金山、倒玉柱的跪在一旁。男女二人一齐拜倒在地，忙得个章秋谷还礼不迭，急忙把春树一把拉住，又把程小姐扶了起来，不觉哈哈大笑。章秋谷这一会儿的得意，差不多就是洞房花烛见了个绝代佳人，金榜题名却又是传胪第一，任是什么事儿也赶不上他那一番得意。

当下秋谷笑向春树道：“这点事儿，算得什么，也要行起礼来？我虽然费了一片心机，却成就了你们的两桩好事，总算不枉我姓章的和你们出力一场。但是还有一句话儿你却也要自家裁度，你是娶过正室的人，将来把这位小姐同到家中，能否相安无事？再者，你过了三年五载，保不定要秋风团扇、弃旧怜新，那时岂不是依旧误了他的终身？却叫他如何结局？这些事情，虽是不干我事，却不得不替他虑到这层。况且今天这样一来，将来这位小姐自然是无家可归的了，你又不得不格外体贴他些。你道我这层说话何如？”程小姐在旁听了秋谷的说话，觉得句句入情之理，没有一个字儿不是打入心脾，并且还替他虑到日后的别离、将来的结局，如今世上那有这般精细的好人。又听他说到自己日后无家可归的一层说话，不觉牵动伤心，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起来。又听春树向他说道：“你的说话虽也虑得不差，但我却断断不是这般人物，你只顾放心就是了。若万一将来有甚差池，凭你怎生理论，你可信得过么？”秋谷听了，方才微笑点头。程小姐此时感激秋谷直到二十四分，因又走近前来向秋谷行了一个全礼。秋谷不及提防，搀扶不迭，忙叫春树扶他起来。程小姐起来，低低的叫了一声“伯伯”，秋谷请他坐在旁边榻上，自和春树也坐下来，商议以后怎生安置。程小姐此刻方才抬起头来，偷转秋波，暗回粉颈，细细的偷看秋谷。见秋谷坐在灯下，面如冠玉，奕奕有光；目若朗星，英英露爽；长身玉立，猿臂蜂腰；气概昂藏，丰神俊美。真个是素腰压沈，粉面欺何，春留荀令之香，夜抱邺侯之骨。和贡春树坐在一处，觉得章秋谷光芒外露，华彩照人。两人比并，还是章秋谷较胜些儿。程小姐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春间初见春树的时候，觉得他丰调过人，现在见了秋谷这

般仪表，和春树两边比较，春树不免逊了一筹，不信世界中间竟有这般人物。”程小姐看了一会，不觉粉面微红；这边章秋谷坐在一旁，也在那里仔仔细细的评量姿态，只见他斜辮香肩，半欹云髻；长眉掩鬓，笑靥承颧；春融却月之姿，红上春风之面。真是宜嗔宜喜，如玉如花。秋谷也看得呆了一回，方才开口向春树道：“现在事情已经办妥，此刻却就要和你商量善后的事宜。这个地方也不是久居之地，我想你只好把他送回家内，然后再到苏州。我在客栈里头暂住几天，等你回来，一同再到上海。你想我这个主意如何？”春树听了，便问程小姐打算怎样，程小姐低低答道：“我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况且既已……”程小姐说到此际，面上不由的起了一阵红云，顿了一顿，接下去说道：“自然和你一同回去，依着章家伯伯的说话罢了。”贡春树问明了程小姐的口风，便道：“你的主意甚好，一准明天动身回去便了。”

秋谷道：“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计较，程小姐虽然走了出来，那程老头儿失了女儿，怎肯轻轻罢手？自然要报官追捕，招帖寻人。我们这个船家，又不是我们一党，他明天起来，见忽然多了一个女人，定要心中疑忌，那时不得不把真话和他说明，一时露了风声，知道他心迹是好是坏？万一他说出口来，被人晓得，我们那里担得起这个拐逃的罪名？据我想来，我们明人不做暗事，索性等到明天我亲自到他家内，见了老头儿和他一一说明。到了这个时候，一则如今木已成舟，二则恐怕风声传播，免不得吞声忍气，卫顾自家。你道如何？”春树听了，连忙摇手道：“这个不好，那里有拐了他家的人口私逃，还自己上门承认的道理？倘被他翻转面来，吃在你的身上要交还他的女儿，或者竟和你打起官司来，如何了得？”秋谷笑道：“你终是见理不明，所以

这般胆小，我却料定这件事儿起不出什么风波，你只顾放心，不要替人着急。我若没有这样口才，那里敢去自家承认，难道我是不怕王法的么？”春树听了，不好拦阻，心上终是觉得不甚妥当，但也只好由他。秋谷见时候不早，便立起身来道：“今天我到外舱安息，让你们说说话儿，天明了再打主意。”春树一把拉住道：“怎么还要这般客气？避的什么嫌疑？难道我们还有这些过节不成？”秋谷一定不肯道：“大凡男女嫌疑，到了无可如何之际，自然也只好从权，现在还不是从权的时候。”说着，回身向着外舱便走，春树苦苦的拉住，程小姐也说道：“伯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何必要避什么嫌疑，这个样儿叫我们心上如何过意得去？”秋谷还不肯依，后来春树急了，赌神罚咒起来，秋谷方才依了，暂时和春树同在一床睡下。春树的床便让与程小姐睡了。

三人辛苦了一夜，和衣略睡，已入睡乡。直睡到明天十一点钟，还是秋谷先醒，还有些睡眠模糊，见窗缝内日光射入，知道迟了。连忙唤了春树几声，程小姐先自惊醒，急急的坐了起来，春树也自醒了，一同起来。外面船家听得秋谷起身，舀了两盆脸水走进舱来，见多了一个少年女子，不觉呆了一呆，却又不敢多问，只是站在一旁，做嘴做脸的做出许多怪相。秋谷却正颜厉色的把船家唤近前来，约略把这件事情和他说了几句，又向箱子内取出一封洋钱，有二十余块，一齐赏了船家，叫他不许外边泄漏。船家得了这一注意外的横财，不胜之喜，连连的答应几声，接了洋钱，又谢了几句，退了出去。秋谷也起身上岸，又叫贡春树也上岸去置办些妇女服用的东西，自己却径向程家去了。春树拦他不住，眼睁睁的看他敲门进去，心上鹌鹑突突的，怀着一肚子鬼胎，只得上去买了些镜子、梳具、胭脂、洋粉等零件送上船来，

看着程小姐对镜梳头，等候章秋谷的信息不提。

再说章秋谷上得岸来，走到酱园隔壁，认准了门户，轻轻的把门敲了两个，早听得“呀”的一声，两扇门开了一扇，门内有人问道：“是什么人敲门？”秋谷不及答应，一脚跨进门来，刚刚和门内的人打个照面。秋谷停住脚步，举目看时，只见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拱肩缩颈，曲背弯腰，面皮起了皱纹，须发已经花白，那形状甚是可笑，却满面带着怒容，还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秋谷看了，心中暗想：“这个老头儿，神色这般呆滞，一定就是程小姐的父亲。便开口问道：“这位老先生，可就是程幼翁么？”原来程幼勋今天早起，不见了女儿，气得他暴跳如雷，大骂不止。待要报官追捉，又怕坏了自家一世的名声。嚷闹了一回，没有法想，此刻正在家中纳闷，忽见外面敲门，叫了几声小大姐，没人答应，赌气立起身来，自家出去把门开了，见章秋谷撞将进来，开口第一句就问他的名字，又见他衣裳楚楚，相貌堂堂，却也不敢怠慢。忍着怒气，请秋谷进堂坐下，方才说道：“这位老兄尊姓？有何贵干打听小弟的贱名？”秋谷听了，立起来把手一拱道：“原来就是程老先生，兄弟不知，多多得罪。”说着，随又通了自己的名姓，大家坐下，程幼勋便问秋谷：“有甚事情，降临寒舍。”秋谷微笑答道：“府上可有走失的内眷么？”一句话把个程幼勋说得好像当心打了一拳，面上的神色登时一红一白的不定起来。硬着头皮回道：“你这话儿来得奇怪！我们这里，好好的世代清门，那里有什么人走失？你这个人可是有些痰气的么？”口内这般说着，心中却暗想：“这个人来得蹊跷，我家中出了这件事儿，并没别人晓得，怎么他突然开口就问这样的话儿？”又听得秋谷笑道：“我是好意前来报信，怎么你竟出口伤人？”

既是没有这件事儿，也就是了。依我看来，劝你不必这般遮掩，和我说了真话，或者有些消息也未可知。”正是：瘦损香桃之骨，小玉多情；荒唐割臂之盟，十郎薄幸。欲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真大胆登门报信 假小心曲意邀欢

且说章秋谷见了程幼勋，劈头就问他可有家人走失。程幼勋虽然觉得秋谷说话希奇，却还口中胡赖，不肯承认。后见秋谷说出这一番说话，方才着实的有些怪异，又把秋谷打量了一回，料道他不是个来历不明的骗子，便倒反问着秋谷道：“就算我家中有人走失，却是外边没有风声，你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倒说得这般清楚？究竟可有什么消息呢？”秋谷微微笑道：“我不说一个明白，料你那里得知？但是和你讲明，你却不可动气。”程幼勋听了这样话风，更加疑惑，急急的逼着秋谷，要他说明。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前一步，附着耳朵，把当初贡春树和程小姐怎样私通，如何怀孕，贡春树如何着急赶到上海，要求他想个法儿，自己念着朋友之情如何答应，如何同到苏州，怎样叫人打听，又如何自己暗中通信把程小姐救出牢笼，现在程小姐还在自家船上，一五一十的好像背书一般，滔滔滚滚说了一遍。又说：“这件事儿，多要怪你自家不好，从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误了他的標梅之候，怪不得要闹出事来。我虽然是个旁人，却不忍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你女儿一条性命生生丢在水中，所以我想个权宜之计，将他救了出来。如今事已如此，本来也不消和你说明，但是我明人不作暗事，特来和你讲个明白，好叫你自家心上分明。”

秋谷一面说，一面看那里老头儿的面色，只见他初起时低头不语，听到一半，早气得他满面通红，满头流汗，那颈项上的青筋都一根根的爆将起来，就有些忍耐不住的光景，再听得后来许多说话，直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双睛出火，浑身乱抖，一口冷气塞住了咽喉，几乎透不转来。不等秋谷说完，再也按捺不住，跳起身来把秋谷胸前衣服一把扭住，大骂道：“你这个人，好生大胆！你拐了我的女儿，还敢前来送信，你好好的把我女儿送出，万事全休；如若不然，我把你扭到当官，这拐逃的罪名，看你可吃得起吃不起！”秋谷见了这个样儿，甚是好笑，只是呵呵笑道：“你不用这样野蛮，有话只管请说。你家女儿好好的现在船上，又没有逃出苏州，我好意前来送个信儿，要和你商量个善后事宜，免得坏了两家的名气。你倒这样的横跳一丈、竖跳八尺起来，也不想个情理。你想天下那有这样大胆的棍徒，拐了你的女儿，还敢自己上门送信，好等你送到当官，自寻烦恼？可有这样的痴子么？我劝你暂时放手，我倒有句话儿和你商量，我若怕你送官，也不自己跑到你家来了，难道我既然来了，又肯跑掉了么？”程幼勋虽然愤恨，却听着秋谷的一番说话实是不差，又怕这个事儿闹了出来，自家平日极是个言规行矩的人，生了这样的女儿，不能管束，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不如听着他的话儿，还好暂时遮掩。想到此间，那一只扭着秋谷胸膛的手早不知不觉的缩了进来，长叹一声，重新坐下，却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张开大口，气喘吁吁，对秋谷道：“你、你有、有、有什么说、说话，和我、我、我商量？快些说、说、说来，你、你、你把我、我女儿拐到那、那、那里去了？”秋谷见那老头儿气急败坏的样子，忍不住要笑出来，勉强忍住了，正色和他说道：“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怎么全不

懂事情的轻重？你家女儿既已失足在前，你不叫他嫁姓贡的，却叫他去嫁那个？难道还好再嫁别人么？至于我本来是个旁人，与我丝毫无涉，原犯不着来管你们的闲事。但我替你仔细想来，这件事儿已经如此，不如将错就错，彼此认了亲家，凭着姓贡的把你女儿带回家内，只当没有这件事儿，到了明年二三月内，暗暗的把你女儿送回，那时叫姓贡的堂堂皇皇的托人说亲，圆成好事，一则掩了旁观的耳目，二则全了自己名声。若是你一定不肯通融，定要送官究办，我是旁人，自然只好由你，姓贡的和你女儿都安安稳稳的现在船中，凭你去将他怎样，但想姓贡的既然送到当官，你令爱也不免当场出丑，就是你老先生自己也不免得匍伏公堂，姓贡的犯的罪名，不过是一个和奸，又不是什么谋反叛逆，将来这件事儿张扬开去，你却怎的见人？况且就是把姓贡的办了一个罪名，于你有何益处？你家令爱又不能重嫁别人，就算是堂上官员秉公判断，也是只有断合，没有断离，那有叫你家令爱重去嫁人之理？照这样的想起来，你那方才的盛气自然而然的一齐消化，还是听了我的解劝，做个半截汉子，落一个好好的收场。请你自家斟酌一番，到底如何办法，官私两样，凭你怎样便了。”

程幼勋起先听了章秋谷解劝的话儿，还是咆哮不服，不料听到后来，越听越是有理，更兼章秋谷的梨花妙舌，说得来八面玲珑，没有一句话儿不是入情入理，真是那黄河九曲，层出不穷；三峡春泉，倒倾瀑布。就是再顽钝些的顽石听了这般说法，也要点头，何况程幼勋虽然闭塞不通，毕竟还是个人类，这些利害，岂有不知？听了这番说话，好似暗室逢灯，旱苗得雨，一霎时心地光明，觉得章秋谷的说话当真不错，渐渐的面上的气色也回了

过来，沉吟了一回，叹口气道：“只是便宜了姓贡的这个畜生，实在有些不服。他引诱了我的女儿不算，还想要把他拐着同逃，难道就是这么让他过去不成？”秋谷笑道：“你不要这样糊涂，你令爱既然嫁了姓贡的，姓贡的就是你的东床，你若要把他送到当官，照例惩办，非但伤了你家令爱的心，就是你老先生的面子上边又有什么好看？况且这件事儿原是万不得已，方才不顾危险做这样干犯名教的事情，这正是姓贡的一片血诚、不肯负心的好处，若是换了将就些儿的人物，早把这件事儿撇在一边，那里还管别人的死活？却叫你家令爱将来怎的收场？如此看来，姓贡的也算不得什么坏人，不过是犯了些儿风流罪过，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俗语说得好：毛厕越掏越臭，我看还是将就些儿，凭他去了的好。”程幼勋听了，想想实在不差，虽有些强词夺理的地方，却是想不出一句驳他的说话，左思右想了一会，实实的无计可施，只得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我就听了你的说话，便宜了这个畜生。我也只当没有这个女儿，也不用遮人耳目，那以后的话儿再也不消提起，这样掩耳盗铃的事情尽可不必。”秋谷道：“这却你又错了，我今天的来意，原是卫顾你们府上的名声，你怎的倒是这般说话？”说着，又附了程幼勋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随后又道：“到了这个时候，仍旧把你们令爱暗暗的送到苏州，那时一样的央媒说合，一般的迎娶过门，那些不知细底的人那里看得出什么破绽，岂不把先前的这件事儿一齐都盖过了么？”

秋谷说毕，程幼勋正在沉吟，秋谷突然见屏门背后走出一个半老妇人，约有五十多岁，走出屏门便向秋谷深深万福，秋谷连忙回礼，这妇人一屁股回身坐下，便对程幼勋道：“适才这位先

生的话，我在后面已听得明明白白，真是再好没有的了，难得这位先生这样费心，顾全我们的面子，你还不快些答应，难道还想什么念头么？”程幼勋忽然被他的老婆走出来夹七夹八的说了一阵，想想除了这般办法，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儿，只得勉强应允。秋谷见他已经答应；立起身来便想要走。却被这妇人拦住道：“这位先生，不要性急，且请坐下，我还有话说呢。”秋谷只得重又回身坐下，问他有什么话儿，叫他快说，妇人便唠唠叨叨的盘问起贡春树的家世来，秋谷一一的回答，妇人又问可曾娶过正妻，秋谷一想，这倒不好瞒他，便答道：“这个不好隐瞒，实在已经娶过的了。”妇人听了，呆了半晌，眼中便流下泪来。秋谷明晓得他的意思，便接着说道：“他虽然室有正妻，府上的小姐过去一定是姊妹称呼，决不亏待，这倒我可以和他做个保人。”那妇人又道：“现在事已这般，也说不得了，只是他将来要是待亏了我的女儿，我却要和他们说话的。”秋谷道：“这个自然，但请放心就是。”秋谷因费了半天口舌，说得他舌敝唇焦，巴不得要立时回去，只听那妇人道：“你们的船停在那里？我还要到你们船上看看女儿，还有他的衣箱镜箱、随身动用的东西，让他带去。”一句话还未说完，程幼勋睁起眼珠，向那妇人说道：“这样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去看他做甚？难道台还给他坍得不够么？”他老婆听了，正要和他争论，章秋谷因急于要走，便打断他的话头道：“程老先生的话儿却是不错，此刻正要遮人耳目，还是不要去的为是，就是衣服镜箱，也都不必拿去，免得露了风声，这些物件，自有姓贡的和他置备，不消费心。”说着，立起来把手一拱，急急的走出门去，任那妇人在后边呼唤，秋谷只作不闻，飞也似的回到自家船上，见春树已经回来，置买了多少服用之物，

正和程小姐在那里挑看衣服。秋谷看程小姐已经梳洗，梳了一个懒妆髻，薄施脂粉，又换了一件衣服，出落得别样风流，千般袅娜。昨天晚上还是粗服乱头，花枝寂寞，如今却已是明妆丽服，环珮凌波；小蛮杨柳之腰，樊素樱桃之口；双涡晕酒，一笑倾城，比起昨夜好像换了一个人的一般。见了秋谷回来，一齐立起，春树连忙问道：“到底怎么样？没有碰着钉子么？我倒狠狠的替你耽心，幸而还没有怎样。你想那有拐了人家内眷，还自己送上门去告诉他？居然没有闹什么乱子，这个胆量，也就佩服你了。”秋谷笑道：“你只是一味的胆小，晓得什么。我是看准了这件事儿怎定闹不出什么乱子，所以才这般胆大。你想我章秋谷要是没有这般胆量，那里担当得起这样的事情。”说着，便把刚才的说话一一说了一遍，又笑道：“这一本戏文，生旦净丑都是我一人独唱，作成你做一个现成快婿自在东床，你还不要好好的谢谢媒人么？”春树听了，也无别话可说，不住的点头痛赞，佩服秋谷的辩才智慧直到二十四分，感激秋谷的侠骨热肠更是五体投地。连程小姐在旁听着，也是感激万分，那心上的感情深深的印入脑筋，竟是留了个终身记念，这也不去说他。

只说秋谷和春树商量，叫他坐着原船和程小姐一同回去，秋谷便在苏州城外暂落栈房，等贡春树到了苏州，一同再到上海。计议已定，秋谷忽又想起一件事来，便问春树苏州的几所住房那一处最大些，可肯出卖。春树道：“我的房子，只有宫巷的一所住屋最是大些，只要有人肯出价钱，那有不肯出卖之理。”秋谷便把宋子英和亲戚代寻房屋的事同他说了，并道：“你既然肯卖，不妨找了子英，同他去看，好在你今天不能动身，我们就同去一趟可好？”春树答应了，一同上岸。先到王小宝院中寻着了陆仲

文，再托陆仲文写张条子，当场把宋子英约来，和他说了，子英大喜，便要立刻去看。当时由院内相帮雇到三乘轿子，章秋谷和春树同宋子英三人同坐，一直到宫巷潘玉峰家。春树请秋谷、子英暂在大厅少坐，自己进去了一会，方才出来。有分教：画舫笙歌之夜，檀板金尊；呼卢喝雉之场，悬崖勒马。要知后事，且看下回。

## 第五十七回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好梦

再说贡春树同宋子英、章秋谷到潘玉峰家，暂请他二人在客厅坐下，自己进去了一会出来，便请宋子英和章秋谷二人同到里边。春树陪着，在前领路，宋子英前前后后各处看了一回。那一所房屋，一共有五开间五进，头门进去，便是五间大厅；第三进是三间花厅，两旁另有两间书室，花厅背后有一座月亮门，一个大大的院落，有几处鱼池山石，松阴藤架，花木萧疏，布置得十分幽雅；再往后边两进，便是上房。宋子英看了一遍，甚是合式，口中不住的赞好。重新回到大厅坐下，那大厅的前进便是头门，大门却开在偏左一边，进了大门向右转弯，却还有三间轿厅，头门左首，便是门房。宋子英也去看了一遍，便向春树请问价钱，春树道：“我们既是要好弟兄，我也不说虚价，老实和子翁说，你们令亲果然要买，叫他出一万银子。这还是你老哥来说，又有章秋翁一力作成，要是换了别人，他就是多出些儿，我也未必肯卖。”宋子英听了道：“一万银子，并不算贵。既承你春翁答应肯卖，我便竟是斗胆代我们舍亲定了下来，但是还有一件事儿要和你春翁商酌，如今的规矩，置备什么产业，都要先付定洋，这所房子既然兄弟答应下来，理应先付些儿定洋才是，无奈兄弟到此已经日久，旅费有限，一时凑不出大注银钱，好在前日接着安徽来信，说舍亲已经进京，先派一个姓萧的帐房到此替他料理事

情，大约总在这几天可到，等他到了之后再付定银，不知你春翁可能相信得过？”贡春树连忙一口答应道：“定银不定银，尽管随便，你我既然相识，何必要这样拘泥？况且有章秋翁在里头经手，难道我还有什么不放心么？”宋子英道：“虽然如此，也要预先说明，既承你春翁看得起我，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说着，便仍旧同着秋谷、春树坐轿出城。

宋子英便拉着秋谷二人。到王黛玉家小坐。王黛玉要叫宋子英吃酒，宋子英起先不甚愿意，没有爽爽快快的答应。王黛玉见他不肯，便走过来和他不依，坐在宋子英身上，一手勾着他的颈项，一手揪着他的耳朵，两人滚作一团。王黛玉更伸出一只玉笋一般的纤手，在宋子英两边脸上劈劈拍拍不住的乱打，打的那声音，好像知县堂上打着犯人的一般。章秋谷和贡春树坐在一旁，看见这般怪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王黛玉只当没有听见，更加力的去拧宋子英的大腿，拧得个宋子英抱着头苦苦的告饶，王黛玉只是不理，直到了宋子英答应了他吃一台酒方才放他起来，却还口中咕嘈道：“耐阿敢勿答应呀，勿答应未，晏歇点办耐格生活。”宋子英刚刚坐起身来，听见了，把舌头一伸，打着苏白嗤的笑道：“耐格生活，倪昨日仔夜里向已经吃着格哉，今朝再要办倪格生活。时倪吃勿消格噶”一句话说得秋谷等又笑起来，王黛玉急了，又要走过来拧他的嘴，宋子英连忙告饶，方才罢了。王黛玉用一个手指头用着气力在宋子英额上点了一点道：“耐格人未，勿知啥格骨头，敬酒勿吃要吃罚酒，倪恨得来。”宋子英正要回答，秋谷剪住他的话道：“算了罢，不用大家斗口，还是早些摆起台面来，我们吃了，还要早些回去，今天晚上还有些料理的事情。”宋子英依言，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头，叫相帮快些去

请。除了陆仲文、方小松之外，还有两个客人，一个姓顾，一个姓李，也都是城内有名的绅富。相帮去了一会，方小松同陆仲文同来。又等了一回，顾、李两人也就到了。宋子英见客已到齐，发过局票，请客入席。那姓顾的名叫顾云卿，叫一个小清信人叫花二宝；姓李的名叫李子刚，叫的信人叫金惠卿。当下坐了不多一会，又是金媛媛第一个先来。方小松见了，先喝一声彩，众人也随声附和了几句。随后各人的局也都来了。宋子英酒量颇好，便抢着先要摆庄，众人因他是个主人，让他先摆。宋子英就独摆了五十杯，先和李子刚出手，五魁对手的乱喊起来。

秋谷本来是个爱静的人，不去理会他们，只回过头来和金媛媛密密的谈心。金媛媛道：“耐来仔好几日哉，阿要到倪搭去吃一台酒，请请客人？”秋谷一笑，尚未开口，金媛媛接着说道：“勿然是倪也勿是一定要耐吃酒，像煞俚笃说起来，总说倪搭仔耐两家头，做末做得蛮要好，为啥酒也勿吃一台，轧实倪做仔客人搭客人要好起来，倒勿在乎吃酒勿吃酒，不过俚笃格排人，总是实梗说法，耐阿好去吃仔一台，绷绷倪场面。”秋谷听了，不觉暗暗赞叹，便点头答应道：“你既然这般说法，我自然要绷绷你的场面，等回儿这边散席之后，翻台过去便了。”金媛媛听了大喜，加倍奉承。秋谷口内这般说着，心上却想着金媛媛的应酬实在不差，不意苏州地方也有这般名妓，便不觉也和金媛媛亲热起来。这边席上，宋子英摆了五十杯庄，众人轮流交手，互有输赢，方小松等一个个一齐轮过，只有秋谷只顾和金媛媛说话，也不去管揆拳的输赢。直至宋子英要找他交手，方才打断了话头，两个便交起拳来。不料章秋谷意不在此，随便应酬，竟连输了十几拳，喝了十余杯急酒，不觉就有些头晕眼花。金媛媛看了，便

把台面上的两盆水果——一盆荸荠，一盆甘蔗拿了过来，叫秋谷吃些过酒，又亲手取两个荸荠放在秋谷口中。秋谷吃了几个，方才觉得头目清凉，因为连输了十余拳，不肯伏输，攘肩而起，又和宋子英搯了十拳。这回秋谷不敢怠慢，用着十分的小心去对付他，果然宋子英被他捉住，也输了八九拳，方才把宋子英的拳庄打掉。方小松连着又摆了三十杯，秋谷打了十拳，输了四杯，秋谷将四大杯拳酒折在一个玻璃缸内，正要叫金媛媛代吃。方小松嚷道：“不准代酒，代的要罚十大杯。”秋谷听了，只得仍把玻璃缸放在自己面前，恰被金媛媛从肩上身伸过手来抢了过去，一口气咕嘟嘟的饮干。放下杯子。面上早添了一层红晕。方小松见金媛媛违例代酒，也不言语，自家取过酒壶，又叫娘姨取了三只大玻璃杯过来，放在桌上，斟了满满的三大杯酒，向金媛媛笑道：“你有心违令，定要罚你三杯。”秋谷和金媛媛讨情道：“他见我刚才多吃了几杯，有些醉意，怕我喝醉了，方才和我代的，并不是有心违令。你不要这样顶真。”方小松那里肯听，一定要罚他三杯，金媛媛瞅了方小松一眼道：“方大少，倪搭耐讲讲格个道理，看耐搭二少是要好朋友，不比啥格别人，二少吃醉仔酒末，只有耐方大少劝劝二少，叫俚少吃两杯，勿要吃坏仔自家格身体，格末像格要好朋友哧。阿有啥朋友吃醉仔酒，再要灌俚两杯，倪搭俚代仔，翻转来倒要罚俚格酒，唔笃想想看，阿有格道理？”金媛媛这几句话把个方小松倒说得哑口无言，只得笑道：“晓得你们两个是恩相好，所以要在我们面上摆个样儿。”秋谷见方小松这般说法，知道他理屈词穷，乘势再和媛媛讨情，方小松也便依了。秋谷又约众人翻台到媛媛家去，众人一齐应允。

散席之后，同到金媛媛家。一个个逸兴横飞，豪情迸发，直

吃到晚上十点多钟，方才大家散了。春树自回船上，秋谷便住在媛媛院中。

到了次日，因贡春树要送程小姐回去，午刻便要开船。秋谷便到船上，把自己的几件行李发上岸来，就在宋子英住的长安栈内暂住。叮嘱了春树一番说话，叫他快去快来，又问他：“房子的事情怎样，可要等你回来？”春树道：“你在这边也是一样，诸事听你如何调度，倘若那边有了定洋过来，你不妨和我代收。我们这样的交情，难道还分什么彼此么？”当下贡春树又交代了宋子英一番，叫他房子的事情只要去请问秋谷，定洋也交给秋谷手中，“凡是答应他的什么事儿，我决不参差反悔。”说着，又和秋谷说了几句，匆匆的下船走了。

再说章秋谷住在苏州，专等贡春树到来同走，却没有什么事情，只天天的和陆仲文、方小松在堂子里头打混。等了几天，贡春树还不见来，秋谷甚是焦躁。

那一天，秋谷住在栈中，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略略吃些点膳，觉得甚是无聊，便走到宋子英房内，打算要和他谈谈。刚刚走进房门，只见宋子英房内挤了一房的人，坐得满满的。七张八嘴的，不知在那里谈论些什么。秋谷觉得不便，缩住了脚，正待退出，早被宋子英看见，连忙立起身来招呼进内，秋谷见他房内人多，不愿意进去，对着子英摇摇头道：“你只顾招呼朋友，不必同我客气，我们停回在王黛玉那里见罢。”宋子英见他不愿进房，只得罢了。却再三嘱咐：“少停一定要到王黛玉家，我在那边等你。”

秋谷答应了，便信步走出栈门，想要先到王小宝家去问一声陆仲文可在那里。走得不多几步，劈面来了两担行李，十分沉重，

看那挑夫的样儿，挑得甚是吃力，头上的汗，就如珠子一般。行李后面跟着一个人，低头急走，身上衣服虽然华丽，却宽袍大袖的不合时样。看他那样子，就是一个寿头。那人跟着两担行李急急的转了一个弯，不防章秋谷正在那转弯角上走来，正和他撞了一个对面，那人低着头儿，那里看见，竟是一直的向章秋谷怀里撞来，两边避让不及，躲闪不开，眼看着就要撞在一起，幸亏章秋谷眼明手快，伶俐非常，见对面有人直撞过来，急把身子略略一偏，趁着势儿就让了开去。对面的人来得势猛，那里收得住步儿，又被章秋谷把身子往左一偏，上面撞了一空，脚下绊了一绊，立脚不住，一个狗吃屎直扑下去，跌得他脊背朝天，胸膛着地。两旁走路的人看了这般光景，一齐大笑起来。秋谷也甚是好笑，及立定了脚看他，只见他跌在地下，扒了半天还扒不起。秋谷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走过去轻轻一把就把他拉了起来。看他的面貌时，獐头鼠目，缩头短腮，不像是本城人氏，果然听他开出口来是安徽一带的声气。当下那人跌了一交，跌得他浑身生痛，正在扒不起来的时候，忽然秋谷过来把他扶起，不免倒谢了几句，便各自分头走了。秋谷回头看时，见他跟着挑夫，径到长安栈里去了。秋谷暗想：“原来也是住栈的人。”却也不去管他，一直就走到王小宝家，一问，陆仲文不在那里，并连王小宝也不在家，和仲文一同去坐马车去了。娘姨要请秋谷进房略坐，秋谷不肯。走出王小宝的大门，见有几部马车停在道左，正在那里兜揽客人。还有几匹川马，一般的歌在路旁，锦辔雕鞍，昂头掉尾，形状甚是神骏。秋谷暗想：“怎么马路上边也有这般好马？”正要近前打量，不防马车上有两个马夫认得秋谷，晓得就是上半年余香阁点书、甘棠桥跑马的章老爷。便围将拢来，你言我语的兜搭，

要想做秋谷的生意。秋谷正在纳闷，便拣了一部绣花靠枕，闪光纱车垫的马车。那两个马夫，都穿着一身外国纱的号衣，精光射目。正是：珠帘十里，谁家白面之郎；玉漏三更，何处行云之路。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泉卢埋怨曲辫子

且说章秋谷拣了一部最精致的马车，叫马夫放到石路口金媛媛家门口等候，自己却不坐马车。又拣了一匹小川马，把右手在马鞍略略的一搭，飞身而上。马夫递过丝鞭，秋谷加上一鞭，追上前面的马车。到了金媛媛门口，跳下马来急急的进去。不一刻，同了金媛媛出来，叫他坐上马车，自家依旧骑马相随。到了马路中间，秋谷骑在马上，放出手段，带紧丝缰，马后股连加几鞭，那马放开四蹄，就如腾云驾雾一般往前跑去。秋谷扬鞭揽辔，意态自豪，一霎时早追过了几十辆马车，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响。

那些马路两旁的住家信人，到了三四点钟，差不多夕照衔山的时候，一个个坐在洋台凭栏眺望。见秋谷骑在马上灵便非常，更兼衣服鲜华，形貌秀丽。那马飞一般的在马路上往来驰骤，风吹衣袂，飘飘欲仙。那些信人见了，不约而同，齐声喝彩。秋谷在马上听见，甚是得意。跑了几个圈子，方才勒转马头，追上金媛媛的马车，慢慢走的又跑了几趟，已经将近上灯，秋谷也觉兴尽。同着金媛媛回来，开发了马夫，把金媛媛送到楼上。想着宋子英约他在王黛玉家，恐他久等，便走到黛玉院中。一问，宋子英已经来了一趟，有什么朋友约他出去说话，临走的时候，招呼房间里娘姨，请秋谷进房坐等。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进房坐下。王黛玉陪着闲谈了一回，宋子英还不见来。

秋谷觉得无味，正待立起身来要走，忽见门帘一起，走进一个人来，秋谷以为定是宋子英来了，岂知定睛一看，竟不是宋子英，就是方才在长安栈门口跌了一跤的那个寿头码子，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匆匆的举步进房，正和章秋谷撞个正着。王黛玉见了两人，也不认得，还只认是和秋谷相识的熟人。秋谷当时摸不着头脑，见他们无缘无故的闯进房间，不觉怒从心起，竖起双眉，刚才开口骂了一句：“你这两个糊涂虫，怎么人也不认识，乱闯别人的房间？”正还要骂下去，猛见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哈哈大笑道：“不要骂了，都是自己一家人。”秋谷听了，方才住口不骂，举眼看时，原来第三个进来的人便是宋子英。秋谷晓得自家性急了些，却又不肯认错，只得向宋子英笑道：“我一时失口，得罪了你的贵友，莫怪莫怪，但是还有一层道理不能怪我出口伤人，为什么呢？这里王黛玉院内是你宋子翁做的地方，这两位既是初到此间，你却不该让他先走，自家倒反缩在后边，我看见了他们两位，只认是闯房间的客人，所以开口骂了几句。你想这件事儿可不是你的错处么？”宋子英不等说完，哈哈笑道：“算了算了，就算是我的错处何如？你不晓得，我们这位同乡没有到过苏州、上海，老实说，是个曲辫子儿。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他们刚刚走上楼梯，便三脚两步的走进房门，我那里追赶他们得上？恰恰的来迟一步，你已经在房里骂起来，你想想叫我那里有这么的长脚？”秋谷听了，不觉好笑起来，不再去和他说话。回过头来，便问那两人的名姓，彼此寒暄了一回。

原来那先走的叫萧静园，便是宋子英说的邹观察派来办事的帐房；后随的叫汪慕苏，也是宋子英的亲戚，到苏州来玩的。当下一通名已毕，章秋谷留心打量二人究竟是个怎么的人物，

看了半晌，觉得这两人的形景甚是好笑，身上的衣服虽然华丽，却真有些像曲辫子的样儿。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头也不敢抬，低着头，目不邪视，好像高僧入定一般。萧静园更是好笑，他听见宋子英说他们是“曲辫子”，他虽然不懂，却牢牢的记在心中，私自拉着宋子英问道：“你刚才说的‘曲辫子’，是个什么东西？我的辫子是刚在栈房里头叫剃头的打得好好儿的，怎么一回儿就得弯呢？”宋子英不听此言犹可，听了他这般说法，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拍手弯腰，眼泪都笑了出来。章秋谷更笑得蹲在地下，立都立不直，气多透不过来。王黛玉也笑得格格支支的，把一方小手巾掩紧了口，兀自笑得伏在桌上，几乎要滚入宋子英怀中。房里间娘姨大姐等人，一个个都笑不可仰，好一会，大家才止住笑声。萧静园还不懂他们笑的是他，鼓着腮帮子，一副正经面孔问道：“你们为什么这般好笑？说了些什么东西，怎么我一句也听不出来呢？”宋子英听了，又笑起来，拍着萧静园的肩膀道：“老弟，你算了罢，不用恼人了，这里头的筋络，你那里一回儿就弄得清楚，下回我劝你少说些儿，省得给别人笑话。”萧静园听了，方知他们笑的是他，只把他羞得满面通红，一言不发，连汪慕苏听了，脸上也红起来。秋谷见了，恐怕他们老羞成怒，大家不好看相，使用别的话儿岔了开去。当夜宋子英和萧、汪二人接风，就在王黛玉家吃了一台。席间说起房子的事情，宋子英便向萧静园道：“前天我看了一所房子，甚是合式，但是还没有付得定洋，不知你带了多少钱来？”萧静园道：“我虽然带了些银子出来，要付定银，只怕不够。”宋子英道：“定银不拘多少，就少些也不妨，明天我同你先看一趟房子再付定银可好？”萧静园点头应允。宋子英又和秋谷说明要请他同进城去，秋谷也答应了，

当下席终之后，各自散去。

到了明天，果然宋子英同着萧静园来约秋谷一同进城。萧静园看了房子也说甚好，便问秋谷要付多少定银，秋谷道：“这个不拘多少，听凭尊便就是了。”宋子英一口答应，先付一千银子定洋，约定日期照付，暂交秋谷代收，萧静园也就应了三天，仍旧一同出城。萧静园因要到钱庄去照验汇票，就在半路分头自去。秋谷只同了宋子英一起出城。隔了两天，约付定银的日期到了，只见宋子英走来说道：“这两天那位萧公同着汪慕苏甚是奇怪，看他心神不定，好像一刻都坐不住的一般。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临走的时候，我还问他应付的定银明天怎样，他说已经预备，只要去划好了票子送来。今天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我倒很替他们耽着心事，不要他们两个土地码子，到各处浑跑，闹了什么乱子出来，这可不是玩的。”秋谷道：“他们虽然初到苏州，料还闹不出什么乱子，你只顾放心。”

正说着，已见萧静园走了进来，宋子英埋怨他道：“你怎么这样的忙法？昨天没有回来，今天直到这个时候方才回栈，不知你在那里耽搁了一夜工夫？如今也不必说了，前天说的定银怎样？票子可曾带来？”萧静园听了，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宋子英连问了几遍，不见萧静园答应，十分的诧异起来。秋谷也觉得不解，宋子英立起身来，逼近萧静园的身旁，再三追问，方见他无精打彩，丧气垂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宋子英看了，明知事有蹊跷，越发逼住了问他，萧静园起初还不肯说，后来被宋子英追得急了，方才叹一口气道：“不必说了，总是我自家不好，忽然一时高兴，和他们赌起钱来，一夜工夫输了一千九百多两银子，把带来的两张汇票一齐输掉，定钱是付不成的了，只好

随后再想法儿。”宋子英还没有听他说完，直跳起来道：“怎么说！你一夜工夫输了一千九百两银子！你在此间没有认得的朋友，怎就有人合你赌钱？又怎的会输这许多？你且说说我听。”此时秋谷在旁听了，也觉惊心，便侧着耳朵听他说些什么。萧静园料想隐瞒不过，只得实说道：“我原不认得这一班人，多是汪慕苏的朋友，还有几个是钱庄上人。昨日他们雇了一号灯船，请汪慕苏去游虎邱，连我请在里头，他们一班人闹到晚上，高兴起来，便约我们二人同赌，我同汪慕苏不合一时答应了他，胡乱入局。起先原是想赢的，不料入局之后，有输无赢，输到后来，大家发起火来，便一百两、二百两的重打，不到半夜，把两张汇票一齐输得精光。你想这件事儿，如何是好？若是我自家的钱输掉了，也还罢了，偏偏都是东家的银子，叫我带到苏州和他办事，如今两手输得空空，叫我怎生设法？”萧静园一头诉说，急得满头是汗，那面上的形景，做得甚是为难。宋子英听了，连连顿足道：“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如今银子已经输得精光，还有什么法儿好想？你自家想想，可怎的对得起人？”萧静园听了，那里答应得出来！默默无言，逼得面红颈赤。宋子英又想了一回，问萧静园道：“你们还是赌的牌九，还是赌的摇摊？怎会输这许多？不要你寿头寿脑的去上了别人的当罢。”萧静园道：“赌的不是牌九，也不是摇摊。他们说起来叫做什么抓摊，是用一把棋子盖在茶碗里头，叫人打的。”宋子英道：“做庄的人，可是随意抓一把棋子，把茶碗合在上边，那茶碗上横搁一只筷子，等你们大家打定，再把茶碗移开，用筷子拨着棋子的多少，可是这样的赌法么？”萧静园道：“一些不错，正是这个样儿。”宋子英把桌子一拍道：“如此说来，你果然上了别人的当，冤冤枉枉的去送掉这许多的

钱，真是糊涂到极处的了！”萧静园听了，有些疑疑惑惑的，不肯相信，道：“据我看来，这个抓摊里头不见得做得出什么手脚，况且这一班人，多是汪慕苏的朋友，料想不至于做弄着他。若说是汪慕苏串同了别人前来哄我，我看慕苏虽不是一定什么正人君子，但他是个有钱的人，决不肯做这样的事情，更兼他昨天晚上比我输得更多，那里做得出什么花样？我劝你不必疑心，不过我的运气不好，所以输这许多罢了。”宋子英冷笑道：“你这个人，真是二十四分的糊涂，自己输了银钱，还说没有上当，天下那有这般痴子？你还当汪慕苏的一班朋友都是好人么，他们遇着了你们这一对寿头码子，不弄你们的钱却弄那个的钱？难道他们做了这行翻戏的生意，喝西北风不成？”萧静园听了，似乎觉得有理，便有些半信半疑起来。还未开口，宋子英又道：“说起那汪慕苏来，自然不是有心做你，但他的为人比你更加无用，自己已经输得一塌糊涂，还能来照顾你么？你说抓摊里头做不出什么手脚，待我细细的说与你听：他不是做庄的时候，要拿一只筷子搁在茶碗的底面么？这就是他们的暗号，用一个指头拈那一根筷子，便是做的么门，两个指头便是二门，三门、四门都是一样。他们一班同伙的人，在旁看了，自然领会得来这里头的弊病，真是说他不尽。怎的你还这样的糊涂？”萧静园听他说出抓摊的毛病，方才恍然大悟，自家懊悔万分。宋子英又道：“如今事已过去，追悔他也是枉然，倒是你自己的事情要紧，输了二千两银子，一时那里弥补得来？最好今天你先想个法儿，把房子上的定银付了，其余的我再替你慢慢的弥缝，若叫我们舍亲晓得，你这碗帐房的饭，那里还吃得成？”萧静园道：“我正要请你和我想个法儿，你在此间认得的人多了，或者有些法想也未可知。”宋子英皱着眉

头道：“我虽然有些认得的朋友，却没有通融钱债的交情，你何不到汪慕苏那边暂借一二千银子，救了如今的燃眉之急，随后便好慢慢商量。”正是：欲擒姑纵，淮阴背水之兵；一掷千金，刘毅呼卢之技。欲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萧静园输钱重约赌 王云生设计报前仇

且说萧静园听了宋子英的话，皱着眉头，连连摇手道：“你还要提起汪慕苏，还当他是什么慷慨人物么！我不然也不至于到此刻回来，就是在汪慕苏那里坐了半天，和他商量，要向他暂借一千银子，凑着付今天的定钱，慢慢的再设法还他。谁知他非但分文不借，反把我数说了一场，说我不应这样的荒唐，刚刚到得苏州，便把带来的银子一齐输掉，又说他现在虽有几千银子，因为昨天输多了，要做翻本的本钱，那有多余的钱出借。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篇儿，我被他气得昏了，一句也没有回答他，只得跑回栈房向你设法。你还没有晓得汪慕苏的脾气，输起来一千八百、三千五千不以为奇，越是输得利害，越是赌得利害。若是有个朋友要问他设法借钱，他就立刻翻转面皮，回答得斩钉嚼铁。真猜不出他是个什么性情。”宋子英听了，沉吟不语。停了一回，方又问道：“昨天晚上慕苏输了多少？可曾拿来现钱来么？”萧静园道：“慕苏输得比我更多，输了三千一百多两银子，见他拿了一张三千两的庄票出来，其余多是现洋。”宋子英诧异道：“你们总算是书房赌，怎么会输这许多？”萧静园道：“我是输到后来，发了火性，打得大了，所以输了这些，慕苏自己虽然打得不大，却专爱移吃别人的注目，把别人压的，不论多少，通通吃到自己一门。开出来，偏偏又被庄家吃了，慕苏却要照数赔人。所以上

家虽然赢钱，下风却个个不输，单单的输了我们两个，你想这不是性气么？”宋子英“扑嗤”的冷笑了一声道：“明明是你们两个寿头去上了他们的圈套，却还在这里糊涂。如今钱已输掉，追也追不转来，你做了这一笔亏空，总要想个法儿才好，难道凭他这样么？”萧静园听了，呆了一回，方开口道：“你想我初到此间，有什么法儿好想？不比你在此地长来长往，无论如何总有几个熟人，这件事情总要仰仗你的大力，替我想个法儿，料理开了，我自然日后也有补报得着你的地方，千万不要推诿。”说着，就立起来朝宋子英作了一个揖。宋子英摇头道：“我如今是个客边，和你一样。怎么一刻儿工夫就借得出这许多银子？就是借起钱来，只好二三百银子，多至四五百银子，还好和你转转手儿。那里凑得出一千银子？”萧静园听宋子英真无法想，不觉双眉紧锁，满面愁容，又附着宋子英的耳朵说了半晌，仿佛都是央恳他的话儿。看那萧静园的神气十分着急，脸上边显出为难的样子来。

秋谷在旁听了半天，觉得自己又不进话去，便立起身来要想出去。却被宋子英拦住道：“章秋翁，且请坐下，兄弟还有事情要和秋翁计议。”秋谷听了，只好坐下。只见宋子英听了萧静园的说话，一会儿点头，一回儿摇头，不知他心上想些什么。直到萧静园把话说完，宋子英也不言语，默然半晌，好象心上在那里打算什么事情，约有两刻钟的工夫。秋谷看着心焦，又不好走了出去。又等了一回，宋子英方向萧静园道：“法子是想了一个在此，只是我不犯着为你的事做出这样事情，如今也说不得了，要救你的一时之急，只好这般办法，拿他来顶个缸儿的了。”这几句话儿，不但萧静园听了摸不着头脑，连章秋谷也不懂起来，急急的要听他说下去，萧静园更是眼睁睁的看着宋子英的脸

上发怔。

宋子英看了，笑道：“我不说个明白，你们自然不懂。在我的主意，要把你昨天晚上输掉的钱，一齐在汪慕苏身上拿他回来。好在你输的钱都是汪慕苏的朋友赢了进去，你本来不认得这一班人，算起来总算是他连累你的。况且他眼见你输了二千银子，方才问他开口借钱，他竟是一毛不拔，还要把你数说一番，像他这样的苛刻，也不是什么有肝胆的好人，我们就是算计了他，也算不得伤天害理。”宋子英这一番说话，说得没头没脑的，萧静园更不知他说的什么。章秋谷素来是一个性急的人，这一下子的闷葫芦可把他呕得急了，立起来向宋子英道：“你说了半天的话，牵枝带叶的一大套儿，我听了半天，听不出你是什么意思，不知你说的到底是那一路的话儿？真是京戏里头《翠屏山》潘老丈说的‘你不说我还有点明白，给你这么一说，我可更糊涂了。’你方才的一篇说话，可真把我搅糊涂了。”宋子英听了，自己也觉好笑道：“这是我自家不好，没有说得明白，难怪你们不懂。待我慢慢的说出缘故来，你们就晓得了。”说罢，便问萧静园道：“你不是说那汪慕苏的赌品十分利害么？”萧静园道：“怎么不是？这个赌法我从来没有见过，可真是少少儿的，并且他还有一种脾气，不懂他是个什么性情，你们压在么门，他偏要吃到三门上去，你们压在四上，他偏要吃到二门上来；你们越是压得大，他越是吃得高兴；凭你压得再大些儿，他也总是要吃；若是他本来压的进门，只要见别人跟了他一记进门，他就赌气把自己的注目连别人的注目移的移、吃的吃，一齐放到出门去了。一刻儿的时候，输了一千二千，他却毫不放在心上。你想，这般赌法，不是有意和银钱作对么？”宋子英听了，大喜道：“既是如此，这是再好没

有的了。我想他既然爱赌，只要有人约他赌钱，他一定没有不到的。我们何不约几个人，凑些本钱，去把他约到此间，和他赌了一赌，彼此打个暗号，齐心捉弄着他，怕他不输掉三千二千银子么？那时把你输掉的钱在他身上翻了回来，可不是个稳稳当当的主意？虽然论起理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但是你输了这一笔钱，事体十分尴尬，也叫作出于无奈，不得不这样的腾挪。况且他是个有钱的人，也不在乎这几千银子。与其叫他去输给别人，落得补补你的亏空。你想我的主意，可还不差？”萧静园不待宋子英说完，连连的点头道好道：“你这个主意想得真是聪明，一时除了这个从权的法儿，也想不出什么道路，顾不得他平日的交情，只得是要这般一做的了。”宋子英道：“还讲什么朋友的交情！他若还念着平日交情，见你这样为难，就该和你想个法儿才是，难道他是拿不出银子的人么？”萧静园听了，连声道是。宋子英又向章秋谷道：“刚才兄弟的话儿，秋翁想已听得明白，不知可好屈尊些儿，到那约赌的一天，请秋翁等一同到场。人多了，觉得好看些儿，总请秋翁枉驾帮帮静园的忙。”

章秋谷起初听得宋子英忽然想出这个主意要翻汪慕苏的钱，心上就有些觉得不以为然，却为的与自家无涉，不好去劝阻他们。后来又听得宋子英要约他同去，便想一口推辞。不料一刻之间又转了一个念头想道：“这件事儿，不晓得他们究竟怎生做法，我却从来没有看见，到了那一天，去看看热闹也是好的。”想罢，便高高兴兴的答应了一声。宋子英不胜之喜，拱手相谢。连那萧静园也说了无数的好看话儿。宋子英又细细的和秋谷说明关节：“只要看做庄的人拿筷子的时候是几个指头，倘或是一个指头，便是进门，赶紧先把自家的注目放到进门上去，汪慕苏既是

这般公子哥儿的脾气，一定要把你们的注目吃到别门上去，好显他的威风。你们只要压得大些，怕不赢他三千五千银子？只消把静园输的捞了转来，也就罢了，我们也不是做这样事情的人。”秋谷听了，只得也随口答应。萧静园道：“话虽如此，却打算在什么地方呢？”宋子英道：“这个地方却要想得稳当些儿，客栈里是不便的，堂子里更加耳目众多，给他们传说出来，不是玩的。”想了一想道：“有了有了！你前日输钱，是他们请你坐灯船逛虎丘，如今七月天气，正是游虎丘的时候，我们不如也雇一号灯船专请汪慕苏去游虎丘。索性连陆仲文、方小松都请在里头。多几个人，也好壮壮我们的威势。你道这般可好？”萧静园听了，连连点头，又恭维了宋子英几句，便也散了。

章秋谷回到自家房内，却不免心上有些疑惑起来。想着他们好好的忽然要赌起钱来，虽然他是想骗姓汪的银钱，原与别人无涉。但是同在一起的人，免不得总要小心防备，不要他们内中有甚圈套，上了他的钓钩，那时就懊悔嫌迟了。想了一会，觉得他们似乎有些形迹可疑的地方。忽又回心一想，断没有这个理儿，他们骗姓汪的，又不要我旁人拿出钱来，何必这样的瞎费心思多疑多虑？况且姓汪的也是他们一帮，就是他们赢了他一千二千银子，又不是外帮的人，与我什么相干？再看那萧静园的样子，一副土头土脑的神情，不像会什么假话。就算他竟是假的，我也要看看他们到底怎样的骗人，如何的下手？也算是我到苏州来阅历一番。不要说是他们这几个人儿，就是夏间在上海的时候，王云生做那仙人跳的勾当，被他拿着了真凭实据，尚且凭着我的嬉笑怒骂，竟是无可如何。这样冒险的事情我都不怕，难道到了今日之下，倒怕了他们这几个人么？想到此间，便不知不觉的放宽心

事，看着宋子英、萧静园这般人物好像小孩子的一般。

看官，你道宋子英和萧、汪二人究竟是何样的人物？原来果然是一班倒脱靴的赌棍、番天印的流氓，就是王云生的一班党羽。章秋谷梦里也想不到他们和王云生都是一起的棍徒。王云生自从在上海吉升栈内被章秋谷说破机关，栈内存身不住，只得当时回转苏州。可怜花了多少本钱，费了许多心血，指望好把章秋谷当场讹住，诈一注大大的银钱。想不到章秋谷机警过人，精明出众，非但弄他不倒，反被他当场叫破，吃了一场天字第一号的大亏，从此上海地方不能再到。王云生回到苏州，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的，恨不得当时把他捉住，捅上几刀，方出这一口恶气。气到极处，只得会齐了一班流氓戏子、光棍马夫计议这件事情，要报这个仇恨。无奈章秋谷现在不在苏州，出不着他的什么花样。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法儿。只得大家叹一口气，认个晦气，也就罢了。近来王云生因合着一班流氓在租界上拆梢，被巡捕扭到捕房关了一夜，解到工程局来，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把他枷在青莲阁门口示众。枷了一月，期满责释出来。租界上犯了这件案情，出头不得，只得又去纠合了宋子英等一班赌棍，做那番天印、倒脱靴的勾当。城里很有几个初出茅庐的乡绅子弟吃了他们的亏。近来宋子英又看上了陆仲文，想着他滥赌狂嫖，一定有些油水，便要想个计较去交结他。有一天，陆仲文正在蔚南村大餐馆内请客，却只有主客二人。宋子英串同了细崽，叫他进去和陆仲文商量，说是客人拥挤，没有房间，有一个单身客人要和他拼个座儿。陆仲文是个公子出身，那肯答应！不想话犹未了，宋子英早已走了进来，对着陆仲文就是深深一揖道：“实在对不起尊驾，暂时拼个座儿。”陆仲文见他人品不俗、衣服风华，又

是这样的谦恭客气，一时倒翻不转面来，只得说道：“一样多是客人，拼个座儿何妨？这个客座又不是我包下来的，何必这般客气？”宋子英见他答应，心中大喜，趁势坐了下来。有分教：看破樗蒲之戏，五木无灵；怒挥子路之拳，流氓丧胆。欲知陆仲文怎样上他们的圈套，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 第六十回 吃大菜贵绅中计 游虎丘画舫嬉春

且说宋子英见陆仲文答应和他拼座，欢喜非常，搭讪着就和陆仲文坐在一起。彼此问过了姓名，陆仲文心上虽然不甚舒服，却又没本事叫他出去，只得略略应酬。谁知不去理他还好，这一理他，可就惹出事情来了。宋子英放出和身本事，十分巴结，满口恭维，把一个公子脾气的陆仲文，应酬得甚是欢喜，渐渐的和宋子英知己起来。及至一顿饭菜吃完，宋子英进门的时候，预先把钱放在柜上，抢着和陆仲文一齐付了。陆仲文那里肯叫他破钞，自己拿出钱来交给侍者。无奈这个细崽早已受了宋子英的贿赂，死也不肯接他的钱。陆仲文无可奈何，只得罢了，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样儿，向宋子英道：“怎么今天竟扰了你的，可不是笑话么？”宋子英连忙说道：“陆仲翁说那里的话，你们二位是请也请不到的，难得今天赏我的脸作个小东，只要你仲翁不嫌简慢，我就承了你的情了。”说着，哈哈的笑起来。陆仲文听他这般说法，倒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谢了一声，一同出去。宋子英又再三拉着他们二人到王黛玉家去打茶围。陆仲文本是个无可不可的人，就答应了。只有陆仲文请的那个客人再三不肯同去，就先告辞进城去了。

这里宋子英见他走了，乐得少一个人，免得他在旁碍眼。便同了陆仲文到王黛玉家来，又竭力的恭维了陆仲文一顿。那胁肩

谄笑的样儿，一时那里形容得出。自此一连几天，宋子英都和陆仲文玩在一起，又请陆仲文吃了几台花酒，陆仲文少不得也要回请他。那消半个月的工夫，早把陆仲文骗得死心塌地，意服心输，觉得世界之内、朋友之中只有一个宋子英是大大的好人，是知己的朋友，除了宋子英一个，再没有什么别人赶得上他们两个的交情！

宋子英看着陆仲文的这般坚信，差不多已经水到渠成。若要动起手来，是拿得住千稳万当的了。正要下手的这个当儿，奇巧不奇巧的，恰恰章秋谷同着贡春树也到苏州，陆仲文应酬秋谷，不免也耽误了两天工夫。却被王云生的党羽打听着了，便邀了宋子英一同商议，要想报上海的冤仇。大家斟酌了一回，斟酌不出个道理。他们晓得章秋谷世代簪缨，出身贵介。苏州地面自然总有相识的亲朋，要和他打起官司来，是万万打他不过的，这个念头也不用去转他。只有聚起一班光棍，邀他个狭路相逢，或是把他羞辱一场，打他一顿，也算报了个冤仇，等到他明天送官究治，一则并无证据，二则不识姓名，料想他一定无从查访。但是又有一件难处：章秋谷自幼投师习武，技勇过人，等闲十个八个人儿，近身不得。何况苏州这班流氓都是风吹得倒的烟鬼，那里禁得起章秋谷的尊拳？谁敢轻身尝试？所以王云生和宋子英想了几天，终是奈何他不得。后来还是宋子英出了一个主意，说陆仲文既是与他认得，我们何不想个法儿，把他们两个打在一起，狠狠的翻他一场？只叫姓章的大大的输掉一注银钱，我们也算报了仇了。众人听了，都说宋子英的主意不差。当下宋子英和一班同党的人细细的商议了一番，把诸事安排停妥。却故意写条子去请陆仲文吃酒，叫仲文代请几位客人。果然章秋谷被陆仲文拉着同

来，他又拿出那巴结陆仲文的工夫来巴结秋谷，果然章秋谷着了他的圈套，把他当作好人。又假说个姓邹的亲戚要买房子，托仲文、秋谷二人代他留心寻觅。章秋谷并不疑心，和贡春树说了，同进城去，看过房屋，就问价银，宋子英却故意一口允许。又说只要等姓萧的帐房一到，就好先付定银。这个道儿，凭你是个神仙化身的人也是参他不透，免不得要着了道儿。何况是一个目空一世的章秋谷，一个纨绔出身的陆仲文。为什么呢？你想大凡世上的骗局，总是骗着别人拿出钱来，那有做骗子的人倒反拿出钱来买所住房之理？况且房屋这件东西是生根的产业，和那金珠宝贝不同，不是可以骗了人家的房子，就好逃走得的。有这几层道理，所以就是章秋谷那般利害、这样机伶，一时也被他们糊涂住了，想不出他们的鬼计来。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

且说宋子英见章秋谷已经上当，把他当作个老实商人，却绝口不提“赌钱”两字。到了付定钱的时候，故意的把萧静园一挤，不知不觉的把萧静园赌输的一桩公案挤了出来，却慢慢的从萧静园设法借钱再落到汪慕苏身上，好叫章秋谷在旁看着绝不疑心。这样的调度安排，真算得是韩信奇兵、陈平妙计，果然一毫马脚也没有露出来。不料章秋谷是个绝顶的聪明人物，虽然一时瞒过了他，那里防备得许多破绽？听他们说到“赌钱”两字，不觉起了一番疑心。又为他们要翻姓汪的钱，与自己并无干涉，又不要自己出钱，倚仗着他自家胆大才高，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要看着他们如何的举动，怎样的行为，也好自己长些见识，便只当没有这件事的一般。

过了一夜，果然宋子英雇了小陈家的灯船，把章秋谷、陆仲文一同请到，只有方小松有事不来。宋子英隔夜已经和陆仲文说

得明明白白，要他帮帮萧静园的忙，赢了汪慕苏的钱，三七开拆。陆仲文本来是个爱赌的人，又听得许他进款，自然乐得答应。秋谷到得船上时，陆仲文已经来了，只有汪慕苏还没有来。宋子英又问秋谷：“可曾备些资本？等少停入局之时，大家动手，一齐重打，只要看着我的指头暗号，自然不差。汪慕苏既有这般脾气，一定要把你们打的吃到别门，输出他的火来，定要记记重打。静园前天输掉的二千银子，不怕不在他身上回来。但总要你们二位帮他的忙才好。”陆仲文听了，自然是一口答应。章秋谷却微微的笑道：“我虽然带了些儿本钱，却是旅资不够，所以带得少些。但是我兄弟向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为的是萧静翁输得多了，又是你宋子翁的意思，不得不勉强应酬，凑你们大家的兴。只是资本不多，恐怕赔不上你们的豪兴。”宋子英听了，就觉呆了一呆。陆仲文接着道：“你这个人真是多虑，本钱不够怕什么？放着我们这几个朋友，难道不和你想法不成？”章秋谷尚未开口，宋子英又道：“陆仲翁说的话儿，一些不错。我们本来单是算计那汪慕苏，要想赢他的钱，补静园的亏空。至于我们这几个人，暗中都是一起，大家可以通融。章秋翁不消多虑。况且我们这个法儿，原不用什么本钱，赢了下来大家都有些儿好处。我晓得你们二位是不在乎此的，只算得个彩头罢了。”陆仲文听了，连连称是。

章秋谷此时已经起了疑心，差不多心上已有三分明白。面上却假作不知，依旧微微冷笑道：“宋子翁的说话自然不差，但我兄弟从来不要这样的钱，这三七对分的话再也休提，我不过看着你们二位的面情，今天和你装些幌子。若一定提起分拆的一层说话来，我却立刻就要告辞，不敢领教了。”宋子英和萧静园听得

章秋谷的说话来得锋芒，晓得事体有些不妙，那面上登时就变了颜色，发起楞来。章秋谷冷眼看他们的神气，心中已猜着了五分，却又恐怕被他们看出，倒回过脸来故意寻些闲话和陆仲文随口攀谈。宋子英停了一刻，方才回过面色来，立起来便向秋谷打了一躬道：“既是如此，我也不敢勉强。但是承秋翁这般关切，义气过人，我和静园只好放在心上，随后补报的了。”萧静园在旁听着，也跟着宋子英打了一拱。章秋谷连忙还礼，不免又谦让了几句。陆仲文见了，却大不为然，口中咕噜着道：“你这个人的脾气实在希奇，放着教你赢钱，你却自家不要，天下那有这般痴子？要晓得如今世上，凭着良心天理是万万行不去的，只好把你这个良心暂时收拾起来，或者将来还有得法的日子。”秋谷听了，只是微笑，也不回言。

陆仲文正在说着，汪慕苏已经来了，坐了一乘簇新的蓝呢中轿，跟了两个年轻的俊俏跟班，轿子停在岸边，汪慕苏走出轿来。这里的船家早已搭好扶手，扶着汪慕苏慢慢的走上船头，宋子英和萧静园一齐迎到头舱，汪慕苏只朝着他们弯了一弯腰。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中舱，那架子很有些儿可厌。宋子英和萧静园跟在他的后边，进得中舱。秋谷和仲文免不得立起招呼。汪慕苏却非常客气，他们本来认得，不免又要寒暄一番。宋子英便问汪慕苏船上可要带局。汪慕苏道：“大远的路去游虎丘，不带个把信人，有何趣味！”萧静园听了，便问船家要了笔砚，写起局票来。先写了汪慕苏的如意堂陆韵仙，又写了自己的翠凤堂金宝珠。宋子英仍叫王黛玉，陆仲文和章秋谷不用说，自然是王小宝和金媛媛了。

秋谷趁他们正写局票，便把陆仲文拉了一把，立起来望船头

上走了出去。陆仲文会意，随后也跟出来，问他有什么话说。秋谷道：“今天看他们的样儿不对，恐怕事有蹊跷，你不要去上了他们的圈套，只跟着我的眼风行事，包你不差。停回儿上起场来，你看我打得多，你就打得多些。我打得少，你也不要重打。总看着我就是了。”陆仲文听了，那里肯信，况且他的心上，只把一个宋子英认作心腹之交，章秋谷那里说他得动。当下把眉头连皱几皱道：“你也太小心了，为什么要这样多疑？依我看来，宋子英的为人甚好，一定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这般疑惑，我和他出个保单何如？”章秋谷还待和他细说，禁不得宋子英叫萧静园到船头上来请秋谷内舱去坐，便把话头打断。秋谷和仲文一同进去，坐了一回，各人的局陆续到了，宋子英便叫水手开船。水手们答应一声，抽起跳板，把船拦开，点了一篙，那船便顺流而下。起先没有开船的时候，坐在舱中甚是燥热，开船之后，顿觉得清风徐起，水波不兴。秋谷等坐在舱内谈谈说说，甚觉开怀。

不多时，那船已开到山塘左近，波平如镜，碧天无云，看着两边岸上的景致，不知不觉的立时间心地清凉。只见这一边画阁凌云，那一处垂杨拂面；这面是栏杆映水，那边是红袖凭栏。说不尽的许多景物。秋谷暗想：“他们这一班俗不可耐的人，只晓得赌钱吃酒，料想他们不懂这些，落得待我赏鉴赏鉴。”正在倚着船窗留连凭眺，觉得背后一阵香风，一个人将秋谷肩背上拍了一下，秋谷急回头看时，原来就是金媛媛立在自家背后，清肤照彩，巧笑流波，含笑向他说道：“耐一干仔来浪看啥？让倪也来看看噻。”秋谷便携着金媛媛的纤腕，一同倚在船窗向外观看。恰好船已到了山塘，就在吉公祠前几株垂杨下边停泊。众人约了秋谷，并带了一班馆人，一齐步上岸来。鬓影撩人，和香扑面。到

吉公祠内吃了一碗茶，徘徊一会，方才仍旧上船。船家已在中舱摆起台面，果盘、小吃排得整整齐齐。宋子英便请众人入席，那些信人都坐在客人身后。履舄交错，钗弁纵横。那小陈家的船菜是苏州有名气的，比起上海堂子里头的菜来真是高了几倍。有分教：破机关于顷刻，杯酒戈矛；惊豪士之风神，黄衫挟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倒脱靴两番骗局 破机关一怒挥拳

且说小陈家的船菜是通省最精致的烹庖，端上菜来，十分精洁可口。众人极口称赞，秋谷倒饱餐了一顿。众人因饭后就要赌钱，都不吃酒，只略略的吃几杯酒应个景儿，便请主人赐饭。一时间饭毕，船户递上手巾，收过台面。又泡上茶来，出舱自去。这里来众人喝了几口茶，便要商量上局。先是汪慕苏头一个答应，嚷着还叫快些。宋子英便把预备的一把围棋子、一只铜盘拿了出来，放在台上，又取了一只茶杯，再问船家要了一只象牙筷子。宋子英便让汪慕苏做庄，汪慕苏道：“我向来不做上家，你不必和我客气。”宋子英听了，又让秋谷、仲文二人上去做庄，两人一齐不肯。宋子英笑道：“既然你们大家不肯出手，只好待我自做庄家便了。”说着，便坦然高坐，把棋子抓在手中，看他在袖内做了一回，就把棋子放在盘中，用茶碗向上头一盖。仲文却呆了一呆道：“这个玩意，不要亮宝的么？”宋子英道：“亮宝是骰子摇摊，要看他的宝路，才要先亮三摊。这个抓摊，却没有什宝路，凭着庄家的高兴随便做去，一些没有毛病，所以不用亮摊。”陆仲文听了，方才明白。当下大家动手，秋谷又附着耳朵悄悄的嘱咐仲文，叫他千万不要重打。这个时候，见宋子英两个指头拈了筷子，放在碗底上面。秋谷就取出一张十元钞票打在二门上。陆仲文因是第一摊，也只打了十元。萧静园只打五块钱的

一张钞票，只有汪慕苏打了五十块钱青龙，又把萧静园打的也吃到青龙上去。

看官且住，章秋谷既然心上有些疑惑，为什么还肯跟着他们一起赌钱，岂不是在下做书的人自相矛盾么？看官，要晓得章秋谷的心中虽有几分疑惑，却究竟揣摸不定他们的情形，也不过是个悬想之词罢了。况且他自恃才高胆大，一定不至吃亏。所以把自己的疑惑放在心中，面子上和他们混在一处，究竟要看看他们怎样。这是章秋谷一生好奇冒险的性情，如今不在话下。

宋子英开出宝来一数，齐齐整整的十个棋子，恰恰是个白虎，应配秋谷和仲文的六十元，吃了青龙上慕苏的五十五元，宋子英照数配出。汪慕苏除了自己输的五十元之处，还要赔还萧静园的注目，连本二十元，输得汪慕苏有些发火起来。宋子英又做了一宝，那拿筷子的时候，是用一个指头。这回汪慕苏压得大了，身边取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来，再扑一记青龙，就在银票上打了三百。又把章秋谷、陆仲文打在进门上的每人五十元一齐吃到青龙上去。开出来，准准是个进门，气得他目瞪口呆，只得向秋谷、仲文道：“我今天带的都是一千两的票子，我共该赔还你二位四百块钱，可好少停一刻再算？”章秋谷听了，并不开口。陆仲文却十分信他，连说：“不妨不妨，这几百块的事情，难道我们不相信你么？”汪慕苏道：“虽然如此，也要你们相信才好！”说着，宋子英又做了一摊，汪慕苏仍旧扑了一记青龙，原在银票上打了四百，向秋谷说道：“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多打些儿，就是赢了，也好算些。”秋谷因接连赢了两摊，胆就放大了几分。因看宋子英做的暗号仍旧是个进门，便在进门上打了二百，陆仲文跟上去也打四百，萧静园也打了五十块钱。汪慕苏看他们已经摆好，伸过

手来，把他们摆的注目一注一注的都吃到青龙上去。秋谷暗暗心中好笑，想这个人真真是个赌痴。及至开出宝来，宋子英把一只筷子分开数目，那知竟是二十粒棋子，端端正正的是个青龙。宋子英假作大惊失色，面上现出一副懊恼的神情来，陆仲文见了，也觉有些诧异。

章秋谷看了这般光景，陡的把一桩事儿提上心来。暗想方才好好的赢了两摊，怎么又忽然变局？登时把那先前的几分疑虑直变到二十四分，不觉豁然大悟，果然是他们弄的玄虚，做那倒脱靴的勾当。正在心中委决不下，却见宋子英皱着眉头，也取出一张票子，赔了汪慕苏。回头向秋谷和仲文使了一个眼色，假作解手，走出舱去。秋谷只当作没有看见一般，坐着兀然不动，只有陆仲文跟了出来。到得船头，宋子英不等陆仲文开口，先自家说道：“我真是糊糊涂涂的鬼摸了头，不知怎么少数了一个棋子，把好好的进门变作青龙，连我自己也有些不信，如今也不必说了。总是我自家不好，带累你们赔钱，只好我用心些儿再做几摊，你们重重的加倍打上几记，让他吃了过去加倍输钱。好在他是个有钱人的，输掉几千银子也不要紧。你想是么？”陆仲文听了，深以为然，正待开口，却听得汪慕苏在里头嚷起来，叫着子英道：“怎么你解个手儿，要这许多时候？可是你才输了一摊，就把你的胆子吓破了么？”宋子英听了，慌忙进去，陆仲文也随后进来。宋子英向汪慕苏道：“你说的什么话儿，可是瞧我不起么？老实说，输这几个钱还不放在心上，你通共才赢了一摊，就要这般性急，不要停回输得多了，朝我讨起饶来。”两人一面斗口，宋子英又做了一摊，却伸了三个指头。陆仲文趁着宋子英和汪慕苏说话，附着秋谷的耳朵将宋子英的话向秋谷说了一遍，又叫他这一

下务必重打些儿。秋谷微笑不答。这一回汪慕苏打得更大，除了把自己的银票收回之外，就在宋子英的银票上打了六百，再补一记青龙，又把一张赢的五百块一张的银票还了秋谷和陆仲文二人。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已是十分明白。待要发作出来，又想：“且慢，我就依着他的说话再打一记出门，看那汪慕苏怎样。”就把方才还来的银票一齐放在出门上边，陆仲文更在出门上打了一千。秋谷眼睁睁的看着汪慕苏，只见他果然又把出门上的注目一齐吃了过来，放在自家一起。

宋子英见已经打定，满心欢喜。心上想着：“凭你姓章的这般利害，不由的也着了我的道儿，等到你心上边明白过来，已经输了千把银子，总算我和王云生报了上海的冤仇。”一面想着，正要伸手揭去茶杯，就这个闪电穿针的时候，猛然章秋谷立起身来，长眉倒竖，凤目圆睁；何郎粉面，现出两朵红云；沈令丰姿，变作一团杀气。从宋子英肩上伸过一只手来，把桌上的茶杯按住，喝一声“且慢！”这一声不打紧，在别人听见，原也不算什么。无奈宋子英等三个都是贼人胆虚，听他一声呼喝，看了他满面怒容，就好像青天起个霹雳一般，彼此相看，一个个大惊失色。宋子英只得勉强问道：“章秋翁这是为何？”陆仲文也觉不解，向秋谷道：“为什么这个样儿？可不是疯了么？”章秋谷冷笑一声，且不说破，只对着他们高声说道：“我晓得这摊棋子一定是个青龙，待我揭了茶杯，大家观看，若是我说得错了，你们台上的注目，我情愿一概通赔！”

宋子英听了，知道章秋谷已经识破机关，真是疾雷不及掩耳，只急得目定口呆，汗流体战，待要和他硬挺几句，又晓得章秋谷武艺精通，不是好惹的人物。况且王云生吃过他的亏苦，被

他轻轻的随手一掌，就跌了一个鹞子翻身。俗话说“光棍不吃眼前亏”，若要和他硬挺，挺发他的火性，动起手来，那一个是他的对手？可不是白白的吃了他一顿拳头，却上那里去喊冤枉？所以宋子英和萧静园面面相觑，不敢开口，只勉强挤出几句道：“章秋翁为甚这般生气？我们彼此客客气气的，从不敢得罪秋翁，有什么开罪的地方，还请秋翁明讲。”说着，又央告陆仲文，叫他劝解。陆仲文糊里糊涂的摸不着头脑，果然上去劝他道：“我们都是要好弟兄，何必这般的动火？他们人没有得罪着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样儿？快些放了手，有话好说。”陆仲文的话还未说完，早被章秋谷迎面狠狠的呸了一口，大声说道：“你这个糊涂虫，自家上了别人的当，一些儿不懂，还来替他们劝和！我也没有多大的工夫和你细说，只把这一摊亮给你们看看，倒底可是青龙，就晓得我的说话不差了。”说罢，正要翻转茶杯叫他细看，宋子英等此刻真是万分着急，无计可施。汪慕苏只得硬挺几句道：“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玩耍，本来只算是个书房局，算不得什么赌钱。就是有些输赢也是常事，章秋翁也犯不着做出这个样儿。”秋谷听了，更加大怒，厉声喝道：“好个无耻的棍徒，还敢多嘴！今天不打你，你也不认得我姓章的是何等样人！”说着就把左手向他肋下一叉，早把个汪慕苏叉得踉踉跄跄直跌出去，幸亏有船窗挡着，不然，几乎跌入河中。章秋谷把汪慕苏叉了一跤，不由分说就把茶杯一翻了转来，也用一根筷子细细的拨着，叫陆仲文在旁细看，数来数去，只有十六个棋子，不是青龙，是个什么！陆仲文直到此际方才明白过来。章秋谷早把注目收回，哈哈大笑道：“你可明白了么？”陆仲文连连点首。当下宋子英见事情败露，急得满面通红，心头乱跳，口中却还在那里支支吾吾的，不知说

些什么，秋谷也不去理他。汪慕苏吃了一跤筋斗，自家扒了起来，口内却还不服道：“反了反了！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样的穷凶极恶？难道如今世上没有王法的么？”

秋谷冷笑一声，正要回答，忽回头见金媛媛立在自己身边，吓得花容惨淡、泪眼惶惶，那几个叫来的局都摸不着头脑，一个个急得愁蛾双锁、珠泪欲流。汪慕苏叫的陆韵仙，见汪慕苏跌了一跤，恐怕连累到自家身上，更吓得面无人色，几乎要哭出来。秋谷见了这般光景，忍不住有些可怜他们的意思，便向金媛媛说道：“这事与你们无干，不必这般害怕，你同着他们到房舱去坐一回儿，免得在此碍手碍脚。”金媛媛恨不得这一声，连忙同着王小宝等一齐躲入后舱。

这里秋谷向汪慕苏道：“你们这一班赌棍，平时做着那翻天印、倒脱靴的勾当。也不知被你们害了多少好人，今天在我面前，还要装着糊涂，自家掩饰！你们未曾举意，也该打听打听我章秋谷可是受骗的人？上海的那一班赌棍，何等的神通，尚且不敢在我跟前弄什么手脚，不要说你们这起无用的东西！”这几句话儿，把他们骂得十分惭愧。只有汪慕苏勉强回道：“就算我们是个赌棍，可有什么凭据被你拿住？这样无凭无据的事情，都好随口乱说的么？”秋谷又冷笑道：“你说你的赌棍没有凭据么？哼哼！我若要认真追究起来，只怕你们翻戏的罪名还在其次，那私刻钱庄图记、私造庄票的罪名，你们那里担承得起！我劝你不如听了我的说话，当场认错，赔个礼儿。好在我们没有输钱，那有功夫来同你们作对，岂不还是你的便宜？若要一口咬定不肯服输，那就莫怪了。”说着，手中拿出一张银票朝他们扬了一扬道：“真赃现在，你们还能抵赖得过去么？”原来方才秋谷收回注目之时，一并

把汪慕苏打的一张银票取在手中，明晓得他们的银票都是假的，只有汪慕苏刚刚赔还秋谷、仲文的一张五百块钱的银票却是真的，不过把来摆个样儿。正是：人情变幻，蜃楼海市之奇；世界沧桑，石火电光之影。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 第六十二回 讨局帐当场出丑 托微波名士多情

且说章秋谷拿着一张银票向他们扬了一扬，宋子英看了，更加着急。又听得秋谷朗然说道：“论起理来，你们做了圈套到处害人，本该把你们送官究治。但是你们都是穷苦出身，总算出于无奈，我也不来和你们做这个冤家。不过我替你们想起来，你们年纪正轻，人品也还漂亮，不是那巴结不出的人，那一样事儿不好去做，却要做这样倒脱靴、翻天印的事情？将来总有一天被人看破，送到当官，从此犯了案情，没有出头之日。何苦把父母的遗体这般糟塌？难道你们除了这行生意，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么？”秋谷说到此际，声音倒反和平了些。宋子英等听了秋谷这几句心平气和的说话，不由得也有些良心发现起来。又听得章秋谷好好的向他们说道：“现在我也不来难为你们，只要你们把自己的来踪去迹以及受了何人的指使，一一说得分明，从此洗心革面，大家痛改前非，切不可再做这行生意。我便把你们当场释放，免了你们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若再是这般不肯认差，那时莫怪我送官究治。到了公堂之上，凭你人心似铁，当不起官法如炉。到了那个时候，依然还要供招，可有什么趣味？”宋子英听了，晓得秋谷的话虽然霸道些儿，却是实在不错，待要直说出来，又实在觉得面上惭愧。回过头来看萧、汪二人时，也是面上一红一白的。那个样子甚是为难。宋子英明知今天这个局面是抵赖不来的

了，左思右想，跑是跑不了，打又打他不过，只得要从实供招。红着脸，支吾半晌说出一句话来道：“这件事儿与我们这在座的三人全然无涉。”说到这里，又半吞半吐，不肯直说出来。偏偏的这个当儿，宋子英的舌头也不听他的呼唤起来，期期艾艾的说了一句，倒缩住了半句。

章秋谷不懂得他的说话，焦燥起来，便向陆仲文说道：“他们既是不肯说明，我们也说不得了。我在这边船上守着他们，你赶紧上岸，到阊门去拜总巡，叫他派几个人来，把他们带去看押，再移县问他们的案情。好在这个事情是一面的官司，就是无人送办，也是他们巡察的责成，一定没有不准的。”陆仲文起初不知底细，真把宋子英当作好人，此刻被秋谷当场说破机关，他心上方才明白，由不得就恨起这班人来。听了秋谷的说话，答应一声，当真便要上去。宋子英急了，心想也顾不得许多，只好直说出来，作个脱身之计罢了。便一一向着秋谷、仲文从头细说如何想了主意，本来只想去哄骗仲文；如何章秋谷到了苏州，被王云生的手下看见，他为了上海的事情结了仇恨，要想个法子报仇；如何自己串同了萧、汪二人，要想把秋谷和仲文一齐打下水去。从头至尾，一字不遗细细的说了一遍。章秋谷恍然悟道：“原来又是王云生这个奴才！”陆仲文不晓得这件事情，急问：“王云生是谁，和你有何嫌隙？”章秋谷约略把夏间的事情说了几句，陆仲文方才明白。却咬牙恨道：“原来他们是来算计我的，我还把他们当着好人，不亏你提醒了我，几乎上了他们的大当。”秋谷道：“如今也不必说了，他们既然认罪服输，我们又没有输什么钱，让他们走了罢！”

宋子英等三人听了，好像逢了郊天大赦一般，免不得谢了秋

谷一声，穿好了衣裳就要上岸。秋谷又叫住他们道：“你把方才赢我们的钞票仍旧彼此掉还，我也把银票还你。”说着，便把一真一假两张银票取了出来，给还了他们，仍把自己钞票收回。正在掉换，忽见房舱内走出三个馆人，原来就是宋子英等叫来的局：王黛玉、陆韵仙和金宝珠。他们一班馆人坐在舱后，把前舱的说话听得明明白白，晓得宋子英等三人是个倒脱靴的赌棍，王黛玉等就吃了一惊，想着自家的局帐恐怕有些不妥。又听得秋谷要释放他们上岸，更加着急，一齐拥了出来，每人拉住一个不放。只听得王黛玉先开口道：“宋大少，倪一径当耐是好客人，局帐洋钱，拨耐欠仔几化。故歇勿壳张耐是实梗样式，唔笃赌铜钱，勿赌铜钱，生来勿关倪事，倪也勿好来管唔笃格事体，不过倪搭格局帐洋钱，阿好请耐开消脱仔，省得倪叫人到栈房里来哉。”陆韵仙和金宝珠也是一般说法。宋子英满面通红，勉强说道：“现在又不是年，又不是节，收什么局帐？况且我又不是不来，停回到你院中再说。”王黛玉冷笑道：“宋大少，勿是倪来里说望门闲话，倪堂子里向名气要紧，耐宋大少阿好去照应仔别人罢，倪格局帐洋钱未，请耐开销脱仔，勿要晏歇点，弄得大家难为情。”宋子英被他逼住了，开不出口来，待要发作，又怕章秋谷要帮着他们；待要赌气照数给他，又舍不得这许多的钱。正在迟疑不决，果然秋谷开口问王黛玉道：“他一共欠你多少局帐？”王黛玉急应道：“说起来是也无啥稀奇，一塌刮仔勿到一百洋钱格事体。”秋谷听了道：“这也不多。”又问金宝珠和陆韵仙时，每处不到五十块钱，合起来也只有二百块钱上下。秋谷便向宋子英道：“一共二百块钱不到，你们料想也还拿得出来，他们堂子里头吃亏不起，你拿一百六十块钱出来，待我和你们分派。”宋子英听了，虽

然心痛，却是不敢不依，只得凑了一卷钞票出来交与秋谷。秋谷接过，点了一点，分作三注，向王黛玉道：“你们局帐拿了八十块钱，他们两个合分八十，所差已是不多，也不必计较了。”王黛玉接了钞票，甚是感激，一同谢了又谢。方才放了宋子英等三人，回身坐下。宋子英满面羞惭，满心懊恨，同着萧静园、汪慕苏两个抱头鼠窜的上岸去了。

这里船上的章秋谷同陆仲文叫船户把船回到阊门，分头登岸。章秋谷倒贴了一天的船钱，又在苏州等了两天，贡春树已经来了。秋谷因他来得迟了，不免埋怨他一番。立刻收拾行李，发上上海轮船。章秋谷又到金媛媛处把局帐开销清楚，辞别了陆仲文和方小松。金媛媛却一直送到船上，嘱咐了无数的话儿，无非是要叫他就来的意思。直至将要开船，小火轮的气筒呜呜的连放了几遍，方才上去。正是：未免有情，芳草天涯之路；谁能遣此，销魂南浦之歌。

只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上了轮船，在船上没有什么消遣，把宋子英这件倒脱靴的公案细细的讲给贡春树听。春树称快，又道：“我正在疑惑，怎么不见宋子英，因为你匆匆促促的上船，没有工夫问你。原来我走了不多几日，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那王云生吃了你两场亏苦，冤家结得更深了一层，以后倒要防备他些才是。”秋谷道：“这样酒囊饭桶的奴才，难道我章秋谷怕了他么？”春树道：“不是这般说法，蜂蜜有毒，那里防得尽许多？总是小心些的为妙。”秋谷方点头称是。

过了一夜，不到七点钟，轮船已到码头。秋谷起身上岸，便拉了贡春树同住吉升栈，春树自然应允。秋谷到得栈房，当差的接着，开了房间，秋谷进房坐下。恰好对面有个客人走了，空了

一间禄字官房。秋谷便叫茶房把春树的行李搬到对房安放。坐不多一会，当差的送上一搭名片来，还有几封别处寄来的信。秋谷一一看过，当差的又送上几张信人名片，秋谷看时，见也有陈文仙的，也有张书玉、陆晚香的，惟有林黛玉的名片最多，竟有七八张光景。秋谷诧异起来，问当差的：“怎么林黛玉的名片有这许多？”当差的回道：“这林黛玉自己来过两次，又天天叫人到栈内来打听少爷几时回来，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少爷商议，再三再四的吩咐家人：少爷一到上海，立刻要请少爷过去。也不晓得有什么事情？”秋谷听了，甚是疑惑，暗想：“黛玉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议？少停且去看他一趟就晓得了。”章秋谷离了上海已有十几天，少不得出去要拜拜客人，会会朋友，料理些未了的事情。又到辛修甫、王小屏等各处去了一转，倒整整的忙了一天。

辛修甫见秋谷回来，心中大喜，急急的问他办的事情怎样，秋谷也不隐瞒，细细的向修甫说了一遍。修甫不胜叹服，当夜修甫请他一品香晚膳，又请了小屏、春树作陪，宾主只有四人。小屏问修甫可要叫局，修甫笑道：“今天他们两位初到上海，自然要把他们的相好叫来，一则好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情景；二则他们一日三秋，也好叙叙这十来天的阔别。”这几句说得三人都笑了，当下修甫写了局票，叫侍者发了出去。不消说各人是叫的老相好了。发了局票，各人又点了一张菜单，交与侍者，随意闲谈。秋谷正把苏州的事在那里告诉王小屏，不想第一道菜还没有上来，叫的局陈文仙已经来了，扶在娘姨肩上款步进来，先向修甫等打了一个招呼，慢慢的回身坐下，方才似嗔似喜、含怨含颦的叫了一声“二少”，随接下去说道：“耐倒好格，阿记得动身格辰光，搭倪说一礼拜就转来，故歇耐算算看去仔几日？只怕三格礼拜要

来快哉。倪末倒牵记煞耐。”秋谷听了，且不回答，抬起头来细细的打量他，见他穿一身白纱衫裤，头上只带着一排茉莉花茶，趁着那杨柳纤腰、梨花白面，越显得柔情似水，媚态如春，那头上的花香夹着些脂香粉气，一阵阵的透入鼻观中间。秋谷看得十分畅满。看了一回，方向陈文仙道：“我到苏州去，原为一件要紧事情，前几天事情没有办好，所以不得回来。并不是有心耽搁。”陈文仙不肯相信，把嘴一披道：“倪勿相信，耐有啥格要紧事体，倒说拨倪听听看？”秋谷因刚才和王小屏说话还未讲完，被陈文仙进来打断，王小屏又急于要听，秋谷便从头至尾把搭救程小姐的事情、看破宋子英的骗局又一一的说了一遍。王小屏也甚是佩服，不免称颂了一番。陈文仙却听得呆呆的，想了一会，好似想什么心事一般，回身把秋谷一推道：“耐格人末……”说了这一句，顿然闭了口说不下去，面上早红起来。秋谷听他说了半句便不说了，摸不着他是说的什么话儿，连忙问道：“我便怎么样？为什么不下去？”陈文仙飞了秋谷一眼，默然不语，那两边颊上红得就如雨后桃花，娇妍可爱。秋谷见了，愈加疑惑，再三追问，文仙只是说不出来。修甫等看着陈文仙的神情，不觉哈哈大笑。陈文仙被他们笑得愈加不好意思，只得又向章秋谷说道：“耐替别人家赶事体，倒起劲煞。”说了又顿住不言，索性低下头去，红上春风之面，笑晕梨涡；羞融却月之眉，春添媚妩。秋谷到此，方觉心中明白。就是辛修甫等也猜着了几分。正待要大家追问，只见金小宝笑盈盈的走了进来，先叫了秋谷一声，不等坐下，就向贡春树笑道：“阿唷，我道仔耐勿来格哉，今朝啥格好风吹仔耐转来？耐倒直头有良心格。”春树笑道：“我本来早想回来，无奈有些事体不得脱身。”金小宝不待说完，便问：“耐

勒浪苏州有啥格事体？”春树笑而不答，小宝再三追问，王小屏听得不耐烦，正待说时，贡春树急使个眼风，王小屏便顿口不说。金小宝咕嘈道：“倪勿来，耐阿搭倪说？”春树笑着附在小宝肩上悄悄的说了几句，金小宝方才罢了。章秋谷也和陈文仙咬着耳朵讲了半天，不知说些什么。辛修甫在旁看着，只是微笑，向王小屏道：“你看他们的形状，要好非常，我们虽在花丛阅历多年，那里赶得上他的资格？”正是：前度刘郎，重访天台之路；巫山神女，空为朝暮之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会审官左袒黑心妇 金月兰不认薄情郎

且说章秋谷在一品香出来之后，少不得到陈文仙院内住了一宵。直睡到次日午间，方才起身回栈。当差的上来回道：“昨天少爷出去之后，林黛玉那边又有娘姨过来打听，晓得少爷回来，说一定要请少爷过去。”秋谷听了，并不言语，只点一点头，当差的便退了下去。

秋谷略坐一回，便到惠秀里来。刚刚走进衙堂，早见一个娘姨从衙内劈面走来，见了秋谷，连忙一把拉住，叫一声：“二少，为啥昨日勿来？倪大小姐牵记得来。”秋谷看时，原来就是林黛玉用的娘姨。便跟着他举步进门，匆匆的走上楼去。那娘姨先就嚷道：“大小姐，二少来哉。”秋谷刚刚走上楼梯，早见林黛玉一身素服、满面春情、袅袅婷婷的从房内掀着门帘走了出来，一把挽着章秋谷的手，同进房中坐下。黛玉就坐在秋谷身旁，笑盈盈的说道：“长远勿见哉，身体阿好？倪一径来浪牵记耐呀。”秋谷也含笑应酬了几句。黛玉又笑道：“耐是昨日仔转来格，转来仔，为啥勿来？阿是先要去看看佢笃老相好？倪搭是想勿着来格哉。”说着，秋波斜睨，启齿嫣然。秋谷见了黛玉这般态度、如此风情，任是阅历再深些儿的人，也由不得心飞神荡。暗想：林黛玉的一身功架着实不差，陈文仙的面貌虽然比他好些，那外面的应酬那里赶他得上？便不由也携着黛玉的手，低声笑道：“你难道不是

我的老相好么？我除了你还有什么相好？”黛玉回眸一笑，答道：“阿唷，二少爷勿要客气，倪陆里有格号福气，只要耐二少长到倪搭坐坐，赏赏倪格光好哉，只怕倪搭小地方，请耐格二少爷勿着碗。”秋谷倚在榻上，温存调笑了一回，方问林黛玉：“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议？”黛玉道：“耐阿晓得大金月兰吃仔官司，拨包打听捉得去哉？新衙门问仔一堂，故歇移到县里，耐舍还勸晓得介？”秋谷听了，失惊道：“我昨日刚在苏州回来，那里就会晓得？月兰的性情本来不好，几次三番在人家逃走出来，我早料到他一定要吃了官司才罢。现在果不其然闹了乱子出来，我也没有工夫管他的这般闲事，你也不必管他。”黛玉听了，把秋谷手臂上拧了一把道：“耐格人生得实梗狠心，倒直头看耐勿出。月兰格脾气勿好，待耐总算勿差，千日格坏处末，也有一日格好处。耐总算看倪面浪，搭俚想想法子，也是唔笃两家头相好仔一场。”秋谷起先还不肯答应，禁不得林黛玉向来和金月兰甚是要好，再三央告秋谷和他想个法子，又道：“月兰带信出来，叫倪托耐，阿好搭俚想想法子？俚说：‘上海地方无拨啥格熟客，只有章二少是格好人，总要托俚说句好话。’谢谢耐搭，耐总算看俚苦恼，去保仔俚出来罢。”秋谷听到这几句说话，不觉恻然，想起苏州初次相逢，自成心许，何等缠绵，春融蝴蝶之魂，帐暖鸳鸯之梦。不想到了上海，不满半年，金月兰又闹了这个乱子。想着黛玉的话倒也不差，心上便有几分活动，又被林黛玉撒娇撒痴的一定要他答应，秋谷乐得顺水推船的做一个现成人情，便答应了黛玉。却又说道：“我虽然答应了你，却还没有晓得月兰犯了什么案情，怎么好替他说话？”黛玉就把金月兰的事情向秋谷说了一番，秋谷方才晓得。便去寻着了辛修甫，托他出一封信到县里去和金月

兰说情。如今且把章秋谷一边暂时按下，先把金月兰的情节细说一番。

只说大金月兰自从在潘吉卿家卷了许多金珠首饰逃走出来之后，到了上海，本来要到旧时姊妹的院中暂时借住，无奈他的那一班姊妹都晓得他本是黄中堂家的逃妾，现在又是从苏州逃走回来。你想这些堂子里的信人个个怕事，那里担得起这般风火？所以一个个都支吾推托，不肯留他。月兰无奈，只得在四马路上一个栈房内暂时住下。不想潘吉卿因金月兰卷了金珠逃走，直把他气得一个发昏。潘吉卿向来吊膀子的工夫甚好，所以有些女人，都肯倒贴银钱。潘吉卿历年积聚下来的私财，多是一班妇女倒贴他的，这一下子被金月兰卷了一个精光，丝毫不剩。潘吉卿一生精力，仅仅乎博得这点金珠，如今被他卷得精空，潘吉卿如何不气？气到极处，发起恨来，连夜到轮船局单雇了一只小火轮，立时生火开船，赶上前去。罚咒一定要寻到月兰，和他算帐。那知小火轮虽然单放，却开船的时候已是十二点钟，依旧赶他不上。潘吉卿到了上海，落了一家后马路的栈房。便托了许多朋友，四处打听金月兰的消息。又叫了包探来，交给他一张月兰的照片并一张失物的清单，叫他用心查访，寻到了从重酬谢。

那包探接了照片和失单，自然明查暗访，格外当心。不到一礼拜，居然被他访缉出来，晓得金月兰住在鼎升栈内，立刻照会了潘吉卿，禀了捕头，带了几个探捕，径到四马路鼎升栈搜捉。金月兰刚刚起来梳洗，正在簪花顾影、对镜梳头的时候，那里想得到有人捉他？几个包探、巡捕一拥而入，自然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连金月兰的行李、衣箱一齐都带到捕房里面，月兰免不得在巡捕房内关了一夜。明天九点钟解到公堂，会审官问了几

句，便传了原告上来当堂对质。金月兰听得潘吉卿告他卷物私逃，并说他是自家的逃妾。金月兰虽然有些胆寒，到此也顾不得了，只得按定心神细细的想了一会，方才供道：“俚耐格闲话，才是瞎说！大老爷勿要听。俚倪一径来浪天津做格生意，今天二月里向刚刚转到苏州，拨俚耐碰着仔一转，倒说看中仔倪哉，要包倪一节生意，叫倪同俚转去，勿壳张倪到仔俚耐屋里向，住仔一节，洋钱末无拨，倒说勿肯放倪出来。倪也叫无说法，只好等俚出门格辰光，自家走仔出来。故歇俚耐顶倒说倪是俚格小老姆，还说倪拐仔俚格物事逃走。大老爷问俚，阿有逃走格凭据？阿有讨倪格婚书？格号冤枉，要求大老爷搭倪伸冤。”会审官听了金月兰的口供，觉得甚是有理，便又问了潘吉卿一回，果然没有婚书，也没有卷逃的凭据。会审官便有不直潘吉卿之意。无奈潘吉卿一口咬定金月兰卷逃是实，会审官道：“你既然没有婚书，这金月兰便算不得你的妻妾，怎么好说他卷物私逃？”

原来这位会审大老爷也是个风流人物，他见金月兰语言伶俐，丰态温存，不由的就存了一个开脱他的意思。所以语言之内，有些偏护着他，潘吉卿见会审官不肯认真追究，便着了急，又上去回道：“不瞒老公祖说，他临走的时候，委实卷了几千银子的东西。如今只求老公祖把他的赃物追了出来，别的事儿也就不必提起了。”当下会审官听了，只得正颜厉色的把金月兰叫到公案旁边认真追问，怎奈金月兰死也不肯认帐，只说实在没有卷他的什么东西。会审官问了一回，又把金月兰的衣箱行李吊上公堂，一件一件的打开，当堂查看，却都是些半旧不新的衣服，还有些香水、手巾、肥皂等妇女应用的东西，并没有潘吉卿失单上的物件。原来金月兰到得上海，把苏州卷出来的金珠通通寄放在别人

家内，预备潘吉卿万一访着了风声，只要没有真赃，便好和他白赖。你想金月兰的心想可利害不利害？

只说当时会审官见并无赃证，便冷笑了两声，直把一个潘吉卿急得满心火发，七孔烟生。但是自家身在公堂，又不敢当真怎样，只得忍住了怒气，再三求那会审官，要他追究赃物。会审官听得不耐烦道：“这样没头没脑的事情，又没有证人，叫本府怎生追究？况且会审公堂的案件，一天最少也有十余宗，都像你这样歪缠，本分府那有工夫和你管这般闲事？”说着，不由分说，叫了廨差过来，吩咐把金月兰取保释放。潘吉卿听了，更加着急，此时顾不得利害，高声嚷道：“老公祖不要这样糊涂，这金月兰放是万万放不得的。他就是黄大军机府中的逃妾，苏杭上海都存过案的，老公祖难道忘了么？”会审官听说金月兰就是黄中堂府中的逃妾，倒不觉吃了一惊，又听潘吉卿说他糊涂，登时大怒，把公案一拍道：“你既然晓得他是黄相国府中的逃妾，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家中，难道你不知法律的么？”那潘吉卿方才原是气愤头上，一个不防备脱口说了出来，被会审官一句话儿提醒，心中懊悔起来。暗想：“我怎的这样糊涂？一时说了出来，我自己收留人家的逃妾，先有一个处分。这不是自寻苦吃么？”又听得会审官向金月兰说道：“你既是黄府中的逃妾，我也不来问你，只把你们移到上海县去，听他发落就是了。”便叫廨差把金月兰押下堂去。又叫潘吉卿回寓候传。这且不表。

只说金月兰到了上海县中，暂时押在官媒家里，甚是心焦。只得带信出来叫林黛玉转请章秋谷替他设法，不料章秋谷又到苏州去了。好容易等得秋谷回来，被林黛玉缠绕不过，只得去和辛修甫商量，托他发信到县和金月兰说情。辛修甫本来和这位县大

老爷的交情甚好，果然写了信去不到十天，金月兰已经放了出来。你道金月兰的这场风波为何消化得这般容易？原来金月兰在杭州逃走出来，这位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想着月兰虽然可恶，却又碍了自家相府的名声，不便追拿到案。只在上海、苏州两处存了一个悬案，不准他到处为娼，原没有办他的意思。上海县接了新衙门的公事，只把他暂时收押，也没有问过一堂。凑巧辛修甫写信到县和他说情，上海县也乐得做个现成人情，立刻叫他取保。

金月兰出来之后，免不得到林黛玉家来见章秋谷。秋谷见他脂粉不施，花容瘦损，觉得他也甚可怜。金月兰见了秋谷，却是十分惭愧，满面通红，几乎要滚出来珠泪来，勉强忍住了，默默无言。秋谷明知他的意思，只好反安慰了他几句，从前的话一字不提。又恳恳切切的劝了他一番，金月兰也甚是感激。在黛玉处住了两天，想上海立脚不住，又不愿再入风尘，只得摒挡行李，仍到天津去了。

到得天津，搭了宝华班的班子。生意甚好，居然车马盈门。这是后话，不必提起。只先苦了黄伯润，后苦了一个潘吉卿。黄伯润花了八千银子把他娶到家中，真个是心坎温存，眼皮供养，徐娘婉媚，正当碧玉之年。夫婿温柔，况有潘郎之貌。这也算得是一双两好、地久天长的了。谁知这金月兰得福嫌轻，自寻烦恼，不晓得他为了什么事儿，偏要想着方法一溜烟逃走出来。可怜这位黄公子的爱情那里一时就割舍得下？气到一个半死，醋得一个发昏。人财两空也还罢了，还落了一腔闷气发泄不来。遇着了那月夕花朝，免不了就要长吁短叹。这还不必说他，最苦是潘吉卿，他平日间千刁万恶，无所不为，专靠着倌人倒贴的银钱供给他日

用起居的挥霍。他晓得金月早是在中堂府内逃走出来，一定有些积蓄，便把生平吊膀子的手段施展出来，要想金月兰的倒贴，不想他运气不好，失了眼睛，非但倒贴不曾想着，反把自己的十余年积蓄贴在里头，被他卷得精光，还不说一个“谢”字。正是：当年渔父，难寻洞口之春；旧日萧郎，肠断天涯之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章秋谷有心试名妓 王太史临老入花丛

且说潘吉卿妄想痴心，要想月兰倒贴，不料非但不能如愿，反被金月兰卷了几千银子的金珠首饰逃走出来，潘吉卿历年以来的积蓄都被他一卷而空。自家想想，花了无数的精神，拚着自家的性命，去巴结那班妇女方才得来的这点东西，一齐卷得干干净净、尺寸不留。看官，你道这潘吉卿如何不急？看着金月兰这般样子，你想这班倖人何等狠心！那般辣手！那里还有什么天良！所以堂子里的倖人，万万娶他不得。这些说话，都是在下阅历有得之言，并不是信口开河，有心捏造。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

只说章秋谷自从到了上海，便有辛修甫等一班好友，一个个轮流接风。不知不觉的过了几天，看看节近中秋，金风送爽。秋谷这一节的局帐，止有王佩兰和陈文仙两处多些，其余都不过七八个局，或是一两台酒，为数不多。王佩兰家自从为了金水烟筒跳槽之后，一直没有去过，算来也是有限。只有陈文仙院中有二十几台酒钱、八九十个局钱。秋谷约略算了一算，自家在常熟出来带了几千银子，没有用掉多少，算起来尽够开销，局帐倒不过四百块钱的光景。倒是杨庆和银楼帐目有七百多些，就是拿了一支金水烟筒，也没有什么别的，秋谷一注一注的算了一回，大约连戏园、大菜馆、马车行这几处的零碎帐目并在一起，差不多也要一千五百块钱。便开了皮包，取出一张一千二百两银子的汇

票，到后马路钱庄上去兑了许多钞票回来。先到杨庆和处把帐算清，便回到北贵里来。

这几天将近中秋，大家收帐，堂子里头的生意很是清淡。陈文仙恰好在家。秋谷进去坐了一回，忽然心上转了一个念头，暗想：“上海的倌人只爱银钱，只要有了银钱，没有办不到的事体。就是倌人见了客人，装出多少的假情假义、十分要好的样儿，这也是银钱买出来的，并不是倌人当真爱着这个客人。如今文仙的待我总算不差，但是他究竟心上如何，我却无从晓得，何不趁着开销局帐的时候，想个法儿试他一试？只说我盘缠用尽，家里的钱还没有寄出来，你们这些局帐只好一齐等到节后开销，现在却无从想法。看他听了我的说话，神色如何，那待我的心是真是假就看出来了。”想定主意，就向陈文仙招手，叫他过来，自家脸上故意装出一副气闷的样子。陈文仙见秋谷招手叫他，慢慢的走过来坐在秋谷肩下，问道：“啥格事体说哩？”秋谷假作皱着双眉，摇头不语。文仙连问了几声，见秋谷依然不答，发起急来道：“耐今朝啥格道理？跑得来阴阳怪气，一副勿高兴格面孔，问耐闲话末，一声勿响。阿是倪得罪仔耐哉？”秋谷听了，方才抬起头来，把文仙的纤手握在手中，叹了一口气道：“你也没有什么得罪我的地方，这会儿我有我自家的心事。”文仙听了章秋谷的说话，抬起秋波，向他注视，果然见章秋谷双眉深锁，一副不高兴的神情。陈文仙不知为了何事，反着实吃了一惊，连忙问他为甚事情。秋谷却默然不语，呕得陈文仙急了，赌气立起身来。秋谷方又叹口气道：“我的事情，和你说也没用。”便又顿住了不说下去。急得陈文仙媚眼微睨，金莲双顿的埋怨他道：“有啥格事体豪燥点说哩，耐看格副架形，阿要讨气。”秋谷见陈文仙当真急

了，暗暗好笑，方才附着他的耳朵，悄悄的告诉地道：“我到了上海已经一节多些，家里带出来的钱差不多将要完了。前天我寄了一封家信回去带钱，还没有接到回信，恐怕节前是来不及的了。不瞒你说，我节边的开销帐目共要一千多些，勉强借贷了些，却还只有一半，还有堂子里头的局帐，也要差不多五百块钱，实在想不出个法儿，这个秋节如何过得下去？你想，现在已经逼近中秋，正是大家收帐的时候。那里一时想得到什么法儿？况且堂子里头的局帐，节边都要开销，更是有关场面，叫我心上怎生不急？”陈文仙听了，方才明白，倒觉放下了心。“嗤”的一笑道：“倪当仔耐啥格事体，实梗格发极一塌刮仔少仔几百洋钱，也用勿着实梗样式呢，倪搭格局帐是倒无啥稀奇，耐有未开销仔点，无拨未也勿要紧。”

秋谷听了，心中暗暗欢喜，索性逼紧一步道：“你还没有晓得我的意思，你这里的局帐虽不要紧，但是这一班房间的娘姨、大姐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势利心肠，我若是到了节边局帐都付不出来，以后还有什么脸儿再到你院中行走？”说着脸上做出那懊恼万分的样子，又向文仙道：“我今天来了一趟，明天还要出去寻人设法。若是这几天之内借到了钱，还了你们的局帐，我自然在你院中照旧往来；若是借不到钱，那就要直等家里的钱寄了出来，方能再到你院中走动。所以我今天特地到你这里，暗中和你说明，节前若是不来，你不必叫娘姨寻我。”说罢又做出一副无奈的神情对着陈文仙，大有黯然销魂之意。陈文仙被秋谷这一番做作，不觉也把他的心事提了上来。蛾眉蹙黛，凤目含波，看着秋谷的样儿，也觉有些凄楚。便一把搀着秋谷的手，梨涡低熨，檀口斜偎，似笑不笑的对他说道：“耐慢慢交看哩，勿要实梗性

急，就是局帐勿开销末，也无啥希奇碗。”秋谷又附耳向他说道：“不是这般说法，这班带房间的相帮、掮带挡的娘姨、大姐都不是什么好人，将来他们传说出去，还要说你做了恩客，所以连局帐都没有开销。你们做信人的名气要紧，那里禁得起这样的一个大名声？你想我这句话可是不是？”陈文仙听了，觉得章秋谷的话果然不差，便也觉得为难起来。想了一会，忽然想着了一个主意，便咬着秋谷的耳朵说了一回。秋谷连连摇头道：“这个办法不妥，况且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文仙听了，皱着双眉，又向秋谷耳边说了一会，秋谷还不肯答应。文仙不由分说，支开了房里的娘姨，取出首饰盒来，检了两件不知什么东西，忙忙的仍把首饰盒儿收好，跑过来就塞在章秋谷衣袖管内。秋谷看时，见是一只金刚钻戒指、一副蒜苗梗式的金镯头。暗想：陈文仙的为人果然不错，真是上海的平康队里数一数二的好人。

此时章秋谷的心上十分畅满，一时间心花大放，色舞眉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笑得个陈文仙摸头不着，疑诧异异常。房外间的娘姨人等听得秋谷放声大笑，不晓得他为了的什么，一齐赶了进来。见文仙呆呆的立在秋谷旁边，也不开口。宝珠姐便问秋谷道：“二少为啥实梗高兴？阿好说拨倪大家听听。”秋谷听了，把一只戒指、一副金镯在袖中掏了出来放在桌上，陈文仙看了着急起来，连连的咳嗽几声，似乎叫他不要说出来的意思。秋谷虽然听见，那里管他，对着宝珠姐等把方才的说话讲了一遍，只把骂他的话掩过不提。又说自己要试试文仙的心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掉了一个枪花，撒了一番大谎。“幸而你们先生果然是个好人，居然没有上当。要是换了一个势利些的信人，说话中间得罪了我一句两句，哈哈，我姓章的今天就要对你们不起了。”

宝珠姐等听了，倒大家呆了一回。宝珠姐方才开口笑道：“阿唷，看耐二少爷勿出，倒直头来得利害，区得倪先生耐待二少是轧轧实实格一片真心，勿然是今朝推扳一点，露仔马脚出来哉。”

陈文仙到此，方才恍然大悟。暗想：“这个人的心思实在很刻毒，今天险些儿被他试了出来。”不觉的桃花敛恨，柳叶含颦，佯嗔薄怒的对秋谷瞪了个白眼道：“耐倒好格，倪啥格地方得罪仔耐，洛里一样事体倪待耐勿是真心，耐倒说拨倪听听看。耐自从到仔倪搭，直到故歇，说勿长久末，也五六节哉，阿有啥两三年格老客人勿晓得倪格脾气？想出格号挖掏心思来拨当倪上，阿要讨气，区得倪勿是格号坏人，只认得铜钱，勿认得人格脾气，勿然是拨耐说起来也好哉咯。耐自家想想看，两三年工夫，倪阿曾待错歇耐？勿要是说是故歇，总算有点……”文仙说到此间，说了半句就顿住了口，似乎有些说不出来，两颊微红，横波斜溜，向着秋谷掩口而笑，又在秋谷肩上打了一下道：“耐格个人，就叫无拨良心。”说着，又向宝珠姐等说道：“倪故歇想起来，上海滩浪格客人，直头无拨良心。倪刚刚要是推扳仔俚一点是，只怕俚又要跳槽，跳到王佩兰搭去哉。”说得宝珠姐等大家笑了。

那秋谷此时满心欢喜，倒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细细的看着文仙，微微含笑。此时八月初旬，天气尚热。文仙穿着一身本色金闾纱衫裤，光艳照人，宝髻盘云，蛾眉掠月，真个是雪肤花貌，素口蛮腰。秋谷本来和陈文仙甚是要好，现在却凭空的添了几分爱情。文仙为了方才的事情，说是瞧他不起，不免还要咕噜几句。秋谷只得温存安慰了一番，文仙方才罢了。秋谷看着文仙十分清丽，十分快意，就十分的密爱幽欢。这一夜，秋谷自然不回栈房。就在文仙院中住下。正是：鹊桥乍渡，蟾月刚圆，宝帐

低垂，炉烟不动。春掩铜屏之影，鞋凤双翘；暗传膏沐之香，云鬓半卸。口脂微度，香融雀舌之酥；宝靥低偎，斜背春灯之影。嫣薰兰被，私语轻轻；冰簟银床，清宵细细。真个是但为蝴蝶甘同梦，愿作鸳鸯不羡仙！

如今且把章秋谷一边暂时按下，提起一位前辈的太史公来。这位太史公姓王，号叫伯深，却是常熟人氏，同章秋谷总算是个同乡，还是他的父执。这位王太史本来是寒士出身，家中一无所有，直考到五十多岁才点了翰林。留馆之后，他想着在京城里头当这个穷翰林，也没有什么趣味。况且当翰林的，就同那外省的候补人员一样，是要倒赔浇裹的。京城里米珠薪桂，他那里当得起这个翰林？想来想去，想着了一条道路，托了一个同乡的京官，把他荐到上海道幕中，差不多就算是这上海道的顾问官一样。那时维新的风气未开，八股还没有废掉。这位观察公也是个守旧家，同王太史谈论起来，倒也意见相合，水乳交融。宾主之间甚是相得。那江海关道是关道中著名的好缺，所以王太史的束脩每年竟有二千余金。王太史喜出望外，索性把家眷搬到上海，住在一起。手内有了束脩银子，登时就花天酒地、阔绰起来。原来这班专读死书、专做八股的书呆子，往往少年时节不敢荒唐，一到中年以后，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自以为是功成名就的了，免不得就要嫖赌起来。却是不嫖则已，一经涉入花丛，定是那天字号的曲辫子；不赌则已，一经走到赌场，便是那专输钱的冤大头。这位王太史少年寒素，没有中举人的时候，抱着一部《直省闾墨》拚命揣摩，买了一部《策府统宗》尽心摹仿。一天到晚只想着怎么好中进士，如何能点翰林。把那心地中间本来所有的一点平坦之气，早已磨灭得干干净净。那里还有工夫来想这样的事

情？现在点了翰林，处着这般优馆，又住在上海这花营柳阵的地方，自然也要不安本分起来。天天在四马路堂子里头碰和吃酒，闹得一塌糊涂，却又实在是个外行，弄出许多笑话，他自己还扬扬得意的不以为奇。正是：放着个玉堂学士，须发飘萧；辜负他金雀丫鬟，风情旖旎。还有王太史许多笑话，《九尾龟》出现新闻，都在下回分解。

# 第五集

## 第六十五回 老风流艳福难销 美少年名花独占

且说前回书中说起王太史的现状，免不得先把王太史的许多笑话一一的演说出来。

只说王太史有一天，在人家席间看见了一个公阳里的姑苏金寓，不知怎的，就十分倾倒起来。这金寓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人物，年纪已有二十五六的光景。虽然半老徐娘，却是尚饶丰致，更兼丰容盛鬋，皓齿明眸，应酬甚是圆融，谈吐也还不俗。只是有一件脾气不好：爱做恩客，爱姘戏子、马夫，正经花钱的客人，反把他高高的搁在一旁，正眼儿也不去看他一看。往往惹得客人发起火来，从此绝迹。他却毫不放在心上，依然还是我行我素，不改丝毫。一连嫁过几回，都是贵家公子，殷实商人。嫁过去不到一年，便拚命的百般吵闹，寻死觅活，闹得个不可开交。人家被他闹不过了，赌气放他出来，凭他怎样。他却安安稳稳的重落风尘，琵琶再抱。你想这样的人，那里有什么良心！王太史却偏偏的看中了他。当夜席上转了一个局，翻台过来，就吃了一台酒，又连着碰了一场和。从此就天天在金寓院中走动，尽心竭力的报效起来。王太史每年的脩金虽然也有二千多银子，那里禁得起他这样的狂嫖？免不得要向别人借贷。只要金寓说出来的说话，他无有不依。金寓说一声要上天，他就立刻去搬梯子；金寓说声要入地，他就立刻去挖深坑。总而言之，王太史侍承金寓的

这一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景。若用在父母家庭之内，便是那孝感动天的孝子；用在君臣纲纪之间，便是那精忠贯日的忠臣。王太史这样的待承金寓，只指望有些情愫到他，谁知金寓的心思却大是不然。看着王太史腰驼背曲，又留了一嘴的胡须，这样的神情还要去勉强学那风流解数，嘻皮笑脸，动手动脚的，心中甚是厌烦。凭着王太史万种温存，十分巴结，从没有一些儿笑面待他。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待理不理的样子。王太史那里晓得？还是在他身上拚命的花钱。依着金寓的意思，那里肯叫他沾着自家的身体？却被房间里娘姨苦苦相劝，为的生意起见，没奈何，勉勉强强的留了王太史两夜。

王太史受了金寓的特别利益，自以为荣幸非常。看见了不论何人，见一个告诉一个，只说是自己这般年纪，居然也有和他相好的信人。这真是难得的奇缘，一生的知己。差不多就是西子太真之遇，瑶台月府之逢。别人听了他这般说法，都在背地里笑他，只不好当面说破罢了。王太史那里晓得，只是昏昏沉沉的，一天到晚，除了办几件公事，拜几处客人之外，其余的工夫都是销磨在金寓那边。自从三月间做起，直到四月尽边，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多两银子。在王太史的心上想来，可算得是和盘托出，竭尽绵薄的了。王太史的出身，虽然本是宦家子弟，却是家世清贫。看得这一千多两银子的人情，真是天大地大，无大不大。出了一身臭汗，忍着满心难过，方才高高的捧了出来。这要是除了金寓，换了第二个人，未必想得动他这一千银子。怎奈在金寓眼中看了，却是平淡无奇，看得他屁也不值一个。

有天晚上，这位王太史在金寓院中张筵请客。到了许多客人，金寓却只是冷冷的样子，酒也不斟，曲也不唱。只懒洋洋的

在王太史背后坐了一回。恰好别处有人叫局，相帮传了局票进来。金寓趁此“霍”地立起身来，换了衣服。也不招呼台面，竟是一言不发的，翩然而去。台面上客人看了金寓这般慢客，一个个都有些代抱不平。王太史却是一毫不觉，只当没有这件事儿，依然高兴非常，春风满面。众客人看见主人这般的大度优客，倒不好意思开口，只得罢了。及至金寓出局回来，仍是默然坐下，没有一句话儿。房间里的娘姨替客人装水烟，一个个一齐装到，独独的空过了王太史一个主人。众人看见这样情形，十分不忍。就有一位姓陆的客人，叫做陆云峰，少年口快，慷爽非常。他看见王太史瘟得利害，再也忍耐不住。向着他冷笑一声道：“王伯翁真好耐性，真是十年养气，方有这样的忍耐工夫。要是换了我们班少年，早已对他不起的了。”王太史听了，还不甚明白他的意思，连忙问他说的是那一路的话儿。陆云峰又冷笑道：“我们做客人的花钱吃酒，又不漂他的帐，又不借他的光，为什么要受他们的这般闷气？”王太史还未开口，金寓早瞅了陆云峰一眼，微微笑道：“陆大少勿要动气。倪是生来老老实实格脾气，无拨啥格多化瞎巴结，瞎应酬。刚刚碰着格王大人，搭倪一样格脾气，所以王大人到倪搭来。倪赛过当俚自家人，随随便便，总归是实梗样式。王大人也从来拗扳歇倪格差头里，像俚笃格排时髦信人，嘴里向未说得蛮好，轧实肚皮里向一肚皮才是格枪花，格号样式倪是生来勿会格，只好请侬笃各位大少包涵点倪格哉。”陆云峰听了金寓的一番花言巧语，一时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冷笑一声，也就罢了。只有王太史听了金寓的话，说是把他当作自家人一般看待，这一喜，喜得非同小可。霎时间手舞足蹈，眼笑眉开。好似那甘露入心，醍醐灌顶，甜迷迷的。不知不觉，直望耳

朵里钻了进来。便对着众人说道：“你们大家都说我是个瘟生，那里晓得我们的要好？你想信人做了客人，把客人当作自己家里的人一般看待，要好到这个分儿，还要打算叫他怎样呢？”大家听了，虽觉好笑，却又不好当面驳他，只好放在肚里，勉强附和几声。金寓坐在王太史前后，听见他这般说法，忍不住把嘴撇了一撇，背过脸去扑嗤一笑。偏偏的又被陆云峰看见，实在气他不过，对着王太史笑道：“王伯翁的话儿果然不错。金寓和你十分要好，竟把你当作自己家人，这才算得你王大人的颜色。要是换了别人，那里有这般资格？恭喜恭喜！指日你一定要发大财。”这几句话说得刻毒，把一个王太史说得满面通红，又不好当真发作。只得说道：“我们一向客客气气的，这是什么玩笑？真是岂有此理！”众人听了陆云峰的说话，已是要笑。再看了王太史面红耳赤的那种样儿，愈加好笑，由不得一齐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个王太史认真又不是，不认真又不是，面上越发红了。坐在席上如坐针毡，好生难过！亏得有两个懂些事务的客人，恐怕王太史恼羞变怒，连忙对着众人摇手，使一个眼风，止住了众人的笑声。又寻些别的话儿和王太史问答，方才把这一件事儿叉了开去。当下敷衍了一回，众人见时候已经不早，便请主人赐饭。王太史叫娘姨搬上干稀饭来，大家吃了些儿，谢过了扰，一哄而散。正是：酒阑人散，灯回宝帐之春；漏尽更残，烟袅金炉之篆。

王太史坐着不走，心上自然要想金寓留他。金寓却总是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好像心上有什么心事一般。王太史猜不出他的意思，只是陪着笑脸，挨近金寓身旁，贼忒嘻嘻的问长问短。金寓总不理他。原来金寓新做了一个姓陈的客人，是现任通州知州的儿子，却是绮年玉貌，倜傥不群，顾影临风，风流自赏。这样

的人物到了嫖界，不用说自然到处沾光。从来鸨儿爱钞，姐儿爱俏。金寓自从做了这姓陈的客人，不多几天，已经有了相好，要好异常。王太史那里赶他得上？况且王太史这般年貌，满面的晦气，一嘴的髭须，和姓陈的两边比较起来，一边就是那控鹤监的傅粉郎君，一边便是那终南山的虬髯进士。又好比那戏上的岑彭马武一般，相形之下，实在是玉石攸分，妍媸愈判。你想那金寓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姝，眼中那里看他得上？又有个姓陈的和他比较，自然越发的厌恶起王太史来。刚刚这一天晚上，和姓陈的客人预先约定，叫他十二点钟之后一定要来。偏偏的又撞着了王太史这个瘟生也想在金寓院中住夜。只把个金寓恨得金莲暗顿，媚眼横睨，暗暗的心中咒骂，却又不好赶他出去。只得由他坐着，不去理他。反自走到窗前坐下，取出一副牙牌，点了一支洋烛，倒定定心心的打起五关来。王太史觉得有些没趣，讪讪的走到烟榻上边和衣睡倒。金寓见王太史竟不肯走，也无可如何，只得由他睡着。直进到两点多钟，金寓心上甚是着急，恐怕姓陈的客人来了，看见有客在房，和他吃醋。想了一会，忽然计上心来。暗想：“只好这般如此，方才遣得动他。”想定主意，便走到榻旁坐下。

此时王太史已经有些迷迷糊糊的睡着。金寓把烟盘推过一边，软绵绵的和王太史并头睡下，脸贴脸的揉了一揉，王太史登时惊醒。金寓却笑迷迷的，低声问道：“辰光勿早哉，耐阿要转去罢。侬笃屋里向格太太要骂倪格哩。”王太史起先见金寓睡在身旁，杨柳垂条，花枝低亚，又是香肩并倚，玉体轻偎，悄语低言的和他说话。这位王太史公自从和金寓落了相好，花了无数银钱，受了许多冷淡，那里受过金寓的这般恩宠？现在见了他这样

的一番做作，早把个王太史弄得好像雪狮子向火，融化了半边。不知不觉的心荡神摇、六神无主。及至听得金寓叫他回去，却不由的呆了一呆，便也低声说道：“这个时候，你还要叫我回去么？我们又不是没有落过相好，就在你院中住了一夜，也不算什么希奇。”金寓听了，皱着眉头，勉强答道：“勿是呀，耐格个人啥格实梗多心。倪倒是一片好心，为你耐身体勿好，恐怕淘坏仔耐格身体呀。耐自家想哩，连浪几日，吃酒碰和，总要到啥格辰光，一格人洛里有实梗几化精神。耐自家末无拨清头，倪倒有点替耐放心勿落。今朝勿要住来浪倪搭哉，豪燥点转去，养仔日把再出来罢。倪倒勿比格排信人，单晓得自家寻开心。”

金寓说这一句，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红晕两腮，娇羞满面，就顿住了口不说，用小手巾掩着樱唇，微微含笑。王太史听了他这般说法，真是灵犀一点，沁入心脾。那一时心上的快活，在下做书的也说不出来。但是见了金寓这样的风神旖旎，情话温存，却又舍不得自家回去。便含笑向金寓道：“你的说话，实是不错。我就听了你的话儿，在你这里借一夜干铺，明天回去如何？”金寓见王太史老着面皮，只不肯走，登时就烦恼起来，面上却不露声色的仍旧向他笑道：“耐格人啥总是实梗介。倪搭耐讲格闲话，总归一句才勿肯听格。倪未来浪替耐发极，耐末倒杀死格糟塌自家身体，阿要讨气，说起来像煞还是倪勿肯。”说着又微微的含笑。王太史本来已是心神撩乱，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只见他星眼微朦，云鬓半卸，口脂低度，兰气暗吹。忍不住心神荡漾，便把两手合抱拢来，把金寓搂入怀里，肉麻了一会。金寓正色催他道：“格歇辰光，耐好去哉呀。勿要等歇点，路浪转去，受仔风寒，出起毛病来。倪倒耽当勿起。”王太史听得金寓连连的催他

回去，虽然不敢不走，却免不得有些疑心。还是蝎蝎螫螫的，不肯就走。惹得个金寓火冒起来，春山半蹙，秋水含嗔，似怒非怒的，瞅着王太史道：“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倪是顾惜耐自家格身体呀。耐定规勿肯转去，像煞倪总规有点勿放心。耐勿肯听倪格闲话末，随便耐去那哼，本来勿关得倪啥事，倪阿好来管耐。”说着，坐起身来，推开了王太史的双手，掠掠头发，就要跑开。王太史见金寓翻起面来，便吓得他不敢开口，只得也洋洋的立了起来。正是：何郎年少，独看上苑之花；潘岳中年，仅有闲情之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苦温柔太史多情 空缱绻秋娘薄幸

且说王太史听得金寓催他回去，虽是心中不愿，却又不肯不依。原来王太史少年时节，功名心切，拚命的萤窗雪案，苦志用功，那里晓得什么迷香洞里的风情，温柔乡中的况味？所以现在见了金寓这般模样，由不得骨软筋酥，那敢违背，只得满口答应，立起身来，又叮嘱了金寓几句话儿。金寓只把头略点一点，秋气说道：“晓得哉，勿要多烦哉，豪燥点去罢。”王太史方才没情没趣的走了。

又过了不多几日，早已是蒲艾盈门，榴花照眼，薰风送暖，午节将临。王太史免不得要在金寓那里报效几个双台。除了照例开销之外，金寓还格外向他借了几百块钱。上海滩上的红倌人，是端阳节后照例要歇夏的。金寓也公阳里的房子回了，在观盛里赁了两楼两底的房子，暂且收场，就搬到观盛里去。金寓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要叫王太史替他开销用度，明晓得王太史是个头等瘟生，乐得骗他一骗。便立刻去请了王太史，和他说明了，要在观盛里停暂一节。更兼自己做生意做得怕了，最好拣一个合意的客人，嫁了他，从此跳出风尘，脱离苦海，只是一时没有娶他的客人。一面这般说着，却把一双媚眼注在王太史身上，目不转睛，只顾呆看。那一种娇羞的态度，一副憨媚的神情，王太史不看犹可，一见他这般模样，早已神迷目眩，魄动魂销，不觉就要毛遂

自荐起来。当下一口应允，替他开销门口，又露出些要娶他回去的话风。金寓也不答应，也不回绝，只说：“格是倪一生一世格事体，勿是瞎来来格，慢慢里倪再商量。故歇除脱仔耐，倪总无拨啥第二格人，赛过就是耐格人哧。”王太史听了这几句说话，总算已经得了他的允许，就如捧了纶音凤旨一般，自然是感激涕零的了。自此以后，金寓的开销日用，都是王太史一力承当。金寓还要拚命的敲他竹杠，今天要做衣裳，明天要打首饰。又要天天出去坐坐马车，吃吃大菜。看看一个多月，王太史已是所费不资。这金寓虽是出来歇夏，那观盛里的房租日用，却都是王太史出钱供给，差不多就是王太史包他一节一般。论理不该再和别的客人来往。金寓却只等王太史前脚走了，后脚便叫娘姨去寻了那姓陈的客人来，暗中双宿双飞，早已订了婚姻之约，只瞒着王太史一人。娘姨等虽然心上不以为然，却为的金寓本是自家身体，又不欠什么带挡，只好由他。可怜王太史那里晓得，还是妄想痴心，打算要娶他回去。托了许多朋友，去和金寓做媒，金寓不得不暂时答应。只说要王太史先付一千银子，算做定钱，等到过了中秋，再行择吉。讲定身价四千，一切费用统通在内。那做媒的朋友听了，估量着不甚妥当，只得和王太史一一说明。那知王太史听了并不疑心，把他的说话，当作千真万真，心上十分欢喜，果然先付了金寓一千银子。金寓收了她的定钱，也不写张收票，落得安安稳稳的用着王太史不心痛的银钱。从此以后，这金寓就要算是王太史的人了。

王太史因要谢谢媒人，有天晚上，约了几个客人，就在金寓那边吃酒。金寓心上老大的不愿意，却没有法子回他。王太史向来本与辛修甫相识，这一席酒，也把辛修甫请在里头。辛修甫虽

也有些风闻，却还不晓得他们的情节。接了王太史的请客条子，立刻就来。走进房间，恰恰与金寓打了一个照面。修甫把金寓打量了一回，暗想：“果然就是那公阳里的姑苏金寓。这是上海平康队里有名的辣手倌人，王太史那里是他的对手。”心上这般打算，不好竟说出来。王太史见辛修甫来了，连忙立起相迎。修甫进房招呼了一会，见请客已经到齐，有几个不认得的，免不得彼此请教姓名，敷衍一回。王太史请客入坐，众人一齐坐下。辛修甫一面应酬众人，一面留心看那金寓的举动，觉得他落落寞寞的，面上明露着一副不高兴的神情，好像在那里想什么心事。王太史搭讪着和他说话，他也是待理不理的样儿。修甫看了，甚是疑惑，却又不好问他。停了一会，那金寓忽然立起身来，走到王太史身旁，附着耳朵说了几句，王太史连连点头。原来金寓对王太史说的话儿是心上烦热，要出去坐一回夜马车。王太史那敢拗他，就点头答应。偏偏的事不凑巧，陆云峰の坐位紧靠着王太史身旁，这几句话儿恰恰的被他听得明明白白。陆云峰的酒量本不甚高，今天多吃了几杯，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听得金寓要出去坐马车，明摆着是惹厌他们，要躲避出去的意思，不由得那腹中的酒直涌上来，按不住怒气。只听得“咣”的一声，陆云峰把手内的酒杯向台上一放，冷笑道：“我们这样的吃酒，有什么趣味，吃出一肚子的气来。你要出去坐马车，那一天不好去坐，偏要拣着今天？我们在你院中吃酒，你就要去坐起马车来，这不是明明的惹厌我们这班人物，故意要躲了出去么？你要晓得这里的房子是王大人租的，我们是王大人请来的客人，与你什么相干，难道我们吵闹了你么？”金寓本来一肚子的没好气，正要发作，巴不得有人引动他。听了陆云峰的说话，霎时间面泛浓霜，双眉倒竖。

还没有开口，早听得王太史向陆云峰说道：“陆云翁不可这般动气，你不晓得内中的细情。他近来的身体着实有些不好，一天到晚只是恹恹牵牵的，没有舒服的时候，好似有些暑病一般。我恐怕他郁出病来，所以叫他出去闲散闲散，坐坐马车，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你不要错怪了他。况且他现在是歇夏期内，又不做什么生意。他已经答应节后一定嫁我，总算已经是我的人。比不得先前挂着牌子，不能得罪客人，你们总要原谅他些才好。”陆云峰听了倒说不出什么来，只在鼻子眼里哼了一声道：“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金寓还要开口，却被王太史拉了一把，金寓也乐得收篷。就立起身来，开了衣厨，换了一身衣服，扶着一个大小姐，竟是头也不回，珊珊的去了。

辛修甫一旁看着，也有些不忿起来，便向王太史道：“王伯翁，我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说话。依我看来，这位贵相好，却不是什么一定的好人。你这样的待他，他却这般的待你，那心地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辛修甫的意思，原想要说出一番利害，把王太史劝醒转来，免得受了金寓的骗局，原是一片热心。岂知王太史听了，心上竟大大的不以为然，登时就露出不悦之色。冷冷的答道：“你们劝我的话儿，虽然也是好话，但是我已经五十多岁的人，那里就会上了别人的当。况且我再三再四的和你们说了几回，他是个有病的人，总要体贴他些。他现在又不做生意，你们怪他的，无非是说他目中无人，不肯应酬。殊不知他的不肯随便应酬，正是他的好处。你们众位见不到此，总是说他的坏话，又说他不是好人。真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了。”辛修甫听了王太史这一番糊里糊涂的说话，又好气，又好笑。待要再和他争论几句，却想着别人的事，与自家什么相干。劝他不听，也就算了，

何必这般起劲，做这个空头的冤家。想到此间，便佯笑了几声，不去和他分辩。大家闷闷的又饮了几杯。

忽然听得隔壁亭子间内有男女嬉笑之声，又像有人在那里密密切切的说话。座中惟有辛修甫最是留心，就侧耳而听，听了一会，仿佛好像就是金寓的声音，心上已是明白。正要开口问时，恰恰的陆云峰也听见了。陆云峰本来已经大醉，听见了这般声音，霍的立起身来，脚步歪斜，踉踉跄跄的走出房去。众人也没有理会他。那晓得陆云峰走了出去，一直趑到亭子间门口，巴着门帘在缝内留心张看。只见一个少年男子朝外坐着，生得长眉俊目，白面朱唇，金寓却坐在那少年男子的身上。两人搂作一团，脸偎脸的，不知在那里说些什么。陆云峰见了，气上心来，忍不住在房外大声说道：“哈哈，你坐马车坐到亭子间来了！”说了这一句，便仍旧回身进去。这一声不打紧，把亭子间里的男女二人，齐齐的大吃一惊。那少年男子，连忙把金寓推开，立起来，高声问道：“什么人，在这里窥探？”这个时候，陆云峰已经走进内房，没有听见，却酒气冲冲的，把方才看见的情形对着大众诉说。王太史还不甚相信道：“只怕你看错了罢，我看金寓总不是这样的人。”陆云峰听了，气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一把拉了王太史的衣服，叫他同去看来。两人一同举步，刚刚走出房门，劈面撞着金寓进来，把王太史一把拦住，道：“出去做啥，勿要瞎闯瞎闯。搭倪到里向去，好好里坐来浪。”说着，就仍把王太史拉了进来，捺他向交椅上坐下。好笑这位王太史，虽然不信陆云峰的说话，却未免起了些疑心。原想要到亭子间去看看，究竟那少年男子是个什么样的客人。不料被金寓拉了一把，就不知不觉的，慢吞吞跟了进来，身不由己的软洋洋坐了下去。陆云峰

看了这个样子，真是气破胸脯，却又无法可想，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他。王太史坐了一会，免不得把那疑心又提了上来，吞吞吐吐的向着金寓问道：“刚才亭子间内的客人是谁？”金寓听了，由不得面上一红，心头乱跳。定了一定神，方才说道：“亭子间里格客人。”金寓说了这一句，又顿了一顿道：“耐也勿必去问俚。耐王大人是蛮明白格人，一径体贴倪格，阿有啥勿晓得倪格难处？倪做仔信人，吃仔格碗断命饭，总归有几化说勿出来格事体。像倪故歇实梗样式，阿好说是人家人？说出去别人阿肯相信？倪故歇想起来，顶好耐马上搭倪还清仔债，拿倪讨仔转去。依仔倪心浪，越快越好，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转去，省得别人总归讲倪格邱话，说倪无拨真心。”说着，双眉锁恨，杏靛凝愁，做出那一副幽怨不胜的样子。一双俊眼水汪汪的剪水横波，好像是泪珠欲落。王太史听了这样的甜言蜜语，见了这般的弱态娇姿，禁不住魂魄齐飞，心神大乱，早把方才的一点疑心撇在不知何处去了，倒反着实的安慰了他一番。又回身对着众人说道：“何如！我早晓得他决不是这样的人，一定还有隐情在内，你们那里晓得这里头的细情。”众人虽然替他气愤，却是劝他不转。晓得无可如何，只得彼此默然不语，草草终席，也就散了。

又隔了一月有余，王太史正在家内和人代写寿屏，忽见陆云峰闯了进来。王太史因陆云峰几次要和金寓作对，心上有些怪他，又因陆云峰和他本有世谊，不能因此绝交。见他走进客堂，不免起身相见，淡淡的招呼几句。陆云峰不等让坐，劈头就问王太史道：“这两天你在金寓那里，可打听些什么新闻么？”王太史见他开口又提金寓，心上更加不乐，冷冷的说道：“金寓那里出了什么新闻，为什么要来问我？”陆云峰笑道：“这样说来，料想

你还没有晓得。我倒和你打听着了一件新闻，特地到你这边说个明白。你可晓得金寓和一个姓陈的恩客订了婚姻，今天就要动身回去么？”王太史听了，那里肯信，只向陆云峰道：“你这个风声是那里打听来的？真是虚无缥缈的事情。我昨天晚上还在金寓那里，他正在那里发着肝气，睡在床上，坐也坐不起来，那里今天就会跟着姓陈的动身回去！你这个谎话也说得也太不像了。”陆云峰顿足道：“到了这步田地，你还是这样痴情，怪不得要上别人的当。如今也不必说别的话儿，竟算我是说的谎话，我和你到观盛里去，看看他究竟如何！”这一来，有分教：隔断蓝桥之路，拥雨停云；重寻白板之门，桃花人面。不知王太史肯同陆云峰一同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桃花人面惆怅刘郎 细雨斜风重寻关盼

且说王太史正在家中写字，恰恰的陆云峰走了进来，把金寓要嫁陈姓客人，当夜就要动身回去的话和他说了。王太史那里肯信，只向陆云峰冷笑道：“你总是一厢情愿的话儿，不管事情的真假。你想金寓那边我天天过去，要真有这样的事情，我那有不晓得的道理。他嫁人不嫁人我不知道，难道你倒比我明白些么？”陆云峰听王太史只是一派的糊涂话，更加有气，道：“现在不用说什么别的，我只要同你到观盛里去看他一趟。要是没有这件事情，凭你怎生罚我。我是一片好意，特地赶来给你一个信儿。你们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我打了你们的破败就有什么好处不成？”王太史听了，只是不信，道：“无论你怎生说法，总而言之，他的病还没有全好，怎么就要嫁人，可不是笑话么？”这几句话把个陆云峰气得昏了，一把拉着王太史的衣裳，定要和他同去看个明白。王太史没奈何，只得勉勉强强的换了衣裳，一同出门。那时已有掌灯时候，陆云峰本来坐着包车来的，王太史就坐了自己的包车，一先一后，如飞的直往观盛里来。

到了弄堂门口，停下包车，王太史和陆云峰一同进弄。走到门口，推门进去。王太史头一个进门，看那光景就觉有些不像。客堂里只点一盏壁灯，保险灯也不见了，楼上更是黑洞洞的，没有灯光，更没有一些声息。王太史见此光景，晓得事情不妙。口

中只叫得一声“阿呀”，急急的奔上楼去。陆云峰跟在后边，一同走进房内。只见房内的木器傢生，都是横七竖八的堆得满地。窗前梳妆台上，只点着一盏的半明不灭的长颈台灯，结了一个大大的灯花，光焰摇摇，闪烁不定。大床上被褥帐子已经不见，连金寓的四只衣箱也不知那里去了。衣厨的门开得壁直，内中也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王太史见了这般形景，只气得目瞪口呆，默然无语。陆云峰立在后面，冷笑一声道：“何如？”王太史此时心上千回万转，也不知是苦是甜，是酸是辣，辨不出自家心上是个什么味儿。呆了一回，想不出什么主意。还是陆云峰提醒他道：“金寓虽然逃走，一定还有未曾带去的人，或是粗做娘姨，或是厨子之类。方才我们进门的时候，看那样儿，不像一人没有的。你姑且叫他们一声，把他们叫了上来，问问他们究竟是如何逃走，或者还可追得转来。”王太史听了，方才醒悟。便高声在楼上叫了两声，听得楼下厨房内隐隐的有人答应，却是厨子的声音。果然不多一会，就听得登登登的脚步声音走上扶梯，直到房内，见了王太史不觉呆了一呆。王太史见了厨子上来，连忙问道：“他们那一班人那里去了，怎么一个人都不见呢？”厨子听了，大为惊异，便从实说道：“我只晓得他们搬到归仁里去，不晓得什么别的事情。”王太史不等说完，急急的又问道：“他们既然搬去，为什么又单把你留在这边呢？”厨子道：“他们先把随身的箱子搬去，留下这些粗重的傢具，叫我在这里看家，明天再来搬取。不晓得他们是到那里去的。”王太史听了，半晌并不开口。陆云峰却代他气愤道：“他们既是走了，料想一定是往通州一路去的。此刻轮船还没有开，我们赶到船上追问，一定寻得着他。”王太史一口气梗在胸口，透不出来，挣了半天，方才抽出一口冷气，问

陆云峰道：“你怎么晓得他们是往通州一路，难道他们和你说过的么？”云峰道：“我还没有和你细说。那姓陈的客人是通州知州的儿子，年纪甚轻，品貌也好，所以金寓一心一意的定要嫁他。你虽然是个太史公，却已是五旬开外的人了，那里赶得上他们这一班少年浪子，专在信人面上用那修饰的工夫。你想我们那里做得出这般模样？你当初不肯信我的话儿，如今懊悔已是嫌迟的了。”

王太史听了，也不回答，呆呆的想了一回。陆云峰催他道：“怎么样？要去追问却要快些，何必在此间耽搁。”王太史朝他摇摇手道：“我想这件事儿，还是我自己认些晦气，不要提起的为妙。你想金寓虽然答应嫁我，不过是一句话儿，又没有什么凭据。付那一千银子定银的时候，是我自己亲手交给他的，又没有一人见证，没有一个收条。就是赶到船上寻着了，他若是老羞变怒，和我硬挺起来，也不能当真将他怎样？那时岂不是更觉坍台？所以我的意思也不必再去追他，只算我瞎了双眼，把他当作好人，上了他这样的一盘恶当。从今以后，只当没有这件事儿，绝口不要提起。还要托你在朋友面前替我遮瞒一二，切不可逢人便说，弄得我没脸见人。”陆云峰起初原是一团怒气，恨不得把王太史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寻见了金寓，不知要打算将他怎样。及至听了王太史的一番说话，回心一想，觉得实是不差。金寓虽然口说嫁他，却自己又不是媒人，又不是见证，没有什么一定的凭据，那里说得过他？万一金寓翻转面皮，抢白几句，说他们霸阻从良，那时放手又不是，不放手又不是，难道真好不叫他嫁人不成？如此一想，便把那一腔烈火，一时间瓦解冰销。叹了一口气道：“罢了，罢了，虽然不是我的事情，却实在替你气愤不过！你的说话

也是不差，只是不去追他，就这般把他放走，却是便宜了这个良心丧尽的东西！”说着不觉又埋怨王太史道：“都是你当初不肯听人说话，现在却弄到这个样儿！”王太史道：“事到如今，不必提起。我也追悔不来的了！”说罢，回头见那厨子还自痴痴呆呆的立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王太史当时就分付了那厨子几句话儿。那些木器家伙本来都是租的，只消叫人搬去就是。又叫那厨子暂看一夜，明天叫人来搬。又把那房子退了，厨子也辞了自去。这且按下不提。

只说王太史自金寓逃走之后，心上虽然懊恼，那花柳场中的兴趣却是一毫不减，只想要再看一个比金寓好些的人。果然不到几天，又被他看中了一个东尚仁的花彩云，也是一个著名的老蟹。王太史却又偏偏的拣中了他。做了不多两日，吃过两三台酒，碰过三四场和。花彩云见王太史呆头蹉脑的，不甚内行，明放着是一个土地码子，便想放出辣手，弄他一注银钱。轻轻松松的就和王太史做了相好。住过一夜，也就撒娇撒痴的要嫁他。王太史见花彩云待他十分要好，不比金寓总是冷冷的样儿，心上就甚是欢喜，认定了花彩云是个好人，便请辛修甫和他做媒。辛修甫明晓得花彩云也不是个肯嫁王太史的人，又是一番骗局，恳恳切切的劝了他几次。怎奈王太史执意不从，口中只说花彩云决计不是金寓一般的人，你们不要胡说。你若不肯和我做媒，我也不好勉强，只好待我去另请别人便了。辛修甫听了无可奈何，只得和他去说，讲定五千身价，先付二千。这回王太史恰比前一回老到了许多。付定洋的时候，叫辛修甫从中经手，还要花彩云写了一张收条，画了花押。又叫吴鉴光看了一个合婚的吉期，王太史自以为是千妥万当的了。不想到了吉期的前一天，又闹出花样来。

看官，你道是什么花样？原来花彩云接了王太史的定洋，打算要想个法儿逃走。不料事机不密，不知怎样的走了风声，被辛修甫打听了出来，不觉勃然大怒。好在付过定洋，立有婚书，不比金寓的逃走，一毫把握没有，所以不能追他。这花彩云既然出过婚书，又有收银的字据，和他出起场来，不怕他飞上天去。当下辛修甫得了这个信息，便立刻报了捕房，先派了一个警察来，守住了花彩云的门口。随口修甫自己赶到彩云院中，当面问他，不应这般混帐。谁知花彩云不慌不忙，一口咬定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竟是赖得干干净净。修甫听了，也指不出他什么逃走的凭据来。花彩云倒逼住了辛修甫，问他这句话儿是那个同他说的，一定要修甫指出这个人来，倒说得修甫无言可答。花彩云又道：“倪堂子里向嫁人勿嫁人，总归全靠一个名气。格号说话，倪陆里担当得起？”修甫想了一回，方开口冷笑道：“据我看来，你的说话还是老实些儿，不要大宽大转的远兜圈子。你既是不愿从良，这也不能勉强。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勉强不来的。与其嫁了过去将来闹什么笑话出来，不如现在一刀两断，讲个明白的好。我看你把他付过的定洋还了出来。我到他那边说法，从此两不相关，免得你心中不愿。否则你今天这件事儿闹了出来，既有婚书，又有现成的收据，恐怕你到了公堂，难逃公道。不知你心上如何？”花彩云听了，不觉红泛桃花，低头无语，半晌方说道：“倪堂子里向格嫁人，勿是好弄白相格，故歇倪嫁王大人，外势大家才晓得格哉。一排老客人，听见说倪要嫁人，来也勿来，生意才无拨格哉。辛老，拜托耐去搭王大人说声，倪是打打算算嫁拨俚格，故歇俚翻过来说勿要末，只要俚摸摸良心，自家说仔一声末哉。”修甫道：“你不要认错了我的意思。这件事情，王大人

还没有晓得，这是我的主意，还要去同他商量起来。”花彩云道：“故歇也无啥话说，倪虽然做仔信人，也勿见得自家挨上仔别人家格大门，老实说，要讨倪格客人也勿止王大人一干仔。俚耐勿要倪也无啥希奇。只要俚自家想想，说末说仔一泡，弄到仔故歇，原是一场无结果，阿对倪得起？辛老，倪格生意瞒耐勿过。耐看倪故歇阿有啥格生意，还要叫倪还俚二千洋钱，叫倪陆俚搭去变格二千洋钱出来？”辛修甫听了，也晓得花彩云的意思无非想赖掉这一笔定洋，不拿出来。当下说来说去，说了半天，又呼吓了花彩云几句道：“你若一定不肯，巡捕现在门口，我便叫他进来，先把你解到捕房，再说别的。”花彩云吃了这一惊，怕吃巡捕官司，方才勉强答应。

辛修甫便出了东尚仁，直到酱园弄王太史家，把花彩云要暗中逃走，自己叫了警察看住了他的大门；又把花彩云的说活，自己的主意，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在辛修甫的意思，以为花彩云既要逃走，就是勉强把他娶回家去，也要闹出笑话来。只有这样的一个法儿，叫他还出定洋，从此一刀两断，庶几不至吃亏，辛修甫在王太史的身上也可算得是尽心竭力。那晓得王太史这两天正在高高兴兴的准备着要做那芙蓉帐里的新郎，玉镜台旁的花侍。正是：准备画眉之笔，京兆风流；安排荀令之香，萧郎旖旎。那心上的欢喜，是不问可知的了。那里晓得辛修甫忽地跑来，报了这个信息，好似晴天霹雳，平地波涛。这一气真气得面青唇白，半晌无言。辛修甫又劝他道：“那花彩云本来是上海有名的辣手信人，你就是把他娶到家中，也是养他不起。不如还是听了我的说话，仍旧把定钱收了回来，还是你的运气。”王太史寻思了一会，却又舍他不得起来。似信不信的道：“既是这般说法，我们

两人同到彩云院中，看他怎生打算，我们再打主意便了。”辛修甫晓得王太史有些呆气，不肯舍他，却也无可如何，只好同着他径到东尚仁去。花彩云见了王太史，登时做作起来，把眼睛挤得红红的，倒在王太史怀中。王太史见花彩云这般做作，嫉光眇视，薄怒佯嗔，宝靥偎云，纤腰昵抱，又闻得一阵脂粉香水的味儿，早把个王太史弄得肢体皆酥，神魂欲化，头脑之内不由得有些浑淘淘的样儿，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再经花彩云把方才对着辛修甫的说话又对王太史说了一遍，更兼一手揪着他的胡须，一手扭牢他的耳朵，口中几哩咕叻的，倒反把王太史抱怨一个不了。正是：雕笼押羽，池边共命之禽；宝槛移花，墙外春风之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花彩云有意骗痴郎 王太史两番逃爱宠

且说花彩云和王太史两人扭作一团，揉成一块。王太史年纪高大，那里禁得起他这等的揉搓？早已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你有话只顾好说，为什么要这般动手动脚。我们读书人，那有这般的力气？”花彩云见了，也觉好笑，方才放松了他。口中咕哝道：“别人家才来浪说倪逃走，倪好好里格人，为仔啥格事体要逃走？格号闲话，勿知啥人格杀千刀，瞎三话四说出来格，连搭仔倪自家也勿懂。”辛修甫此时正坐在旁边，眼睁睁的只好由他去骂。花彩云又接着说道：“倪格嫁人，是自家情愿格，也无拨啥人来吃牢仔倪嫁人。勿壳张里笃格档码子，才来浪说倪格邱话，故歇索性说倪要逃走哉。耐去想，倪真格要逃走末，老早走脱格哉，陆里等得到故歇，格号闲话，说得阿要勿色头。再有耐格饭桶，加二来得讨气，听仔别人家一句闲话，鸡毛当仔令箭，当仔真哉。说得明明白白格事体，耐故歇翻过来说勿要，耐阿晓得别样事体末，好搨白相，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好弄白相格。一歇说要，一歇说勿要，才是耐一干仔格花头，也无拨实梗容易。虽然倪做仔信人，名气倒要紧格。耐勿要末，勿见得倪就勿嫁仔人。不过耐自家想想，格个辰光，耐搭倪那哼说法，故歇为仔一句无拨对证格闲话，弄得实梗样式。倪也勿来说耐，耐问问自家格良心好哉。”

花彩云这一席话，说得有开有合，面面皆圆。王太史听了，自己回心一想，果然觉得对不起他。暗想：“这都是辛修甫无缘无故的造言生事，几乎离间了我的一场美满姻缘。”心上这般想，面上却又不好怪他。只得对着花彩云极力辩白，说这件事儿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别人告诉他的。又极意的温存慰劝了一回，花彩云方才罢了。把一个辛修甫气得满面通红，发作又发作不出，提醒又提醒不来，也只好怪着自家多事，按下不提。

只说王太史回去，过了几日，果然清音彩轿、灯担堂名的把花彩云娶了进来。王太史的得意，自不必说。花彩云自从嫁了过来之后，真是个随心贴意，百顺千依，把王太史哄得个死心塌地。这个时候，就是叫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花彩云，大约他也没有什么不肯。

隔了半个月，花彩云忽向王太史道：“故歇倪嫁拨仔耐，总算是格人家人。倪嫁仔过来，承耐格情，待倪总算好格。倪屋里向有格无姆来浪，倪想转去看看倪妮姆，叫里快活快活。说起来总算是倪嫁耐一场，让倪转去，绷绷场面，勿得知耐阿肯勿肯？”王太史此时已经被花彩云迷得神志昏迷、梦魂颠倒，把个花彩云恨不得要一天到晚含在口中，擎在掌上，看得他就是神圣父母一般，那里敢违背他的说话？就连连的点头，一口应允。花彩云大喜。隔了一天，果然收拾了一个衣包，坐了马车。临走的时候，还向王太史横波一笑。又分付他道：“倪今朝夜里向就转来格，耐勿要出去。”王太史诺诺连声的，一直送出大门，看他上车自去。原来花彩云未走之前，已向王太史说明，他的娘家住在新北门内，马车坐到城门口，再换了轿子进城。王太史还不放心，叫一个当差的跟去伺候。岂知去不多时，当差的一个人先自回来。王

太史见了，急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奶奶进城。当差的回道：“奶奶分付，恐怕家中有事，叫家人先自回来，到晚上十点钟，再放马车去接。”王太史听了，并不疑心，一直到了晚间，才慢吞吞的叫当差的配了马车，到城门口去接那位新姨太太。王太史自己坐在家中老等。那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等到两点多钟，连当差的也不回来了。王太史到了这个时候，方才觉得有些不妙，却还想不到花彩云竟是一去不来。看看将近天明，王太史十分着急，连忙自己坐着包车，也到新北门外探望花彩云的信息。到了城外河边，停下车子，四处一寻，只见自己当差的正在那里和马夫吵闹。马夫嚷着不肯再等，说你们说的十二点钟卸载，现在将近三点钟了，等不着他的人，不回去可做什么。王太史听了，晓得不妥当，急得心头火发，毛发烟生。看着这花彩云，竟是做了断线的风筝、出笼的黄鹁，那里还有一个影儿？王太史等到天明，没法儿，只得打发马车回去。打开花彩云的箱笼看时，一只只都是空的，不多几件旧衣服，不值什么钱。原来花彩云有心逃走，趁着王太史有时出去，暗暗的把衣裳首饰搬运一空。

王太史那里想得到他这般一着，花了五千银子不算，还惹了一肚子的腌臢。起初的时候，要是听了辛修甫的说话，也还不至吃亏。偏偏的王太史执迷不悟，拚命的和银钱做对，一定要多送几千银子，入了他的圈套才罢。你想王太史虽然是个翰林，一时要借这三五千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到后来只落得泡影无常，电光一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从此王太史为了金寓、花彩云两个信人，负了一身亏累，惹了无数牢骚。你想可有什么趣味？

看官且住，在下做书的做到此间，却有一言奉劝。一班花柳

场中的坠鞭公子，走马王孙，且灰问柳之心，请听梨花之舌。大凡一班嫖界中人，必定要有嫖界之资格，方才不至吃亏。什么叫做资格呢，第一要身段风流，第二要少年都丽，第三要郭家的金穴，第四要嫖毒的大阴。这四件事儿，样样完全，桩桩不缺，方算得花柳丛中的飞将，温柔队里的班头。在下说到此处，就有人来问着在下道：“从来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你怎么把身段放在第一，面貌倒放在第二呢？”在下就回答他道：“这个话儿，却不是这般说法。你且安心静听，待在下——的道来。大抵堂子里的客人，只要有些阅历，自然随处占些便宜。那初出茅庐，一毫阅历没有的客人，自然到处要吃些亏苦。就是一味的少年美貌，也要有这一身功架帮衬着他，方才做得堂子里头的上客。若是单靠着自家面貌，一些儿没有阅历，样样都是外行，那歌场酒阵的规模，丝毫不懂。竟是个寿头码子，土地老儿，尽着在堂子里头呆头蹩脑的乱闯，枉可的生了一副面貌，那里占得着什么便宜？就如信人的资格一般，相貌好了，还要看他的应酬。应酬好了，还要拣他的功架。若单是面貌好些，身段应酬一些没有，像了那虎丘山上的泥娃子，楚王宫里的息夫人，不言不语的，默然相对，可有什么味儿？照这样的看起来，不得不把客人的功架推为第一，那面貌只好靠后些儿，算作第二的了。至于嫖客的银钱，自然也是一件逢时利器。但尽有那些曲辫子的客人，看中了一个信人，转着他的念头，往往花了一千八百、三千二千，信人的身体也没有碰着一碰。可见虽然钱可通神，也有办不到的事体。所以这银钱一道，只好排在第三。再讲起那武则天的淫经，张昌宗的秘记，这却要先有了上面的这三桩资格，方才做得到这个分儿。不是和那信人一见面儿，就可以如此如此得的，那就不得不把这

件事儿，排到第四去了。这是讲那做客人的资格。如今再提起信人的现状来。信人们的看待客人，本来都是虚情假意，这却不好怪他。为什么呢？他做的就是这个迎新送旧的生涯，暮李朝张的本分。若要做了客人，一个个都把真心相待，不敲他的竹杠，不要他的银钱，信人的首饰衣服，动用开支，却叫他出在那里？难道要叫他倒贴了银钱，把自家的身体供给客人的玩笑么？从来说青楼妓女，只爱银钱，没有情义，这句话却是大谬不然。他做着这行生意，不要银钱，可要什么？就是客人上了他们的当，也是客人们自家情愿，伏伏贴贴的把大把的金银双手奉送，不放一个屁儿。他们做信人的，难道好做了强盗，硬抢客人的钱么？这样的平心和气，细想起来，信人们没有良心，实在怪他不得。只要做客人自家随处留心，不要上他们的圈套。到了那个时候，栽了筋斗，埋怨地皮，可是懊悔不来的了。最可怜的是一班大人先生，自家的年纪差不多将近中年，堂子的情形却又是一毫不懂。偏偏的要学那丝竹东山的谢太傅，戎装骏马的陈季常，一天到晚，尽着在堂子里头选舞征歌，追欢寻梦。提着那一身的精神气血，捏着那几根的八字胡须，在信人面前扮出了许多丑脸，做尽了无数戎腔。在上司面前做不出的奴颜婢膝，只要一见了信人，他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没有一样不做出。在他自己想来：我这样的降心迁就，屈意温柔，信人面上可以告得无罪的了。岂知信人们见了那班大老，面上虽然应酬着他，心上却在那里十分好笑。越是大人们卖弄风流，越是信人们满心厌恶。见了他们那般动手动脚，嬉皮笑脸的丑态，不由得满身毛孔都皱了起来，成了一身的鸡毛疙瘩。这几句说话，实是在上海一个有名的信人口内演说出来，并不是在下自家杜撰。列位试想，这老入花丛可有什么趣

味？

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王太史不见了姨太太，无可奈何，只得把一肚皮的气一齐发作在家人身上。把当差的大骂一场，说他为什么这般贪懒，先自回来，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城，以致闹出这般笑话。当差的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回嘴，只好诺诺连声，连说家人该死。王太史骂了他一顿，还不出气，立刻把他撵了出去，方才完事。

王太史自从经了这两番笑柄，谁知他并不灰心，又在人家席上看中了陈文仙。一连叫了十几个局，吃了两三台酒。陈文仙虽然不比金寓和花彩云这一班辣手信人，却总有些红信人的习气。见了王太史这般年纪、须发皆苍，那里有什么真心相待，只是面上淡淡的应酬他。王太史却看见陈文仙相貌甚好，身段玲珑，真是润脸呈花、圆姿替月、赵后回风之态、梁家七宝之妆。从前的花彩云和金寓两人的丰格，都觉得赶不上他。这位王太史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每每的在陈文仙院中一直坐到夜深还不肯走，微微的露出些仰慕的口风，要想陈文仙留他住夜。陈文仙那里睬他，只装着糊涂，不懂他的意思。就是这般一天一天的挨了过去。

王太史初做陈文仙的时候，章秋谷正在苏州，所以秋谷并不曾晓得。到得章秋谷回来之后，因为借着中秋的局帐试出陈文仙的真心，未免又加了几分情爱，每天晚上，竟不回去。十天之内倒有六七天住在陈文仙的院中。这一天正逢礼拜，秋谷晓得堂子里头礼拜的生意总比别天好些，恐怕去得早了，有些碰和吃酒的客人还没有散局。一则陈文仙分不开身，二则呆呆的坐在那里也觉得没有什么趣味，有心去得迟些。直到十二点钟之后，方到兆

贵里去。在章秋谷的心上，以为这个时候一定没有什么客人的了。岂知到了那里，房间挤得满满的，一些没有空儿。大房间内有一个客人正在摆着双台，另外还有两三场和，碰得甚是热闹。秋谷去了，没有房间，只得在大房间背后一间小小的后房内权且坐下。秋谷见了这般光景，转身要走。陈文仙赶了进来，一把拉住，死也不放。秋谷只得坐下，和陈文仙讲不多几句说话，忽又听得楼下的相帮高叫客人上来。陈文仙立起身来往外便走，迎出房门。秋谷坐在房内，只听得陈文仙对那来的客人说道：“王大人，对勿住，今朝房间勿空，阿好等一歇？”又叫宝珠姐道：“耐到楼底下花丽卿搭去看看，阿有空屋间？”宝珠姐答应自去。又听得那客人说道：“既是房间不空，也不必去另借房间，我去一会儿再来也好！”那说话的声音，是常熟口音，并且觉得十分相熟。正是：谢太傅中年丝竹，别有深情；潘黄门两鬓霜华，犹多绮思。不知来的客人究竟是谁，静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兆贵里翰林出丑 春申浦名士吟秋

且说章秋谷坐在房内，听那房外的客人声音送入耳中，十分相熟，但是一时之内急切辨不出他是谁，便走到后房门口，巴着门帘向外张望，仔仔细细的打量那来的客人时，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那著名蜡烛，第一个瘟生的王太史。

论起世谊来，王太史还是章秋谷的父辈。平日之间，章秋谷见了王太史的面儿，总是循规蹈矩、恭恭敬敬的，按着后辈的礼数。这位王太史却是倚老卖老的，每逢见面的时候，总要说两句凿四方眼的话儿，一个不高兴，还要教训几句。章秋谷虽然年少才高，天资疏放，目空一世，脾睨不群，不把王太史放在眼内，却因为他是个多年的父执，不好去得罪他。碰了他几次钉子，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快。刚刚的事有凑巧，今天和王太史混在一堆。

章秋谷见了王太史，暗想：“这个老头儿平日间满口道学，好像一个正派人儿。今天难得和他遇见，不如把他让进房来，大家坐在一起塞了他的口儿，省得他一见了面，就要罗罗嗦嗦的说那些道学的扳谈。”想罢，正要走出来招呼，忽见王太史转身要走。章秋谷连忙一手把门帘掀起，笑容满面的向王太史道：“原来果然是老世伯，久违了！怪道是说话的声音十分相熟，一时几乎想不起来。今天他们这里的房间不空，老世伯何不就在这里坐一会儿？”王太史无意之间突然遇着了章秋谷，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

不能一定要走，只好讪讪的进来坐下，满身的不得劲儿，和章秋谷讲了几句应酬话儿，脸上还有些红红的，好容易停了一回，方得自在。抬起头来再看陈文仙时，只见文仙和秋谷并着香肩坐在一张榻上，纤腰斜弹，素手同携，和秋谷咬着耳朵，不知说些什么。说了一回，又看着王太史，回头匿笑，仿佛是在那里笑他。那一种要好的样儿，一时也说他不尽。更兼榻床对面，恰恰的摆着一面小小的墙镜，正照着陈文仙和章秋谷两个的影儿，真个是一对璧人，两株玉树。一个是飘烟抱雨，丽华杨柳之腰，一个是敷粉涂朱，平叔莲花之面。琼枝照夜，宝靥回春。赵家掌上之身，汉殿春风之影。王太史不看犹可，一见章秋谷和陈文仙这般亲热，一股酸气直从脚底下冒了起来，涌到心头，按捺不住，不由得冷笑一声，对着秋谷说道：“老侄，我有一句话儿劝你，你可不要见怪。你们年纪轻轻的人，比不得我们年纪大了，自然只好借着到堂子里头走走，寻寻开心。老实说，我虽然老朽无能，却也挣了一名进士，点了一个翰林，读书一层总算交代过了。你现在年纪方交二十，又没有成就功名，这个当儿正是在窗下用功的时候，将来或者博得一个科名，不枉了你是个世代书香，宦家子弟。何苦尽着在堂子里头寻花问柳，弃掷了这些有用的光阴？我倒有些替你可惜。并不是我自己倚着多年的父辈，说这些倚老卖老的话儿。你可知去日苦多，书囊无底。我看你还是敛迹些儿的好！”章秋谷本来不佩服王太史的学问，说他除了做八股策论，写白折试策之外，一样也不懂什么。现在听他居然教训起来，不觉满心火发，顾不得他是什么父执的了。当时便推开了陈文仙，立起身来，鼻子管里笑了一声，向着王太史说道：“世伯的话，果然不错，小侄今天倒多多承教了！只是还有一句话儿不得明白，

要求世伯指教！”王太史听了，一时也不得明白，便问秋谷道：“你有什么不懂的话儿要我指教？”章秋谷冷笑道：“据世伯这样说来，像我们这般年轻的人是不该在堂子里头玩耍的了。请问世伯，我们这样的年纪不该玩耍，难道直要到年纪大了，腰驼背曲，鹤发鸡皮的时候，才好在堂子里头玩耍么！如今的这班大人先生，年轻时候读了几句死书，一概的世故人情全然不懂，那里还有工夫来考察这嫖界中间的学问！到得上了年纪，自以为是功成名遂的了，免不得倒过头去，重新玩耍起来。却不想自家事事外行，那里有嫖界的资格！闹出许多笑话，惹了无数牢骚，把自家辛辛苦苦的银钱，大把儿撩在水中，讨不出信人一个‘好’字。更兼潘鬓将斑，何郎已老，勉强强的涎着脸儿去讨信人的欢喜，费了自家的精力，博那无味的风情。应了那‘一树梨花厌海棠’的一句说话。如此的看来，到了这般年纪，何苦的还要自家卖弄风流，到头来落得一场没趣！不如还是趁着少年时节及时行乐，春花秋月，尽是可怜，檀板金尊，居然无赖，也未尝不是一个消遣的法儿。要晓得来日无多，春华易晚。若是到了你老世伯这般年纪，方才要及时行乐起来，可是来不及了！”章秋谷还未说完，陈文仙听他说得好笑，忍不住“扑嗤”的笑了一声。王太史听得章秋谷的话风，句句是说着自己，气得他双眉倒竖，两眼圆睁，嘴上的几根稀稀朗朗的胡子一根根都直立起来。又听章秋谷朗然说道：“至于学问一层，小侄虽然年幼，自问还不弱于人。不过时运不济，没有取得科名罢了。一个人的文章经济，都是在少年时节得来。若到了二十以外，还要用什么功，读什么书，这个人也就是一钱不值的了！”

王太史自出娘胎，从没有受过别人这般教训。只见他的脸上

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青黄不定，好似开了一个颜色铺子一般，直把他骂得气塞胸膛，火星直冒，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看了半晌方才说出一句话来，道：“好好，我是好心劝你，你倒教训起我来。我活了五十多岁年纪，没有受过这般糟塌。你这个人真真的不知好歹！你想你在外面荒唐，与我什么相干？我不过念着你们尊大人和我的交情，所以这样的苦心相劝，想要保全你的名誉。不想你倒这样的把我顶撞，眼眶内看不起人！就算你是这样的高才，我总算是你的父执，可该把我这样糟塌的么？”说着气喘呼呼的，把一把象牙油纸扇儿不住的乱扇，头上的汗珠竟有黄豆一般大小，口内连说：“岂有此理！”章秋谷见了，甚是好笑，又见他气得这般模样，好像心上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起来，便含笑说道：“老世伯言重了，小侄怎敢这般大胆糟塌起你老世伯来！但是小侄性情亢直，心上留不住一句话儿，所谓骨鲠在喉，吐之为快。还求老世伯的大量海涵，不要和小侄一般见识才是！你老世伯是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比不得我们这一班少年性急的人！”说着便立起身来，打了一躬。王太史听了章秋谷的说话，虽然恨他切骨，却是无可奈何，只得顿住了口，默然不语。陈文仙此时走到前房应酬客人去了。王太史坐了一刻，觉得心中余怒未平，坐在此间无谓，便起身要走。秋谷也不相留，任他先走。陈文仙赶到后房相送，王太史临走的时候，似笑不笑的向着陈文仙道：“恭喜你，有这样的漂亮客人在你院中来往，怪不得你要做他的恩客，果然生得不差。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儿，你面子上虽然一样应酬，那心上究竟是勉强的。”陈文仙听了变了面皮，正要回答，不料王太史晓得自己说他不过，三步并做一步，急急的走下楼梯，头也不回竟自去了。陈文仙又气又笑，回转后房，对着

秋谷笑道：“耐听听看格号闲话，阿要气数。”章秋谷也不觉笑了，按下不提。

只说章秋谷在上海过了中秋，应办的事情差不多将次完结。秋谷打算过了重阳，束装回去。恰恰的金小宝过了秋节不做生意，另外租了几间房子，和贡春树住在一起。只留下章秋谷一个人住在吉升栈中，花朝月夜，甚是无聊。除了和几个知己些的朋友谈谈，便往陈文仙院中走走，每每整天整夜的不到栈房。这一天，秋谷正在栈内检点往来的信札，忽然见王小屏走了进来。秋谷大喜，让他坐下，谈了一回。王小屏随意把案上的书本翻看，只见一本《玉溪诗集》内，夹着两张写过的冷金笺，写的一笔赵松雪行楷，甚是秀挺。第一张上面写着《秋词八章》的题目，下边写着“憔悴青衫客旅稿”。原来这“憔悴青衫客”，便是章秋谷的别名。王小屏看了，晓得是章秋谷的近作，便朗吟起来道：

十二阑干映画塘，水心亭子好招凉；  
夜深独立无人问，一点流萤过曲廊。

画船载酒听湖歌，十里湖光压芰荷；  
行到六桥烟外路，碧湖深处晚凉多。

珠帘不卷夜星低，独倚银屏望翠微；  
坐久不知风露冷，满身香影湿罗衣。

一夜新凉透画棂，谁家玉笛暗中听？  
当时七夕真虚度，惆怅牵牛织女星！

三更凉露湿秋千，云母屏风隔半偏；  
冰簟银床眠不得，碧天如水夜如烟。

锦帟半掩睡惺忪，昨夜轻寒力更慵；  
八尺龙须人未起，月明庭院冷梧桐。

两岸溪光拥板桥，岸花开处泊兰桡；  
可怜扶荔宫中柳，瘦尽当年一捻腰！

大堤残柳乱栖鸦，灯火帘栊月又斜；  
一夜西风秋不管，隔滩闲煞白苹花！

王小屏念完，不觉击节叫好。秋谷道：“你不要谬赞，还有几首秋闺怨集唐，好像集得好些，你一总看了再说。”王小屏看了，便又取过第二张来，高吟道：

倦倚东床白玉床，为谁消瘦减容光？  
今宵始觉房栊冷，卧后清宵细细长。

露床风簟半欹斜，深掩妆窗卧碧纱。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知秋思在谁家？

象齿薰炉未觉秋，天河迢递笑牵牛。  
相思一夜知多少？春入眉心两点愁！

深院沉沉独闭门，为君惆怅又黄昏；  
一钩冷雾悬朱箔，金屋无人见泪痕！

月过花西尚未眠，月光如水水如天；  
晚来怅望君知否？织女佳期又隔年！

已凉天气未寒时，桂魄初生秋露微；  
直道相思了无益，残宵犹得梦依稀。

王小屏看完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拍案称赏，又把那两张诗翻来复去的看了几遍，道：“你这秋词八首，直是逼真的王渔洋。渔洋七绝，全取丰神，不食人间烟火，真个是锦心绣口！我们那里做得出来？”秋谷笑道：“你这个人，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一番谦逊。其实我们这样的交情，何必定要拘着这些俗套？你的著作，我是拜读过的，真如大海长江波澜万里。若令当世竖儒见了，一定要挤舌不下者三日！像我这样风云月露的才子，那里赶得上你的大才！”王小屏不等秋谷说完，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你说我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一番谦逊，你为什么也要这般的谦逊起来？”正是：折倒迂儒之论，名士高谈；狂吟子夜之歌，王郎绝唱。不知王小屏还有什么说话，请看下回便知分解。

## 第七十回 好良宵诗征出阁词 留学生弹打章秋谷

且说王小屏向章秋谷说道：“你说我过于俗套，为什么你自己也要谦虚？我们大家只好算个扯直罢了！”秋谷不觉也笑起来。王小屏坐了一回，便向秋谷道：“你可晓得辛修甫的令妹就要出阁么？”秋谷惊道：“我这几天没有见着修甫，不晓得这件事情。既是他家有喜事，我们还该备个公分才是！”王小屏道：“我正为要约公分，特为来和你商量。你看还是怎么的一个约法？”秋谷道：“据我看来，还是等他回门的那一天，送一班髦儿戏，大家热闹不好么？”王小屏即说道：“我也是这般的想，既是你也是这个主意，好极了！我们就立刻写好帖子，我们两个人为头，去约那一班朋友可好么？”秋谷点头道：“好！”当下就取过一副全帖，写好知单，交与王小屏带去代发。那单上的人，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位，一时不去提他。

只说不多几天，辛府吉期已到。秋谷等一班朋友一齐穿着衣冠，前去道喜。真个是车马盈门，十分热闹。隔了一天，新郎新妇归宁，辛府中更加热闹。章秋谷和王小屏两人到得最早。不多一会，客人陆陆续续的到来。琼筵坐花，羽觞醉月，哀丝豪竹，添酒回灯。春开孔雀之屏，褥隐芙蓉之绣。整整的闹了一夜，直到四更将尽，方才宾主尽欢而散。章秋谷即席挥毫赋了八首出阁词，下笔如风，文不加点，一时传诵沪滨，脍炙人口。那诗是八

首五律，做得深情如水，宛转关生，旖旎风光，一时无两。在下倒还有些记得，免不得背诵出来，给列位看官听听：

绮阁辞亲日，瓜瓢问字年。  
含情依阿母，掩泪整花钿。  
临镜还惆怅，妆成亦自怜。  
不知为底事，眉黛蹙湘烟。

自画檀蛾浅，梳妆拟大家。  
风前停玉佩，天上驻云车。  
宛转回鸾袖，逡巡换绣鞋。  
娇羞扶不起，妒煞海棠花。

箫管送星娥，天孙意若何。  
轻风吹鹊驾，微雨渡银河。  
红泪阑干湿，矜持宝靥酡。  
欹斜偎画烛，未敢展双蛾。

灯火拥楼台，端详宝扇开。  
欢痕留晕脸，羞态压蛾眉。  
嫁得乘龙婿，应怜倚凤才。  
蓬山应早到，玉漏漫相催。

微觉口脂香，春风夜正长。  
寻声轻唤婢，背影暗窥郎。  
侧坐犹低首，迟回未卸妆。

却嫌红烛下，夫婿太轻狂。

背人无语处，睡意已惺忪。  
玉箸啼痕浅，鲛绡腻粉红。  
牢钩金屈戌，稳放玉玲珑。  
春梦迷何处，蓬山十二重。

妆台携手立，私语嘱殷勤。  
未必檀郎信，还防侍婢嗔。  
低鬟时敛笑，凝睇更含颦。  
珍重罗帏里，还疑梦里人。

此夜最魂销，银屏倚素腰。  
钗光和影颤，春色泥人娇。  
惆怅温家镜，徘徊弄玉箫。  
怜他孤馆客，坐听雨萧萧。

再说辛修甫自从办了这桩喜事，倒整整的忙了半月有余，好不容易才得料理停当，仍旧和章秋谷、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天天来往。这一天到了午后三四点钟，大家到陈文仙院中去寻章秋谷。寻到了秋谷，彼此谈了一回，秋谷就同着辛修甫、王小屏二人到一品香去吃大菜。陈文仙听了，也要同去，章秋谷答应，叫他随后就来。

三人一同到了一品香，占了一间房间。恰好开出去，就是洋台，甚是轩爽。秋谷和修甫随便坐下，谈了一回。听得隔壁房内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十分热闹，还夹着些馆人的燕语莺声。章秋谷

留心听去，只听一个人的声音说道：“你们都说日本妇女的面貌甚好，然而我却不爱他。你想他身上穿着一身和尚一般的衣服，脚下又踏着一双高低不平的木屐，走起路来踢踢跹跹的像个什么？所以我在东京的时候，我始终没有陪着你们到堂子里头去过一趟，就是这个缘故。”又有一个人接着说道：“我们中国妇女的打扮，实在妖淫得很。不要说是别的，你且看他们缠那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好似那出水荷花、随风杨柳，不由得令人魂魄俱销。中国的人都是把那些有用的精神消磨在一班妇人身上，那里还做得出什么事业？你看他们这样的小脚缠起来不知吃了许多痛苦，费了如许工夫！却只供得一班嫖客的玩具！”说着，忽听见信人的声音嚷道：“勿要惶，啥实概介！”章秋谷听了他们起先的一番说话，晓得定是一班出过洋的留学生。听到此处，忍耐不住，便立起身来，走到洋台上面，隔着玻璃窗看去，只见三个穿西人服式的少年，一式的都戴着金丝边眼镜。三个留学生到叫了六个信人，更有一个留学生把一个信人抱着坐在身上，一手在他胸前乱摸，丑态百出。那信人挣又挣不脱，跑又跑不开，只把他急得满面通红，口中“阿唷阿唷”的喊个不住。又有一个把个信人的粉面双手捧住了，不住的在他脸上乱闻乱嗅。那信人躲闪不过，急得几乎要哭将出来。其余的信人见了，恐怕连累到自家身上，有的背过脸去暗笑，有的立起身来走开。秋谷见了他们这个样儿，大不入眼，冷笑一声，走了开去。辛修甫也在后面看见，跟了过来，一同倚在阑干上，低头俯眺。辛修甫叹息道：“留学生是最高的人格，怎的现出这样的怪像来？这一班人，真是那留学生中的败类！”秋谷此时，心中十分作恶，听了辛修甫的说话，由不得惹起他的议论来，大声说道：“你还没有晓得，我们中国的人，

只有留学生的人格最高，亦惟有留学生的品途最杂。不论什么媚优皂隶，只要剪了头发，穿了一身洋装，就可以充得留学生的样子。你道这班留学生，将来有什么用处么？他开口革命流血，闭口独立自由，平日之间，专会吹牛皮，说大话。不论你是个什么人儿，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好像为了同胞的国民，真肯把自家的生命当作牺牲，去供那野蛮政府的刀锯鼎镬。其实到了那要紧时候，不要说是叫他流血，就是在公堂之上轻轻的打他几下手心，他也要吓得屁滚尿流，汗流浹背！”

章秋谷说到此处，听得隔壁的门窗一响，那三个留学生一齐走了出来。走得皮靴声响咯支咯支的，也到洋台上来。却是一个个怒容满面的，似乎已经听见了章秋谷的说话一般。辛修甫回头一看，晓得他们已经听见。那班留学生的性情，无论什么事情，别人做不出来的，他都做得出来。便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叫他不要再说的意思。那知章秋谷本来脸向那边，没有理会，况且他向来胆大，那里顾得这些？接下去大声说道：“虽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两个好人，看得清时势阽危，担得住支那全局。却是这样的人，一千个里头恐怕还拣不出一个！倒有九百九十九个是这般的斯文败类、凉血畜生！”章秋谷正在说得高兴，还要说下去的时候，忽然那边的留学生内走过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立在章秋谷面前。秋谷眼光一闪，早看见就是隔壁房间里的学生。只见他眼露凶光，眉横杀气，怒容满面的对着章秋谷说道：“你也是国民中的一分子，为什么要这样的毁骂同胞？难道我们一班留学生，都是像你口中说的这般败类么？”说着把手在衣袋里头一摸，竟摸出一管小小的手枪来，抢上一步，对着章秋谷开机便打。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初时看见他这般样子，怒气冲冲的，早料

定他不怀好意。急忙把身子腾开一步，却也还想不到他竟要拚起命来。当下见他在衣袋里头摸出手枪，擎在手中，正要开放。这一下子，可把那旁边的辛修甫、里面的王小屏吓得一身冷汗，手脚慌忙，不约而同的齐叫一声“阿唷。”就这一声里，这个时候，章秋谷正是会者不忙，忙家不会，不等他手枪放出，早已把头一低，扑地一个箭步，穿到他的身旁，一手擎住他的手腕，趁势飞起一腿，不歪不斜正踢在那人的臂弯上面。不由得骨节酸麻，手内一松，那弹子还没有放得出来，早被章秋谷轻轻的一把将手枪夺去，顺手把他的颌下一叉。那人立脚不定，连退了几步，仰面朝天扑地一跤。辛修甫和王小屏看了，方才放下心来，暗暗的叫了一声“侥幸”。再看章秋谷时，虽然似乎也有些惊慌的样子，却是面上不红，口中不喘，好像没有这件事儿，手中拿着一管手枪，微微含笑。那跌了一跤的人也自家扒起，立在一旁，呆呆的不发一言，却也并没有惊惧的意思。

章秋谷并不动气，走过去，笑迷迷的向他说道：“方才我的说话，虽是过于激烈了些，但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儿，算不得什么睚眦之怨，何至于要弄到这般的白刃相加，和我拚起命来呢？况且我说的是那一班无耻的学生，并不是指名说你，你只要不是这样的人也就是了，为什么要勉强把这些留学生的罪过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这又是个什么意思呢？”几句话，把那个人说得哑口无言、十分惭愧。秋谷又道：“今天这件事，幸而遇见了我，没有受伤。若是换了别人，一时间定要闹出一场人命。你说我是国民的一分子，不应该毁骂同胞，难道你放枪打我，残害同胞，又是应该的么？你可知租界上边那里容得你这般胡闹！本该把你扭到捕房，解堂问罪。但是我也不是这样多事的人，只要自家没有

受伤，也就算了，免得你们又要说我借着警署的势力，欺压同胞。不过你虽然和我为难，我倒还有一句良言相劝，下次须要自己小心，切不可这般冒失。若是落在别人的手内，恐怕你没有这样便宜！”说着，便哈哈冷笑，羞得那人面涨通红，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秋谷又把方才抢下的手枪替他放在衣袋之内，说声“少陪了”，便举步进房，不去管他。辛修甫和王小屏接着秋谷道：“今天真是你的运气，没有受伤。”秋谷笑道：“我倒没有什么，恐怕你们心上倒受了一个大大的惊吓。”正在说着，别处房间里的客人听得有这般奇事，一齐拥了出来，都要看看这姓章的是何等人物。顿时洋台上拥了无数的人，连着一班侍者也挤在里边，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再看那动手的学生时，早已不知去向，悄悄的溜回自己房中。原来那两个同来的人见同党无故行凶失利，也是出其不意，着实吃了一惊。拉既拉不住，走又走不开，都吓得回到房内，探头探脑的往外边张看消息。后来见章秋谷随随便便的还了他的手枪，并不鸣捕，方觉放心。恰恰的动手的学生溜了进来，连忙算了菜帐，打发了来的馆人，悄悄的鸦雀无声，抱头鼠窜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章秋谷坐在榻上，见拥了一大班人立在门口，咕咕浓浓的不知大家在那里说些什么。章秋谷正觉得有些厌烦。忽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身体魁梧，丰仪高爽，一把拉了秋谷的手，哈哈大笑道：“我听见他们说什么姓章的客人，就有些疑心到你，果然一点不差。”秋谷举眼看时，原来是他的同窗好友，是个常熟城内有名的富翁，差不多也有二三百万光景。年纪只有二十多岁，已捐了个浙江候补道。姓李，单名一个煜字，表字子霄。这李子霄虽是个富家子弟出身，却是精明得很。差不多些的事情都

瞒不过他，在上海开着几家钱庄，几处当铺。生平敬重的朋友，止有秋谷一人。这一回到上海来盘查帐目，他就住在后马路自己的钱庄里头。今天同着一个朋友姓沈的，也在一品香吃大菜，听得隔壁人声嘈杂，便叫了侍者进来，问他为什么这般吵闹。侍者把留学生放枪打人，反被一个姓章的客人夺了手枪的事情，一一的朝他说了。李子霄听了，也要去看看这姓章的是些什么一个样儿，所以也到门口窥探。不想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心中大喜，走进招呼。秋谷见是李子霄，也觉欢喜，便邀他一同坐下谈谈。李子霄不肯道：“我那边还有客人，还是你到我那边去坐一回儿的好。”说着，不由分说，拉着便走，又让辛修甫、王小屏两个先走。秋谷见李子霄甚是爽直，只得依着他，一同过去。正是：偶失睚眦之意，白刃相加；重逢车笠之交，故人无恙。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李子霄他乡逢旧友 辛修甫谈笑讽良朋

且说李子霄不由分说，拉了三人就走。章秋谷因李子霄为人性直，便并不推辞，向着修甫、小屏招招手儿，一同跟了过去。李子霄先请辛修甫和王小屏二人坐下，他们素不相识，免不得彼此客套一番。章秋谷到了子霄那边，见还有一个客人，年约三旬，身材中等，倒也和蔼近人，春风满面。秋谷便朝他拱一拱手，请教他的姓名，方知也是常熟富户，叫做沈仲思，因为他排行第六，大家都叫他沈六。秋谷应酬了他几句，正要坐下，忽见李子霄和沈仲思都是坐在两旁，主位上空着，没有人坐，觉得有些诧异。正要问时，只听得莺声啾啾，从洋台上转进一个馆人，宝髻盘云，珠光照采，衣裳艳丽，态度妖娆；眉横远岫之烟，眼媚湘江之水，一步步地走到面前，好似那华月初升，春云乍展，仿佛惊鸿之影，依稀照月之妆。莲步移来，香风到处，倒把章秋谷的眼光提了一提，仔细看那馆人时，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自家的相好，四大金刚里头的张书玉。暗想：“这可糟了，我和他们闹到起来了。”

张书玉见了秋谷，也不觉呆了一呆。停了一刻，方开口道：“倪当仔是啥人，想勿到就是耐！”说着，向秋谷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便向主位上坐了下去。秋谷见了，觉得诧异，忙问为什么这般坐法：“今天请客，可是你的主人么？”张书玉横波一盼，启齿嫣然。还未开口，李子霄见张书玉和秋谷这般熟落，好似素来

相识的一般，不觉疑惑起来。插口问书玉道：“你和这位章大少可是一向认得的么？”书玉听了李子霄这样口风，晓得他有了醋意，便连忙转口掩饰道：“格位章二少爷，来浪上海滩浪，真真是多年格老牌子哉！稍微有点名气格倌人，陆里一个勿认得里。勿要说是倪，就是金刚里向格林黛玉搭仔金小宝，也才认得里格呀！”一面说着，暗中伸一只小脚，把章秋谷钩了一下，又微微的递了一个眼风，似乎叫他不要说穿的意思。秋谷会意，乐得假作不知，轻轻的几句话儿，就被他遮过去。李子霄听了，心上不觉释然。张书玉方回过头来向秋谷道：“今朝是倪专诚请格位李大人搭仔沈大人到该搭来吃大菜，难得碰着耐格二少也肯赏倪格光，总算倪靠仔李大人格福气。今朝借花献佛，绵绵倪格场面！”秋谷听他说得文绉绉的，十分客气，觉得好笑。便也调侃他道：“阿唷，今朝书玉先生请客，是百年难遇格事体！倪阿好勿领耐格情？只怕倪无拨格号福气吃仔耐格大菜，转去生气病来末，尴尬哉！”这儿句话说得好笑，修甫等一齐大笑起来。张书玉也忍不住，抿着嘴儿好笑。笑了一会，书玉方才向秋谷说道：“刚刚倪听见哩笃说，有两个外国人，吃醉仔酒，拿仔洋枪打人，倪倒拨里吓仔一跳。只怕外国人勿讲理性，瞎打一泡，打起倪来末，那哼弄法？勿壳张就是耐，耐啥格道理搭仔外国人两家头吵起来，阿好讲拨倪听听看？”秋谷听书玉说得夹七夹八的，甚是可笑，不免约略和他说了。正是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只见门帘起处又走进一个倌人来。

秋谷只道是陈文仙来了，正要叫他，却一眼看去，似乎要比陈文仙长些，缩住了口，没有叫出来。再聚起眼光仔细看他时，秋水丰神，远山眉黛，西子凌波之步，夜来红玉之香，好像有些

认得，却又叫不出他的名字来。那信人走到席间，先叫了沈仲思一声，又招呼了李子霄，然后回过头来，向章秋谷等微微一笑，就在沈仲思身旁坐下。秋谷见了，晓得就是沈仲思做的信人。见他年纪也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儿，风头却还甚好，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射来射去，甚是妖媚。秋谷暗暗的问张书玉，方晓得那信人是兆富里的洪月娥。当下书玉便请客人点菜，秋谷和修甫等随意点了几样。秋谷向修甫道：“文仙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不见来？”修甫道：“或者有什么客人耽搁住了，也未可知。”说着又等了一会儿，陈文仙方走了进来。张书玉因是主人，立起来招呼了几句，陈文仙就坐在秋谷左边。张书玉先开口，向陈文仙道：“刚刚耐阿晓得，险格噻。”陈文仙并不晓得这件事儿，没头没脑的，被张书玉这般一说，不觉呆了一呆，微笑答道：“啥格事体？倪勿晓得咧！”张书玉便把方才的事和他说了一遍。倒把个陈文仙吓得来香汗淋漓，花容失色，半晌方透过一口气来。章秋谷见陈文仙这般关切，不觉触起心思来，低头默默，若有所思。陈文仙定一定神，急忙回过头来问秋谷可曾被他打着。秋谷不觉哈哈笑道：“若是被他打着了，我还能好好坐在这里么？你怎么说出痴话来了？”修甫等听了，都觉好笑。陈文仙自己觉得岔了话头，面上一红，趁势拉着秋谷的手，和他不依道：“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倪搭耐说格闲话，总归一句也勿肯听！别人家勿好，阿关得耐啥事，要耐去噢噢惶惶，瞎说一泡，几乎弄得性命交关格事体，区得耐运气还好，勔拨俚笃打着。倘忙一格勿当心，拨里笃打仔一枪，耐阿犯着搆脱仔自家格性命，去拚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文仙说着又道：“格个辰光，耐来浪新马路打啥格流氓，阿记得倪劝仔耐几几化化格闲话，勿壳张耐一句也勿听。总归原

是格付脾气，格未也叫真真无说法！”文仙说罢，不觉烦恼起来，背过脸去，佯佯不睬。秋谷和他说话，只是不理。秋谷没奈何，咬着陈文仙的耳朵说了几句。文仙故意嗔道：“晓得格哉！啥烦得来？”秋谷一笑，回过头来，搭讪着和李子霄谈了一回。当下照例点菜叫局，自不必说。吃到十点多钟，方才散席，各人自到相好那边去坐。

只有辛修甫不到西安坊，同着章秋谷到兆贵里去。到了院中，文仙先已回来，招呼坐下。文仙免不得又把章秋谷埋怨一回，秋谷只好笑而不辩。辛修甫向秋谷道：“今天这件事情倒把我吓了一大跳。幸而文仙没有看见，不受虚惊。你没有见那时的样儿，真正人也吓得坏的！”修甫说着，又向秋谷道：“我原晓得他们那班留学生，随便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没有一样做不出的。所以我暗中把你的衣裳拉了几回。你正是说得高兴，没有觉着，果然被他们听见，要和你拚起命来。你虽然没有被他打着，却也受了一个虚惊。究竟这样的正该把他送到捕房，问他一个凶器伤人的罪名，也好警戒警戒他下次，怎么轻轻松松的竟是他放走，可不便宜了他？”秋谷道：“你不晓得这当中的道理！我说出一个缘故来，你就明白了。他们开枪打我，自然情理难容，我们就把他送到当官，也算不得什么罗织。但是他们和我没有什么冤家，不过听我骂他们的说话骂得刻毒了些，一时气极了，不顾利害做出这样的事情，究竟我和他们不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我既然没有受伤，放了他就是了，何必定要惊天动地的，闹到当官，结这个无谓的冤家作甚！万一为了这事，弄假成真，他们这一班留学生，当真的结了团体和我做起对来，从来暗箭难防，明枪易躲。我虽然不怕他们，却也防备他不尽。不如还是放他去了的好。

我想他人非草木，此后也不至于再来和我为难。你想我这话，可是不是？”修甫听了恍然，不住的点头道是。

秋谷便对修甫说起打算就要回去的话，修甫也劝他不必久在上海，还是回去的好。文仙听了，急问秋谷道：“阿是耐说要转去？”秋谷点头。文仙又道：“格末倪搭耐讲格闲话，到底那哼？”秋谷微笑，朝他摇一摇头。文仙发急道：“耐格人，啥格总是实梗归格辰光，倪搭耐说格闲话，耐阿记得。故歇又是实梗搭倪格浆，倪定规勿成功！”说着便柳眉颦蹙，杏眼含珠，着实的横了秋谷一个白眼。修甫在旁看了这个样儿，已经猜着了八九分的光景，只听得秋谷向陈文仙笑道：“你不晓得我的家事也有多少为难！第一，太夫人性情严厉。第二，我家计不过中资。如今若是趁了一时高兴，做了这件事情，将来万一有什么说话出来，我怎的对你得起？到了那个时候，不是要好，反是害了你的终身！你也要自家想想！”章秋谷这几句说话，原是真心，不料陈文仙听了，眼圈儿一红，反止不住掉下泪来。停了一回方说道：“故歇倪也无啥说头，耐到陆里，倪跟到陆里，随便耐叫倪那哼，倪总无啥勿肯！”秋谷又笑道：“话虽如此，但是我晓得自家福薄，消受不起的这样的人，所以不敢答应！”文仙听了他这样的话风，生起气来道：“照样耐实梗说法，是拿倪当仔坏人，恐怕将来要出啥格毛病。耐倒自家想想看，倪阿曾有啥格地方待错仔耐，无拨真心，拨耐看仔出来，耐倒说拨倪听听看。”秋谷笑道：“实不相瞒，我自从十七岁上出来纵情花柳，歌场酒阵，整整的阅历了五年！做了无数的倌人，攀了许多的相好，没一个不是蜜意缠绵，深情宛转，赌神罚咒的定要从良。到得后来，一个也没有成功。所以你虽然一片真心，我却不敢相信！”陈文仙听了，气得粉面

通红，蛾眉斜竖，逼着问道：“耐既然实梗格念头，为啥倪问耐格辰光，一口答应？阿是拿耐来浪弄白相，寻倪格开心，嘴里向说出来格闲话，赛过放屁！耐自家想想，阿对得起人。故歇倪只有一句闲话，耐答应末也是实梗，耐勿答应末也是实梗，阿有啥闲话说得明明白白，到仔故歇倒装起马虎来哉，倪末白白里快活仔一泡。耐自家心浪，阿有点意勿过！”秋谷听了，自己回心一想，果然有些对不起他。但是要答应他，却又有好些的为难之处。没奈何，只得附耳和陈文仙细细的说了一番，指望他回心转意。不料陈文仙听了，愈加动气起来道：“倪晓得自家格命苦，所以落到堂子里向做仔信人，勿想嫁啥格大人老爷，过啥格好日脚。勿壳张碰着格客人，又是实梗样式！”说到此处，便咽住了，说不出来，眼中珠泪一行行向下直挂。秋谷见了，心上觉得可怜，想要劝慰他几句，不想陈文仙倒动了真气，娇喘微微，泪流满面。

秋谷正在无可如何之际，辛修甫坐在旁边，呆呆的听着他们讲话，因为插不下口去，不便开言。见陈文仙气到这般模样，忍不住向秋谷道：“这件事儿，却是你的不该。为什么既然答应了他，如今又要变卦？其实你们成就了这样好事，总算是一段美满姻缘，为何你一定不肯答应？”秋谷道：“不瞒你说，并不是我不肯答应，实在有为难的事情，不好向你们细说。况且他们堂子里头的人，总是吃惯用惯，我不过一个中人之产，那里供给得来？你想他们做着信人的时候，把多少客人的家财精力通通用在一人身上，尚且横不愿意，竖不称心，讨不着他人的欢喜。不要说一个人的财力，那里填得满这无底的深坑？你想这件事儿，我那敢冒冒失失就答应他？”修甫道：“你的话虽然不错，我看陈文仙还不是这样的人，将来决不至于闹什么笑话，你只顾放心就是了！”

秋谷听了，正在踌躇，修甫忽然笑道：“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不要见怪。你这个人，在朋友面上极有义气，极有交情，若要讲到信人面上的交情，却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委实的没有良心！”秋谷听了，诧异起来，忙问：“你这话儿怎生说法？”陈文仙正在气得昏头耷脑的时候，忽听得修甫这样说法，也觉诧异，倒住了哭，呆呆的听他怎生说法。只听得修甫笑道：“大凡一个客人，做着一个人，虽然不要处处认真，上了信人的圈套；却也不好过于诈伪，学那王莽的谦恭。从来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天下的事情，惟有这样地方最是看得出一生的品行。若是一个人到了这地方，还是满口胡言，满身诈伪，没有一点真心，这个人的居心，就不可问了。你想花丛柳阵的地方，粉黛笙歌的境界，最容易激发真心。你虽然是个个中老手，却不能太上忘情。不过阅历既深，有些强制的工夫罢了，却不晓得资格渐深，天良渐泯，做了一个信人，无论那信人和他怎生要好，总是随随便便的，没有真心。我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儿，像你这样的一个人风流人物，又天天混在那脂粉丛中，绮罗队里，居然毫无动心，没有一些儿迷惑，不是那元奸巨恶，和曹孟德一样的行为，就是个木偶刍灵，和晋惠帝一般的人物。我劝你还要诚实些儿，宁可做一个明知故犯的瘟生，不要学那些奸巧刁钻的行径。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这一席话，竟把一个能言善辩的章秋谷骂得顿口无言。眼睁睁的看着修甫，看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道：“骂得好，骂得好！我自出世以来，从来没有个人把我骂得这般结实！你今天的几句说话，却正搔着我的痒处，说到我心眼上来，真是佩服得很！”修甫听了，也笑起来道：“我不是有心骂你，不过是议论现在的嫖客罢了，你可不要多心！”秋谷笑道：“我也不是个怕骂的人，

只要你骂得有理，就多骂几句何妨！”说着两人又笑了一会。陈文仙又向秋甫诉说道：“辛大少，耐想想看，格号事体，俚阿对倪得起！”修甫听了，又委曲劝解了陈文仙一番，却向秋谷说道：“我看文仙这人很可娶得。你不妨答应了他！不要学那李益一般，做那负心男子！”正是：水殿春风之影，镜里情郎；摩登软幃之图，画中受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章秋谷名花成眷属 张书玉陌上遇萧郎

且说陈文仙对着辛修甫说道：“俚耐说倪勿是真心，倪格心只有自家晓得，勿要挖仔出来，拨俚看看。故歇倪只有两句说话，无啥别样花头。第一勿要俚格洋钱，第二随便俚那哼分付。闲话说到仔实梗样式，俚耐还要说倪勿是真心未？听凭耐自家格良心好哉。辛大少，倪格事体，瞞勿过耐。要耐倪转去格客人勿止一格，倪要无拨真心待俚末，老早嫁仔人哉，陆里等得到故歇。”修甫听了，点头叹息，便又开导了秋谷一会。秋谷此时但见陈文仙果是真心，心上已有八九分懊悔，不该这样的回他。现在又被辛修甫劝了几句，自然顺水推船，一口应允。

文仙见秋谷已经答应，方才眉锁重开，梨涡浅晕，收拾了一天烦恼，打叠起无限娇柔，喜孜孜的提起精神，应酬他们两个。秋谷便向修甫道：“这件事情，我虽是已经应允，却还要回去一趟，和家内说明了委曲的情形，方能成就。现在却不能就这般草草的娶他。”文仙瞅了秋谷一眼道：“耐格闲话有点马马虎虎，勿好算数。倪倒勿相信耐格枪花。”秋谷道：“这一回不比前番，有修甫在中间介绍，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我若再要反悔，非且对不住你，并且对不住朋友了。”当下彼此商量一会，说明秋谷过了月半回去一趟，至多耽搁一月，再回上海来办陈文仙的事情。三面讲得明白，文仙恐怕章秋谷还要反悔，又问得着着实实在在的，

估量着没有什么变动。好个陈文仙，当时叫了娘姨进来，和他说明嫁人，叫相帮去把牌子除下。娘姨呆了一回，虽不愿意，但陈文仙不欠他们的带挡，不好拦他，只骨都着嘴，自去分付。辛修甫见陈文仙做事这般剪绝，暗暗称赞。秋谷见他如此，自是欢喜。文仙又当场叫了本家上来，叫他把帐算清，房饭钱认他一节，因是节后不多几日，不过四十几台菜钱，算起来倒还不甚吃重。又叫秋谷和他去看房子，预备搬场。回报了一个娘姨，一个大姐，宝珠姐仍旧暂时服侍文仙。还有一个小大姐，也叫他一同过去。秋谷替他算一算本家的帐，约着不到一千块钱，便打了一张一千块洋钱的票子，交与文仙，叫他开销一切，又另外赏了房间里一百块钱。文仙起初还不肯要，秋谷道：“你虽然不要我的身价，难道我倒反要你贴钱？况且我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不必这般客气。”文仙方才收了。章秋谷一连看了几天房子，在新马路租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洋房，把陈文仙搬了过去。自己也把吉升栈内的行李搬到新马路来，和陈文仙住在一起。正是：花枝并蒂，春融秦女之箫；蛱蝶同心，月满温家之镜。双星无恙，碧落团圆，三千天女之场，一枕风流之梦。脂香满满，未销宝鼎之烟；人面田田，占尽柔乡之福。章秋谷这边的事，按下不提。

如今且把李子霄、沈仲思的来历补叙一番。看官且住，在下这部小说，原名叫做《九尾龟》，又叫作《四大金刚外传》。如今做到五集，差不多就要结束全书，不得不把他们的事实，再细细的补叙一回。那四大金刚里头的陆兰芬已经死了；金小宝暂时收场，不做生意，却和贡春树住在一处；林黛玉住在惠秀里内，算个住家，有向来相熟的客人，也可过去坐坐，他自己却竟是销声匿影的，不大出来；只有张书玉仍旧住在新清和坊，艳帜高张，

香名愈噪，真是枇杷花下，车马如云。每天牵算起来，总有五六场和，十余台酒，那生意比先前好了几倍，书玉得意扬扬，十分高兴。

有一天，书玉坐着轿子，在一品香出局回来。轿子走到大新街口，忽然迎面撞过一个客人，正在四马路走过。轿子走得甚快，那客人也低着头直撞过来。恰恰的撞了一个照面，轿夫避让不及，彼此一碰，把那客人仰面朝天的跌了一跤。那客人在地下扒了起来，心中大怒，一把扭住了轿夫的衣服，喝道：“你走路不带眼睛的么？乱撞你娘的什么？”轿夫见那客人衣服丽都，气概出众，却也不敢得罪他；况且委实把他撞了一跤，只得陪着笑面，说声“对不起，实在没有看见”。那客人那里肯放，要叫巡捕到来，把轿夫带到捕房里去。张书玉坐在轿中，一眼看见那客人的手上带着三个金刚钻戒指，晶莹夺目，光彩照人，身上穿着一身外国缎子的衣服，颜色搭配得甚是匀衬，更兼仪表轩昂，身材俊伟，生得倒还不俗。看了他这般气派，晓得定是个有钱的阔客，便有心要笼络着他，对着他嫣然一笑道：“大少，对勿住，总是轿夫勿好，碰仔耐一跤筋头，勿得知身浪向阿曾碰痛？”说罢，星眸低漾，杏脸微红，含羞带笑的瞧了那客人一眼。这一个眼风就把那客人的身体酥了半边，动弹不得。本来是一腔怒气，不肯干休，被张书玉这样一来，不知不觉的把心上的焦躁一霎时销化个干干净净，连忙放了轿夫，笑嘻嘻的答道：“不妨，不妨，没有什么要紧！”那眼睛却紧紧的盯着张书玉看个不住。张书玉见了，晓得他已经入彀，又微微一笑道：“晏歇点阿到倪搭去坐歇。倪来浪新清和第三家。”那客人听了，大喜道：“很好，很好，停会儿我一定过去！”书玉笑道：“晏歇点要来格哩！”那客人连连答

应。轿夫放开脚步，径自前行，临走的时候，书玉还欠起身来，回头一笑，略略的朝他点点头儿，一直回新清和去了。那客人见张书玉径自去了，只觉得恍恍荡荡的，好像神魂还没有归窍一般。忽然想起没有问他的名字，到清和坊那里去寻，便急急的向那边一看，见张书玉的轿子影影绰绰的还在前边，连忙三脚两步赶上前去，把轿后的龟奴一把扯往。轿夫倒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这般样子，那客人便问他信人的姓名。轿夫见他气喘吁吁的，甚觉好笑，便替他说了。书玉坐在轿中听见，把跟局的娘姨金珠叫了过来道：“倪先坐仔轿子转去，耐同仔格位大少慢慢交来。”金珠答应一声。那客人更是欢喜，同着金珠在马路上的慢慢的走着，一头夹七夹八的扳谈。大新街口到新清和坊本来不多几步路儿，不一刻已经到了。金珠在前引路，那客人跟在后边。上了扶梯，已见张书玉换了一身衣服，笑迷迷的立在楼门口道：“倪晓得耐就要过来，倪等仔耐一歇哉。”那客人到了此时，神魂飘荡，觉得身体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中的一般。张书玉拉着他进了大房间，亲手替他宽了马褂，推他坐下，方才问他的姓名。你道这客人是谁？原来就是那李子霄！当下敬过瓜子，张书玉着实的敷衍了他一番。当夜就摆了一个双台，闹到三更多天方才散席。

自此一连几天，李子霄夜夜碰和，朝朝摆酒，闹得烟雾尘天。在李子霄的意思，原想要转张书玉的念头，无奈张书玉虽是待他要好，晚间却总不留他，李子霄也不好意思开口。论起这李子霄的为人来，却也甚是精明，随便什么世故人情，一概瞒他不过，就是在嫖界里头也着实的有些资格，不比那一班土头土脑的瘟生。但是有一样毛病不好，见了信人，一个个都是好的，并且一见了面，就想要转他的念头。虽然很肯花几个钱，却自家打定主

意，不肯落他们的圈套。所以有些倌人，都要嫁他，他却咬定了牙齿不肯答应。不料一见了张书玉的面，就由不得神魂颠倒起来。那四大金刚的手段名不虚传。他不想你的念头则已，想了你的念头，却总要比他人来得辣些。这几天，张书玉放出全身本事，把一个李子霄哄得一心一意都在张书玉的身上。张书玉却又拿定主意，不肯叫他轻易近身，故意打情骂俏的，做出那一种亲热的样子，弄得李子霄这又不好，那又不好，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乱转。

有一天，李子霄在票号里头刚刚起身，还未梳洗，张书玉要笼络李子霄的心，起了一个大早，打扮得花枝招展、丰态娇娆，带了一个娘姨，坐了轿子，竟到李子霄票号里来。其时刚敲十二点钟，由李子霄的家人引进房内，笑盈盈的叫了一声。李子霄见了，喜出望外，连忙叫他坐下。只听得张书玉道：“李大人，耐啥格刚刚起来，阿是昨日仔辛苦哉？”李子霄听了一呆，道：“我除了碰和吃酒，没有别的事情，我有什么辛苦？”张书玉掩口笑道：“勿是呀，作兴耐昨日仔到仔相好搭去住夜，辛苦仔点，所以今朝起来得晏哉。耐自家照照镜子看哩。”说着，又低声问道：“李大人阿对？”李子霄听了，笑道：“你这说话甚是奇怪。我昨夜若真个住在相好院中，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就得回来？况且我在上海，除了你那里，还有什么相好，你倒说说我听！”书玉面上一红，道：“倪末陆里有格号福气。”说着就溜了李子霄一眼。李子霄见了，满心欢喜，一面洗脸，一面和张书玉天南地北的扳谈。书玉又见李子霄的头发蓬了，便问他要出梳具来，要自己和他梳头。李子霄打着苏白笑道：“阿唷，书玉先生实梗格红倌人，搭倪来打辫子，格是勿敢当格碗。”书玉听了，对着那个娘姨道：

“耐听听看，说得阿要好听。”又向李子霄道：“李大人，耐勿要实梗客气，故歇倪搭耐打条辫子，耐就要搭倪客气，晏歇点……”张书玉说到此间，粉颊低垂，含羞微笑的说不下去。李子霄逼着问道：“你怎么说话只说半句，说下去！”张书玉又嫣然一笑，接下去道：“也客气勿尽哧。”李子霄听了这两句话儿，真是乐不可支，满心奇痒。当下张书玉和李子霄打了一条辫子。李子霄又留他在票号里头吃饭，书玉一口应允，并不推辞。李子霄也是个老于此道的人，晓得馆人有时看望客人，不肯在客人那边吃饭，一定要客人在那馆人面上有了非常资格，方才能得到这般田地。张书玉看待李子霄虽然要好，却还只是那表面上的交情，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今天居然破格赏光，肯在李子霄那里吃起饭来，也算得是李子霄特别的场面了。

当时李子霄叫当差的去关照一声厨房，说有客人吃饭，叫他们另添几样菜来。当差的去不多时，已经开进饭来。本来是六碗饭菜，如今有了客人，添了四个热炒、四只荤盘，另外又是一壶绍酒。李子霄便让张书玉坐下，竟是两人对酌起来。那菜虽是不多几样，却做得甚是精致。张书玉竟不客气，吃了几杯酒，又吃了一碗饭。因李子霄酒量颇好，书玉亲自与他斟酒，直至完了一壶，方才吃饭。当差的舀上一盆水来，娘姨拿出带来的镜匣放在桌上。书玉对着镜子略略的添些脂粉，又揩了一把面，回头过来，见李子霄恰好吃完了饭，正要洗面。书玉便亲手绞了一把手巾，走过去和李子霄并肩坐下，一手搭着他的肩头，一手拿着手巾和他揩了一把。李子霄只闻得一阵剩粉残脂的香气在那手巾上直透出来。正是：碧城十二，相思六曲之屏；金粉三千，云雨前身之

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李子霄销魂春照夜 沈剥皮拚命死贪财

且说李子霄闻得一阵香气直钻入鼻孔里来，觉得今天张书玉陪他吃一顿饭，竟是破格的事情，心上十分高兴。张书玉又向他笑道：“倪生意未做仔好几年，从来勔到客人搭吃歇过饭。今朝耐李大人说仔，倪勿好勿答应，晏歇点说起来，总说是倪坍仔耐李大人格台。换仔别人留倪吃饭，倪阿肯答应！”李子霄听了，更是欢喜。张书玉和他说说笑笑，甚是投机，直到傍晚时分，张书玉竟是坐着不走。李子霄暗觉诧异，问他可有什么话说。书玉佯嗔道：“阿是无拨事体，倪勿好来格！”正在还要说下去的时候，早见书玉的相帮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搭局票递与娘姨，又说了一遍，无非是姓张的叫到聚丰园，姓李的叫到金谷春，要叫书玉早些回去。书玉故意皱着眉头道：“啥要紧呀，耐转去说。”转过来，又回头向李子霄道：“格排客人未叫讨气，叫啥格断命堂差。倪难得今朝一日天搭耐讲讲闲话，心浪倒蛮快活。刚刚俚笃又来叫啥格堂差，勿得知啥格道理。看见仔俚笃格付架形，就觉着心浪勿舒齐。说来说去，倪格碗堂子饭，直头勿要吃哉。赛过勿是自家格身体。真真作孽！”李子霄倒解劝了书玉一番。停了一回，书玉并不想去。院中接连来了两个相帮，说叫局的催过了两回，又有两起客人坐在房内等他回去。书玉听了，把头一别道：“啥格希奇勿煞，要唔笃实梗发极，一转两转，吵勿清爽，阿怕倪勿

晓得。”相帮听了，不敢开口，倒是李子霄看了不过意，便对书玉道：“你院中既有客人，又要出局，我看你还是回去应酬客人，不必在此间耽搁，不要回来脱了局，得罪了客人。要是闹些闲话出来，叫我心上怎么过意得去？”书玉听李子霄叫他回去，斜了他一个白眼，嗔道：“耐倒好格，阿是来浪讨厌倪，赶倪转去！倪好心来看看耐，耐倒是实梗样式，耐格人阿有良心！老实说，格号客人，倪本来勿高兴做。脱仔局也无啥稀奇，比方耐李大人叫倪格局，倪阿好勿来。像俚笃格排客人，倪生来勿去应酬，高兴末多来来，勿高兴少来来，倪也勿见得靠仔格挡码子绷啥格场面。李大人，耐说阿是？”李子霄见张书玉这般要好，不好再说什么。口内虽是这般说法，叫他不要得罪客人，心上却自是欢喜。张书玉直坐到上灯以后，约有九点多钟，院内的相帮一连来了几趟，叫他回去，书玉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又向李子霄叮嘱了无数的话，叫他今晚一定要来，李子霄自然答应。张书玉方才一步一回头的坐了轿子走了。子霄又到别处去了一转回来，便直到书玉院中。当夜又摆了一个双台，请的客人便是那沈仲思首座。

原来这沈仲思本来是杭州人氏，寄籍虞山。他父亲名叫沈近园，足足的二三百万产业。不要说是别的，就是常熟城内的田，竟被姓沈的占去十分之二，你想可利害不利害！这沈近园生了七个儿子，那五个都是少年夭折，只存了沈仲思兄弟二人。沈仲思还有一个兄弟，排行最小，名叫沈幼吾。因他排在第七，人都管着他叫沈老七。但是沈近园虽是个头等富家，生性却十分吝啬，真是一毛不拔，算尽锱铢。你要和他商议别件事儿，他总没有什么不肯，若要和他商议到银钱上去，这却杀掉了他的头也不肯拿出一个钱来。他又有一件毛病，不肯把银子放到庄上去生利钱。

只说这些钱庄都靠不住，他要是把我的银子拐在家里，自己却一溜烟跑了，我可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去呢。所以情愿把银子放在家里，再也不拿出来。在家里另外起造了一间房子，四边都是铁打的窗棂，只有一扇小门出入。这间房子，专为存放银钱。除了他自己一个人，余外的任是什么人儿也不放进这间密室。他放钱的法儿却又与众不同，也不是用保险铁箱，也不是用太平银柜，你道他怎生的放法？说也奇怪，他把那历年积蓄的洋钱，一封一封的排在地下。又怕没有数目，自己年纪大了，记不上来。他又想了一个法儿，把一万块钱堆作一排，整整的堆了数十余排。他却对人说道：“我若不是这般排法，万一有贼进来，偷了三百五百、一千八百，我那里查考得出？像这样的一万洋钱一排，那做贼的任是再有通天本事，也拿不动这一万洋钱。”人家听了，都笑他是个痴子，他也不以为意。沈近园虽然吝啬，家中倒有好几房的小老婆，头上插的，手上带的，都是金器，身上穿的，却又都是布草衣裙。有些好事的人问道：“你家里那几个如夫人，为什么插带的都是金器，穿的却又都是布衣？你既是舍不得钱给他们穿着，怎么又肯花钱打造首饰呢？”他却回答得好！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的算盘真是精益求精，你们那里想得到这步田地。你想金银首饰带在他们头上身上，就是隔了十年二十年，也还是这般轻重，没有什么吃亏。那绸缎衣服，花了许多钱做来着在身上，着了一年半载，最多的也不过三年五年，着得稀碎破旧的，一个大钱也不值，岂不是白白的赔钱？”那问的人听他这般说法，不觉哈哈大笑，佩服他的算计真是精明，出来对别人说了，从此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做“沈剥皮”，虽然苛刻，他的那两个儿子，却是著名的洋盘。在外边结识了一班篾片，一天到夜的各处乱闯

乱跑，大把的银子捧出来，就像水一般的往外直淌。但是沈剥皮的家教极严，等闲不许他儿子走出大门一步。这两个宝贝只是背着沈剥皮在外面打架闯事，无所不为，沈剥皮犹如梦里醉里一般，那里查察得着？但有一样，沈剥皮的银钱都是自家经手，这两个儿子摸不着他一个大钱。他们又想出一个主意，兄弟两个大伙儿商量，偷偷的叫了铜匠，配了银房的钥匙，候着晚间沈剥皮睡了，开了房门进去，偷了一个饱。又为偷得少了，恐怕被沈剥皮查了出来，索性一偷就是一排。偷了一万块钱出来。兄弟二人大家分用。这沈剥皮虽然算计精明，却只晓得要钱。别的事情都有些糊里糊涂的。他以为把历年积蓄的银钱放在这间密室里头，四边又是铁打的窗棂，就是着了翅膀，扁着身子，也不用打算进去。心上道是千妥万当的了，就是进去安放洋钱的时候，也不去查点数目，就是这样糊糊涂涂的过去。这兄弟二人，偷了一万洋钱出来用完了，便再进去偷。一连偷了好几回，见沈剥皮并不查点，越发放大了胆，索性多偷几排，挥霍一个畅快。又偷了几次，沈剥皮渐渐的有些疑心起来，对他两个儿子说道：“怎么我的洋钱只有一排一排的堆上去，不见他一排一排的长出来，老是这个样儿，可是个什么原故呢？”他儿子听了，吃了一惊，连忙遮掩道：“你老人家不要多疑多虑，那里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们这样的高房大屋，还有什么贼人进来么？”沈剥皮听了，想想儿子的说话不错，也就罢了。沈幼吾又嫌家里的住房不好，在自己对门买了一块大大的地基，造起一座洋房。又怕被沈剥皮晓得了是不得了的，便叫一个手下的箴片捏一个假名，径到沈剥皮家中拜会。见了沈剥皮，只说是苏州人氏，为的常熟地方甚好，所以买块地基，起些房屋，算他是别业一般。现在工程将要落成，特来

拜拜邻舍。沈剥皮听了，甚是相信，反恭恭敬敬的送了他出去。隔了几天，沈剥皮穿得衣冠齐楚的过来回拜。恰恰的沈幼吾坐在中堂，高谈阔论的和那一班清客讲话。抬起头来，看见沈剥皮穿靴戴帽的走进中堂，只把他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从后门逃了出去，却叫一个家人出来挡驾。沈剥皮还心中有气，说他瞧不起人。沈剥皮一天到晚只是呆呆的坐在家中，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便是盘算银钱，别的事情，一件也不在他心上。早晨不到天亮，就要起来，晚间刚刚天黑，就叫关了大门，大家睡觉。临睡的时候，还要自己到各处门口细细的查看一回，又亲手把一重重的门通通锁得结实，方才放心。到了晚上，不许家人们点灯睡觉。他明说是小心火烛，其实却是节省灯油。大约沈剥皮的家里，从正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也用不了一斤灯油。沈剥皮这样的小心防范，算得是顶真的了，谁知他那两位贤郎候他睡了，拿出身边预备的钥匙，把一重重门上的锁一齐开了出去，直到三更四更方才回来。悄悄的仍旧把门锁好，一些也看不出来，沈剥皮那里晓得？

有一回，沈剥皮打发儿子沈仲思到上海的一只什么当店里头盘查帐目，顺便查查别处的什么钱庄、绸缎店的出入。沈剥皮以为他生出来的儿子，一定也和他自己一般，所以竟是放心大胆的叫他去。不想这沈仲思在常熟的时候虽是荒唐，不免总有些儿忌惮，恐怕沈剥皮晓得风声，不是玩的。现在到了上海，真是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那里还有什么顾忌？更兼上海这个地方是花天酒地的坛场，纸醉金迷的世界。沈仲思到了上海，便是拚命的狂嫖。不管三七二十一，嫖得个昏天黑地，一塌糊涂。竟把好端端的两处钱庄，一处绸缎号，一处洋货号，轻轻松松的盘给别人，顿时手头有了四五十万银子，越法的不想回去，只在上

海地方昏昏沉沉的度日。沈剥皮连连的写信到来，催他回去，他也置之不理。不知怎的，这件事情漏了风声，竟被沈剥皮晓得，只气得他怒发冲冠，浑身乱抖。气到极外，圆睁两眼，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口气接不上，竟是一个鹞子翻身，跌在地下，晕了过去。家人们慌了，连忙去寻了沈幼吾回来。请了两三个医生，开方施救。直到半夜，方才渐渐的醒转，吐出一口浊痰，慢慢的说出话来。还是气得咬牙切齿，想要亲自赶到上海，去和儿子拚命。无奈刚刚晕了过去的人，元气未复，手脚瘫软，一动也动不来。无可奈何，只得罢了。却因儿子不肖，败了他的家财，恨入骨髓，预备了一条极粗的麻绳，要等沈仲思回来，用绳子把他勒死。只恨的自己一时不能全愈，活动不来，发狠说养好了病，定要亲到上海找他，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死了的干净。照这样的说起来，沈仲思的一条性命，竟有些岌岌可危。幸而沈仲思的妻子在家，听了沈剥皮的说话，到底“事不关心，关心者乱，”不由的心惊胆战起来。急急的写了一封信，寄到上海，和沈仲思说知缘故，叫他千万不可回来。沈仲思得了这个信息，大吃一惊，晓得沈剥皮的脾气，别样事儿还好将就得过，惟有用了他的银钱，却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说得出来，却就做得出来。这件事儿竟没有个挽回的方法，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计较来，只急得唉声叹气、抓耳搔腮。

就有一个篾片教他主意，叫他发信回家，装得自家病重，要叫家里一个人来。到得家人来了，竟用一口空棺装些砖头石块，充作死人，停在公所。让那家里的来人把棺材搬回家去。自己却有了银钱在手，没有什么做不得的事情，尽顾租了房子，长长的住上海。一则免了家中拘束，二则躲了这场是非，岂不是

绝妙的一个主意。沈仲思听了这个主意，心中大喜，连赞好个妙计，他们那里想得出来！当下果然就如法泡制的打了一个电报回去，假说自家病重，要叫他夫人赶紧前来。一面安排了一口空棺停在会馆里头，什么灵牌孝幔，一齐预备停当。这叫做“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免得别人看见样儿不像，要起疑心。那边沈剥皮接着了病重的电报，非但并不吃惊，反说这样的不肖子孙，留他何用，让他死了也罢。沈仲思的夫人听了，倒大大的吃了一惊，连忙收拾收拾，要到上海去看仲思的病。正是：瞒天造谎，犹留鸿爪之痕；同室操戈，岂有天伦之义！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假病危瞞天造谎 打官司教士分家

且说沈仲思假装病重，打了一封电报回去。他夫人那里晓得这个信是假的，认真的着急起来，收拾些随身衣服，便要到上海去。本来要想邀沈幼吾一同前去，路上好有些招呼。谁知沈剥皮深恨仲思，不许幼吾同去，只得罢了。当下沈仲思的夫人雇了一只快船，一路凄凄惶惶的赶到上海，偏偏又遇着了顶头逆风，足足的走了三天，方才到了。

船刚到岸，沈仲思夫人心急如箭，连忙打发了一个家人上去问信，自己随后上岸，也不坐轿子，只坐了一部东洋车，赶上岸来。不料那家人赶到沈仲思的寓处一问，他们是预先计划好的，一见有人来问沈仲思的信，仲思便自己躲了起来，叫人回复道：“沈某人已经死了两天，灵柩都停到公所去了，你还来问的什么信儿！”原来沈仲思恐怕他兄弟同来，被他撞见，所以吩咐手下的人这般说法。想不到他兄弟不来，来的倒是他夫人一个。当下那来的家人听了，不觉大惊，连忙拔起脚来，飞一般奔回原路。恰恰的在半路上遇见了少夫人的车子。只见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极声喊道：“少奶奶不好了，少爷已经过世了两天，连棺材都停在浙江会馆去了！”仲思的夫人听了，好似那高楼失足，大海沉舟，一霎时万箭穿心，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哄的一声，三魂七魄一齐飞出顶门，飘飘荡荡的不知散归何处，几乎跌

下车来。幸而跟来的一个娘姨有些见识，便向那家人说道：“既然事已如此，也不必再到寓所去了。还是一直到浙江会馆停灵的地方去了再说。”家人听了，点头称是，便叫车夫掉过车头，回到浙江会馆。此时沈仲思的夫人坐在车上，就是木雕泥塑一般，那眼中的珠泪一片汪洋，往下乱滚。在马路上又不好放声大哭，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浙江会馆来。不一刻，到了门前停下。沈仲思的夫人三脚两步走了进去，问明了停灵柩的地方，扶着娘姨的肩头，一路哭着，直抢进去。只见一间灵室，高高的挂着孝幔，供着灵牌，两枝白蜡辉煌，一段香烟缭绕。沈仲思的夫人见了这般光景，止不住一阵心酸，号啕大哭，直抢进灵帏里面，抱着灵柩，哭得个死去活来，泪干声尽。这里沈仲思的夫人正在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时候，忽地的灵帏一起，走进一个人来。旁边的娘姨抬起头来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一跤跌在地上，色色的抖个不住，那喉咙口好像塞了一个棉团，要叫喊也叫喊不出。这来人的竟走到他夫人身畔，拍着他的肩头道：“不要哭了，这棺材是个假的，我好好的现在这里，一些也没有什么。你且住了哭，定一定神，再和你说。”沈仲思的夫人正哭得发昏，忽听得有人和他说话，好像自己丈夫的声音，急忙勉强忍住了哭，抬头一看，不觉也吃了一惊。

你道来人是谁？原来就是沈仲思！他本来派了两个手下的人在停灵的地方照看香烛，又晓得家内有人到来，恐怕露了破绽，连忙叫一个人到浙江会馆去打听消息。到得那里，听见他夫人在那里号啕痛哭，甚是伤心，晓得岔了话头，却又不好上前去劝，只得急急的回去报知。沈仲思听了，连连顿足道：“坏了坏了，都是我自己粗心，这是那里说起？”连忙的跳上马车，赶到会馆。早

听见他夫人在里面哭得伤心，打动了沈仲思的心肠，就也落了几点眼泪。大踏步走进孝幔，也不及说什么别的，只好先劝住了他的哭，再作计较。他夫人抬头见了，不免也是一惊。忽然一个念头赶上来，把沈仲思拦腰抱住，哭道：“我和你十余年的夫妇，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怕。我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味儿，你快些同了我去！”一面说一面哭，倒把个沈仲思牵动情肠，十分感激，由不得也吊下泪来。连忙安慰他道：“你不要这样的伤心，我实在并没有死！”就把自己有心装死，躲过这场是非的话和他夫人说了一遍。他夫人还不肯相信，沈仲思又重新把前事说了一番。他夫人又呆呆的想，想了多时，见沈仲思说话有声，行步有影，方才信他真没有死。定了一定神，向沈仲思道：“我这身体觉得虚飘飘的，一些也没有着落。倒底今天的事情是真是假，不要是我在这里做梦么？”沈仲思笑道：“青天白日，好好的人，那里做什么梦？你放定了心，不要疑疑惑惑的。”他夫人听得这般说法，方得明白，却痛定思痛，喜极生悲，不觉又哭起来，沈仲思连忙劝住了。他夫人免不得要把沈仲思埋怨一番，沈仲思低头谢过，一同走出孝堂。娘姨在地上听了，方才扒起身来，跟着二人一同出去。见了沈仲思还是做眉做眼的，有些害怕。那知走到中间，刚刚常熟带来的两个家人也撞了进来，正和沈仲思撞了一个劈面。两个家人一见沈仲思在内走出，只认是白日显魂，吓得个冷汗浑身，毫毛直竖。一个胆小的家人大叫一声，跌倒在地；一个胆大些的，回过头去撒腿便跑。沈仲思甚是好笑，正要叫他，恰好跟着沈仲思来的家人也走进来，拦住了他，说明原委，方把他同了回来，又把地下的那一个，也扶起来和他说了。那两个家人立在一旁，兀是有些心惊胆战。沈仲思便同了他的夫人回到寓

处，住了一夜，大家商议停妥。沈仲思叫他的夫人假装穿孝，扶了灵柩回去，好瞒住那沈剥皮。他夫人起初不肯，沈仲思再三央恳，只得勉勉强强的应允了。沈仲思又和他夫人说明，回去之后，再想法子接他出来。他夫人当真搬了一具空柩，回到常熟。

沈剥皮那里晓得，并不伤心，只说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死了还是家门之幸。沈幼吾本来和沈仲思兄弟不合，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沈仲思的夫人又吩咐了带去的家人仆妇不许乱说，果然一些破绽也看不出来。谁知隔了多时，终久事机不密，被沈幼吾看了些儿毛病出来，便暗暗的盘问家人，被他问得个明明白白。便写一封信去给沈仲思，说他不应该诈死骗人，干得好事！又吓唬他哥哥道：“这件事儿，虽是父亲没有晓得，究竟不该瞒他。回来万一晓得了风声，连我也担当不起。若要我替你遮瞒这事，每年须要津贴一万洋钱，总算你自己买条活命。”这封信到了上海，沈仲思见了，又惊又气。想了一会，竟没有什么法儿，只得忍气吞声，依了他兄弟的话，每年孝敬他一万洋钱，差不多就像纳贡一般，不敢推扳一点。直至后来沈剥皮死了，沈仲思方敢回来，要和他兄弟分家。不想沈幼吾又起了个独吞家产的念头，竟是咬定牙齿，一些不认。说我哥哥已经死了几年，如今葬都葬了，这是大家晓得的，那里又跑出一个哥哥来，要分什么家产，这不是有心图赖么？沈仲思听他兄弟这般说法，心中大怒，便请了许多的公亲族长，来商议这件分家的事儿。有几个无耻的亲族，受了沈幼吾的贿赂，便帮着沈幼吾说话。有几个公正些的，只好两边劝解。无奈沈幼吾咬定牙齿，坚不承认，只说他当初怎样的荒唐，沈剥皮要用绳子把他勒死，他着了急，方才想出这一个装死的法子来，如今却又要承受遗产，那里有这样的事儿！又向沈仲

思道：“你开口闭口总说一样的儿子，为什么承受不得遗产？你可晓得父亲存日，早已不把你当作儿子。你如何还要想来顶受家财？比如人家的儿子，已经贴了革条，革出祠堂，难道也好承受产业么？”议论了一天，也议不出个道理。沈仲思气极，便往常熟县告了一状。那知批出来仍是亲族理处。

兄弟两个一连争闹了几天，究竟田房产业，都在沈幼吾的手中，沈仲思竟闹他不过，没奈何回到上海，和人计较。又有一个人和他出主意，叫他拜在一个天主教士的名下，要请他出来帮忙。说明分家之后，把所有的家财产业提出二成捐入教会。那教士听了大喜，果然同了沈仲思径到常熟。先到县里，拜了县官，和他说了，要他秉公审断。那知县大老爷见是外国人的事情，那敢违拗，诺诺连声的答应。立时立刻的出了一张传票，传沈仲思兄弟二人到案。沈幼吾听得有外国人帮着他哥哥出头打官司，登时就吓矬了一尺，要请几个亲族出来做个见证。那些亲族听见说有外国人在内，谁敢多事，一个个缩着头颈，死也不肯去。沈幼吾没奈何，只得硬着胆子，自己到案。县大老爷着实训饬了他几句，叫他听断具结，把父遗财产，兄弟均分。沈幼吾不敢不听，只得当堂具下结来，兄弟二人一齐退出。此时沈仲思得意扬扬，沈幼吾垂头丧气。到了家中，邀齐亲族，把所有的现钱产业分作两分，弟兄二人各得一分。沈仲思得了这些财产，便在上海买了一处房子，把家眷接在一起，竟不想回到常熟去了。果然把那财产提出二成来，也有十多万银子，送与教士，一齐捐入教堂。算起来他们兄弟分家，只便宜了一个教士，轻轻松松的几句话儿，就卖了十数万银子。这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看官试想，天下只有儿子死了，旁人瞒着他的父母不叫晓得，那有儿子现在好

端端的活着，却瞒着父母说是死了的道理？这可是一件绝妙的新闻。更可笑的是沈仲思怕他兄弟在父亲面前漏了风声，每年孝敬他兄弟一万洋钱，买他个不开口。从古以来，只有将钱买命，那有花了银钱自家装死的道理？这样的笑话，不要说是自家眼见，就是听也不曾听过，可算得是少见多怪，无偶独有的了。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沈仲思叫了个兆富里的洪月娥，一到台上，便咬着沈仲思的耳朵，唧唧啾啾的讲个不住。李子霄晓得洪月娥和沈仲思自有交情的，看见他们台面上这般要好，不觉心上有些热刺刺的起来。张书玉坐在背后，把李子霄的衣服一扯。李子霄回过头来，书玉低声笑道：“耐看俚笃两家头恩得来。”李子霄微笑不语，一会儿看看洪月娥，一会儿又看看张书玉。书玉低问看啥，李子霄不答，只是呆呆的看。书玉伸手过来拧了他一把，背过脸去，却慢慢的回转秋波，偷看李子霄的脸面。不防李子霄也在那里看他，恰恰的四目偷窥，两心相印。书玉不觉低鬟一笑，脉脉含情。李子霄趁此，也咬着书玉的耳朵说了无数的话，书玉只是含笑摇头。李子霄恍然若失，又见洪月娥和沈仲思恩爱缠绵，一直坐着不走。等到将要散席，逼着他一同回去，沈仲思还有些迟迟疑疑的，月娥一定不肯，把自己的轿子让与沈仲思坐了，自己坐了东洋车回去。

李子霄见了，甚是艳羨。忽然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连喝了几大杯酒，装作大醉的样儿，伏在桌上，连客人要走，他也装作不知，只是沉沉的打睡。只听得张书玉走近身畔，叫了几声，李子霄不应。书玉低低的向娘姨们说道：“李大人吃醉哉，搀俚到大床浪去靠歇罢。”就有一个娘姨帮着书玉把李子霄搀到床上，轻轻的放他睡下。又叫娘姨们小心伺候，自己到别处房间里

应酬客人去了。李子霄在大床上假装睡着，等得好不心烦，直等到十二点钟，书玉方才进来。一进房门，便问：“李大人阿曾困醒？”娘姨答道：“一径齁醒歇。”书玉轻轻的移步到床上来，把手摸一摸李子霄的额角，又附耳叫了他两声，李子霄只是不应。书玉坐在床沿，低声向娘姨说道：“格个李大人，勿知那哼，吃仔几杯酒就醉得实梗样式。故歇头浪像煞有点发热，勿要吃多仔酒，伤起风来，阿要喊应仔俚，问声俚看。”说着便软绵绵也睡到床上来，又叫了他几声。李子霄听得张书玉对着娘姨这般说法，心上甚是感激着他，张书玉叫了两声，便装着刚刚睡醒的样子，开眼问道：“有什么时候？”书玉道：“一点钟也敲过哉，啥格耐一困就困到仔故歇，阿是有啥勿舒齐？”一面说着，一面把一双兜罗绵的纤手在他背上轻轻的挺了几下，又对他说出一番话来。正是：玉软香温之夜，此福难销；金迷纸醉之天，情深如许。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五回 撩云拨雨夜渡银河 辣手狠心朝施毒计

且说张书玉对李子霄说道：“耐刚刚啥格吃仔两杯酒，就吃醉哉。倪摸摸耐头浪，像煞有点发热，难下转勿要去瞎吃瞎吃，倘忙吃出仔点毛病，总是耐自家格身体吃亏。耐故歇一干仔来浪上海，夷无啥自家格亲人，有仔毛病，阿有啥人好来替耐。倪是白白里替耐发极，也无拨啥格用场。耐下转阿好当心点，勿要拿仔自家格身体弄白相，而想倪格闲话阿对？”李子霄听了，满心快活，一时说不出来。暗想：“我做的信人，也不知多少了，恰都是虚情假意的，一些儿没有真心，我却也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当。如今看这张书玉的样儿，实是和我真心要好，不是那虚情假意的人。但是我几次转他的念头，他终是糊里糊涂的含糊答应，不肯爽爽快快的应承，不晓得他的什么意见。今天且待我再结结实实的问他，看他怎生回答。若是他再有什么推三阻四，我也不必再在这里花这冤枉的银钱，决计撇下了他，再寻别个。”想罢，便低声向张书玉道：“你的说话自然不差，但不瞒你说，我多吃几杯酒儿，倒还没有什么。实是吃了你的空心汤团，所以心上有些觉得不快。”书玉听了，“嗤”的一笑道：“耐格人啥实梗呀，闲话勿说勿明，倪搭耐说明白仔，耐就晓得哉。倪人末做仔信人，本底子也是好人家格囡件，倪娘拿倪卖出来，吃仔格碗堂子饭，也叫无说法。再加仔倪格抚蓄娘，格末叫利害，勿知吃尽仔几化

苦头。”书玉说到此间，顿时眼圈儿一红，声音就低了好些，一对秋波合着一眶眼泪。李子霄见他说得好好的，忽然好像要哭出来，心上十分痛惜，连忙用手帕和他拭去泪痕，又款款轻轻的安慰一番。张书玉方才接下去说道：“故歇总算赎仔身体出来，自家做生意，耐想倪好好里格人家人，吃到仔格碗断命饭。阿要作孽。再有格排一想情愿格客人，总说倪摆啥格牌子，勿肯巴结客人。俚笃说起来，倒说倪既然挂仔招牌，做格行生意，勿管俚是啥人，只要有仔铜钱，大家才好进来，摆啥格时髦倌人格架子。轧实勿瞒耐说，倪十六岁出来做生意，故歇廿三岁，做仔七八年格生意，有过歇相好格客人，直头勿多几格，一节里向，一塌刮仔留仔两三格客人。老实说，格排客人，才勿勒倪心浪。客人见仔千千万万，总规无拨对劲格人，故歇碰着仔耐，勿知啥格道理，心心念念，放耐勿落。耐一日天勿来，像煞倪心浪。掉脱仔啥格物事，横来竖去，总归一格勿舒齐，倪格辰光，见仔别格客人，一向勦有歇实梗样式。格当中啥格道理，连倪自家也解说勿出。想起来，要末是倪两家头前世有点缘分。”说着，就看着李子霄，低头微笑。那眉梢眼角露出两朵红云，升起十分春色，星眸曼视，粉颈低垂，说不尽那许多的情态。

张书玉做作了一会，又道：“故歇耐翻转来，倒说倪拨空心汤团耐吃。倪怕耐淘坏仔自家身体，所以勿肯……”张书玉说了半句，那半句就咽住了没有说出来。李子霄故意问道：“不肯什么？为什么说了半句，就不说了？”书玉掩口一笑，把李子霄打了一下，却口中低低的咕哝道：“耐自家一声勿响，倒说吃仔倪格空心汤团，叫倪那哼好……”书玉说了这半句，又不说了。李子霄明晓得张书玉的意思，已经许了他的特别利权，心中大喜，

便乘势两手合抱拢来，把书玉搂入怀内。书玉半推半就的，听他轻薄了一回，推开李子霄的手坐起来，向他说道：“耐刚刚吃醉仔酒，空心饿肚，身体陆里吃得光？倪搭耐炖好莲心桂圆来浪，阿要吃仔点勒困。”李子霄此时，正觉得肚皮有些咕噜噜的作响，正用得着，便点一点头。书玉自己跨下床来，取了一只白磁盖碗，亲手把莲子壶里炖好的莲心盛了一碗，又取一个银匙，送到李子霄口边。不用李子霄动手，一匙一匙的和他送进口中。李子霄觉得这一碗莲子的滋味十分甜美，好像生平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李子霄直把这碗莲子吃完，果然觉得精神抖擞。张书玉问他可还要吃些，李子霄摇一摇头，说不要了，又劝书玉自己吃些。书玉也吃了几匙，娘姨送上手巾，李子霄抹了一把，原来是预先留着的开水。当下张书玉含羞带笑的向李子霄说道：“难末勿要紧哉。”当夜张书玉就留李子霄住下，真是天上人间，花香月满，洞口桃花之浪，潭水清深；高唐神女之云，鸳鸯梦稳。李子霄住了一夜，自然是恩情美满，云雨迷离。给了四十块钱住夜下脚，这且不在话下。

且说张书玉自与李子霄落了相好，心上想要借着他恁一个浴，便向李子霄说生意做得怕了，想要嫁人，隐隐约约的露出些要嫁他的意思。怎奈李子霄虽然见色心迷，却毕竟是个花丛老手，有些见识，晓得上海的时髦倌人，不是可以娶得回去的人。拿定了主意，凭着张书玉怎生说法，他总不去兜揽。书玉竟弄得无可如何，暗想：“我这个金钟罩，随便什么一等利害的客人也跳不出我的圈套，怎么这姓李的竟是这般棘手？”想了一会，被他想了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你道是什么恶毒主意，下文再表，如今且不必说明。

只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住了几夜。忽然有一天早上起身，吃了一碗莲子，觉得腹内大大的不受用。翻肠搅肚的响了一阵，竟是狠狠的泄泻起来。一刻儿的工夫就泻了有五六次。泻得他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倒在床上只是喘气。把一个张书玉吓得手脚慌忙，泪流满面，蛾眉锁恨，杏脸凝愁的，向李子霄说道：“倪实梗格劝耐，叫耐保重点自家格身体，耐总归勿肯，故歇真格有仔毛病哉，叫倪那哼弄法？耐到底身浪向啥格勿舒齐？阿要请格郎中先生来看看？”李子霄见书玉的两眼红红的，含着一包珠泪，心上暗暗的赞他，却有气无力的说道：“今天早上起来好好的，不知什么原故，一时间腹内绞痛起来。一连泻了几次，觉得头痛耳鸣，心头霍乱。睡了一会，略略的好些，你且不要心慌，或者将息一天两天好了也未可知，医生且慢些去请。上海地方也找不出什么名医，药不对症，反要被吃坏。”书玉听了，点头称是。却只是愁眉不展，坐在床沿，目不转睛的看着李子霄，好像真是十分关切。就是自家夫妇，也没有他这样的留心。停了一会，李子霄腹中又痛起来，皱着眉头，连叫几声“阿呀”，想要挣起身来，到床后去用便桶，不想泻了几次，浑身无力，再也挣不起身。书玉连忙用手相扶，一步一步的挨到床后，又是连泻了四五遍。李子霄有些来不得了，只见他冷汗直流，面皮雪白，两脚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中一般。勉强扶着书玉的肩头，蹭到床上，一头睡下。

李子霄睡了一会，定一定神，睁开双眼，自觉着这个病儿有些不妥，便对张书玉道：“我这个病来势不轻，恐怕一时不得就好。你还是叫相帮们打乘轿子，把我送回寓处，好待我安心调理几天。”书玉听了，那里肯放，道：“耐故歇病得实梗样式，阿好坐啥轿子。就是转去仔，耐又无拨家眷来浪上海，一塌刮仔几个

堂差，啥人肯搭耐当心，好好里服侍耐。倪想起来，还是勿要转去格好，来浪倪搭住仔两日，养好仔病再说。老实说，倪搭人手多点，包耐服侍得勿差。”李子霄听了，又想了一会道：“虽然如此，但是你们堂子里头比不得别处，我怎好占住了你们的房间。况且我是个病人，你又有别处的应酬，我住在这里，那里有回去的便当？再要累你这般服侍，我自家的心上也觉得不安。”书玉见李子霄这样说法，便紧紧搀着他的手道：“耐故歇有仔毛病，勿要再去转啥格念头。倪搭仔耐两家头勿比别人，再有啥格客气？就是占仔倪一间房间，也勿算啥事体。勿瞒耐说，倪看见仔耐生病，心浪几乎急杀快，再有啥格心想做格个断命生意。耐豪燥点自家养病，随便啥格事体，勿要放勒心浪。耐想倪一生一世，总算做着仔耐，实梗一个中意客人，正来浪要好头浪，夹忙头里，耐聃生起病来哉，叫倪阿要发极，勿要发极。”说着，就背过脸去，用手帕拭那泪痕。又道：“再加仔耐勿肯住来倪搭，定规要想转去，叫倪陆里放心得落？”说罢，又流下泪来。李子霄见他这般关切，倒是十分感激着他。说话之间，李子霄又起来泻了两次，竟是支持不住起来，合着眼睛，喘个不住。慢慢的定了一回，方才睁开两眼，见张书玉半扒半坐的坐在床上，正呆呆的看着他。眼中的珠泪一滴一滴的下来，直淌到李子霄面上。李子霄见了，心中欢喜，就觉得精神好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和书玉说道：“你不必这般着急，我这会儿觉得略略的好些。”书玉和他脸对脸的，含泪说道：“倪明朝吃仔净素，替耐到大马路虹庙里向去烧烧香，求服仙方转来，等耐吃仔试试看。保佑耐毛病好仔，倪再去替耐还愿。”又叫娘姨下去，招呼相帮们一声道：“耐下去关照俚笃一声，有局票来叫局末，说倪到仔苏州去哉。勿管啥格客人，

勿要让俚进来，等李大人毛病好仔再说”。娘姨答应自去。李子霄在床上听见，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道：“你何苦为我一个客人，得罪他们这一班熟客。我看你还是出去应酬，留个娘姨在这里招呼招呼就是了。”书玉皱眉道：“耐勿晓得倪格心浪，赛过来浪打结。看仔耐生病，替耐勿落，伊无拨啥格法子好想。格个心浪，格末叫难过，陆里再有实梗高兴去做啥格生意？”李子霄听了，格外的意服心输，死心塌地。

张书玉果然这一天不做生意，把浑身的手段都使出来，用在李子霄一人身上。一天到晚，竟是坐在房中动也不动，连饭也不肯吃，只随意吃了些儿稀粥。只是愁眉泪眼的坐在床上，看着李子霄。到了晚间，更是衣不解带的殷勤服侍。李子霄着实的过意不去，叫他略睡片时，他那里肯睡！一直坐到天明，便叫醒了娘姨，要早些梳洗，到虹庙去烧香。当下梳好云鬓，只带一支押发，别的插带一些没有。穿了一身素服，觉得有些缟袂临风，飘飘欲仙的丰态。此时李子霄睡了一夜，已经觉得好些，只腹中似乎还有些儿隐隐的绞痛，却比昨天好得多了。张书玉打扮好了，回身走到床前，携着李子霄的手道：“倪搭耐去烧香，求仔仙方来，保佑耐吃仔就好。耐定心仔靠一歇，倪去仔就来。”说罢，便飘然去了。李子霄躺在床上，等人心焦，足足的等了两点多钟的时候，书玉方才回来，手内拿着一纸仙方给李子霄看。李子霄看了这个仙方，见是三钱薏米、三钱冰糖，开水煎送。明知是吃不好吃不坏的药品，见张书玉郑重其事的设着香案，恭恭敬敬的煎起来。又指着自己的裙裤给李子霄看道：“耐看倪格衣裳浪，跪仔两格影子。倪刚刚来浪庙里向，足足里替耐跪仔一点钟辰光。”李子霄听了，留心看他的膝盖，只见两边中衣上，果然沾了两个碗口

大的灰尘影儿。此时的李子霄心上，已经二十四分的服贴，没有一些疑心。看着张书玉把药煎好，倒在碗内凉了一凉，又亲自试了试，方才送到李子霄嘴边。

李子霄闻得一阵糯米香，觉得甚是开胃，便一口气吃了下去，甜津津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味儿。说也奇怪，这一碗仙方吃下肚去，十分受用，顿时的头目清凉，连声音都响亮了许多。竟慢慢的走下床来，勉强扶着书玉，走了几步，仍复回身坐下。书玉又炖好了燕窝粥，给李子霄吃了一碗，精神更觉好些。这一天到晚，竟没有泻。张书玉欢喜非常，合着两手，向空拜了几拜道：“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总算好哉。几乎拿倪急杀快！”又一连过了几天，李子霄已经好了，张书玉又到虹庙去了一趟，算是和他还愿。正是：相如善病，惊回倩女之魂；小玉多情，疗得檀奴之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恣浴名妓私奔

且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一连病了几天，张书玉服侍得十分周到，真是要长便长，要短便短，千依百顺的，奉承得李子霄好不欢喜。李子霄本来原没有什么毛病，不知怎样突如其来的泄泻起来，接连泻了十几遍，就也着实的有些支持不住。却又不知怎的，吃了张书玉在虹庙求来的一服仙方，就是这样的容容易易好了。来也来得神速，去也去得稀奇，连李子霄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只当是偶然受了风寒腹中作怪。见张书玉这样的殷勤服侍，着急非常，好像恨不得自己替他的样儿，更兼趁着夜深人静，没有人在面前的时候，把李子霄灌了无数迷汤，说了许多好话，真是宛转枕屏之上，海誓山盟；缠绵五夜之情，怜声倚影。直把个李子霄骗得心花怒放，看着张书玉就是天下第一个好人，再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的了。心上这般一想，便觉得张书玉般般多好，色色俱佳。乱头粗服，随处增妍；浅笑轻颦，无时不媚。再加张书玉到了晚间，总是目不交睫，打起精神，彻夜伺候，凭着李子霄怎样的叫他安息，他只是不肯，反向李子霄说道：“耐格病故歇总算好点，真真还是倪格运气，倪故歇来浪服侍耐，心浪到蛮快活，辛苦点无啥稀奇。耐一定要叫倪去困，丢仔耐一干仔来浪，倪倒有点勿放心。耐故歇自家格身体，还勦复元，勿要来管倪格事体，养好仔身体再说。”这几句说话，就是那春蚕自

缚的情丝，大海钓鳖的香饵，把李子霄的心钓得个牢牢结实，那里还撒手得开？果然心中快活，病也好得快些。李子霄病好之后，心中暗想张书玉待我这般要好，服侍得这般殷勤，自己家中正少这样一个贴身伏侍的人，决计打算要娶他回去。料想他这般相爱，将来不至于闹什么笑话出来。想定了主意，便和书玉说知，问他可肯嫁人？要多少身价？可有什么债项？张书玉见李子霄果然中了计策，甚是欢喜，暗想：“这个主意使得真是不差。凭你李子霄这般的主意坚牢，也跳不出我的圈子，还要乖乖的自己送上门来。”看官，你道张书玉使的什么计策，就把李子霄骗到这般？

原来张书玉在上海滩上，专爱姘那一班不要脸的马夫戏子，情愿倒贴银钱。只要马夫戏子姘上了他，向他开口，他就大把的洋钱钞票拿出来供给他们的挥霍。左右用的是那些曲辫子客人不心痛的银钱，那里放在心上？就是刚刚遇着他没有钱的时候，也要千方百计的敲了客人竹杠，拿来送给他们。近来张书玉姘了两个戏子，拿着整千整百的洋钱倒贴，贴到后来为数大了，客人们也渐渐的晓得了风声，一个个绝脚不去。书玉的用度又大，收敛不来，一节下来，竟欠了五千多些的债，张书玉不免也有些着急起来。不期事有凑巧，刚刚做着了李子霄，晓得他是个虞山富户，在馆人身上花费一万八千、三千五百银子不算什么，便有心要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馆人们要敲客人的大注竹杠，除了说要嫁他，更无别法。那知李子霄虽然是个富翁，在堂子里头也着实的有些阅历，任凭张书玉怎生打动，他却只是一口咬定，不放一点儿口风。张书玉急了，便想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你想李子霄好好的，可有什么毛病？他却忍心害理的买了些儿巴豆，

夹和在莲子里头一同煎好，大着胆子给李子霄吃了，果然就一霎时大泻起来。书玉趁着李子霄生病，做出那一心关切、着急万分的样子。到得隔了一天，书玉到虹庙去烧香求了仙方回来。他那里真去求什么仙方？只在虹庙里头问香火要了一张吃不坏的仙方回来，装了恭恭敬敬的样儿，把仙方煎好。却暗暗把糯米饮掺在里头。这糯米饮是专解巴豆毒的，所以李子霄吃了，居然一天好似一天。他又不惜工本，殷殷勤勤的服侍了他几天，把李子霄骗得伏伏贴贴，那里想得到他做出这般恶毒的事情！看官，你想信人们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

当下张书玉听得李子霄问他，心中暗喜，却又故意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耐李大人格闲话，倪阿好勿答应？不过倪有一句闲话故歇搭耐说明白仔，勿要等两日大家心浪勿高兴。”李子霄听了，倒觉一呆，急问他有什么话说。书玉却正正经经的说道：“耐要讨倪转去，格是倪想也想勿到格事体，陆里再有啥格勿肯，不过唔笃格排男人，才是无拨良心格多。倪人未做仔信人，倒是老老实实格脾气，比勿得格排时髦信人，今朝接仔姓张，明朝再接姓李，无啥稀奇。再说起唔笃客人来，加二讨气。一个勿高兴，扳仔倪点差头，就要跳槽。说起来总是倪做信人格勿好。耐勿要故歇一时辰光，高兴头上，说得蛮好，拿倪讨仔转去，歇格一年两年，勿高兴哉，丢脱仔倪再去讨别人。格是倪勿成功格噱耐去想噱，唔笃男人讨仔一格，再讨一格，无啥要紧。像倪嫁仔人，阿好再要出来？”李子霄听了，越发觉得张书玉身分比别人不同，更是一心一意的要娶他回去。便托了一个朋友出来做媒，一切讲得明明白白，身价共是八千，先付一半。书玉欢天喜地的一口应许，李子霄便在大马路赁了一处公馆，三楼三底的洋房，甚是齐

整，拣了一个吉日，清音彩轿的把张书玉娶进门来。李子霄的一班朋友，也有送髦儿戏的，也有送酒席的。说不尽的筵开玳瑁，镜掩芙蓉，炉焚百和之香，春照双星之影，整整的闹了三天，方才安静。

张书玉自从嫁了过来，一心一意的装出一家人的样儿，没有一些儿不高兴的神气。在李子霄面上，更是事事尽心，般般周到。李子霄冷眼看他，心中甚喜。有时倒是李子霄恐怕书玉在家气闷，要同他出去看看戏，或是坐坐马车。书玉反不肯天天出去，只对着李子霄道：“故歇倪嫁拨仔耐，总算是人家人，比勿得做信人格辰光，总算还是少出去格好。”李子霄听了，更是放心，但终久恐怕他不惯，勉强拉他出去散心。书玉嫁了李子霄半月有余，一共只出去了两次。

这一天，李子霄没有应酬，便坐在家中和书玉说说笑笑，甚是开心，觉得另有一种趣味。李子霄和张书玉商量道：“我到了下月，想要回去一趟，不知你可肯跟我回去？你若是心中不愿，就住在上海也好。我在常熟、上海两边走走，却也无妨。”书玉含笑答道：“倪靠仔耐格福气，嫁拨仔耐，总算无啥。故歇耐要转去未，倪自然跟耐转去。倪既然嫁耐，就算是耐格人，嫁鸡跟鸡，嫁狗跟狗，阿有啥耐转去仔，倪一干仔住来浪上海？也无拨格号道理嘛。”李子霄听了，心中暗喜。又道：“不是这般说法。你若是跟我回去，我家内却现有正妻，况且我家老太太的规矩甚严，恐怕你回去了，过不来这般拘束的日子，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声。”书玉笑道：“耐格闲话倒直头来得稀奇，勿知说到仔啥格地方去哉。倪既然嫁拨仔耐，早晏点总要转去，阿有啥一直勿转去格道理？就是唔笃老太太凶点，倪只要规规矩矩，无拨啥格坏

处，勿见得老太太有心来寻倪格事。倘忙有点啥格闲话出来，倪总归打定主意，骂仔勿开口，打仔勿动手，也才完结哉咯。”李子霄大喜道：“原来你竟有这般见识，真算得贤德无双！但是要回去，这般的陪着小心，我终久有些过意不去。”书玉笑着，把头一扭道：“倪搭耐两家头再有啥格客气，只要耐将来勿要有仔别人，忘记脱仔倪好哉。”自此李子霄和张书玉又加了几分爱情，心上十分相信书玉是天下有一无二的好人，把自己的要紧物件，钞票银洋，帐簿珠宝都交与张书玉收管。书玉起先还假意推辞不肯，李子霄再三的叫他收管，方才一一的收了下来，细细的查点了一番。李子霄因在客边，没有什么重大的物件，却还差不多有两万多的光景，张书玉心中暗喜。李子霄住在上海，打算一过满月，便同着书玉一同回去，不想平空的闹出一桩笑话来。

这一天晚上，李子霄出去应酬，回来得迟了些儿，约有十二点钟的光景。走到房内，见书玉不在房中，并连书玉贴身伏侍、在堂子里带过来的两个娘姨大姐，也都一个不见。李子霄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晓得事情不妙，中了张书玉的苦肉计儿。一时又惊又气，大声叫喊当差的上来，问他姨太太那里去了。当差的回说：“老爷刚刚出去不多时，姨太太说心中气闷，要到丹桂去看戏，套了马车，带了两个娘姨一同前去。叫家人等散戏场的时候套车去接，现在李升已经去了，家人因家内人少，所以没有同去。此刻差不多戏场已散，想来也好回来了。”李子霄听了，明知不妥，只得自宽自解，想书玉或者是真去看戏，也未可知。又问家人：“为什么姨太太要一人出去，你们不来报我一声。”当差的回道：“平日间老爷尚且信他，家人们怎敢拦阻？”李子霄听了，顿口无言，等了一会，竟是石沉大海，那有什么人影儿回来。李

子霄暴跳如雷，急叫当差的再到戏园去看，自己一面开了铁箱，查点物件，巧巧的不见了张书玉的一张婚书，三千多洋钱的钞票，还有些翡翠玉器珠子也不见了，约摸着也值六七千银子。连自己帽子上一个玻璃绿翎管也带了去。再开书玉的衣橱箱子看时，只有一只首饰匣被他带去，其余的衣服整整齐齐，一件不少。

只把一个李子霄气得就如死人一般，坐在床上，两眼睁睁的看着保险灯，一言不发。暗想：“我自二十多岁在花柳场中混了十年，从没有上过信人的这般恶当。不想如今上了张书玉的一场大当，把我好像三岁的孩子一般，由着他性儿撮弄。这本来是我自家不好，他们做信人的那有什么良心？我却着了他的道儿，把他娶了回来。如今只叫作人财两空，还落了一肚皮的腌臢闷气。想起这堂子里头玩耍，真真的没有什么味儿。”想了一会，忽然又想起当初的一场病，来得甚是蹊跷，要不是张书玉在饮食里头和了什么泻药，所以一时间拚命的大泻起来。他却假做出那一副关切的样儿，好叫我看了他这般要好，感激他的深情。那时吃了他的迷汤，真把一个张书玉轻怜痛惜，百种温存，感激他尚且来不及，那里晓得到这步田地？想来想去，越想越是不差。又想那张书玉竟是下得这般辣手，“幸而我自家的本元还好，不至于弄出性命之忧。倘换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那里禁得起他一服泻药？就是这般容易的一条性命送在他的手中，却向何处去伸冤理枉。”越想越恨，恨得他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张书玉拿来打死。

正在无可奈何，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当差的已经回来，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进来，神色张皇，满头流汗，失张落智的回到：“家人们到丹桂门口候了多时，又到厢楼各处去寻

了一遍，不见姨太太的影儿。现在戏场已经散的多时，家人们只得回来，请老爷的示下。”李子霄呆呆的半晌，长叹一声，又听家人还叫他是姨太太，不觉怒气直冲，一声喝住道：“还叫什么姨太太！都是你们这班混帐东西不肯留心，闹出这样的事！你们还有脸来见我么！”两个当差的不敢开口，诺诺连声的，垂着手侍立一旁。李子霄又想了一会，方向当差的道：“我开一张失单出来，你们立刻去报捕房，叫他派个包打听来。明天我再去拜上海县存一个案，再想追缉的法儿。”当差的答应了一声，李子霄就在保险灯下草草的开了一张失单出来，约莫已有一万开外。正要交给家人拿去，忽又转念想道：“这样的事情，就是报了捕房，查缉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看。若是查缉不着，岂不是白白的坏了名声？”这样的一想，便有些踌躇不决起来，向当差的道：“今天已有两点多钟，捕房里头就明天去报也好。你们明天早上赶紧到沈仲思大人那里，说我有事和他商议，请他立刻过来。沈大人在上海住了多年，料想一定有个主意。”当差的又连连的应了几声“是”，见李子霄没有什么话说，便退了下去。李子霄见时候不早，只得走到大床上，和衣略睡片时。正是：一夜高唐之梦，神女成虹；十年杜牧之狂，青楼薄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七回 楼空燕子神女成虹 帘卷西风檀郎懊悔

且说李子霄因张书玉忽然不见，懊恼万分，要等明天请了沈仲思来和他商议一个办法。看看表上，已是指到三点钟，只得就在床上和衣少睡。那知睡到床上，翻来复去，眼睁睁的再也睡不着。往日间是好梦易醒，春宵苦短，金钗暗堕，香融被底之春；玉体横陈，软试怀中之玉。如今张书玉走了，只剩了李子霄一个人住在楼上，冷冷清清的。鸳鸯瓦冷，翡翠衾寒，宝鸭不温，银缸无焰，辜负高唐之梦，商妇归来；凄凉锦瑟之歌，玉人何处？这一种的孤凄情况，李子霄那里销受得来？心上边万转千回的，就如蜘蛛结网，膏火自煎，不知怎样的才好。张着两眼，看那一盏孤灯，摇摇不定，更觉得窗外远远的一阵一阵的风声，夹着些秋虫的声响，玻璃窗上好像有隐隐的一股凉气，直透到床上来。李子霄暗觉诧异道：“往日间书玉没有逃走的时候，只觉得睡到床上，一会儿天就明了，从来没有这样的孤凄。真是那俗语说的‘欢娱夜短，寂寞更长’了。”一直躺在床上，直到四点多钟还没有睡着，渐渐的窗上透进微微的亮光来。好容易盼到天色大明，李子霄方有些朦朦胧胧的睡着。正在神魂颠倒的时候，猛然又听得“乌呀”的一声，便霍然惊醒。开眼一看，窗上已经有了日光，便也懒懒的起来洗面。当差的上来伺候，李子霄问沈大人可曾去请，当差的回已经去了。李子霄便眼巴巴的等着沈仲思来，好告

诉他这件事儿。那知李子霄这边，张书玉夜间逃走，出了这件事情，沈仲思也在洪月娥那边，受了他的骗局。这两个人一个是李子霄的欢喜冤家，一个是沈仲思的风流孽障。你道沈仲思怎样受了洪月娥的骗局？在下做书的一枝笔儿，提不得两家的事，只好撇了李子霄这边的事，先把沈仲思的事，一一的演说出来。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沈仲思做了洪月娥，彼此十分要好。洪月娥因为沈仲思是个很肯花钱的人，面子上不能不巴结，其实还是把他当作瘟生，沈仲思那里晓得？恰恰的到了礼拜那一天，沈仲思要同洪月娥去坐马车，洪月娥虽然口中答应，却不肯和沈仲思坐在一车。便向沈仲思掉了一个枪花道：“倪今朝有点头里痛，坐仔皮篷马车，只怕勿局，耐另外叫一部轿车阿好？”沈仲思听了，心上自然有些不快，便赌气说道：“你不去也没有什么，我就一个人去也好。”洪月娥见沈仲思动了气，便把口风翻了过来，连忙分辩道：“啥人说勿去呀，耐格闲话，倪阿曾勿听过歇。今朝耐勿要倪去，倪倒定规要跟牢仔耐一淘去，省得耐来浪瞎三话四，说倪勿肯。”沈仲思听了，回嗔作喜的道：“你不过怕和我坐在一车，有人说你做了我的恩客。这怕什么，你就是做了恩客，只要那客人不要你们倒贴，这也算不得什么。老实说，你若把我当作客人，我们便坐在一处同去，若要把我当作瘟生，你也不必客气，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洪月娥听了，着急起来，赶过去拉了他的手道：“耐格闲话，倒来得调皮笃哧。倪几时当耐瘟生，耐倒说拨倪听听看。”沈仲思笑道：“你既然没有把我当作瘟生，为什么不肯和我坐在一起？”洪月娥被他驳住了，没有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沈仲思道：“勿瞒耐说，倪勿肯同耐坐勒一淘，也有一格讲究。格辰光一排做倪格客人，才要倪

同仔俚笃一淘坐马车，倪心浪勿高兴，回报仔俚两转，说倪从来勒搭仔客人一淘坐歇马车。格挡码子勿肯相信搭倪反仔一泡，实梗格故歇有啥格客人叫倪坐马车，倪总规回报俚笃勿去。今朝耐沈大人搭倪说仔，倪勿好勿答应，不过倪想起来，勿要拨俚笃看见仔，瞎三话四放倪格谣言。倪堂子里向名气要紧，耐沈大人是蛮明白格人，阿有啥勿晓得倪格苦。”说着就蹙着双眉，做出那一副幽怨可怜的样子。

沈仲思听了，想一想倒也不差，忽又问道：“你既然有这一层原故，为什么不早些和我说，却定要藏头露尾的说什么头痛。可见你们的说话，真真的有些儿不老成。”洪月娥听了，一时回答不出来，顿了一顿，方转口说道：“勿是呀，倪说仔真话，怕耐沈大人要生气。耐高高高兴兴要倪一淘去坐马车，倘忙为仔倪勿去洛，光火起来，阿是无啥趣势，叫倪心浪也过意勿落呢。”好个洪月娥，一时间就捏出这许多说话，把沈仲思先前的盛气不知说到那里去了？当下沈仲思听他说得婉转可听，又十分的情义动人，反连连的点头称是。洪月娥见沈仲思已经被他说动，反撒娇撒痴的和他不依，道：“倪倒是一片格真心，耐再要说倪无拨真闲话，耐自家去想想看，耐来浪倪搭，做仔一节光景，阿曾有啥洛里一句闲话勿替耐说，耐未再要当倪坏人，说起来真真讨气。”说着便滚在沈仲思怀中，口内咕嘈道：“倪勿来格，耐下转阿要实梗。”沈仲思被他一阵胡闹，心上也有些浑淘淘起来，觉得自家好像真有些对他不起，倒安慰了洪月娥一番，月娥方才顺水推船的罢了。沈仲思听了洪月娥的说话，果然多雇了一部马车。沈仲思自己独坐一车，洪月娥带着一个大姐同坐一车。到了张园，下车进去，泡了一碗茶，也有些认得沈仲思的朋友，彼此招呼坐

了一会，又到四马路去兜了一转，便也回来了。这一夜，沈仲思自然住在洪月娥院内，不消说起。

看官须要晓得，这边的沈仲思，这几天夜护名花，销尽温柔之福。那边的李子霄，便也是这几天春融金屋，新成鹣蝶之盟。沈仲思见了李子霄的请酒帖子，方才晓得这件事儿，又是羡慕，又是眼热，便鼓起兴来，约了许多朋友，大家出个公分，足足的在李子霄新公馆里头热闹了三天。沈仲思天天被他们灌得大醉，过了一天，还觉得头目之中森然作晕，却为见了李子霄把张书玉娶到家中，玉暖香温，一双两好；更兼那一天晚上的情景，真是艳锦裁云，新绫织凤，画屏无睡，银烛摇红。把个沈仲思在旁看了，由不得自家心上也跃跃欲试起来，暗想：“他娶得张书玉，难道我就娶不得洪月娥？”便把这个意思和洪月娥商量。须知洪月娥的巴结沈仲思，全是巴结他的钱，并不是看中他的人品。那些面子上的应酬，本来原是假的。在洪月娥的心上，原不把沈仲思放在眼中。无奈月娥虽是自家身体，房间里娘姨的带挡洋钱却欠到三千开外。娘姨有了带挡，自然倌人面上也作得来几分主意。从前沈仲思初做月娥的时候，月娥不肯留他。房间里娘姨为着生意起见，勉强着月娥把他留下。月娥又说不出一定要做恩客的这一句话，被娘姨们逼住了，只得委委屈屈的留下了他。娘姨们见沈仲思很肯花钱，大家都二十四分的巴结，洪月娥面子上也只好敷衍着他，不敢得罪，其实月娥心上没有一点真心。现在见沈仲思自家开口，说要娶他，月娥心上自然不愿，却心中暗想道：“他既是这般说法，我不妨应许了他，叫他和我将这些娘姨的带挡一概还清。省得他们有了些儿带挡，便要碍手碍脚的混出主意。只要把带挡还了，以后的事便好想个法儿，再作脱身之计，

料想姓沈的决计防不到这一层。”

想定主意，便一口应允，并向沈仲思道：“倪吃格碗把势饭，也叫无说法，只要耐肯讨倪转去，是再好无拨格事体呢，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轧实搭耐说仔，倪刚刚做耐格辰光，就转格条念头，只怕倪末一心一意看中仔耐，耐倒看倪勿中，翻转面孔来，说声勿要，倪阿有啥格趋势？唔笃做客人格，要讨信人勿肯，倒无啥稀奇。倪做仔信人，挨拨客人，客人勿要，耐想倪阿坍得落格个台？”沈仲思听了，更是欢喜。便叫了房间里人上来，细细的和他们说了。一班娘姨听得洪月娥竟肯嫁他，觉得诧异，都有些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一个个都看着月娥，听他怎样。月娥暗暗的和他们递了一个眼风，方才一口应许，并不作难。沈仲思大喜，也不用别人打话，竟是和着洪月娥等三面言明。月娥口口声声不要沈仲思的身价，只要替他还清了债务，就好跟他回去。沈仲思问他一共有多少债，月娥说有六千洋钱。其实月娥身上只有三千多债，衣裳首饰差不多也值四五千，沈仲思那里晓得？当下讲得明明白白，还债六千，开销二千，说明叫沈仲思先付六千，还有二千等轿子到门再付，沈仲思一一答应。洪月娥欢欢喜喜的叮嘱沈仲思道：“故歇倪两家头格事体，总算说定格哉。依仔倪心浪，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转去，省得倪勿做仔生意，往来浪该搭地方。拨别人家说起来，好像无啥好听，耐豪燥点去看好仔房子，等倪早点过来，也算完结仔一桩事体。”沈仲思本来性急，又被洪月娥这般一说，便急如星火的，先托人去看好了房子，瞒着家里的人，悄悄的在外边布置。不几天，已经布置得十分妥贴。又看了一个吉期，便先打了一张六千洋钱的即期庄票，亲手交与洪月娥。还算沈仲思有些见识，付了定洋，要问洪月娥取张婚据。

洪月娥故作猛然省悟道：“勿错勿错，格样物事，倒是要紧格。”说着又想了一想道：“故歇倪搭无拨人来里，只好明朝写好仔，再交拨耐。勿然末就是耐搭倪写仔一张也无啥。”沈仲思笑道：“别的东西，我都可以代写，独有这个婚书，却一定要你们这边的人写的，我怎的好代你写起婚书来？”洪月娥笑道：“倪是才勿懂格，洛里晓得格当中有实梗格几花讲究。要末耐只好明朝来拿仔罢，勿得知耐阿放心勿放心末？刚刚格张票子，耐原带仔转去。”沈仲思道：“你真是说笑话了，我自从做你以来，直到如今，却差不多也有两个月的光景，何曾有什么不信你的地方，不要说这一张票子。”洪月娥听了，也便收了。沈仲思梦里也想不到洪月娥要骗他的六千银子，心上还在那里打算，到了那一天怎样的风光，如何的热闹。正是：准备着银屏金屋，销受他楚雨巫云，星娥七宝之妆，神女洛川之佩。这沈仲思的高兴，是不言可知的了。

那知隔了一天，沈仲思又到洪月娥院中，要问他取那一张婚据。走到洪月娥房内，见情形不好，先就吃了一惊。只见房内坐着一个少年男子，月娥的本家坐在旁边，正在那里不知说些什么，却不见洪月娥的影儿。房间里也撒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了样儿，连台上摆的自鸣钟和台花都不见了。沈仲思看了这般模样，心上晓得不好，只得怀着鬼胎，举步进房。本家见沈仲思进来，立起身叫了一声：“沈大人来得刚好，格件事体勿关得倪啥事，倪开仔堂子，洛里担得起格号风火？”沈仲思听了本家的说话，真是夹七夹八的一句也不懂，便先问一声月娥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见出来。本家未及答应，早见那少年男子立起身来，睁开两只龟眼，一脸的怒气，迎着沈仲思说道：“你可就是姓沈的么？来得正好，我正要问你要人。”沈仲思抬头一看，并不认得他是谁，

听他这般说法，不觉怨气直冲，高声答道：“我和你并不认得，你是个什么东西，却来问我要人？真是诧异！”那少年男子听了，冷笑一声，说了一番话来。正是：万金买笑，空余宝枕之香；七夕苍茫，望断银河之影。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洪月娥有心讹曲辨 沈仲思同病劝瘟生

且说沈仲思在洪月娥家，见一个少年男子向他发话。沈仲思出身豪富，从来只有别人巴结着他，那里受过别人的糟蹋？这一气非同小可，便也回骂了几声。不料那少年男子反是冷笑一声，对他说道：“你自己干得好事，还要推说不知！老实对你说了罢，只我就是洪月娥的本夫。你鬼鬼祟祟的把月娥藏到那里去了？我好好的一个人，如今被你弄得踪迹全无，我不问你要人，却叫我去问那一个？”沈仲思听了，摸头不着，好似当头打了一个闷雷。又听那少年男子的说话，没一句不是诬赖着他，口口声声的叫他把人交出，万事全休，不然便要把他扭到捕房，告他拐骗。沈仲思此时，真是一盆烈火，直透顶门，须发皆张，双眉倒竖。大叫道：“反了！反了！你们做的好事，骗了我整整的六千洋钱，如今把他藏了起来，反来问我要人。难道我六千块钱就是这般轻轻松松的被他骗去？世上没有王法的么？”

此刻沈仲思方才心中明白，澈底澄清，晓得是洪月娥有心哄骗着他。骗得银钱到手，自家却躲在一边，串通了娘姨本家和他白赖。只恨得咬牙顿足，恨不到一时跳破了天。只见那少年男子听了沈仲思的说话，不慌不忙微微冷笑道：“据你口中的话，月娥骗了你六千洋钱。但是你和月娥也不过寻常的相好，并没有什么格外的交情，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给他六千洋钱？这句话儿，凭

你说到随便什么地方，我也不来信你。你不说自家拐了他的身体，还要随口讹人。你未曾开口，也该打听打听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讹得动的么？”沈仲思听了，更加大怒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乌龟罢了，也要来吓什么人！若要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给他六千洋钱，你那里晓得我们的道理。前两天月娥说明嫁我，讲定一共八千身价洋钱，六千还债，二千开销。要我先付六千，给他还债。所以我昨天付了他一张庄票，当时原要叫他写个婚书，他却托故推辞，说什么无人会写，骗我今日来拿。我把月娥当作好人，并不疑心。谁知他骗了我的银子，自家背地私逃，还串出你们这一班人来通同图赖。难道他躲过了，就好白白的胡赖不成？”那少年男子听他这般说法，那里肯听，只冷洋洋的问道：“你倒说得好一篇道理，吹得好一口牛皮。我且问你，你付了六千洋钱，可有什么凭据，或当时有什么在旁看见的证人？”沈仲思听了，倒呆了一呆。这件事儿，明明是自己过于托大了些，所以坏事。这六千洋钱的票子，自委实是自己亲手交给洪月娥的手中。如今洪月娥躲了起来，给你个无人对证，既没有托人经手，又没有取得收条，这样的事，就是到官司，也是无凭无据的事情。明晓得有些尴尬，口中却不肯服输，高声嚷道：“这件事情，房间里的娘姨和本家们大家晓得，我当着月娥的面，和他们三面言明，你只要问他们就是了。”那人听了，回过头来，正要问时，本家立在旁边，听得明白，连忙抢先说道：“沈大人，勿是倪勿肯帮耐，就是月娥先生要嫁耐沈大人，倪本底子也勿晓得。原是耐沈大人叫倪上来讲啥格身价，难末倪刚刚晓得。勿瞞耐沈大人说，俚耐是自家身体，亦勿是倪个讨人，俚耐说要嫁人，倪也勿好说啥闲话。故歇耐沈大人说付过款六千洋钱，倪轧实看见，

再加仔故歇月娥格人勿知到仔洛里去哉，赛过死人无对证格事体，倪也讷看见啥格六千洋钱，连搭仔月娥到仔啥场化去，倪也勿晓得。倪开仔堂子，洛里耽得起实梗格风火，真真前世倒仔霉，碰着格事体。”

沈仲思见那本家的口风，明明的袒护着那少年男子，和自己为难。心上虽然愤恨，却又驳不倒他，只得说道：“照你这般说法，倒是我没有付钱，有心图赖你们的了？”本家急忙分割道：“勿是呀，沈大人付俚洋钱格辰光，倪轧实讷看见，阿好瞎说瞎说。”那本家正要说下去，被那少年男子一声喝住道：“不要多讲，且待我来问他！”便从从容容向沈仲思说道：“你说你付过六千洋钱，又拿不出付钱的凭据。你想六千洋钱的事情虽然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比不得六百六十，不算什么希奇。那有付了六千块钱，没有一个凭据的道理？况且本家们既然晓得这件事情，你付钱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们叫上楼来，当面交代一个明白？却要鬼鬼祟祟的，私相授受。你们大家听听，天下可有这样的痴子么？老实和你说，月娥这里这一个月里头，除了你天天来往之外，没有什么别处的客人。现在无缘无故月娥不知走到那里去了，不是你干的事儿，还有那一个？若说这件事儿不干你事，为什么他别的时候不走，偏偏拣了这个时候逃走呢？你好好的还我人来便罢。如若不然，哼哼，恐怕你难逃公道！”

沈仲思听了这般无赖的说话，只气得面泛浓霜，满身乱抖。明知自己失于检点，被洪月娥骗去了六千洋钱，却怕的沈仲思不肯干休，又想了这个极毒的主意出来，反客为主的一口咬定问他要人。看那少年男子的样儿，挺胸凸肚，怒气冲冲，只想寻事。晓得没有理讲，那班本家娘姨们，又都是帮他说话。最苦的自己

手中没有证据，就不出来，只得想暂时避过锋头，再想翻本的计较。便忍着一口气，立起身来道：“你们这一班人，真真的没有理讲！明明是你们通同一路把月娥藏了起来，却还要这般说法。我今天也没有工夫和你讲理，明天再和你们说话就是了。”说着，匆匆的起身就走。不料那少年男子听他这样说法，又见他立起来便走，不觉勃然大怒，跳起身来，两手一横，把沈仲思的去路拦住道：“你倒说得这般轻可，容容易易的就想要走么？今天你不好好的交出人来，我便和你同到巡捕房去，凭你是什么大人老爷，我也不怕！从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做官的人杀了人就不要抵命么？”一面说着，揎拳掬袖的，竟想要扭沈仲思的衣裳。沈仲思见他真要动手，不觉慌了，大叫：“岂、岂、岂有此理，这、这是那、那、那里说、说起，方、方才你、你说我、我、我付过六千块钱没有什么凭据。难、难道我、我、我指使月娥逃走，又、又、又有什么凭据么？”那人冷笑道：“我那管你有凭据没有凭据，只要问他们本家就是了。你天天贼形怪状的，不知来说些什么，偏偏的这几天里头就会不见了人，你还想要赖到那里去？今天我们的官司是打定了。老实说，我是个无名小卒，就是官司输了，也算不得什么。你却是个场面上人，看你怎样的坍台起得？”一面说，一面眼睁睁的，就有个动手的意思。沈仲思见了势头不妙，要走又不能，不走又不好，竟十分的着急起来。暗想：“他们的说话虽然可恨，情理却是不差。丢掉了六千块钱还在其次，倘然真个的拉拉扯扯动起手来，被他们扭到捕房，虽然真者自真，假者自假，自然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收场，但受了这般的糟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再在上海见人。”这样一想，便心中只想脱身，无奈那个乌龟怒目横眉的迎头拦住。心上正在忐忑，幸而那班本家

和娘姨做好做歹的上来解劝说：“沈大人不是这样的人物，你不要瞎疑心。月娥虽然不见，我们慢慢的在外边访问，料想寻得出来。”那乌龟还是装腔做势的不肯，本家和哄着，又劝了一回，又把他拥出房去。那本家回头过来向沈仲思飞一个眼风，似乎叫他走的意思。沈仲思正在着急，巴不得立时就走，便三脚两步的走了出来，一路垂头丧气的回去。想了一夜，气得发昏。隔了一天，沈仲思还是昏昏闷闷的，无精打采，只恨着洪月娥没有良心。

这一天，沈仲思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忽地传进一个李子霄的名片来，说要请他立刻过去。沈仲思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想着这几天受了一肚子的闷气，正想要到子霄那里和他谈谈。便在床上起身，梳洗过了，吃过点心，直到李子霄新赁的公馆里来。李子霄听得沈仲思来了，叫请楼上去坐。沈仲思就觉得有些诧异，暗想：“楼上是他和张书玉两个的卧房，怎么叫我楼上去坐。”心上这般想着，就跟着家人走到楼上，径进卧房。沈仲思留心一看，见对面一间房门关着，这边房内却不见张书玉的影儿，连娘姨大姐都一个不见。沈仲思见了，十分诧异。刚刚走进房门，李子霄起身迎着，彼此招呼了一声。沈仲思见他面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正要动问，李子霄早一团盛气的迎着仲思，把张书玉忽然逃走，并拐去许多东西的事，说了一遍，并问沈仲思可有什么法儿？还是径去投报捕房，还是另想别法？沈仲思听了，方晓得书玉不见的缘故，原来也是落了他的圈套，和自家正是同病相怜，不觉哑然笑道：“原来你也上了书玉的当，怪不得要这个样儿。但是你还没有晓得我的事儿，我被洪月娥骗去了六千洋钱，如今躲得人影也不见一个，反串同了一个什么流氓，说是洪月娥的本夫，翻过来吃住了我，要我还他的人。我竟一时被他们逼住了，无言

可答，幸得本家娘姨等大家相劝，才得脱身出来。你想想可是笑话不是。我为了这件事，整整的气了一天，正要赶到你这里来和你商议，不想事有凑巧，你这里也闹了这么一个乱儿。”李子霄听了大怒，不待沈仲思说完，抢着说道：“你为什么这般无用，竟被他们吃住了，一句口也不开？洪月娥既然逃走，就该问兆富里的本家要人。你花了六千块钱，难道就这样的罢了么？你既是这般胆小，待我来和你出头，若不把这件事儿澈底澄清，我这李字也不姓了！”说着，立起身来，要邀着沈仲思同走。沈仲思连忙止住他道：“你不要这般性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且等我说完了我们再商议。”李子霄听了，方重新气愤愤的坐下，倒把自己张书玉逃走的事情放在一边，且听沈仲思的说话。

只见沈仲思向他说道：“这件事儿实在我自家不好，过于大意了些。虽然付了他六千洋钱，却是我亲手交与月娥，此外并没有一人知道。现在月娥的人不知那里去了，不见我的面儿，却串出本家娘姨等一班人来，咬定口风和我白赖，倒反问我要人。你想就是要打官司，也要有付钱的凭据，或者有什么证人。只是空口说白话，没有着实的收据婚书，这样的官司，凭你什么样利害的人，也想不出个万全之策。何必为了一个信人惊天动地的，坏了自家的名气？好在我们也不是吃亏不起的人，虽然花了几千洋钱，却也总算长了一番见识，自家认个晦气，叹口气儿，譬如自家病了一场也就罢了。”李子霄听了，细细想了一回，觉得沈仲思的话儿句句有理，便道：“你的事情，总算就是这般罢了。我的事情，你可有什么法儿替我想想？”沈仲思沉吟了一刻道：“这件事儿，据我想来，倒也很有些儿棘手。你的婚书已经被他带去，当初又没有什么保人。就算报了捕房，把他退了回来，堂上的官

员也不见得肯将他十分严办。但是在你这边想来，你娶了他不到半月，便被他卷物私逃，别人晓得了，显见得你是个瘟生，上了他的圈套。况且他已经逃走，就算追寻得着，也是没有真心。那时还是听凭他发堂择配，还是你自家仍旧收回。依我看来，这件事儿闹将起来，非但你没有什么好处，反是闹得通国皆知，还落了一个瘟生的名气，这又何苦呢？”李子霄听了，呆呆的瘫在椅上，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听你这般说法，果然闹将起来，没有什么味儿。只得也和你一般，认个晦气便了。”说着，还长吁短叹的，十分不乐。沈仲思也想着了自家的心事，彼此默然。停一回方说道：“青楼妓女，本来十个倒有十一个没有良心。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番阅历，以后须要看破些儿，只好逢场作戏，随便应酬，断不可再上他们的当，那就明知故犯，一误再误了。”李子霄听了，不住的点头称是，两人又彼此互相劝慰了一番。

从此，李子霄、沈仲思两人看破了倌人的伎俩，把那寻花问柳的念头淡了许多。就是做个把倌人，也不过叫几个局，吃几台酒，应酬朋友，从不去转他的念头，倒成了个败子回头，悬崖勒马。正是：结束铅华之梦，禅榻西风；屏除丝竹之情，电光石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论嫖界新小说收场 结全书九尾龟出现

且说沈仲思和李子霄自从受了张书玉、洪月娥的骗局，居然的勘破痴情，忏除绮业，这也总算难得的了。看官听者，从来泡影无常，昙花一瞬，兰因絮果，一切茫茫。金尊檀板，销磨儿女之情；秋月春花，短尽英雄之气。或有五陵豪客，裘马轻狂；湖海词人，风情旖旎；貂裘夜走，株叶朝迎。十年歌舞之场，一万缠头之锦。送客留髡之夜，誓海盟山；酒阑香烬之宵，飘烟抱雨。这样的风流艳福，自然是见者侧目，闻者倾心。但是上海滩上的倌人，覆雨翻云，朝张暮李，心术既坏，伎俩更多。将就些儿的人入了他的迷魂阵，那里跳得出来？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身败名裂。在下做这部书的本旨，原是要唤醒诸公同登觉岸，并不是闲着工夫，形容嫖界。所以在下这部书中，把一班有名的倌人，一个个形容尽致，怎样的把客人当作瘟生，如何的敲客人的竹杠，各人有各人的面目，各人有各人的口风。总而言之，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来供给自家的挥霍。那些千奇百怪的情形，一时也说他不尽，看准了那客人的脾气，便专用那一种的手段去笼络他，定要把这个客人迷得他意乱神昏，敲得他倾囊倒篋，方才罢手。在下这部小说，把他们那牛鬼蛇神的形状，一样一样的曲笔描摹，要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一个个回头猛省，打破情关，也算是在下著书劝世的一番好意。在下书中的这些说话，虽不免

有些过分的地方，却这些事迹，一大半都是真情，并不是在下自家杜撰。做书的做到此处，便算是一部四大金刚的外传收场。如今且把这些闲话一齐收起，就是那章秋谷，也暂且不提；先要提起那“九尾龟”的正文来。免不得要把他的出身来历，一一的铺叙一番，好作个全书的结束。

且说无锡城内有一家暴发的乡绅，姓康，官名汝楫，表字己生，由附生出身，捐了一个候补道，署了两任事，又放过一任关道，慢慢的升到江西抚台。他老太爷倒是个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知府，在知府任上，不知怎的就弄了十几万银子回来。这位康太守，有了钱就不做官了，一直回到无锡，就着这几个钱，收些利息，也还用不了，倒也无拘无束的，十分自在。康太守中年无子，直到五十岁上方才生了这康己生。因为他是己年生的，所以就叫他己生。康太守得了这个儿子，欢天喜地，把这康己生好像明珠异宝一般的擎在手中，一口大气也不敢呵他。康己生长到五六岁上，便请了一个有名的孝廉公来做先生。无如这位康公子的心性若明若昧的，不甚明白，又不肯用心读书。先生见他不肯用功，晓得这个学生是东家溺爱的，便也不十分去做那空头冤家。首尾教了十二年，把这个康己生也教了个半瓶醋的学问。己生自六岁上学读书，到了十八岁上，那先生辞了馆地。这位康太守也糊里糊涂的，不去考查儿子的学问。己生见康太守这般，乐得说些大话，满口胡吹，自以为自家的学问，数一数二的了，看的那些举人进士，就如在手心里一般。

这一年，适遇督学按临，己生也要打算去考。这督学公是十科前辈，现任刑部左侍郎，姓王，号兰佩，名体仁，性情甚是古怪。每到考的那一天，他却一天到晚顶冠束带的坐在大堂暖阁里

头，把这些童生拘管得十分苦楚，背地里无不咒骂这位宗师。且说康己生要去应考，府县两试，倒也不前不后的，取在二圈里头。府县考过了，便去钻头觅缝的，打听了一位王大宗师的同年陆太史，放过一任福建学台，现在恰好丁忧在籍。平日间与王侍郎相与得十分稠密。原来王侍郎和陆太史都是现在余大军机的得意门生，所以他们两人的交情，格外与众不同。不知怎样被康己生打听着了，花了五百两银子，托人去求了陆太史一封书信。到了江阴，谁知去得迟了两天，童生正场已经考过，后来的人一概不准补考。康己生急得没法，在寓中咒天骂地的，把带来的一班家人厨子，一个个骂得垂头丧气，胆战心惊。有一个得用家人叫做石升，素来十分伶俐，最得这位少爷的喜欢。见己生甚是焦急，便悄悄的对己生道：“据家人看来，少爷且把陆大人的信送进去，试他一试，看这位大人如何打发。虽说不准补考，从来打官话的都是这般说法，那里就一定的不准补考了吗？就是学台当真的不肯通融，我们这里有的是银子，再花上些银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己生听了，心上大喜，高兴得直跳起来，笑道：“我原说我带来的几个家人，就是你一个人靠得住，还能干些事儿。只是为什么不早替我说，害得我直急了半天。我们此刻马上就送信进去，看他如何说法？”就叫石升带了红缨大帽，穿了马褂，登上快靴，飞也似的赶到学院衙门投信。到了学院，直进号房，把陆太史的信交在号房手内，请他送进，自己便坐在号房候信。

且说号房投进书去，这位王侍郎拆书看了，心中很有些儿委决不下。暗想道：“这陆太史也很糊涂，我向来规矩极严，从不受一些请托。况且正场已过，这康汝楫有意迟到几天，落得回复他去。”忽又转念想道：“若是叫他回去，却又碍着同年的脸面，

不好看相。就是余老师分上，也有些不好意思。”想来想去，想了多时，究竟那皇上家的关防抵不过同年的情分。正在踌躇未决之际，恰恰的事有凑巧，门上传了几个禀帖进来。原来是十几个外县童生，也为到迟了两天，不能补考。这班童生慌了，联名具禀，要求王侍郎补考大收，禀帖上说得十分恳切。王侍郎看了，暗想：“既然如此，我也乐得听了陆太史的来信，做个顺水推船的人情。”想定主意，便吩咐出去，叫康汝楫在外候着。号房传出话去，那石升得了这一声，便飞跑出来。一路跑着、一路又打算主意，要想撒一个谎，骗他主人的钱。一口气跑至寓所，走进大门，看见这位少爷正在房内踱来踱去，低着头不住的搓手，约摸着是心中在那里打算念头。猛一抬头，见石升气急败坏的跑进来，急问事情怎样？石升方才在路上的时候，已经打算得停停当当，此刻不慌不忙，对着康己生指手划脚的說道：“家人到了学院衙门，送进信去。王大人把家人叫进去，当面问了一回，便道我这里的规矩，向来不准补考，你回去对你主人说，叫他下次来罢。那时家人也不敢多说，只得退了出来。”石升还没有说完，康己生早急得瞪着眼睛，连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又接下去说道：“家人退了下來，后来一想，要真是这样，不是少爷白白的来了一趟了么？家人便去寻着了文巡捕吴大老爷，再三的求他想法。这位巡捕老爷答应是答应了，只是有一句话，家人不敢说，要求少爷宽恕了家人，家人才敢说呢。”说罢，把两手逼在背后，又请了一个安，直挺挺的站在一旁，一声不响。康己生以前听得学院不准补考，已急得满头流汗，遍体生津，好容易听见巡捕肯替他想法，甚是欢喜，正在扯长了耳朵，听他说下去；见他说了半，就不说了，心上十分焦躁，连连的跺脚道：“糊涂东西，你

不看见我在这里着急么？怎么说了一半，就不说了？”石升见他急得头红面胀，心中暗暗好笑，便凑上一步，又说道：“那吴大老爷开口，定要五百银子，一些也不肯短少。家人好容易从一百两银子说起，一直添到三百银子，是再少不来的了。家人大胆竟应允了他，现在他还在巡捕厅等家人的回信，不晓得少爷心上如何？”己生听了，“呸”的啐了石升一口，又骂道：“这点小事，你去办了不结了么？三百银子，什么大事，还要在我这里蝎蝎螫螫的，滚你妈的蛋罢！”骂得石升又羞又喜，口内连声应是。又立了一回，见己生不开口了，便侧着身子，退出来。便走到同他主人来往的钱庄上，取了三百银子的洋钱，到街上各处去空走了一趟，便跑了回来。又把方才的银子藏得严严实密，方向己生说道：“银子三百两，家人已经当面交与吴大老爷的了。吴大老爷答应明后两天便有信息。”己生听了，欢喜非常，便磨拳擦掌的在寓中等候。

到了明日绝早，果然学院衙门高高的挂出一扇牌来，一共补出十七个童生，康汝楫自然也在其内。到了补考的这一天，己生收拾考具，坐了轿子，几个家人前呼后拥的到学院衙门等候。不多一刻，里头升炮开门，王侍郎升坐大堂，点名给卷。康己生领了卷子，归号作文。原来这一回补考，一共只有十七个人，王侍郎叫承差在大堂旁边安设桌椅，叫他们就坐在两旁。封门之后，承差掬出一扇高脚牌来，上写着题目，首题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二题是：“其至尔力也”。这原是王侍郎调侃康己生的意思，头题是明知那陆太史的一封书信，是花了重价得来；二题是说这来到江阴，是你的力量，下文明明的含着其中非尔力也的两句意思。虽然如此，这康己生原是个富贵公子出身，那里晓得

题目的命意。但是腹内空空的，要做这二文一诗，甚是吃力。倒也亏他，居然勉强做得出来，这正是破题儿第一次，当下勉强交卷去。隔了几天，贴出酌覆的案来，康汝楫居然补在里头。康己生随众进覆，依然草草的敷衍完场。出场之后，随着出案，把康汝楫高高的取了第五名。己生喜欢得拍手打脚的，笑个不了，好像痴子一般。拜了教谕，见过宗师，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得了个秀才，便如天塌下来的一场富贵，那些亲戚朋友为他有钱，便一个个都去奉承他，奉承得这位新秀才十分欢喜，浑身骨节都觉得痒飕飕的，连自己也有些不信起来，竟是自己的文章换来的一般，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通通忘了。见了别人，把一个脸儿仰得高高的，一副得意的样儿。这可合着了一句骂人的俗语，叫做“龙门未折三秋桂，狗脸先飞六月霜”了。

闲话休提。只说康己生兴兴头头的专等明年乡试，预备着乡会连科。却自从得了这领青衿，便把文章书籍，一概丢去。不是寻花问柳，便是引类呼朋，却像这进士举人，毕竟会自己飞到家里来的一般。康太守以前虽把这儿子看如珍宝，有时还拘束拘束他，现在看见他儿子得了功名，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秀才，常言“秀才是宰相的根苗”，便也自譬自解的不去管他，竟等封翁做了。春来秋往，早已过了一年。到了秋间，又早是乡试的时候。康己生带了许多仆役，雇了一只大船，门枪旗灯，十分煊赫，就像是什么现任官员赴任的样儿。到了南京，寻了一所精致河房，他一人住下。那录科领卷的这些照例事儿，总不必去提他。只说录科已过，康己生专等入闱，却心上忐忑的，恐怕万一不中举人，如何是好。就打发家人四出寻访门路，自己却只在钓鱼巷堂子里头住宿，整天整夜的也不回寓。就这般糊糊涂涂的过了两天，己

生正住在钓鱼巷还未起来，石升同了一个长随打扮的人来找他。等了一会，已经午后，方见己生睡得铺眉蒙眼的，披着衣裳，趿着鞋子，口中不住的打着呵欠，走了出来，问道：“有什么事，这时候就来寻我？”石升抢步上前，附耳说道：“家人寻着了一家门路，是最稳当不过的，请少爷回寓去说罢。”己生一听大喜，便连忙走进去，穿好衣服，又走出来。那轿子是石升带来接的，便坐轿回寓。还未坐定，石升上来说道：“这同小的来的，是桃源县郑大老爷的签押房家人，名叫陈贵。郑大老爷是翰林散馆出来，就放了甘泉县，现在又调到桃源县来。”正是：生公说法，欲点顽石之头；阿堵无灵，销尽豪华之气。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 第八十回 通关节花钱遭巨骗 捐道员拜客出风头

且说石升低低的向康己生说道：“这郑大老爷今年点了第一房房官，又和副主考汪大人是同年。方才这个家人对小的说道，只要有银子，拿得定就是一个举人。并且还可以同着去见郑大老爷，当面交代。家人想这条道路倒还稳当，所以同他来见少爷的。”己生听了，便说叫他进来。当下石升便去同了那陈贵进来，向着己生也把腿略弯一弯，算是请安，便站在旁首，己生看陈贵时，面目清秀，举动伶俐，却像一个现任州县的亲随。当时问道：“你同我家人说的那件事儿，你要多少银子，倒底稳当不稳当呢？”陈贵走上一步，轻轻的说道：“这银子原不是家人要的，就是讲定了数目，交银子的时候，也得你少爷自己交给敝上，省得要经别人的手儿。只是这数目，敝上说一定要三千银子，如或短少，是不必说的。”己生道：“三千银子我不好去捐个知县，不比买这个举人好得多么？”陈贵道：“这是你少爷自己的名气，中了举人，体面却好得多了。即如少爷今年中了举人，明年还要中进士，点翰林，将来一样也好放得学台主考，这是不能说的。你少爷自己打主意就是了，我们当家人的，还能勉强着办么？”己生听陈贵这一番说话讲得十分中听，便道：“只要一定靠得住，我就出三千银子也不算什么。但只能先付一半，放榜之后再行找足何如？”陈贵道：“这一半的说话，家人却不敢答应，请你少爷到

我们公馆里头去当面说就是了。”己生道：“也可以，我立刻和你同去。”便换了衣冠，坐着轿子，因为恐怕招摇耳目，只带了石升一人，陈贵也跟在轿后。

轿子走到武定桥左首，说是到了。只见陈贵抢先一步，赶进大门，石升便拿着治晚生的名帖，跟着陈贵走了进去。那轿子就在大门外暂时站住。己生在轿中看时，见这门楼高大，彩画辉煌，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上写着“特授淮安府桃源县正堂郑公馆”几个大字，又有两经朱笺贴在两旁，写着“回避”，那字写得铁画银钩，十分的端丽，却像个玉堂中人写的。正在观看，忽听得远远的喊了一声“请”，便有十来个人接接连连的喊出来，早听“吱”的一声，两扇中门分开左右，陈贵立在门内，手中举着名帖，高声道：“请。”己生的轿子便由中门进去，到了大厅下轿。陈贵在前侧身引道，到了花厅，便又退出去了。己生坐在花厅，等了好一刻，才见陈贵又来，把帘子高高打起。那位郑大老爷顶冠束带的走了进来，背后跟着四五个当差的。己生连忙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去，郑公却只还半礼，起来让坐。早送上茶来，彼此又打一恭，方才坐下。郑公先开口道：“尊帖本不敢当，只因小价来说，吾兄有事在此商量，将来不免有个师生之谊，兄弟却有僭了些。”说罢呵呵的笑了。己生又着实谦逊了一番，方才抬头看时，只见郑公花白胡须，方面丰硕，眉目清朗，举止凝重，言语安详，称得起个官场的品格。便又把要买关节的意思说了一番。说到先付一半的话，郑公便截住道：“这件事儿，原是大家取信，不必勉强。况且兄弟的意思不过想要多收几个门生，并不是于中取利。既是吾兄尊意，不甚相信，竟请吾兄别寻道路，兄弟倒并不介怀的。”己生碰了这个钉子，便慌了道：“既是公祖这般说法，

治晚何敢有违？立刻就该项当面交割，省得另日叫人送来。不知公祖的心上怎样？”郑公听了道：“这个也悉凭尊便，兄弟不便撺掇的。”当下己生主意已定，便叫石升进来，叫他到钱庄去开银票。石升飞一般的去了，不多时，已经回来，把一张银票双手递上。己生看了不错，立起身来双手又送与郑公。那郑公却不自己用手去接，只向着背后的家人把嘴努了一努，就有一个俊俏跟班上来接去。己生见话已说妥，便起身告辞，走出花厅，又说了两句叮嘱的话，大约是怕他落空的意思。不料这位郑大老爷却怫然不悦，冷笑一声道：“老兄看得人太不值钱了，难道我这桃源县知县止值这三千银子么？”己生吃了一惊，连声不敢，打拱告辞。他送到滴水檐前，就不往外送，遂把身子躬了一躬，大摇大摆的踱进去了。己生上轿回寓，虽然花了三千银子，心上却说不出的得意。

在寓中休息了几天，早已场期到了。石升便料理考篮风炉，书本茶食，油布号帘，一一停当。初八日五更，就叫了己生起来，五六个家人前后簇拥的出门而去。到了贡院，领了卷子。石升是来过几次的，便当先引路，掂着书籍，依着卷面上刻的字号寻着了号子，替他解了考篮，钉好号帘，铺好号板。又把风炉拿出来，烧了炭，炖好茶水，方才一齐出去。己生到了号内，只见通共只有一张方桌的地方，吃喝睡觉都在里头。己生是在家受用惯了的人，何曾受过这般苦楚？觉得坐立不是起来。焦躁了一会，也是没法，只得捺住了心勉强睡下，却倒睡着了，直睡到午后方醒。已经听得明远楼上的号筒不住的呜呜价吹。吹手不住的吹打，远远的又听得炮声，想是已经封门了，腹内却觉得有些饿起来。便叫号军取开水来，将带的风米泡了两碗，又取出路菜、火腿、熏

鱼等，胡乱吃了一顿，便又呆呆的坐在号中。听得外面的一班考生呼朋唤友，高谈阔论的，十分热闹，己生也不去管他。到晚间又随便吃了些茶食，便自睡了。约莫四更时分，己生正在睡熟，忽觉有人在他身上连连的推了几下。己生糊里糊涂的，还认是在自己寓中，不知何人把他推醒，心中大怒。坐起身来，方欲骂时，头上“鬻鬻”的一声，早把自己的头撞了一下。这一下直撞出一个疙瘩来，方才记得是在场内，自己不觉好笑。连忙看时，却是号军送了题纸来了。便手接题纸，点起火来看时，只见头题是“大哉圣人之道”，二题是“此之谓大丈夫”，三题是“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诗题是“诸君何以答升平，得平字五言八韵”。己生看了，却呆了一会，觉得这几个题目，不知从何处做起。只得铺下草稿，定心做去。早过了一天，已是初十日午后了。己生刚做了头次二题，第三题尚未做完，早见邻号的人纷纷交卷，外面已放二牌。己生惟恐来不及抄写，便急忙忙把一文一诗凑完，连忙取出卷子誊真。好容易誊到第二篇，正在闷着头写，忽见有几个人掀起号帘来。抬头一看，见这一班人都戴着红缨大帽，又有一个拿着一个大号筒，照着他的面孔呜呜的吹。己生不知何故，倒着实的吃了一惊，急问时，方知净场催缴卷的。心中越急越写不上来，勉强潦潦草草的乱涂一阵，抄完了去交卷时，场中早已净悄悄的不多几个人了。连忙收拾了考具，叫号军掬着，到龙门口，自有人接出大门。大门之外，石升带着众人等得不耐烦，见主人出来，急抢上来接过考具，坐上轿子，回寓便睡了。有话即长，无话便短。二三场一样的进场，草草完事。十六日出场，己生累得狠了，足足睡了两日，方才起来。

又过了四五天，便收拾行李，回到常州。到家之后，把那似

通非通的文稿抄了几篇送给亲友观看。自以为花了三千银子，这一个举人是稳稳的飞不到别处去了。那各亲友中，也有有些见识的，见己生的文稿，多暗暗的摇头，却当面不肯说出，只是一味的奉承。说时迟，那时快，早已过了九月十五，差不多要放榜了。到了放榜的前一天，算计五更可以得信，康己生便约了各家亲友，治了酒肴，大家欢呼畅饮的在那里等榜。己生做了主人，高谈阔论的，只在那里背他的场作。又摇头摆尾的道：“若说这样的文章，试官不中，今年常州府内，就没有可中的人了。”各亲友听了，免不得附和一番。大家饮酒至三更光景，又叫了几个土娼来陪酒，弹起琵琶，唱了几支京调小曲，说说笑笑的，不知不觉已有五更。只见石升飞跑进来道：“外面报房已经开报，我们还没有报来。只怕少爷中在五名之内呢。”说犹未了，早听得远远的锣声，自北而南铿锵的敲过来。己生不觉直立起身，竟向门外迎去，各亲友也随后跟来。到子大门之内，眼睁睁的看着那一班敲锣的报子走了过去，竟是头也不回。己生便觉得心上有些把不稳起来，却还倚着走过门路，不至落空，或者竟中在前面，也未可定。便又大胆起来，重新进去，再邀亲友们进去饮酒。众人见报人不来，心上都道是没分的了，面上还不肯露出来，依旧在那里敷衍着他，乐得开怀畅饮。只有己生等了一会，还没有信息，身子虽坐在席中，那心上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落的，面色青黄不定。看他那个样儿，煞是难过，延捱了一会，早已天色大明，东方日出。众亲友见此光景，料难再留，各自起身告别，免不得说几句套话，安慰己生道：“功名迟早有定，下科一定高魁，那时再叨喜酒。”己生没精打采的送出大门，彼此一拱而别。己生回到书房，心上越想越气，便把石升叫来，大骂了

一顿。吓得石升诺诺连声，跪在地下，自家认罪。原来这件事儿，却是南京的一班骗子做的圈套，石升并不得知，康己生又是个寻常纨绔，那里看得出什么人情世故？所以刚刚的着了道儿。

当下己生把石升骂了一顿，也无可奈何，只得罢了，闷闷的坐在家里坐了几天，就有一班朋友劝他不必应试，趁着现在捐例大开的时候，不如竟去捐一个官，“你又不是捐不起的人。就是捐个道台，也不是什么难事。”己生听了，如梦方醒，恍然大悟。便和他父亲康太守说了，想要捐个道台。这位康太守，素来溺爱己生，那有不听？果然拿出钱来，交给己生，托人上兑。己生要图体面，索性加了一个二品顶戴，差不多也花到一万三四千银子的样儿。从附生上一直报捐道员，却是从来没有的，也算得一件奇闻；更兼康己生自从捐官之后，自己想想，不过花了一万多银子，居然就是煌煌的一个大员，喜得他跳进跳去的，十分得意。整天的带着珊瑚顶，拖着孔雀翎，大摇大摆的坐着轿子在街上拜客。想着自己现在是个道台，照例要坐绿呢轿子，方合大员的体制。无奈这绿呢轿子，无锡城内竟借不出来。己生的性儿，又是今天等不到明天的，十分性急，只得到丧衣店里头赁了一乘绿呢四轿，坐着拜客。别人看见他这般怪相，没有一个不是掩口葫芦的。康己生那里晓得，还是扬扬自得，荣幸非常。一连拜了几天客，便要打算进京，去办引见到省的事情。那时已经有了轮船，甚是快当，不多几日，已到北京，暂住在一个同乡家内。这同乡也是一个京官，叫马申甫，少年点了探花，不多两年，就用了军机章京，推升了达拉密。那一班军机处的王爷中堂们，多器重他。康己生住在他家，晓得他是中堂们的红人儿，竭力拉拢。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的亲侄儿，后来又不知怎的，康己生居然走着了

章凤藻章中堂的门路，送了一分厚礼，把章中堂拜作老师。章中堂倒甚是器重这个门生，给了他一个明保。康己生就顿时的显赫起来，不多几时，放了一任天津道。章中堂又在里面照应着他，便又调了江苏上海道，十多年的光景，康己生熬炼资格，论俸推升，竟直做到江西巡抚。这真是“孤始愿不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康己生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还有许多帷薄不修的丑事传播官场，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位康观察的笑话，料想列位看官也有些晓得，用不着做书的在下替他一一宣扬。这一回书，却就是《九尾龟》的全书结局，诸公若一定还要打听这位中丞的历史，或者待在下费些笔墨，再续他一部出来。现在却是限于篇幅，只得就着这些事迹，作个《九尾龟》五集的收场。本来在下这部小说，虽然名叫《九尾龟》，不过是借着他作个楔子，究竟并不是嫖界醒世小说的正文，看官们不要认错了在下作书的宗旨。正是：一把辛酸之泪，回首销魂；十年风月之场，现身说法。

# 第 六 集

## 第八十一回 演前文重见九尾龟 醒迷途续成新小说

上回第五集书中正说着那位康己生康观察乡试不中，便捐了个河南候补道到省候补。后来居然署了一任开归陈许道，又调补了直隶天津道，不到一年的工夫，升授了河南按察使。得了直隶总督陆制军一个密保，便升补了江西布政司。到任不及两个月，刚刚的江西抚台德中丞调了热河都统，这位康方伯便升授了江西巡抚。这也算得是一帆风顺，宦运亨通了。如今在下且把康中丞的一面按下不题，再把章秋谷的事实演说一番。诸公静听，待在下慢慢的说来。

只说章秋谷自从娶了陈文仙之后，两个人自然是似漆投胶，如鱼得水，频伽共命，鹣鹣同心，凌华十五之年，初逢韩寿；碧玉小家之女，来嫁王昌。地久天长，一双两好。秋谷也怕文仙散淡惯了，坐在家里头要气闷，便也时常同他出去跑跑马车，看看夜戏。在上海约有住了三个月，忽然接了家里头太夫人的一封来信，叫秋谷快些回去。依着秋谷的意思，要想把陈文仙留在上海，自己回去省亲，倒是文仙不肯，道：“我既然嫁了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如今回去，我自然应该跟你回去。那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的道理？”秋谷忽地哈哈的笑道：“好呀，你索性把我比起畜生来了。”文仙听了，一面笑着，瞪了秋谷一个白眼道：“你这个人实在的难说话，一句无心的话儿，你又要挑起眼来。难道我

和你两个人，还要这些过节儿不成？”秋谷笑道：“我们两个人自然用不着讲什么过节，我也不过是说说罢了。但是你既然要跟我回去，我现有老母在堂，家中又有正室，虽然没有什么别的，那礼数关节是不能错的。你是向来散淡惯了的人，那里受得起这般拘束。到了那个时候，万一有什么委屈你的地方，叫我心上怎样的对你得起？”文仙听了，把头一别道：“怎么你这样的明白人，也会说出这样的糊涂话来？你家里有老太太，有正室少奶奶，我是向来知道的。如今既然嫁了你，不跟你回去和老太太、少奶奶住在一起，难道倒要另外一个人住在上海，叫你身心两地不成？再说起什么老太太、少奶奶面上的礼数关节来，那更是我分内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你只顾放心同我回去，不要这般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章秋谷听了陈文仙的一番说话，低着头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你的说话自然不错，但是我心上好像总觉得有些不妥当。万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受了什么委曲，或是闹了什么口舌，心上抱怨起来，那就懊悔嫌迟了。”文仙道：“这是我自己愿意跟你回去的，那有懊悔的道理？况且我们两个人住在上海，你的家眷又不在这里，不尴不尬的，究竟不是个长久的法儿。如今跟你回去，是再好没有的了。”秋谷听了，心中暗暗的欢喜，故意再逼他一遍道：“你果然情愿跟我回去么？不要是一时高兴头上讲的玩话罢。”文仙正色道：“玩是玩，笑是笑，这样的事儿那里好和你玩笑？”秋谷听了笑道：“既然如此，是再好没有的了。”当下便和陈文仙商议了一回，把那些家具动用的东西，本来有一半是租的，便都退还了店家。自己的家具，拣好的带了回去，粗笨些的便都丢掉了不要。

商议定了，文仙倒忙忙碌碌的收拾了两天。到了动身的隔

晚，文仙把自己的东西和秋谷的行李都收拾得妥妥贴贴。陈文仙本来身体娇弱，又是一双凌波三寸的金莲，忙了一回，只把他累得娇喘微微，浑身香汗。章秋谷在旁边看着，只是微微的笑，也不开口，也不动手。文仙喘息了一回，便对着章秋谷道：“你不来帮助我也还罢了，只顾看着我笑些什么？”秋谷一面嘻嘻哈哈的笑着，一面问道：“你这两天忙些什么？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忙到这般模样？”文仙听了诧异道：“原是你自己和我讲的，收拾了东西好同你回去，怎么你倒反过来问起我来，难道你贵人忘事，已经忘了不成？”秋谷又笑道：“看你这个样儿，真要收拾了东西同我一起回去么？”文仙听了，摸不着一些头脑，只得说道：“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你怎么平空又说出这样的话来？”章秋谷听了，抢步过去，走到陈文仙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多谢多谢。”陈文仙见了章秋谷这般张智，更觉摸头不着，只得说道：“你这个人不要是发了痴罢，怎么无缘无故又打恭作揖起来？”秋谷慨然说道：“我章秋谷半生落拓，百事迍邅，天壤茫茫，竟没有遇着一个知己。不料如今居然娶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既不贪我的钱，又不图我的势，却这样的和我一心一意，没有些儿势利的心肠，你叫我怎样的不感激？怎样的不欢喜？”说着，不觉言下黯然，大有独立苍茫，四海无家之恨。陈文仙本来是个情种，听了章秋谷这一番说话，不觉打动了他的情肠，流出两行珠泪，紧紧握了章秋谷的手，四目相视，脉脉含情，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不知有多少话儿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停了一回，陈文仙方才笑道：“我既然已经嫁你，我这个人就是你的，自然应该跟你回去。自己人还用得着这般客气么？”秋谷在袖子里头取出一方丝巾来，和文仙拭干了面上的眼泪，口中说道：“你还没

有看见，上海地方，多少有钱有势的客人娶了个信人，不肯回去，住在上海的多得很！在那里，那里能一个个都像你这般贤德？”文仙道：“说起‘贤德’两个字来，我也不敢当。不过自己还保得定，不至于闹什么笑话罢了。老实和你讲罢，那些嫁了人不肯回去，一定要住在上海的信人，都是有心恣浴，不是真要嫁人。若果然真要嫁这个人，自然要和他想个安稳法儿，那有不肯住在一起的道理？”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便搀着陈文仙在榻上并肩坐下，恳恳切切的对他说道：“既然如此，我却有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儿和你讲个明白，你却不要生气。”

看官，你道章秋谷是当真要同着陈文仙一同回去么？原来秋谷的太夫人陈氏，性情严厉，不许秋谷在外边娶妾，在下做书的初集书中已经提过。如今秋谷在上海娶了陈文仙，原是瞒着他那位太夫人的，那里敢就是这般的同他回去？只因陈文仙自从嫁了章秋谷以来，虽然是倚影怜声，双心一铢，鸳鸯比翼，蛱蝶同心。但秋谷心上，毕竟还有些儿疑惑，想着文仙虽是一心嫁我，没有什么别样的心肠，但是如今是把他放在上海，吃的穿的用的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奢华豪侈，却也般般不缺，样样现成，既没有一些儿愁烦，又没有一些拘束，过着这样的日子，那里现得出什么真心？不如我假意和他说明，要把他留在上海，看他怎样的一个说法？章秋谷想定了主意，便常常的对着陈文仙说家里头的太夫人人家教怎样的方严，规矩又怎样的利害。陈文仙听了只微微笑着，并不开口。秋谷一时也看不出他心上的意思来。刚刚这个时候，太夫人写信叫他回去，秋谷便趁着这个当儿，假意去和陈文仙商量，要把他留在上海。那知陈文仙自家不肯，一定要跟着章秋谷一同回去。秋谷听了，心上自然欢喜，便细细的把自己家里头的

事情和陈文仙说了一遍，又说明不能同他回去的缘故，叫文仙仍旧住在上海等他。陈文仙听了，不觉俊眼横睃，蛾眉微蹙，瞧了秋谷一眼道：“你这个人的心，不知是怎么生的？凭着别人向你呕出了心肝，你依旧是指东画西的，不肯说一句真话。幸而我的嫁你还是真心，你试不出什么马脚；万一我心上存了一丝一毫的假意，被你试了出来，那还了得么？我平日待你究竟怎么样？可得罪过你没有？你自己去想想。如今无缘无故的又要这般鬼鬼祟祟起来。你怎样的对人得起？”说着，便别转头去，洒脱了秋谷的手，一言不发，不觉有些烦恼起来，眉锁湘烟，眸回秋水，那一副含怨含颦的丰态，直似那雨中菡萏、霜里幽兰。章秋谷少不得深深的抚慰一番，又对着文仙说道：“不是我这样的一番做作，也显不出你的一片真心。你又何必这样的动气呢？”文仙听了，方才破涕为笑。当下走到窗下一张梳妆桌上，对着镜子，重掠乌云。秋谷便站在陈文仙背后，细细的打量那镜子里头的陈文仙。只见他宝靥偎霞，蛾眉却月，西子捧心之态，太真倾国之姿，觉得真个是国色天香，一时无两，把一个章秋谷看得呆了。陈文仙在镜子里头看着秋谷这般呆看，便在镜子里头对他笑道：“你看些什么？难道到了如今，你还没有看够么？”说着，那两边颊上不觉升起两朵红云，越显得十分妩媚。这一晚，桥填乌鹊，水溢银河，雨滞阳台，云迷巫峡，檀奴归去，匆匆唱南浦之歌；凤女相思，缓缓结芳兰之佩。

过了一天，章秋谷安顿了陈文仙，把自己在上海经手首尾的事情料理了一番，又到辛修甫、王小屏、陈海秋等几个要好朋友那里去辞了一回行。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回去，如今听得秋谷说立刻就要动身，辛修甫怪他为什么早些不讲。秋谷道：“我此番回

去省亲，不多时就要出来的，你们不必挂念。”依着陈海秋，还要和他饯行，王小屏拦住道：“你不听见他说立刻就要动身么？那里来得及饯什么行？”秋谷也向陈海秋拱一拱手道：“我们知己弟兄，相交在心，本来不必拘什么形迹，我心领盛情就是了。”说着，便匆匆要走。辛修甫等都要到船上送他，秋谷拦阻不住，只得自己先回去，嘱咐了陈文仙几句话。陈文仙也要送到船上，秋谷便同陈文仙同坐一辆马车，星飞电转的赶到常熟轮船码头上。秋谷是自己雇的一号快船，兼雇轮船拖带。当下秋谷同陈文仙上船坐下，刚刚讲得几句话儿，早见岸上远远的两辆马车风一般的赶到秋谷船边停下。正是：将离赠别，佳人南国之思；寸草春晖，游子天涯之感。不知章秋谷此去何日再来，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 第八十二回 送萧郎南浦赠将离 返故乡天涯留别恨

且说章秋谷刚刚同着陈文仙上得船去，早见岸上两辆马车飞也似的赶来。秋谷知道是辛修甫等赶来送行，便自己跨出船头，拱手相迎。辛修甫和陈海秋、王小屏上得船来，秋谷便让他们进舱坐下。陈文仙见了，想要回避进去，秋谷叫道：“我们都是知己朋友，你过来见见不妨。”陈文仙听了，便回过身来，慢款湘裙，轻移莲步，低着头，向辛修甫等三人一连道了三个万福，辛修甫也作揖相还。陈文仙道过万福，便低头立在一旁。辛修甫等偷眼看时，只见他体态依然，丰姿如昔，只身上穿着一身玄色衣服，曳着一条玄色长裙，淡扫蛾眉，薄施脂粉，铅华不御，芳泽无加。头上只带着一支珍珠押发，一个珠骑心簪，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些儿珠翠。低眉敛袖的立在那里，不笑不言，竟没有一些儿荡逸轻扬，全是一派的大家丰范。辛修甫见了，暗暗地十分赞叹。陈文仙略略的站了一回，便也转身进去。王小屏料想章秋谷和陈文仙一定还要说几句体己的话儿，我们不要在这里讨他的厌，便和辛修甫、陈海秋使一个眼色，大家立起身来告辞。彼此打了一拱，辛修甫等三个人便自上岸去了。

这里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言不发。陈文仙只觉得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一古脑儿都并到心上来。正在这个时候。猛然听得轮船上呜呜的两声汽笛，秋谷便道：

“轮船将要开行，你上岸回去罢。”陈文仙听了，勉强点一点头，章秋谷便扶着陈文仙上了码头，说一声“你自家保重”，蹶身一跃，早已跳上船头。船家把缆绳带在拖船的后面，“呜”的一声，轮船已经开动，章秋谷立在船头上，眼睁睁的看着陈文仙。陈文仙坐在马车里头，也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直看到烟波浩渺，人影模糊，陈文仙方才懒懒的回去。这且按下不题。

只说章秋谷立在船头上，直至望不见文仙的影儿，方才叹一口气，进舱坐下，真个是风情遐思，凄凉南浦之歌；别恨离愁，辜负高唐之梦。那上海到常熟，本来水路不多。不到五更，已经到了。章秋谷离家已久，也觉得要紧回去，看看家里头的情形。便把船上的行李都交给那两个家人，自己便跳上岸去，赶到家中。见了太夫人，又见了他夫人张氏。秋谷见太夫人身体十分康健，心中自然欢喜。太夫人见秋谷回来，自然也十分欢喜，问问这样，问问那样，又把自己家里头几个月里头的情况，夹七夹八的告诉了秋谷一遍。秋谷在家里头休息了两天，不免出去到各亲友那里去应酬一番。一班亲友也有上门来探望的，也有备酒和他接风的，倒把个章秋谷忙了好几天。秋谷自回来之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只陪着太夫人讲讲闲话，叙叙家常。他夫人张氏，秋谷本来原是因他才貌平常，所以和他不合。幸而他这位夫人。性情极是平和，脾气也还柔顺，倒深得太夫人的欢心。章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解劝，便也渐渐的两下和睦起来。所以秋谷在家，倒也很不寂寞，一连过了十余日，太夫人对秋谷讲起佃户的抗租不完来，秋谷道：“这班种田的人，虽然种了几亩田，却往往穷得衣不遮身，食不充腹，想起来也很可怜。若是欠得不多，不如听他去罢。”太夫人道：“若是穷佃户欠租不完，自然不必去问他追讨。

这个欠户，听说很有钱的，靠着他儿子的丈人是县里头的差役，作威作福的，很不安分。种了我们五十几亩田，三年的工夫，一个大钱都不肯完，你想世上那有这般道理？要是一班佃户，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儿，不肯完租起来，叫田主人怎么样呢？”秋谷听了，勃然大怒道：“原来就是黄阿润这个混帐东西！去年他没有还租，我就要把他送县押追。一向只道他是个贫户，那晓得他竟敢倚着一个差役的靠山，抗不完租，这还了得！明天待我自己去拜常熟县刘大令，托他立刻提了黄阿润，押追欠租就是了。”太夫人道：“只要他好好的把租还了出来，或者先还一半，也就罢了。不必一定要把他送官押追。他们乡里人，究竟吃不起惊吓。”秋谷听了，答应一声，便把收租的帐目查了一查。见欠租不完的，十个里头差不多倒有四五五个，不觉怒道：“这都是大家看了黄阿润的样儿，不肯完租。要不好好的办他一下子，明年的租就不用收了。”想着，便把几个欠户的名儿都开了下来。

到了明天，章秋谷换了衣冠，坐着轿子去拜那位常熟县刘大老爷。投进帖子，等不多时，只听得“吱喽喽”的一声，中门大开。一个执帖家人手中举着帖子，说一声“请”。秋谷的轿子便直进二堂歇下。执帖家人斜着身子，把帖子举得高高的，在前引道。把秋谷让到花厅坐下。等不多时，这位刘大老爷便在里面走了出来。秋谷和他行过了礼，叙了几句寒温，便提起佃户欠租的事来，要请他出票提人，刘大老爷听了，一口应允，并不作难。秋谷不免和他说了几句客气的话儿，便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起身告辞。刘大老爷送到轿旁，打过一拱，便走了进去。章秋谷的轿子便一直抬出大堂来。刚刚抬出暖阁，早看见对面飞也似的来了一乘青布小轿，一直抬到大堂上便停下来。轿子里头走出一个

少妇，不先不后，刚刚和章秋谷打了一个照面。章秋谷早吃了一惊，只见这个少妇凤目凝波，蛾眉锁翠，衣裳缟素，举止端祥，很像个大家命妇的丰范。却是眼中含着一胞珠泪，面上又显着一派怒容，低着了头直走出来。章秋谷看了，心上不由的疑惑起来，暗想：“这样的一个人，很像一个贵家命妇，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个地方来，难道和人家打什么官司不成？看他脸上的那副形容，明摆着一腔冤愤，也不知他究竟是什么事情？不如在这里略等一回，看看他的情形。若是可以相助的地方，我也不妨帮他一下子。”想着，便叫轿夫略停一停。秋谷坐在轿内，也不出来，只仔仔细细看那少妇的举动。

只见那少妇后面还跟着两个差役，慢慢的走过来。那少妇回过头来，问那两个差役道：“县大老爷在那里？快些儿请他出来。”那两个差役听了，微微冷笑道：“你说得好容易的话儿。县大老爷是一方之主，也是轻易见得么？你既然来了，且到官媒那里等候一回再说。”那少妇听了，着急道：“既然县大老爷没有坐堂，为什么你们又把我撮弄到这个地方来呢？”一个差役又冷笑道：“大老爷既然提你，自然有坐堂的日子，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那少妇听了，更加着急道：“依着你们这般说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一个差役又道：“那我们也不知道，大老爷高兴几时坐堂理事，就是几时坐堂理事，我们当差役的那一个敢去催他？你只到官媒那里去好好候着，自然有你一个快活。”那少妇听了差役的口风不对，不觉心中大怒。只见他抬起头来，厉声说道：“你们两个人嘴里头放的都是什么屁儿？我一个寡妇，你们无缘无故的平空把我叫到这个地方。如今县大老爷又不肯坐堂，倒反要把我押起官媒来。那官媒家里是好好的人可以住的么？你们瞎

了眼睛，难道把我也当作那班没骨气的人不成？”一面说着，虽然声色俱厉，却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挂下来，连忙别转头去，自己拭干了眼泪。蛾眉倒竖，凤目圆睁，又高声对着那两个差役道：“到底怎么样，你们只请县大老爷出来就是了。若要把我押到官媒那里去，你们不要想昏了头，我是死也不去的。”两个差役听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做了一个眼色。一个差役便呵呵的笑道：“伙计，你听听，好大的口气。老实对你说了罢，大老爷的吩咐，去不去由不得你。你愿意去也是要去，你不愿意去也是要去。我劝你还是好好的走罢。”

章秋谷看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又听了那般的一番言语，虽然还没有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心上早瞧科了五六分。不由得怒从心起，便自己走出轿来，一直走到那少妇身旁站定，睁开两眼，看着那两个差役。那两个差役抬起头来，见平空来了这样的一个人，心上虽然有些诧异，却也还不在心上，只恶狠狠的对着少妇说道：“怎么样？大老爷的话儿，难道你竟敢不听么？怪不得祁乡绅对着大老爷说你是个泼妇呢。”那少妇听了，不慌不忙冷笑一声道：“原来就是祁八这个畜生干出来的事情。好！好！”那两个差役道：“好也罢，歹也罢，只请你快快的走罢。在这里挨一会儿，也当不了事。”那少妇听了，忽然把眉头一皱，大声说道：“你们真要把我押到官媒那里去么？”那两个差役冷冷的说道：“岂敢，难道是和你取笑的不成？”那少妇忽地咬一咬牙齿，顿一顿金莲，嗖的一声，从衣袖里头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望着自己喉咙便刺。两个差役见了，只吓得灵魂出窍，毛骨皆苏，口中一个字儿都喊不出来。两个人四只脚儿就如钉在地下，生了根的一般，一步也走不上去。大堂上一班家人差役见了这般形景，一

个个也都大吃一惊，连忙七手八脚的赶过来，想要去夺，那里来得及！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这个时候已经立在那少妇身旁。见他一转眼的工夫掣出刀来，望着自己颈中便刺，饶你章秋谷这般胆大，由不得也吓出一身冷汗来。到了这个间不容发的当儿，那里还顾得什么男女的嫌疑，疾忙抢进一步，轻舒猿臂，只一把把那小刀夺了过来。凭你章秋谷这样的眼明手快，那刀锋已经刺入喉咙约有一寸多深。血花飞溅，一个身体软瘫下来，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幸而还是章秋谷抢得快了些儿，那刀锋虽然刺进喉咙，没有割破食气两管，不至于有伤性命，却一时间怒气攻心，刀疮迸裂，鲜血直喷出来，晕了过去。正是：邹衍下狱，天飞六月之霜；齐妇含冤，泪进三年之血。欲知这位少妇究竟是什么样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 第八十三回

# 风凄缙帐泣凤悲麟 月冷空房鸾孤鹄寡

上回书中正说着那位少妇在大堂上晕了过去。但是这位少妇究竟是个何等样人？为着什么事儿要弄到一时短见，慷慨轻生？在下做书的都没有讲得明白。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没头没脑的一来，看官们一时间那里弄得清楚？如今列位看官且休性急，待在下做书的一一说来。

只说那个时候，常熟县有一位致仕的乡绅，姓钱，叫做钱韬叔。是个一榜举人的大挑知县，做过几任州县，倒也很有政声。无奈读书人出来做官，总带着那一点儿先天的书毒，一心想做好官，不肯巴结上司，上司因此和他不对，借着公事上的一些不合，便把他撤任察看。把这位钱大老爷只气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索性告了个假，不做官了。回到常熟地方，自己修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种竹养鱼，栽花莳药。一天到晚的只在自己的花园里头吟风啸月，饮酒赋诗。虽然地方不大，却也房廊曲折，花木萧疏，榆柳两行，梨桃百树，布置得很有些儿丘壑。钱大老爷夫人黄氏，早年就死了。钱大老爷伉俪情深，不肯续娶。黄夫人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康寿，女儿名叫纫秋，都生得目秀眉清，唇红齿白，真是两株玉树，一对璧人。这钱纫秋长到十七岁上，更长得如花如玉，倾国倾城，冰雪为肌，琼瑶作骨。更兼性情和顺，资质聪明，对着钱大老爷，真是千依百顺的，从不肯叫钱大老爷生气。

钱大老爷钟爱的这个女儿，真个也像是掌珠拱璧一般，自己教他读书识字，又请了一个绣娘教他女工刺绣。这位钱小姐一学就会，一会就精。不上五六年的工夫，钱小姐早已女工针刺无一般不会，诗词歌赋无一样不精。到了十七岁上，钱大老爷便和他对了一头亲事，是个本城贡生的儿子，名叫王芝宇，家况甚是贫寒。这王芝宇却生得白面长身，一表非俗。更兼天资卓越，学问渊深，钱小姐嫁了过去，自然意合情投，一双两好。闺房之乐，甚于画眉，这也不必去提他。那知钱小姐嫁了王芝宇不及一年，钱大老爷忽然生起病来，医治不好，呜呼哀哉死了。钱小姐弟弟两个的哀痛迫切，也不必去说他。又过了几年，常熟县城内忽然倒了一家有名的钱庄。钱大老爷本来是个清官，一生所积的宦囊，一古脑儿都存放在这钱庄里头。如今被他倒得干干净净，那钱庄上的经理，也逃得无影无踪，一个大钱也要不回来。钱康寿和钱小姐也无可如何，只好由他。从此之后，钱康寿便有些度日艰难起来。勉强敷衍了几年，越发支不住，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屋和花园典给本城的祁彦文祁侍郎家。典了几千银子，钱康寿便捐了一个功名，到湖北去候补。

王芝宇本来是个寒士，家无担石之储，囊无一钱之蓄的。以前钱家有钱的时候，还可以常常的通融借贷，如今钱家穷了，王芝宇不免也更加拮据起来。若单是穷苦些儿也还罢了，谁知道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大凡天心最妒忌的是男子一个才字，女子一个色字。所以古今来往才士坎坷，红颜薄命。如花美眷，消不得似水流年；绮思风情，辜负了良辰美景。十个里头，倒有九个都是这个样儿，这还不必去说他。更有一个最犯忌的事情，便是那倾国名姝，嫁着了个风流才子；江南名士，娶着了个燕赵佳人。

像这样的一班人物，上天却断不肯轻易的放过了他，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把他磨折得九死一生方才肯罢。看官，你想王芝宇和钱小姐这样一对才貌相当的夫妇，一个具着这样的清才，一个生着那般的丰貌，那里能够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过去。平空的王芝宇又害起病来，急得钱小姐烧香拜佛，问卜求医，没有一件法儿没有想过，那里有什么用处？不上半个月，把一个王芝宇，又送到阎王家去了。钱小姐呼天抢地，泣血捶心，几次三番的哭晕了去。家里头的人见了，慌作一团，连忙七手八脚的把他救醒。

看官，可知道这一边王芝宇地下修文之日，正是那一边钱康寿玉楼赴召之时。原来钱康寿到了湖北，候补了几年，没有得着一个差使，心上十分懊闷，得了病又没有好好的医生调治，不上几时，也跟着王芝宇一起儿往阎王家去了。钱小姐得了这个信息，更加痛不欲生，屡次的想要自尽，都被一班人看守得牢牢的，展不得手脚，也是无可如何。刚刚事有凑巧，正在这个当儿，又接到钱康寿夫人一封来信，说钱康寿的棺木现在还停在湖北省城一个古庙里头，要想扶柩回来，却一个大钱也没有。钱小姐看了这封来信，心上更加悲痛，不免又赶到王芝宇灵前去痛哭了一场。哭过之后，钱小姐定一定神，心中暗想：“兄弟的棺木现在停在湖北，路远迢迢的，又没有盘费，一时那里搬得回来？虽然有几家族中叔伯可以托他们料理，但是如今世上的人都是势利不过的，听得钱康寿死在湖北，身后萧条，一个个早已躲得远远的，恐怕过了穷气，那里还肯来帮你们的忙？”想想姓钱的一家，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自己不去料理他的灵柩回来，还有那一个肯来多管这般的闲事？想着，便把殉节的念头撇过一边，盘算了一

回，想着钱康寿没有儿子，少不得要把族中的子侄承嗣，这是第一件大事。更兼搬取灵柩，办理丧葬，免不得大大的要一笔经费。这一笔钱，一时又从哪里去打算呢？呆呆的想了一回，忽然想起自己家里头的房子现在典给祁彦文住着，这祁彦文祁侍郎向来为人很好，“不如我自己亲去见他一趟，问他借几百银子，一起并在典价上算，料想他没有什么不肯的。况且靠屋借钱，向来就有这个规矩，不是我一个人闹出来的新样儿。”

想着定了主意，便换了一身素服，雇一乘轿子，竟到祁侍郎大门上来。这个时候，王芝宇已经死了三个多月，一切丧葬的事情已经办妥。所以钱小姐一心一意要办兄弟的事儿。轿子到了门外，门上人问明来意，便放他进去。见了祁侍郎的夫人，含着眼泪，把钱康寿死在湖北，棺木不得回来的情形细细的说了一遍，要问祁侍郎借五百银子。祁夫人见他神色凄凉，言词宛转，心上也不觉恻然，便请了祁侍郎进来，见了钱小姐，和他说了。那知这位祁侍郎本来是个财迷，一个大钱在他手里头拿出去，也要掂个分两。如今听得钱小姐一开口就是五百两银子，倒把他吓了一跳，口中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钱小姐便对他说道：“这所宅子连着后面的花园，当初有人估价，原是值得一万银子。如今府上典价，只有六千银子，再加上五百银子，也不过六千五百银子。有房屋在这里作抵，料想没有什么不妥当，请只顾放心就是了。”祁侍郎听了，沉吟一回道：“五百银子的事情，似乎数目大了些儿，一时也不能决定，请隔几天再来问信罢。”钱小姐听了，便起身告辞，先自回去。祁侍郎见他走了，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头，以心问口，以口问心的，足足踌躇了大半天的工夫，方才打定了主意道：“他虽然向我借钱，这所房子却不只这个价钱，我只管借给

他就是了。”想着便走出来，叫帐房先生去打五百银子的银票。

那位帐房先生答应一声，正要走出去，忽听得外面有人说道：“要五百银子做什么？”祁侍郎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獐头鼠目的人在外面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不是别人，原来就是祁侍郎的族侄，叫做祁祖云。做过一任福建道台，到任的时候，正碰着要和外国人划定地界。办起事来，左右为难。要是帮着外国人和百姓为难罢，百姓大家不服，万一一个聚众闹事，闹了个什么乱了出来，不是玩的；要是帮着百姓和外国人过不去罢，如今的世界都是外国人的势力圈，不但外国人不答应，做官的人担当不起，就是上司也要不答应的。祁观察到任之后，看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像个猴儿抓着一把屎的一般，那里摆布得来，更兼外国人天天的朝着他絮聒，只说着他不肯出力，纵容百姓们和他为难，意思里头十分嗔怪着他。只把个祁观察急得手足无措，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儿。就有一个他自己幕府里头的人和他出了一个主意道：“这件事情，横来竖去，总是不讨好的。要帮了他们外国人办事，不但坏了功名，而且还要受那万人的唾骂。不如索性转过头来，一味的帮着百姓，和外国人硬挺。外国人一定不肯答应的，上司见外国人和我们不对，自然要想个法子，把我们调到别处去。那时，既躲过了这一场棘手的事情，又可保全了自己的声誉。人家说起来，只说是为着硬帮百姓，和外国人不合，方才调到别处去的。这样的一来，岂不是名利双收么？”祁观察听了，觉得他这一番话儿倒也很是不错。仔细想了一想，连连的自己点头，暗想：“这件事儿，果然是为不好的。与其帮着外国人，弄到后来，仍旧是一个丢官，不如还是咬着牙齿，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丢掉了这个功名，也觉得荣耀些儿。”想罢，心上究竟

还有些舍不得这个功名，又问着那个幕府道：“我们这样的办法，可以保得不至于丢官么？”那幕府大声说道：“你要我保着你一定不丢官，那是我保不来的。不过依着我的意见想起来，做上司的碰着了这样的事情，要顾全外国人的面子，无非是一个调省察看，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撤任罢了。只要等这件事情冷了些儿，那时仍旧可以出来的。虽然暂时蹉跎一下子，却得了个天字第一号上好的名声。你道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祁观察听了，心上十分欢喜。便依着他的主意，处处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果然外国人心中不对，一个电报打到福建省城去给浙闽总督周制军，要请周制军参他的官。周制军便上了一个折子，把祁观察参了个实降两级，不准抵销。立时挂出牌来，把祁观察先行撤任，派员接印，赶算交代，倒忙碌了一番。这一来，只把这位祁观察气得个脑胀头昏，要死不活，拍着桌子把周制军大骂了一顿。又要找那位幕府和他拚命。正是：孤鸾寡鹄，结幻梦于三生；玉碎珠沉，了浮生于一瞬。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办交涉庸奴降秩 谄大官观察欺贫

且说祁观察得了周制军参他降级的信息，只把他气得一个发昏。在祁观察本来的意思，原是听着那位幕府的话儿，有心取巧。明晓得这个当儿，事情十分难办，所以故意充个好汉，帮着百姓和外国人为难。外国人不答应起来，预备着上头把他调任别处，或者把他调省察看。就是再顶真些，也不过一个撤任罢了，只要等这件事儿的风头过了，上头一定要大大的把他调剂一番。那知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偏偏碰着了这位周制军，也不把他调任别处，也不把他调省察看，单单的把他降了两级。好好的一个道台，降了一个通判，你叫他如何的不气？

闲话休提。只说祁观察自从降官之后，便和那位幕府吵闹，说他出错了主意。那位幕府朝着他呵呵冷笑道：“你不要这般模样，幸而我教了你这样的一个小主意，方才落得这样的一个小收场。若凭着你的主意，拚命的巴结外国人，做他的奴才，只怕百姓们大家不服，鼓噪起来，闹了个大大的乱子，那时你又怎么样呢？如今你虽然降了官，却得了个绝好的声名，将来总可以找个出路。你不感激我教你的主意也还罢了，还要平空的和我吵闹起来，这不是笑话么？”祁观察听了这一番说话，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收拾收拾，回到常熟，做起绅士来。这常熟县分，本来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大绅士。祁彦文虽然是个侍郎，

却向来不肯干预公事的。这位祁观察回到常熟，便干预起地方上的公事来。不但民间词讼争论的事情他要插进去帮个忙儿，就是地方上的公款，常平仓里头的积谷，他也要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出来混闹。地方上有了这般一个无耻的绅士，就有许多卑鄙龌龊的刁生劣监挺身出来做他的走狗，在外面招揽词讼，把持衙门，无事生风，招摇撞骗，把常熟一县的人弄得一个个叫苦连天，恨入骨髓。刚刚这个当儿，两江总督刘制军和两广总督寿制军，连衔保奏祁祖云老成练达，才识兼优，便开复了原职。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当了几年绅士，得着了滋味，觉得当这个绅士，比出去做官的进款还要多些，便立定主意，不出去做官，也不进京引见，只拚命的在本地想着法儿搜括银钱。这个时候，正碰着各省举行新政，房屋田地，都要加捐。祁观察借着这个名色，假公济私，行出许多新法，把这班百姓捐了又捐。捐出钱来开办地方上的新政，又都是祁观察一个人经手，凭着他怎样中饱私囊，敛钱肥己，那一个敢道一个字儿？

这位常熟县刘大老爷，又是一位不理民事的糊涂虫。他衙门里头有个通房的丫环，年纪止得十八岁，却生得山眉水眼，皓腕纤腰。刘大老爷收他做了通房，便想把他升做姨太太。不想刘大老爷在家乡带来一个侄儿，到了任上，就叫他管理帐房。这位侄少爷年纪止有二十三岁，翩翩年少，顾影自怜，不知怎样的一刮两刮，和这个丫环竟刮上了。偏偏的事情不巧，那一天两个人正掩在书房里面轻轻悄悄的说话，不料刘大老爷正在外面走过，听得书房里面有男女嬉笑的声音，便掩着身子，从门缝里张了一张，不觉得心中大怒。那把无明火，从脚心底下焰腾腾的直冲到顶门上来，按捺不住，当时就要发作。忽然转一个念头，想

道：“家丑不可外扬。这件事情，要是闹了出来，别人只说我没有家教，所以闹出这样的事来，我的面上怎么下得去？”想到这里，便勉强忍住了，悄悄的走了过去。一个人坐在签押房里，想那处置的法儿。想着：“这个贱人，我何等的抬举他，想是他嫌我年纪大了，不愿意跟我，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个小畜生，尤其可恶。他明晓得这个人是我收过房的，竟近起禁裔来。”心上这般想着，越想越气，立刻把那位侄少爷叫了进来，反转脸皮，叫他收拾行李，立时回去。这位侄少爷见了这般声势，明知道是那件事儿发作，不敢多讲，只说帐房里头还有许多经手的事情，恐怕一时不能就走，要等料理明白了，方才好交代别人。刘大老爷大声说道：“不用你这般小心！帐房里头不是你一个人。你只顾回去就是了，给我立刻动身，不许耽搁。”这位侄少爷听了，无可如何，只得拜别了刘大老爷，垂头丧气的自家回去。

刘大老爷撵走了侄儿，把这个丫环叫到面前，痛打了一顿，叫了一个家人、一个仆妇进来，叫他们带着这个丫环到上海去，卖给堂子里头。大家听了，面面相觑，不晓得这位老爷是什么意思。这个仆妇便上前说道：“禀老爷的话，仆妇的儿子高福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成过家。可否求老爷的恩典，抬一抬手，不要卖他到堂子里去，赏给仆妇做子儿媳妇罢。老爷要卖多少钱，仆妇情愿照数缴上来。”刘大老爷听了，心中大怒，拍着桌子大声说道：“你晓得什么？我正为这个贱人没有良心，所以要把他卖到堂子里头去，有意叫他受些磨折，吃些苦头。你们不准多话。”这个丫环听得要卖他到堂子里去，只吓得芳魂飞散，珠泪纵横，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苦苦哀求。刘大老爷铁青了脸，一言不发。这一闹，闹得里头那位夫人也走了出来，也劝着刘大老爷道：

“你心上不喜欢这个人，好好打发他嫁人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把他卖到堂子里头去呢？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做官人家做的。譬如做个好事，把他放了出去罢！”刘大老爷冷笑道：“你不要来多管闲事。这件事情，我主意已经打定，凭你什么人来说，也是不中用的！”这位刘夫人本来性情懦弱，衙门里头的东西，做不得主。听了刘大老爷说得这样的斩钉截铁，便也不敢多口，凭着他去胡闹。当下刘大老爷立刻打发这一班男女动身出门，临出门的时候，还再三再四的吩咐他们，一定要卖到野鸡堂子里去。卖了二百五十块钱，刘大老爷方才出了这一口恶气。看官，你想这个卖良为娼、买良为娼，是照例禁止的。做地方官的人碰着了这般的案子，一定要把犯罪的人重重的惩办他一下，以儆后来。如今这位刘大老爷，非但不能禁止，倒反自己把好好的良家女子卖到堂子里去为娼，你想如今做官的人还有什么交代？

闲话休提。只说刘大老爷到了常熟县任上，不到一年，就闹了一起诬良为盗的案子。本地的绅士，大家联名出了公呈，到江苏巡抚朱中丞那里去告他。朱中丞想要把他撤任，刘大老爷听得这个消息，十分着急，便求了祁观察和他设法。刚刚祁侍郎和朱中丞是同年，祁观察便不顾死活的，求了祁侍郎的一封信给朱中丞，着实和刘大老爷讲了几句好话。朱中丞接了祁侍郎的信，便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只当没有这件事儿，刘大老爷方才放心来。自此以后感激这位祁观察，就如亲生父母一般，差不多常熟一县的公事，都要听着这位祁观察的指挥。以前祁观察在地方上把持公事，刘大老爷心上还有些不以为然。自从经过了这一番，祁观察做起事来越发顺手，没有一些儿阻碍的地方。祁侍郎见他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也着实劝过他几番，见他不听也只得罢了。

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祁侍郎正要叫帐房先生去打银票，恰恰碰着了祁观察进来，问起为什么要打银票。祁侍郎把钱小姐的事情和他说了，只见他把眉头一皱道：“天下的事情，那有这般容易？他家里头死了人，与我们什么相干？要是典房子的人大家都要找起价来，那里找得尽许多？”祁侍郎听了这一番说话，心上又舍不得那五百银子起来，便道：“你的话儿虽也不差，但是我叫他隔几天来听信的。倘若他一定要在房屋上靠借五百钱子，却叫我怎样的回复他呢？”祁观察听了，拍着胸脯道：“不要紧，这件事情交给我就是了。就是靠屋借钱，也要两下情愿，难道好硬借不成！”祁侍郎听了，虽然觉得不甚妥当，但究竟心上蝎蝎螫螫的，想要省这五百银子，便依着祁观察的话儿。

等钱小姐来了，祁侍郎也不请他进去，自己也不出来，只请他在厅上坐着，叫人请了祁观察来，见了钱小姐，一口回绝。钱小姐见了祁观察那般神气，大模大样的，目中无人，心上早有了三分不快，便问他道：“靠屋借钱，是我们这里的常事。府上又不是拿不出钱人家，为什么不肯通融一二？”祁观察道：“靠屋借钱，也要两家愿意，我们不愿意借，便怎么样呢？”钱小姐听了，怫然不悦道：“既然府上不愿意，这个房屋却是姓钱的产业，如今我要请府上外加五百银子的典价，那也算不得什么。”祁观察冷笑道：“当初典屋的时候，说明六千银子典价，原是两下愿意的，如今为什么平空的又要加起价来？”钱小姐道：“我也不是无故加价，这里头也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说到这里，正还要说下去，不料祁观察早立起身来，脸上现出一副不耐烦的神色，口中说道：“不必多讲，我也没有工夫和你讲话。我只晓得出了钱典你们的房子，并没有一些儿亏负你们的地方。至于什么借钱不

借钱，加价不加价，我一概不管，你还是快些回去罢。年纪轻轻的妇人出来去头露面，也很不便的。”钱小姐听得祁观察这一番说话，一味的不讲道理，只气得面罩浓霜，花容失色，不由得冷笑一声道：“怎么平空的说出这般不讲理的话来？可不是奇事么！”祁观察听了，也怒道：“我好好的和你讲话，是赏你的脸，你倒连我都冲撞起来。你说我不讲理，我就不讲理，看你可有什么法儿？劝你趁此早些去，还好保全面上的光辉，如若不然，那就莫怪得罪了！”钱小姐听了，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时怒发起来，顾不得什么，立起身来，大声说道：“天下的人讲天下的理，难道你们做官的人就好不讲理的么？枉了你们还算都是世家子弟，原来一个个都是些不成材料的草包！”祁观察听他骂得尖利，也不由得心中大怒，高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这个地方是容你放肆的么？”钱小姐听了，转觉得有些好笑，便又冷笑一声道：“这个地方是我们姓钱的产业，你既然住了我们的房子，我和你便是宾东。难道你这个地方是皇上的紫禁城，我们到不得的么？”正是：盲风怪雨，摧残上苑之春；叱燕嗔莺，惆怅金铃之使。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负奇冤烈女骂奸雄 溅热血公堂飞白刃

且说钱小姐在祁侍郎家厅上把祁观察着实抢白了一番，祁观察只气得白瞪着两只眼睛，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只一叠连声的叫道：“来来来来来！”就这几声里头，早有五六个家人在外面走进来，垂着手站在一旁。祁观察把手指着钱小姐道：“快给我把这个泼妇撵出去！”众家人听了，面面相看，不敢动手。钱小姐听了，直气得浑身发抖，心肺俱伤，对着那一班家人道：“你们既然住了我的房子，我就是你们的房东。你们那一个敢动手？”说着，顺手取过一个茶碗来，咬牙切齿的对着祁观察劈头就掼过去，祁观察不及防备，吃了一惊，疾忙把头一侧，只听得“嗖”的一声，一个茶碗从耳朵旁边飞了过去，又是豁啷啷的一声，茶碗落在地上打得粉碎。祁观察头上身上，却淋漓漓漓的泼得一身的茶。钱小姐不等他开口，赶过去把天然几上的一个大磁瓶用力一推，推在地下，也打得粉碎。祁观察急得双脚乱跳，对着那班家人大骂道：“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叫你们撵一个人人都撵不掉，倒反容他这船放肆起来！你们到底当的什么差使？”说着，便自己抢步上去，揎拳掬袖的想要动手。

那位祁侍郎本来是躲在里面听他们讲话的，如今见闹得不成体统，连连顿足道：“糟了糟了！”急急的走出来，对着祁观察把手乱摇道：“不要动手，有话好好的讲！”这个时候，钱小姐气

到无可如何，已经把天然几上的东西一古脑儿推在地下，见了祁侍郎出来和他讲话，便道：“前几天我们当面讲得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又要变起卦来？”祁侍郎道：“如今事已如此，不必说他。你只顾先请回去，我自然有个安顿的法儿。”钱小姐听了，头也不回，一直走了。这里祁观察见他走了，也气得目瞪口呆，拍着胸脯道：“好一个利害的泼妇！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祁侍郎见一个花瓶和两个帽架都跌在地下跌得粉碎，觉得十分心痛，口中却说不出来。大家呆了一回，方才商议这件事儿。依着祁侍郎的意思，就依着他借给五百银子，并在房价上头核算。祁观察那里肯依，道：“我们平空的被他这般糟蹋，把厅上陈设的东西都打一个稀烂，难道罢了不成？若不好好的给他一个利害，我这个‘祁’字也不姓了。”祁侍郎起先还劝他不要多事，祁观察不肯，只说“闹了什么事情出来，有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到二叔身上，二叔只顾放心就是了。”祁侍郎听了，也只得由他，暗暗凭着他去胡闹，我乐得省下五百银子。想着，便不去管他。祁观察立刻坐了轿子，去拜常熟县刘大老爷，只说这个王钱氏，是个女光棍，要想平空讹诈银钱，要他出签提人，提到了也不要坐堂审问，只把他押在官媒家里，吓唬他一下子，叫他以后不敢再来讹诈。这位刘大老爷听了祁观察的话儿，糊里糊涂的不问情由，便派了两名差役去立提王钱氏到案审问。那两名差役便跑到钱小姐那里去，大呼小叫的立逼着钱小姐要走。钱小姐不慌不忙，问他们究竟为的什么事情。两个差役又不肯和他说话，只逼着钱小姐立刻就走。钱小姐虽然心上不怕什么，却明晓得祁观察不是个好惹的人，如今自己得罪了他，恐怕他串通了常熟县，有心和自己为难，便暗暗的取了一把小刀，放在袖子里头，预备见

了刘大老爷，把自己的苦衷对他哭诉一番。那里晓得到了常熟县堂上，既见不着刘大老爷，又要把他押到官媒家里去，一时急气攻心，便拔出小刀，想要寻个自尽。

幸而遇着了章秋谷，把他手中的刀夺了下来。当下章秋谷见钱小姐晕了过去，连忙指挥家人取过一方白布，先扎了他颈上的刀伤，又叫取过热水来灌了一回，渐渐的醒转来。一面又叫自己的家人赶回去取了刀伤药来替他敷治，一面指着那两个差役，冷笑道：“你们这两个奴才，几乎闹出人命交关的事来。好得很，这才算会当差使呢！”那两个差役本来已经吓得昏了，如今被章秋谷骂了几句，看着章秋谷这般气派，料想是有些来历的，不敢开口。章秋谷回过头来，问着那大堂上的一班人役道：“这个人姓什么？为的什么事情，怎么无缘无故的要寻起自尽来？”那些人役还没有开口，早有秋谷自己的轿夫抢步过来，指手划脚的说道：“这件事儿，我都知道得明明白白，待我细细的讲给老爷听就是了。”说着，便把这件事儿的始末根由，一一的说了一遍。秋谷听了不觉大怒，一言不发，回过身来，叫过号房，叫快去请刘大老爷出来，我有话说。号房答应一声，转身进去，不多时，便走出来，把秋谷请到花厅。只见那位刘大老爷慌慌张张的问道：“那王钱氏的刀伤怎么样？可要紧不要紧？”秋谷微笑道：“方才要不是治弟手快，赶紧把刀夺了过来，等到这个时候，再有一百个也死了。”刘大老爷连连向着秋谷打拱道：“有劳得很，有劳得很！”秋谷又微笑一笑，连忙回礼道：“不敢当，不敢当！但是这件事儿，老公祖打算怎样的一个办法呢？”刘大老爷呆了一呆道：“只有且先把他送回家去，随后再讲别的事儿。”秋谷冷笑道：“这件事儿，本来是祁绅不是。倚着乡绅的势力，在外面鱼肉乡

里，欺负平民。老公祖不该听了祁绅的一面之词，冒冒失失的出差提人，几乎闹了个大大的乱子。老公祖以后还要小心些儿才是。”几句话，把一个常熟县刘大老爷说得面红过耳，只得答应一声“老哥的高论不差。”秋谷又说：“那两个差役作威作福的，十分可恶，方才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威逼出来的。要请刘大老爷惩办他们一下子，也好叫后来的人不敢效尤。”刘大老爷听了，一口应允，立刻坐出堂去，传了那两名差役上来，不问情由，每人打了一千板子。秋谷眼见这两个差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心上十分痛快，便也辞了出来。这个时候，钱小姐虽然已经醒转，还有些昏昏沉沉的，讲不出话来。刘大老爷已经叫人把他送回家去。章秋谷一路回来，心上甚是不忿，想着要和钱小姐帮个忙儿。过了几天，秋谷派了一个家人出去打听钱小姐的事情。这个家人出去打听了一回，走回来便一一告诉了秋谷。

原来祁侍郎听得这个信息，心上也慌了，便托了人出来和解。钱小姐的刀伤本来不重，这几天的工夫已经平复了五六分。便对着祁侍郎的来人说道：“我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他的主意，统通是祁八这个畜生一个人闹出来的事情。将来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叫他只管放心。但是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我兄弟的事情是我兄弟的事情。如今他死在他乡，没有搬柩回籍的盘费，我不给他料理，还有那一个给他料理呢？我以前开口就说要借五百银子，如今仍旧还只要五百银子，把我兄弟的丧葬事情办妥，就算我身上的责任完了。别的事情，一概不必说起。”那来人听了，便一如二一的把这一番说话告诉了祁侍郎。祁侍郎倒有心要照数给他，无奈那祁观察手下的一班走狗要讨祁侍郎的好，便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这个说这五百银子是白花掉的，那个又说这房子是

钱家的产业，钱小姐虽然是钱家的女儿，却算不得钱家的人，不能听他的说话。祁侍郎本来有些色抖抖的，心痛这五百银子，听了众人的说话，心上也作不定主意起来，一连议了几天，还没有议决。

章秋谷听了这个信息，心中大怒，便亲自赶到祁侍郎那里打听情形。祁侍郎本来原是认得章秋谷的，如今见了章秋谷的面，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一句话儿。秋谷开口便问钱小姐的事情，祁侍郎还没有开口，早有个走狗叫做康长龄的抢着说道：“据晚生看来，这一笔钱老先生可以不必拿出来。就是老先生格外体恤他们，给些丧葬银两，也用不着许多，至多给他一百两银子罢了。”说着，又有一个走狗叫做经伯成的也插口说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要都像他们家里死了人就来说诈起来，那还了得？”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早见章秋谷霍地立起身来，剔起双眉，睁开两眼，大声说道：“你们两位这般巴结，替祁府上省了银子，这银子可送给你们两位么？人家家里死了人，没奈何，靠屋借些银子，原是不得已的事情，又不是无故借贷。你们不知道帮衬儿也还罢了，为什么还要这个一句，那个一句，打他们的破坏？你们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几句话，说得这两个走狗满面通红，一言不发。章秋谷又接着说道：“你们可知道祁府上多出几百银子，不算什么事情。姓钱的得了这几百银子，却可以大大的办些事情。你们何苦一定要这般的无端拦阻，这是个什么原故？”说罢，越发把这两个走狗说得无缝可钻，十分难过。祁侍郎见了他们两个这般模样，便插口说道：“他们两位也不过这般讲讲罢了。兄弟今天已经打好了五百银子的银票，正要叫人送过去，老哥请不必生气。”章秋谷道：“并不是晚

生善于生气，这件事儿地方上的公论很有些儿不平，想来老先生也该知道。”说着，便起身告辞。祁侍郎送出大门，便拱一拱手，自家进去。

章秋谷走出大门，正要举步，忽见祁观察远远的大踏步从对面走来。章秋谷一见了祁观察的面，就觉得怒从心起，恶向胆生，心上想要过去骂他几句，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暗想：“不如如此如此，叫他小小的吃些苦头。”想着，便低着头，一直走将过去。看看至近，故意把身子一横，一个箭步抢过去，正和祁观察扑个满怀。章秋谷用力一撞，祁观察不曾防备，那里当得住？只听得祁观察口中“阿哟”一声，一个身体就如个皮球一般直跌出去，有七八步远近，仰面一跤，躺在地下。只把个祁观察跌得浑身酸痛、骨节酥麻，口中哼哼的，哼一个不住。章秋谷见了，心上暗暗的好笑，急忙抢步过去，把祁观察在地上扶将起来，口中连连的说道：“得罪得罪，对不起得很！”祁观察被这一跌，只跌得头晕眼花，也看不清楚扶他的是什么人，直至定一定神，回过一口气来，睁开两眼，把章秋谷看了一眼。正是：瑶瑟照夜，何来变徵之声；剑气凌云，谁是黄衫之客。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归故里堂上奉慈亲 泛轻舟姑苏逢旧友

却说祁观察被章秋谷撞了一跤，撞得昏头搭脑的，一时那里扒得起来！直至章秋谷抢步过去把他扶起，祁观察定了一定神，方才抬起头来看时，认得是章秋谷，知道自己方才跌这一跤，是章秋谷把他撞倒的，不觉心中大怒，待要发作几句，却又觉得脊梁上的几根骨头，一根根都像跌折了的一般，痛不可当，痛得他弯着个腰，嘴里头哼哼的，哼成一片；更兼章秋谷陪着笑脸，再三认错，只说方才实在没有留心，把尊驾撞了一跤，不知跌痛了那里没有，说着，又连连的自己说道：“实在荒唐得很，实在荒唐得很！”祁观察见了章秋谷这样的陪着小心，一时发作不出，更兼背上实在痛得利害，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恶狠狠的瞪了秋谷一个白眼。秋谷假意在祁观察背上抚摩几下，口中说道：“可是跌痛了背上么？这都是晚生不好，老先生千万不要生气！”祁观察被他灌了一大饱的米汤，有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熬着痛，勉强说道：“多承老哥费心，幸而还没有跌伤致命的所在，大约还不要紧。”章秋谷听了，几乎要笑出来，连忙别转了脸，对着祁观察拱一拱手道：“得罪得罪，晚生先走一步。”说着，便头也不回的一直走了回去。祁观察吃了这个苦头，明知道章秋谷是有意撞倒他的，面子上却讲不出来，见章秋谷走得远了，方才一步一步挨了进来，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张开了口，说不

出话来。

祁侍郎和经伯成、康长龄见了祁观察这般模样，大家都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事儿。祁观察坐着喘了一回，方才把章秋谷把他撞了一跤的事情和祁侍郎等说了，又道：“这个小畜生，十分可恶！无缘无故的，平空把我撞这一跤。究竟我和他虽然认得，向来又没有什么冤仇，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情？”两个走狗正在恨着章秋谷无故把他们骂了一顿，想要翻他的本，出口气儿，便也把方才的事情和祁观察说了一遍，道：“照这样的看起来，他竟是为着王钱氏的事儿，出来打抱不平的，所以今天跑到这里来，先把晚生们骂了一顿，又有意撞了八大人一跤。像这样的混帐东西，不给他一个下马威，他也不知道八大人的利害！”祁观察听了，连连点头，自此以后，祁观察和经、康两个人，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好似那不共戴天的仇恨一般，便千方百计的想要借着别的事儿陷害章秋谷。无奈章秋谷素来安分，又是个有名的旧家，那里想得陷害他的法儿！依着祁观察的意思，还要叫祁侍郎不要出这五百银子，幸而祁侍郎究竟做人明白，不肯听他的话儿。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住了几时，又有些静极思动起来。刚刚这个时候，贡春树在苏州写了一封信来，要请他到苏州去，说有房屋的事情和他商议。章秋谷见了这封来信，心中大喜，便拿着这封信给太夫人看了一看，说有个朋友请他到苏州去。太夫人看了，觉得心上有些不愿意，便问着秋谷道：“如今已经差不多将要过年，大大小小的人家，总有些儿事情要料理料理，难道你要在外面过年不成？”秋谷见太夫人的意思有些不以为然，便慌忙解说道：“就是到苏州去上一趟，也不过几天的工夫，自然要回

家过年的。”太夫人听了，也不说什么。秋谷又把贡春树和自己的交情怎样怎样的要好，贡春树的看待自己又怎样怎样的真诚，如今他特地写信相招，一定有什么正事，常熟到苏州又只有八里九十里路程，若一定不去，恐怕他心上见怪。几句话，把太夫人心上说得活动起来，便点头应允，只叮嘱他早些回来。秋谷大喜，走到自己房中，便叫他夫人张氏和他收拾行李。他夫人听得秋谷又要出门，心上未免有些不高兴，却又不好怎样的拦他，只得把秋谷的衣服行李一古脑儿收拾得停停当当。秋谷叫家人押着行李先上轮船，自己高高兴兴的别了太夫人，坐着轿子出城上船。

常熟到苏州的轮船，本来止消半日，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已经到了阊门。秋谷见轮船已到码头，便自己先跳上岸去。寻着了贡春树，旧友相逢，大家自然都十分欢喜。秋谷和春树讲了一回闲话，便问他什么房屋的事情，贡春树和他说了。原来贡春树在苏州有几处房屋，都是租给别人的。有一所护龙街的房子，租给一个候补人员做公馆，那知这位候补老爷穷得要死，住了三年工夫，只付了一个月租钱，贡春树知道了这件事情，便自己上门去讨，讨得这位候补老爷急了，便假意对贡春树道：“你不要着急，今天和你算结就是了。你带了房租摺子来没有？”贡春树道：“房租摺子自然带来的。”说着掏出摺子来，交给这位候补老爷拿了进去。贡春树在外面等不多时，只见这位候补老爷怒气匆匆的走了出来，大声说道：“我的房租都是按月给付的，不欠你们一个钱，怎么你无缘无故的，来讨起三年的房租来，这不是个笑话么！”贡春树听了，摸不着一些头脑，也大声说道：“怎么怎么，我所房屋自从租给你们府上以来，除了收过一个月房租之外，一个大钱也没有见你付过，怎么这会儿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

信，只看这房租摺子就是了。”那位候补老爷听了，一声冷笑，把一个摺子一直送到贡春树的面前道：“你看你看，摺子上写得明明白白的，怎么你还是这般说法？”贡春树听了，心上十分诧异，便接过摺子来看时，不觉吃了一惊。只见这个摺子果然写得明明白白的，某时付房租若干，某时付房租若干，一个摺子上写得满满的，刚刚付到本年本月为止。照着这个摺子上看起来，果然一个大钱也不欠。贡春树见了，心上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大意，上了他的当了，却也料不到世界之上还会有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要想和他们争论几句，料想无凭无据的事，也争不出什么来，倒不觉哈哈的笑道：“算了算了，我一时冒失，上了你们的当，如今也不必去说他。但是你们府上既然困乏到这般田地，只该和我好好的商量，我也不见得肯，为什么要做出这般的张智来？”说着，也不再去和他们争论，一路哈哈的笑着出来。回到自己寓所，要想一个对付他的法儿，一时竟想不出来。忽然想着章秋谷现在常熟。何不写封信去，请他到来。一则借此和他畅叙一番，二则也好叫他出个主意。

当下贡春树把这件事儿和章秋谷说了，要他想个法儿。秋谷呖了他一口道：“这样的小事情，也要来劳动起我来！”正说着，忽然春树的家人走进来回道：“护龙街的韩老爷现在已经委了浏河厘局总办，不日就要到差了。”秋谷听了，便对春树道：“恰好他委了厘差，你的房租可以去向他索取了。”春树拍着手道：“你不要说得这般容易，收房租是要凭着房租摺子的，如今我的房租摺子被他这样的一来，那里还好去向他要钱？”秋谷道：“你这个人怎么笨到这般田地，难道除了死法，没有活法的么？”春树笑道：“你不要张口就骂，我且请问你，这个活法是怎么一个法儿？”

秋谷道：“像这样的人，也不是有心要赖你的钱，无非到那实在没有法儿的时候，只得老着脸皮，和你混赖，究竟并不是他的本心。如今他既然得了差使，料想不至于要赖这一笔钱。但是以前既然有了这样的一层情节，你若要彰明较著的问他追讨房租，恐怕他老羞成怒，脸上不好意思。你只要核计一下，三年的房租统计若干，写封信去，问他借一笔钱，不必提起以前的事情，叫他心上自家明白，又彼此不伤和气，你道我这个主意何如？”贡春树想了一想，点头微笑道：“主意呢，果然不错。只是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落一个问他借钱的名气呢？”秋谷也笑道：“这件事儿，只怪你自家不好，一时上了人家的圈套。到了如今，还有什么法儿？你可晓得，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钱，怕什么名气不名气？人家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借钱，借不到的还多得很呢？”贡春树听了，点头称是，便当时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加上一个封套，叫自己的家人送去。隔了一天，果然这位韩老爷叫个家人送了一封回信来，里头装着一张四百块钱的瑞昌庄票，并把贡春树的原信附回。贡春树核计起来，每月十块钱的房租，三年的房租合起来三百几十块钱，他却送了四百块钱过来，算起来还多几十块钱。春树便和秋谷商量，买了些官礼送他，又送了他一桌官席，这且不必提他。

只说章秋谷在苏州住了一天，便想到上海去看陈文仙。春树苦苦的留他再住一天，秋谷起先不肯，还是春树和他说道：“这里庙堂巷有一个私货，生得曼丽非常，名字叫做阿娟，年纪止得十九岁。那一双眼睛，更生得十分秀媚，真个是回眸一笑，百媚横生，直是那勾魂摄魄的兵符、拨雨撩云的照会。你既然来此，不可不去赏鉴一番。”秋谷听了贡春树说得这般好法，心上未免

有些不信，便一口答应下来，要看看这个阿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当下章秋谷在贡春树那里吃过了午膳，猛然想起那位东方小松来，便一个人走到小松家里头去，指望要和小松两个人畅叙一番。那知半个月之前，两广总督李制军把他聘请去了。秋谷不觉惘然，只得回过身来，到抚台衙门里头去看几位亲戚。原来秋谷有两位亲戚，都是太史公，一个姓曾，叫做曾祖述，一个姓邓，叫做邓振邦，现在都在江苏巡抚幕府里头管理摺奏事件。两个人见章秋谷来了，大家谈了一回，就把秋谷留住在衙门里头吃了一顿夜膳。这一来，有分教：韦郎未老，香留白袷之衣；倩女多情，春满流苏之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第八十七回

#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

只说章秋谷被那两位太史公留着吃了晚饭，忽然想起贡春树约他在阿娟那边吃酒，便苦苦的辞了出来，两位太史公留他不住，只得由他。

章秋谷大踏步走将出来，出了抚署头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贡春树寓所。一路慌慌张张的走过来，到了道前街，想着抄小路走近些，便回过头来，抄入南面一条巷内。这个时候已经八点多钟，路上十分黑暗。章秋谷心中性急，便不顾好走不好走，低着头放开脚步，飞一般的向前直冲，猛然听得对面马蹄声响，耳边有个人吆喝一声。章秋谷抬起头来，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对面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也是飞一般的直冲过来。那马把头一昂，早已碰着章秋谷的肩项。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躲避不及，退让不来，这个骑马的人，一时又收勒不住，这匹马正在放开四蹄，腾云驾雾的一般向前跑去，那里收得住！眼看着十分危险，两下都急出一身冷汗来。好个章秋谷，真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把身体往后一仰，伸出右手来，霍地把马口内的嚼环揪住，轻轻的一个转身，早已转到马头的左首，把手内的嚼环用力一凝，那马便停住四蹄，屹然不动。秋谷睁开双眼看那马上的人时，只见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穿着一身时式的衣服，面上显着一副油滑样儿。秋谷伸过左手，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这个少年身

体一歪，坐不住鞍鞯，扑的跌下马来。秋谷正要骂他几句，忽听得对面一家人家的门内发出一种轻清婉妙的声音，低低的叫一声“好”。章秋谷听了这一声脆生生、娇滴滴的声音，好似那乳燕呢喃，春莺宛转，不由得心中一动。闪过眼光往对面仔仔细细的看时，恰好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灯闪闪烁烁的照着，只见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朱唇半启，香辅微开，眼波莹莹的，正对着秋谷细看。却生得不长不短的身材，不瘦不肥的态度，云鬟宝髻，皓腕纤腰，润脸呈花，圆姿替月。比赵家之飞燕，宜喜宜嗔；方洛浦之灵妃，倾城倾国。掩着半个脸儿，立在门内，后面还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鬟。章秋谷不看犹可，一看了这个女子的样儿，觉得眼光一闪，好似一道电光射将过来，闪闪烁烁的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来。一时间，章秋谷的眼睛里头，好像有十百千万个美人的影儿，前后左右的耀着他的视线，登时一个心七上八下的，在腔子里头乱跳，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从心窝里头发越出来，把那方才的一团烈火，都不知化到那里去了。只得勉强定一定神，对着那骑马的人正色说道：“你跑马有跑马的地方，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马项上又不带响铃，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你难道不懂规矩的么？今天幸而遇见了我，没有受伤；要是撞着了别人，那里有这般急智！闹了人命出来，你又怎么样呢？”秋谷口中虽然在那里和人说话，一双眼睛却不住的望着门内溜过来。那女子见了，知道秋谷已经有意，对着章秋谷低鬟一笑，飞了秋谷一个眼风，却故意别转头去，举起一双纤手，把头上这云鬟慢慢的整理一番。这个时候，章秋谷心中的快活，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出来。只觉得心花怒开，心窝奇痒，浑身的四肢百体无一处不畅快，四万八千毛孔无一孔不熨贴，比那寒士登科，穷

人暴富，觉得还要快活些儿，那里还顾得和那骑马的人说话？那骑马的人在旁边看了这个情形，也觉得十分好笑，便对着章秋谷说道：“我的马上虽然没有响铃，你的走路却也太慌迫了些。我们两下都有不是，也不必再去提他。”依着这个骑马的人的意思，无故被章秋谷在马上掀了一跤，心上好生不服，还要想和他理论几句，但看着章秋谷这样的身材灵便，手脚玲珑，晓得他一定是个精通拳棒的惯家，便也不敢去惹他。说了这几句话儿，便不问情由，腾身上马，把缰绳一拎，这马放开四蹄向前便走，口中高声说道：“得罪得罪！我要先走了，今天这一撞倒便宜了你，你一个人在这里吊膀子罢！”

章秋谷心上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个骑马的人和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儿，只呆呆的看着那门内这女子。两下眉来眼去，卖弄风情，直至那骑马的人上马走了，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儿，方才抬起头来看时，听得马蹄得得，只看见一个影儿早已走了一段路。秋谷自己也觉得心中好笑，只见那门内的女子也用手帕掩着樱唇，对着他嫣然巧笑。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知道大事将成，心上要想一个和他说话的法儿，却一时想不出来。只见那女子对着秋谷，瓠犀微露，媚眼横斜，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手势。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计，竟大踏步走进门来，对着那女子笑道：“对不起，请问一声，刚才我不见了一点儿小东西，给那马平空的一冲，不知落到那里去了，可好容我在这里找一找么？”说着，便抢步过去，深深的一恭到地。那女子也不回礼，只微微一笑，背转脸去。红上桃腮，春生宝靥，口中说道：“这个不妨，只顾请便就是了。”那丫鬟在背后插口说道：“倒客气得很。”那女子举起手来，轻轻的打了丫鬟一下道：“不许多说。”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便故意

蹲下身去，两手在地上乱摸，渐渐的一步一步直挨过来，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脚下。章秋谷趁势撩起他的裙来，把一只左手在他脚上碰了一下。那女子“格”的一笑，口中说道：“在这个地方规矩些儿，不要这般罗唆。”秋谷也笑道：“在这个地方要规矩些儿，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不规矩呢？”那女子听了，一言不发，瞪了秋谷一个白眼，回转身来，往里便走。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色胆如天，竟是不分好歹，跟在那女子的后面闯将进去。那女子虽然觉得章秋谷跟在他的后面，却头也不回，带着丫鬟一直的走进去。

章秋谷跟进门内，仔细看时，原来不是大门，好像个人家后门的样儿。那女子放轻了脚步，走过一层院子，转一个弯，便是一个扶梯，那女子走上扶梯，秋谷大着胆子，也跟上去。到了楼上，章秋谷举目看时，见是一并三间的屋子，上首一间，垂着门帘。那女子掀开门帘，走了进去，章秋谷也走进来，又是深深的一躬。那女子到了这个时候，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低着头还了个万福，背着保险灯远远的坐下。秋谷到了房内，先看屋内的样儿，只见一张楠木大床朝外摆着，不多的几张桌椅，疏疏落落的排着，梳妆台上却排着几部小书，笔砚瓶花，位置得十分济楚。上首一带略略的有几件箱笼陈设，当门排着一张小小的条桌，上面还摆两盆梅花，疏影横斜，暗香骀荡，衬着这个灯下的美人，名花倾国，相映生辉。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觉得一个身体有些虚飘飘的样儿，如入天台，如登仙府，便不分好歹，走过去拉了他的纤手，拉他立起身来，向灯下并肩立着。再从头至脚的看时，只见他头上低低的挽着一个髻儿，插着不多的几件簪饰，穿一件蜜色皮袄，衬一条玄缎长裙。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

一捻凌波，纤不容握，穿着一双宝蓝绣花的弓鞋，都丽非常，丰神绝世。真个是说不尽的千般婀娜，写不出这万种风流。章秋谷见他羞怯怯的低着头，不肯开口，便先问他的名姓，方才知道他姓楚，小字叫做芳兰。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朝他又打一恭道：“我章秋谷的一双眼睛阅人多矣，从没有遇见你这样的一个人。真是天上神仙，人间珠玉！”芳兰听得秋谷这样的赞他，便回眸一笑，对着秋谷低低的说道：“你不要只管打恭作揖的，做这许多怪相，人家要说你是痴子的。”秋谷紧紧的一把挽住了他的手，觉得兜罗一握，入手如绵，口中还对他说道：“别人叫我痴子，我一定的不答应。惟有你就是叫我痴子，我也很高兴的，还恐怕我没有这般的福分呢。”

正说着，忽听得下面人声喧嚷起来，好像有三五人的脚步声，望着楼下，直走进来。章秋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有意诱他进去的，便推开了芳兰的手，揎拳捋袖的要相打下楼来。芳兰一把把他拉住道：“不要紧，你不用着急，这是我父亲在外面回来。他们都不到这间房里的，你只坐在这里不要声张就是了。”秋谷听了他的话儿，便悄没声儿的坐在那里，不敢开口，心上却还很有些儿疑惑。侧着耳朵往下面听时，果然听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回，却没有一个人上来。只听得有人说：“老爷回来了，给老爷预备点心。”听得有个人答应一声，又听得有个人叫“来来”的声音，又有几个人答应“瞧瞧”的声音。闹了一回，渐渐的没有声息。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暗想：“这个样儿，一定是个本省的候补官，所以有这般势派，但是他女儿为什么又是这样呢？”想着，便问着芳兰道：“方才回来的可是令尊么？”芳兰点一点头。秋谷道：“你们令尊是什么班次，想

来是这里苏州的候补人员了。”不料章秋谷一句话儿刚刚出口，芳兰早忽地变了脸儿，烦恼起来。一霎时粉面生红，蛾眉紧蹙，对着秋谷把手摇了两摇，默然不语，眼波溶溶的好像要流下泪来。秋谷见了他这般模样，便也不好再去问他，两个人默然相对。秋谷又放出眼力，细细的注视他的面庞。只见他虽然皓齿明眸，雪肤花貌，却眉目之间明显着一段牢骚，十分幽怨，好像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暗想：“方才问他父亲是什么功名，便登时心上这般不高兴起来，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等会儿待我来把他好好的盘问一番，看他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想到这个地方，觉得芳兰这般模样很有些儿可怜，更兼见他含情带恨，脉脉无言，眼眶中噙着两行珠泪，好似那风吹杨柳，雨打芙蓉，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正是：三生慧业，一见倾心，刘郎之丰度依然，凤女之深情如许。琛钗暗堕，春融翡翠之衾；宝髻宵慵，香暖珊瑚之枕。有分教：巫云楚雨，十年小杜之狂；玉软香温，一枕高唐之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便知分解。

## 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

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良缘偶会，这一夜的恩情美满，鱼水和谐，海誓山盟，缠绵缱绻，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些故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早是红日东升，鸡人报晓，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便急急的起身。芳兰也不留他，只握着秋谷的手说一声：“后会有期，前途保重。”说到这里，那声音早有些哽咽起来，咽住了喉咙，说不下去。秋谷见了，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半生心事，也陪着他凄楚起来，便安慰他道：“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你不必这个样儿。”芳兰也不开口，只对着秋谷摇一摇头。秋谷摸不着头脑，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刚刚五十块钱，放在芳兰手内，口中说道：“这一点儿，算不得什么，你留着赏人用罢。”芳兰一见了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不知又是怎样的平空凄楚起来，眼圈儿红了一红，止不住泪珠滚滚，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你若把我还当个人，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糟蹋。我这般命苦，难道你还忍心糟蹋我么？”说着，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这一下，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想着天壤茫茫，置身无地，青衫落拓，红粉飘零，扬意不逢，知音难得，才名画饼，忧患如山，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

停了一回，芳兰含着一汪珠泪，把那一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对着秋谷说道：“你还是走罢，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秋谷听了，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又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你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你咬定牙齿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你有什么心事，什么话儿，何不讲出来？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也未可知。不是我自家夸口，我章秋谷一身侠骨，万斛奇才，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也要和称想一个万全的方法！”芳兰听了，叹了一口气道：“多谢你的盛情，肯和我这般的出力。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叫做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就是和你说了，也没有什么法儿，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两年以前，没有遇着你这样的一个人，到了如今，也是无从说起的了。”说着，只见他把牙关一咬，毅然决然的对着秋谷说道：“你去罢，我不留你了！”秋谷听了芳兰的一番说话，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迸着许多的血泪，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知道他自家心上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来。想着他不肯要钱，又不便勉强他，要想送他一个戒指罢，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想了一想，便从身旁取出一个金表来，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练，递在芳兰手内道：“你好好的收着，算个我们的纪念罢。”芳兰看也不看，口中说道：“你方才送我五十块钱，我尚且不收，如今又送起金表来。你把我当作什么样的人？难道我也是那班堂子里兴的倌人，只晓得向你要钱不成？”这几句话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只得转口说道：“这是我错了，这是我错了，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么样呢？”芳兰听了，便把秋

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放在自家袖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丝巾换给了秋谷；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叮嘱他不要送给别人。秋谷见了，只得在表练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放在芳兰手内。芳兰方才受了，又催着秋谷快走。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没办法，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芳兰握着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道：“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我们两个人要好一场，我只有一句话儿相劝，你是个读书人，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千万不要出去做官；就是连粥都没得吃，情愿在家里头饿死，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务必把我这几句话儿到处劝人，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说到这个地方，说了半句，再也说不下去，眼中又流下泪来。秋谷看了，实在代他凄惨，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他，见那丫鬟立在旁边，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他，口中说道：“昨天辛苦了你，你拿去买些花戴罢！”一面说着，一面把手内的丝巾和芳兰揩拭泪痕。芳兰珠泪纵横，玉容惨淡，停了一回，方才长叹一声道：“咳，苦呀！”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衡阳孤雁，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不由的又落下泪来。芳兰一言不发，放开了秋谷的手，把手指着扶梯，叫他下去。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那丫鬟在前领路，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那丫鬟便自掩门进去。

章秋谷走到街上，回过头来看时，楼阁依然，玉容深掩，倾城何处，梦境都非，心上觉得十分怅惘。低着头往前走去，走了几步，又抬起头来看时，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门，

也隔得不多几步。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写着楚公馆的几个字儿，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秋谷见了，把舌头一吐，心上已经明白了五六分，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

贡春树刚刚起来，洗脸漱口，见了章秋谷便嚷道：“你昨天晚上往那里去了一夜，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等你一个人，究竟是个什么原故？”秋谷听了，微微的一笑道：“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很。你且不要乱嚷，等一回儿和你慢慢的说。”贡春树听了，走近身来，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笑道：“我看你的样儿，一脸的不尴尬，既带着一团高兴，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一定是昨天晚上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吃了败仗回来了。”秋谷笑道：“你不要这般混说，难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汇票不成？”春树听了，呆了一呆，不晓得秋谷讲的是那一路的话儿，一时顿住了口，说不出什么来，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只笑得拍手打脚的，口中说道：“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打汇票，只得也笑道：“今天算我输了，你且把这‘打汇票’的三个字儿细细的给我讲一讲。”秋谷哈哈的笑道：“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怎么‘打汇票’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春树听了，不觉脸上红了一红道：“这句话儿是从那里来的？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口中说道：“岂敢！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难道是我说谎的不成？”贡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一听了这句话，脸上越发的红起来，把秋谷啞了一口道：“你这个人真不是个好人！”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

急起来，不由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你不用这等疑心。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却是我和他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我和你这样的交情，决不剪你的边。方才你自己说我到老相好那里去打了败仗，如今我不过回敬了你几句，你就要急得这个样儿。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不许我和你取笑的不成？”贡春树听了，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对着章秋谷说道：“算了，不用说了，就算我说你不过，怕了你如何？”秋谷道：“你本来说我不过，为什么要就算？”春树道：“你这个人，怎么一个字眼儿上都不肯将就些儿吃一点亏，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秋谷道：“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没有什么说的！”春树道：“优胜也罢，劣败也罢，你且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

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贡春树方才明白道：“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罚你的无故爽约，你道如何？”秋谷道：“罚我吃台把酒算不得什么事情，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说着，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如何的盘问他，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临走的时候，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又道：“看他的丰姿体态，绝没有一丝一毫轻贱的样儿。不知他心上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没奈何方才把他逼到这般田地。但是既然如此，要和我再图相会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听他的口气，又像有什么阻碍的一般。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你和我想一想，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原故？”贡春树听了，心上也觉得很是诧异。大家猜想了一回，终久猜想不出来，便也只得

由他。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一时撒不下来，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很有些儿闷闷不乐，连午饭都不高兴吃，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

到了晚上，依着秋谷的意思，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他，希冀他和昨天一样的出来。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再三的不肯，硬拉着他望庙堂巷阿娟家里来。秋谷一面走着，一面口中说道：“这个地方，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春树道：“苏州地方，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很呢！”说着，已经走到一家门首。看看大门上，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上面写着“余杭马公馆”的几个字儿。贡春树便当先走进，秋谷和着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便是三间上房。春树不分好歹，领着众人直闯进去。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不见一个人，春树高声叫道：“客人来了，怎么人都没有，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转出一个丽人，正是：春风无恙，可怜白纻之歌；旧雨不来，辜负蓝桥之约。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下文交代。

## 第八十九回 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

且说贡春树正在嚷叫“滚出一个人来”，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转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丽人。未曾走到，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儿和着那一阵的脂香粉气，芬芳馥郁的直透入众人鼻观中来。秋谷见了，知道一定就是阿娟，只见他轻移莲步，慢拢湘裙，直走到贡春树的面前，故意嗔道：“阿贡，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啥格滚出来勿滚出来，倪倒一径勔滚过歇，勿晓得那哼格滚法，请耐滚拨倪看看！”说罢，回转头来，把一双俊眼前后左右的四围的飞了一转，方才把手掠一掠头上的鬓发，对着众人笑道：“各位老爷请坐隍。”章秋谷听了，便先叫一声好。阿娟又飞了章秋谷一眼道：“倪是勿好格，请侬笃各位包涵点。”章秋谷也打着苏州白讲道：“阿呀，耐勿要客气隍，依仔倪看起来，是样样好，式式好，格末叫好得来旤淘成。”阿娟听了，把头一扭道：“好哉好哉，勿要勒浪钝哉。耐格位老爷，啥实梗格介。”秋谷也不再说，只是上上下下的细细的看他。只见他穿一件铁青色摹本缎的皮袄，下面衬着一条品蓝绉纱的裤子，湖色缎子的弓鞋不盈四寸，蛾眉掠月，宝髻堆云，丰彩惊鸿，佩环回雪。那一双俊眼就如一泓秋水的一般，秋剪双瞳，横波欲活，一颦一笑，顾盼生姿。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丰神，却也态度鲜妍，容光飞舞。暗想：“贡春树的眼力总算不差，但是和昨日的芳兰比较起来，却还觉

得差了些儿，赶他不上。”正想着，忽听得阿娟开口对他说道：“格位老爷尊姓，阿就是章老爷？”秋谷还没有开口，春树在旁边接下去说道：“不错，这位就是章老爷。”阿娟道：“阿呀，章老爷，昨日仔啥勒勿来介？阿贡搭仔几化客人，等得来大家格肚皮才要饿杀快，阿是倪间搭小场化，章老爷勿肯过来？”秋谷不等他说完，便指着他的脸道：“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阿娟听了不懂，道：“啥格岂有此理岂有此外介，倪才勿懂呢！”秋谷道：“姓贡的和我们一样的客人，为什么你见了他，口口声声的叫他阿贡，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么？”阿娟听了，对着章秋谷把嘴一披道：“阿呀，章老爷勿要扳倪格差头哩。”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的声音直拥进来，不由分说，竟一直闯进房内。贡春树和那几个人早吃了一惊。章秋谷不慌不忙，举目看时，只见七八个短衣窄袖的流氓从外面乱闯进来。都是身上单穿着一件皮马褂，敞着了怀，把一条腰带系在外面，一个个揎拳掬袖，怒目横眉，好像要寻人打架的样儿。为首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目凶横，对着章秋谷一班人点点头道：“对不起，你们已经来了多时，如今请你们到外面去坐一坐。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开个心儿。你们要是懂事的，快快的给我出去，万事全休。如若不然，哼哼，那时却莫怪我们粗鲁！”有几个客人听了那班流氓的口风，明晓得他是有心寻事，一个个心上都怕起来，立起来站在地下，你看我，我看你的，要想逃走出去。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一面承当！”说着，便向众人喝道：“你们这班奴才，平空闯进来做什么？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你们睁开狗眼，认认我是个什么样人，不要想昏了你们的头！”章秋谷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那个为首

的流氓早勃然大怒，高声叫道：“你们看看，他倒骂起人来。不给他一个利害，他也不知道！”说着，便俯身下去，在快靴统里头掣出一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内，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睁开两眼，厉声说道：“老实和你说，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你们通共出了一块钱来打个茶围，你们打算要坐到什么时候？老子们有的是钱，今天也要来打个茶围，你们好好的出去，是你们的便宜！”说罢，把手内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只听得铮的一声，那把小刀插进桌子约有一寸深。这一来，把那几个贡春树的朋友吓得魂飞魄散、骨软筋麻，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下直透起来，一个个只吓得浑身乱抖，一句话也不敢说，更兼那一班流氓耀武扬威、七张八嘴的嚷道：“老大，还有这样的工夫去和他讲话，只拖了他们出去就是了！”章秋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只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微微的冷笑。那为首的流氓见了秋谷这般模样，心上焦躁起来，便对着秋谷喝道：“出去不出去？”秋谷微微的冷笑道：“我正要看看你们这班奴才有什么本领。我不出去，看你们这些奴才可有什么法儿？”那为首的流氓听了章秋谷这般说法，由不得心头火发，鼻孔烟生，抢过来一把抓住了秋谷的胸前衣服，想要撵他出去，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接住了他的手臂，轻轻的一拧。这班流氓本来都是些鸦片烟鬼，大风都吹得倒的，那里当得起秋谷的神力！被他轻轻的把手臂一拧，拧得他“阿呀”一声，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秋谷顺手一送，早把他跌了一个狗吃屎，倒在地下，扒不起来。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一齐怒道：“什么东西，竟敢这般可恶！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说着，便七手八脚的拥上来。章秋谷见了，觉得实在好笑，慢慢的立起身来，把两手一拦，当头的两个流氓立脚不住，跌倒

在地。后面的人看见了，就立住了不敢上来。秋谷哈哈的笑道：“像你们这般没用的东西，也敢出来讹诈！你们胆大的只顾上来！”一班流氓听了，面面相看，不敢动手。那起先跌倒的三个也都扒起身来，呆呆的站在一旁。秋谷对他们说道：“你们怎么样，怎么七八个人一个都不敢上来？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不要在这里现世，快些给我滚你妈的蛋罢！”那一班流氓听了，不敢开口，只得垂头丧气的出来，连那方才插在桌子上一把小刀都不敢拿，一哄的都走了。

秋谷见他们走了，回过头来看那几位贡春树的朋友时，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唇青面白。贡春树站在秋谷背后，虽然也有些心上惊慌，却向来知道章秋谷的本事，料想这几个人不是章秋谷的对手，所以也还不至于十分胆怯。只有阿娟一个人，见那班流氓拥进门来，早吓得他香汗淋漓，花容失色，不顾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连忙趁着大家扰乱的当儿，躲进床背后小房里去，和两个小大姐，紧紧的把房门关上，不敢出来。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他在里面听得明白，心中大喜，便开了门出来，对着众人说道：“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也勿知啥格路道，倪拨俚吓得来人也吓杀快！”又对着秋谷说道：“谢谢耐帮仔倪格忙，今朝区得耐勒浪倪搭，赛过救仔倪格性命！”秋谷笑道：“不要说是这两个人，就是来得再多些儿，也不放在我的心上！”贡春树是见惯的，不以为奇，只有那几个人在旁边看着秋谷的样儿，气宇安闲，丰神潇洒，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如今见他三拳两脚的打退了一班流氓，觉得心上十分诧异。大家都对着秋谷说道：“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们同在一起，没有吃他们的亏，如若不然，今天就不可问了。”秋谷也随意谦逊了几句，趁便走过

去，拉着阿娟的手道：“你以后不要叫我章老爷，只要叫我一声二少就是了。不信你问阿贡，我在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人，都是叫我二少的。”阿娟听了，斜着眼把秋谷一看，只见他朱唇粉面，猿臂蜂腰，举止安详，丰神俊雅，眉宇之间，觉得另有一种英气，奕奕照人。不觉面上一红，别转头去，口中说道：“晓得哉，格末就是二少。”秋谷又低声和他讲道：“我今天和你打退了这班流氓，你该应怎样的谢我？”阿娟听了，也不开口，只慢转秋波，暗中飞了秋谷一眼，横渡一转，脉脉含情。秋谷见了，倒把头低了一低，放开了阿娟的手，回过身来，刚刚同贡春树打了一个照面。春树对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剪别人的边也还罢了，怎么剪起我的边来？”秋谷听了也笑道：“我和你两个人认得了多年，你几时见我剪过朋友的边？难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贡的一般，不顾朋友的交情，一味的混闹不成？”

贡春树还没有开口，早被阿娟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依道：“啥格剪边勿剪边，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倪勿来格。”说着，便坐在春树身上，扯着他一个耳朵，口中咕噜道：“耐勿要，耐下转阿要实梗。”春树被他扯住了一个耳朵，扯得他口中叫道：“你有话好好的说，不要这般动手动脚。”秋谷对着阿娟笑道：“你好好的扯他一下，问他以后还瞎说不瞎说。”阿娟果然听了章秋谷的话儿，用着气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扯得个贡春树抱着头，直跳起来，口中乱叫道：“耳朵耳朵，扯掉了耳朵是没有价钱的！”阿娟一面格格的笑，一面口中说道：“啥人叫耐实梗呀，耐下转阿要实梗瞎三话四哉？”春树挣脱了阿娟的手，连忙走过一边道：“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我又不来管你的闲帐，你何必就要这般着急？”阿娟听了，不由的着起急来，红着脸，赶过去要

和春树不依。春树见了，连忙抱着头逃过这一面来，对着阿娟把双手乱摇道：“算了算了，总算我的不是，讲错了一句话儿。我还要留着耳朵摆个样儿呢！”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阿娟也笑道：“耐自家勿好哧，耐下转阿敢哉！”春树朝着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拱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小生不是！”说得秋谷哈哈大笑，对着阿娟道：“他既然这样的自家认错，你就饶了他罢！”阿娟听了，方才一笑走开。春树见了，又拍着手道：“到底章二少说的话儿，比我灵应得多。”阿娟瞅了春树一眼道：“狗嘴里勿会出象牙，啥人来理耐呀！”春树正要开口，秋谷止住他道：“时候已经不早，叫他们摆起台面来罢！”春树听了，便和阿娟说了几句。两个大姐走过来，调开桌椅，摆上菜来。原来苏州的规矩，私窠子是没有什摆酒不摆酒的，有时候客人要摆酒请客，便自己去叫菜。今天这一席菜是贡春树在三雅园叫来的，肴馔十分精致。正是：桃花春水，谁家有蛱蝶之图；珠箔银屏，何处是天台之路？要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

上回书中说着章秋谷和贡春树在阿娟那边晚膳，一时间，觥筹交错，履舄纵横。那几个客人，也每人叫了一个和阿娟一样半开门的私娼。只有秋谷不认得这些人，无从叫起，贡春树要和他代叫一个，秋谷执意不要，也就罢了。当下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直闹到三更左右，方才散席。大家都辞了主人先走，只有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还坐在那里。只见阿娟走过来，和春树咬了一回耳朵。春树沉吟一回道：“一时找不出地方，搬到那里去呢？”秋谷听了，不晓得他们说的什么，便问着春树道：“什么搬不搬的，你们那一个要想搬家？”春树听了，便把这里头的情形和秋谷讲了一遍。

原来苏州地方的规矩，一班堂子里头的信人开着一个门面，每每有许多地方上的流氓跑到堂子里头去，想他们的好处。一班信人见了这一班流氓，一定要送他几块钱，还要对着他们说上许多好话，方才肯好好的出去；如若不然，这班流氓就要糟蹋他们的房间，得罪他们的客人。这班客人，都是一班有身家的，见了这班流氓，如何不怕？自然大家都吓得不敢再来。这些流氓一味的拚命混闹，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拿着了钱才罢。除了租界上的堂子，这班流氓怕吃巡捕官司，不敢去闹，其余城里城外的那些开堂子的人家，都是他们的衣食饭碗。这些信人见了那班

流氓，没有一个不是怕得心惊胆战，非但一毫不敢得罪，而且还要好好的敷衍他们。若是那一班半开门的私娼，本来没有多少客人走动，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也就没有法儿；万一一个给他们打听了出来，一定也要带着几个人进来罗唆，想要讹诈客人们的钱。阿娟住在这个地方还不到一年，所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阿娟是个私娼，如今被他们晓得了风声，便大家闯进来，想些好处。不料刚刚碰着了章秋谷，非但想不着好处，倒反吃了一个大亏。但是一时间虽然有个章秋谷挺身而出把他们打退，慢慢的他们一定要来翻本。到了那个时候，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这里保护他们，只剩了阿娟一个人，那里受得他们的糟蹋！所以阿娟和春树计议，要想搬到阊门马路上去做个么二住家。春树想着，一时找不出这样的一处房子，有些踌躇起来。

当下春树和秋谷说了这个缘故，秋谷想了一想道：“也不必搬到城外去，你不是有几间房子在胥门里头么？现在正还空着，没有人住，你何不就借给他住了？将来有起事来，你是个房主人，也可以出来讲话的。”春树想了一回，点一点头道：“这个主意倒也不差。只得暂时搬去，避过他们的耳目也就是了。但是这班流氓地痞是到处有的，万一搬了过去，又有人去吵闹起来，这便怎么样呢？”秋谷道：“那倒不要紧，只要客人们出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些儿就是了，那里顾得许多？就使再有流氓闹事，你如今是他的房东，也可以出来说几句话的。”春树听了，觉得秋谷的话不差，便打定了主意，又和阿娟说了些体己的话儿。秋谷要催着他回去，春树道：“时候已经不早，我们大家在这里借个干铺罢。”秋谷听了，拿出表来看时，果然已经三点多钟，便依着春树，在阿娟那边借了一夜干铺。到了明天，贡春树要请章秋谷到仓桥滨

高桂林家吃酒，曾太史和邓太史两个人又写了一封信出来，约秋谷进城吃饭，秋谷一概都回了不去。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两位太史公，只说已经动身回去。

秋谷自己一个人却走到道前街巷内楚公馆的大门外面，来来往往的走了数十余次，要想候着芳兰出来，见他一面，再续前缘。那里知道呆呆的等了多时，只看见有几个家人出入，连芳兰的影儿也看不见。一直等到二更以后，方才无精打彩的回来。到了第二天，又去那里候他，刚刚走到楚公馆的门口，心上吃了一惊。只见大门上挂着红绸，中间的屏门开着，大厅上点着灯烛辉煌的，却静悄悄的不见有什么人。秋谷在门外踱了一回，想不出什么原故，见门口没有人，便轻轻的蹑步走进。早听得有几个人的声音，在门房里头谈论得十分热闹。秋谷侧耳听时，只听得一个人的声音说道：“我们老爷做起事来，总有些鬼头鬼脑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原故。你们想今天小姐出嫁，总算一件喜事，为什么要这般藏头露尾的，不叫同寅们知道？好像把小姐送给人做姨太太的一般，你想可奇怪不奇怪？”秋谷听了这几句说话，心上好似触着了电气的一般，再仔细的听下去时，又听一个人说道：“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给这样一个姑爷，又黑又丑，还是一脸的大麻子，走起路来，一只脚又有些拐的。老爷不知怎样的平空拣中了他，不知小姐看了这样的姑爷，心上怎样的烦恼呢。”说着，又听得一个人接下去大声说道：“你们讲的都是些隔壁帐的话儿，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我们老爷的性情，本来是势利不过的，见了他有财有势，所以连忙把女儿嫁他，将来一则好问他借几个钱，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自己弄个差使。只可惜我们小姐，这样

的才貌，却嫁着了这样的人，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嘴里去了！”众人听了，哈哈的笑起来。章秋谷听到这里，心上早明白了七八分，觉得一股酸气从丹田底下直冲到鼻子里来，一个心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么味儿，也不再听下去，大踏步走了回来。真个是银汉仙槎，桃花人面，牵牛西北，孔雀东南，凄凉巫峡之云，懊恼高唐之梦，红楼隔雨，魂销婪尾之春；珠箔飘灯，肠断相思之字。章秋谷当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春树见了，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秋谷懒懒的也不开口，便上床睡了。这一夜的千般别恨，万种离愁，螺肠九回，蛛丝百结，思佳人而不见，望秋水兮萦回，这些情思，也不必会提他。

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动身的时候，预先和太夫人说明，说到苏州去一两天就回来的。如今在苏州一连耽搁了五天，还要想到上海陈文仙那边去打个转身。算起日子来，已经十分急促，便别了贡春树，立刻上了轮船往上海去。轮船走了一夜，天还没有亮，就到了上海。秋谷在大餐间里头直睡到八点钟方才起来，一直赶到陈文仙那里。文仙迎着笑道：“我只道你今年不来的了，你倒居然没有失信。你们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么倒都肯放你出来？”秋谷把别后的事情约略告诉了陈文仙一遍，只瞒了苏州的事情没有提起。秋谷坐了一回，便问起陈文仙年底有多少开销，陈文仙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这里倒没有什么开销，就是年底下要用几个钱也看得见的。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帐，以及你堂子里头的酒帐局帐，只怕通算起来，倒也不少呢。”秋谷故意假作吃惊的样儿，口中说道：“我这一次来，一个大钱都没有带，这便怎么样呢？”陈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你看你看，又来了这样的假话，只好对着人说上一次两次，人家或者还有些相信你的话

儿，到了后来听得惯了，耳朵里头的老茧都听了出来，那里还有人相信？我劝你不要这样的装腔作势罢！”秋谷听了，自己也好笑起来，便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银票交给陈文仙道：“我今天就要动身回去，一班朋友那里，我也不去惊动他们。还有那些店帐和堂子里头的帐，我核算起来，大约差不多也有七八百块钱，你等他们来了发票，便一一的和他们算清了，省得拖欠他们的钱。堂子里头，这一节本来不多，只有公阳里的陆丽娟、西鼎丰的梁绿珠有几台酒、几个局，你叫车夫去抄了局帐来，就叫车夫送去。我今年自从娶你进门以后，堂子里头没有去住过夜，所以没有欠什么钱。”陈文仙看着秋谷微微一笑道：“只怕不见得这样的克己罢。”秋谷也笑道：“看你这个样儿，难道要我跪下来赌一个咒不成？”陈文仙道：“你们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儿，见了家里头妻妾的面，一味的甜言蜜语，拚命哄骗，等到转过身来，便把方才的话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秋谷道：“我向来不会骗人的，你看我平日之间可曾骗过什么人？况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我又何必要骗你呢？”陈文仙听了，笑了一笑，也不开口。秋谷又问他新年里头要钱用不要钱用，陈文仙道：“我一个人住在上海，要用什么钱？自从你回去以后，我通共只出了一回门，是出去买洋货的，连马车都没有坐过一趟。你不信，只看那马车行的帐单就是了。”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欢喜，却故意说道：“新年上没有什么事儿，虽然我不在上海，你一个人也好出去坐坐马车，吃吃大菜，或者戏园子里头去听听戏，借此消遣消遣，开开心儿。不要呆呆的坐在家里，闷出病来倒不是顽的。”陈文仙道：“我本来不喜欢这些顽耍的事情，况且你不在这里，我一个人出去，有什么兴趣？”秋谷听了陈文仙这

般说法，自然甚是放心，匆匆忙忙的叮嘱了陈文仙几句，便上了原来的轮船，赶回苏州，又乘上常熟的轮船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了。

太夫人见秋谷回来，不免还要埋怨他几句，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秋谷随口掩饰了几句，便过去了。秋谷到了家里，少不得要料理些年事。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还有许多亲戚请秋谷去吃年酒，一连应酬了半个月，方才清静些儿。光阴如驶，日月如飞，早又过了一个二月，这位章秋谷在家里住得腻烦起来。勉强过了一个三月，实在忍不住，便又告禀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顺便算些帐目。太夫人心上本来不愿意秋谷出去，但是眼见他恹恹悒悒的，过了一春，提不起一些高兴，恐怕他闷出病来，便轻轻松松的一口应允。秋谷大喜，便急急的赶到上海来。正是：桓司马重来灞水，风景依然；习凿齿再到襄阳，山河无恙。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又有什么事情，下文交代。

## 第九十一回 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

且说章秋谷得了太夫人的允许，再到申江。崔护重来，觉得殊有些人面桃花之感。章秋谷这边的事权且按过一边，在下做书的再提起一个人来，把他的事情讲给看官们听听。

只说东方小松自从到了广东之后，两广总督李制军很是器重他，请他办理折奏。刚刚李制军衙门里头有一位总文案，却是个广东候补道，姓陶，单名一个继字，表字伯瑰，本是浙江山阴人，和方小松是亲戚。这一回李制军下了一个札子，委他到上海去采办军装。这位陶观察也久慕上海是个有一无二的繁华世界，满心想要去见识见识。但是陶观察这个人也是个没有阅历的土老儿，上海地方从来没有到过，知道方小松是久住上海的人，便托他介绍几个本地的朋友。方小松便写了两封信给他，一封是给章秋谷的，一封是给辛修甫的，信里头的话儿，无非是说陶观察现在到上海采办军装，托他们两个人推情照拂。陶观察收好了信，便禀辞了李制军，上了轮船，不一日，早到了上海。在三洋泾桥泰安栈占了一间官房，便带了小松的信来找辛修甫和章秋谷。刚刚章秋谷已经回去，只有辛修甫还在上海。

在下做书的做到这里，便忽然又有一位爱说话的朋友来扳驳在下道：“你前集书中的东方小松，明明是复姓东方，为什么你的书中有时候叫他东方小松，有时候叫他方小松，难道一个人

有两个姓不成？”在下哑然笑道：“你这位老先生，光景没有吃过花酒，到过堂子罢！”那位宝贝听了不懂道：“我和你讲的方小松，怎么牵到吃花酒上去了？堂子里头的花酒我虽然没有吃过，我还记得几年之前，有人同着我去打过一个茶围的。”在下听了，止不住哈哈的笑道：“原来如此，那就怪不得了！你不晓得上海堂子里头的规矩。譬如这一个客人姓方，那班信人自然叫他方老爷，或者叫方大少。若是这个客人的姓有两个字儿，那班信人嫌着两个字儿的姓叫得不顺口，便和他截掉一个字儿。比如这个客人双姓东方，信人们有些事儿就叫他方大少，或者这个客人双姓欧阳，信人们就叫他阳大少。这位东方小松在堂子里头的时候，一班信人大家都叫他方大少，所以在下做书的，也就省一个字，把他写作方小松。古今来中国外国都有省文的一条规例，并不是在下做书的自相矛盾，前后不同。算不得什么漏缝，你老先生不必费心。”那位朋友听了，方才闭口无言的去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这位陶观察到了上海，虽然没有什么熟人，却是大家都知道这位陶大人是从广东来采办军装的。就有一班洋行里头的滑头买办想要招揽生意，便大家都去拜他，又大家请他吃花酒，吃大菜，看戏游园，开口大人闭口大人的，拚命恭维，百般巴结，把这位陶大人巴结得十分欢喜，一个身体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里头一般。这班人又荐了两个信人给他，一个叫做姚红玉，住在东荟芳，一个叫做薛金莲，住在福致里。姚红玉听了别人的说话，说这位陶大人是广东来办军装的，只要巴结上了他，一定有些好处。姚红玉便尽心竭力的巴结这位陶大人，不上几天就落了相好。只有薛金莲虽然做着陶观察的生意，却只是冷冷淡淡的样儿，并不十分巴结。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有些厌故喜

新的脾气，虽然和姚红玉有了相好，却嫌他过于迁就了些，不上一个月，早已有些厌了，一心一意的要转薛金莲的念头。

说起这个薛金莲的出身来，本来是个大兴里的野鸡妓女出身，模样儿既不见得十分俊俏，身段儿也不见得怎样轻盈。既不会应客飞觞，又不会调丝度曲，却不知怎样的交了花运，做了几年野鸡妓女，却生意十分兴旺，慢慢的倒也积了些钱。这薛金莲既有了钱，便居移气、养移体，无缘无故的平空想升起长三来。好在薛金莲有的是钱，便在福致里租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房子，铺起房间，拣了一个日子，烧路头进场，邀了那一班做野鸡时候的老客人来，吃了几台酒，倒也十分热闹。无奈那一班老客人都是些上不得台盘的，也有机器厂里头的机匠，也有马车行的马夫，那里有什么钱？常常的吃花酒，一时又找不着什么别的客人。只有一个恩客是广东香山人，姓郑叫做郑小麻子。薛金莲和这个郑小麻子虽然十分要好，无奈郑小麻子也是个穷光蛋，拿不出一个钱的。薛金莲见生意清淡，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这个时候，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在那里要出花榜，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那主笔点头应允，临走的时候，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头拣了几张钞票出来，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那主笔接了，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请高升些，请高升些！”薛金莲听了，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那主笔接了过来，满心欢喜，把那几张钞票翻来复去的数了一遍，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口中说道：“你只顾放心，这件事儿交给我，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儿就是了。”薛金莲听了，点一点头，连送也不送，由他自己去了。

隔了不多几天，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个一甲第一名状元。那几句评语里头说得十分热闹，什么藐姑仙子无此清扬，越国西施逊其都丽。上海的一班人看见了这张报纸，觉得很有些儿诧异。上海的事情，就是取一个花榜状元，也要论些资格的。如今这张报上平空把薛金莲取做状元，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人，便哄然一声，你也去叫，他也去叫。也是薛金莲的花运当阳，财星发达，这一班叫他的客人，大家都十分赏识他，不说他不会应酬，却说他很有些儿大家风范；不说他不能唱曲，只赞他还带着些闺阁娇羞。这样的一来，就一传十，十传百的，把一个薛金莲高高的抬到天上去了，连薛金莲自己的心上也有些不相信起来。

说也奇怪，讲起这薛金莲和郑小麻子两个人的历史来，真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原故？看着薛金莲这样的一个人材，上海滩上不要说长三书寓，就是野鸡么二，面貌比他好的，也不知多少。却不知怎样的，一班客人都把他当作天仙化人一般，只要和他有过相好的，一个个都是魄荡魂迷，心输意伏，也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再说起这个郑小麻子来，更加奇怪。大凡上海滩上的倌人，只要是风头十足，有些积蓄的人，那一个不要做个把恩客，自己寻寻开心。但是倌人们不做恩客便罢，要是做起恩客来，自然总要拣个把少年貌美的客人，方才合着他们的意思。这个郑小麻子，生得一个五短身材，两个眼睛抠了进去，一个鼻子高了起来，一脸漆黑的麻子。这样的一副尊容，却又不知怎样的，偏偏对了薛金莲的胃口，把他当做天字第一号的恩客，并且还讲明以后嫁他。这个郑小麻子，非但一个大钱没有，而且还要常管着薛金莲，不准他接客。偏偏的薛金莲看看这个不对，看看那个不

对，单单的看中了这样的一个郑小麻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肯听他的话儿。这个里头，也不晓得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依着在下做书的摹拟起来，这两个人虽然外才不足，或者内才有余，一个就是那鸡皮三少的夏姬，一个就是那大阴专车的嫖毒，也未可知。

闲话休提，只说薛金莲的应酬功夫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周到，却当了几年的野鸡妓女，阅历的客人多了，一见了陶观察的面，便料定了陶观察的性情，你越是待他冷淡，他越是转你的念头。更兼薛金莲这个时候已经很有几个钱，虽然知道陶观察有钱，也不去想他什么念头。偏偏这个当儿，郑小麻子要想娶他回去，拚命的和一班客人吃醋，不许他留一个客人。所以陶观察死命的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薛金莲只是含含糊糊的，也不答应，也不回绝，弄得个陶观察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枉是着急非常，不得到口。若是换了别个人呢，也就丢开了他，再去想别个的念头了。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是十分拙性，只说薛金莲的骨气不差，一定要想弄他到手。一连吃了十几台花酒，碰了七八场和，又送了他一个金刚钻戒指。薛金莲虽然受了他的戒指，谢也不谢一声，还只是这般冷冷的样儿。

陶观察没有法儿，只得来托辛修甫，要请他在薛金莲那边做个说客。辛修甫那里肯答应？只对他说道：“我看你的相待薛金莲，也算得尽心竭力的了，怎么薛金莲的待你，总是这样爱理不理的样儿？看起来一定是他心上不愿意和你要好。你有了钱，那里不好做个相好，何必一定要做他呢？”陶观察听了，呆了一回，方才说道：“据我看来，他的待我，也不见得怎样的冷淡，或者你的心上不欢喜这个人，所以觉得他有些不合，也未可知。”辛

修甫听了，暗暗的好笑，却当着面又不好十分的驳他，只得含糊糊糊的说道：“照你这样说来，或者是我一时看错，也是讲不定的。”陶观察又道：“今天我想在薛金莲那里吃个双台，再约几个人碰两场和，和他绷绷场面。但是我在这里不认得什么人，要请你和我转请几个客人。”修甫听了道：“转请几个客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我去牵马拉皮条，那是我一生一世没有学过这个行业。这个生意还是请你照应了别人罢！”陶观察听了，也觉得好笑，只得对他说道：“你不肯便罢，我也不敢勉强，但是等会儿晚上的局，你自己一定要到的。还有王小屏和陈海秋，请他们一起过来。”修甫听了。点头答应，陶观察便先去了。原来小屏、海秋都是辛修甫介绍和陶观察相见的，相见之后，大家倒十分投合，所以陶观察在薛金莲那里吃酒，也把他们请在一起。正是：桃花轻薄，才开半面之妆；柳絮颠狂，又作漫天之舞。要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交代。

## 第九十二回 红信人安心施巧计 曲辫子拚命害相思

且说陶观察在薛金莲那边请客，辛修甫和他代请了几个客人，一同走到福致里薛金莲家。只见陶观察和着几个人，正在那里碰和，见了辛修甫进去，连忙立起身来招呼。有几个和陶观察不认得的人，都是辛修甫邀来的，彼此通过了名姓，便又凑了一场和，两边打得十分热闹。辛修甫素来不爱碰和，便随便坐下，留心四面一看。只见房间里头只有几个娘姨大姐在那里应酬，却不见薛金莲的影儿。修甫暗想：“这个时候还早得很，难道已经出了堂唱么？”心上想着，口中也不去问他。坐了一回，一个人觉得无聊得很，便对陶观察说道：“你们在这里碰和，想来还有一会儿，我到西安坊去去就来。”陶观察听了他要走，连忙立起身来，一把拉住了，再三留他坐下。

辛修甫走不脱身，只得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碰和。看了一回，八圈渐渐的碰完。辛修甫留心看那薛金莲时，依旧不见出来应酬，心上就觉得有些诧异。暗想：哪有客人来碰了八圈麻雀，信人还不出来应酬的道理？”忍不住便悄悄的问陶观察道：“怎么我们来了多时，八圈牌都完了，信人还不出来应酬，是个什么原故？”陶观察听了，呆了一呆，方才说道：“或者是他出局去了，也未可知。”辛修甫笑道：“堂子里头那里有这般规矩？就是出去应局，也要到客人面前招呼一下，打个转身。那有一声儿不响就

去出局的理？”陶观察想了一想道：“或者他没有出去，在里面有什么事情罢。”辛修甫道：“那越发岂有此理！信人们挂着牌子做生意，应酬客人，就是天字第一号要紧事情。要是客人来了不肯应酬，又做什么生意呢？”陶观察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只搭讪着叫娘姨们摆起台面来。一面请辛修甫和众人写好局票，发了出去，一面起过手巾，请那一班客人入席。那一班客人，连着陶观察自己算上去，通共十一个人，今天的酒，本来是个双台，十一个人坐着，还是十分宽绰。辛修甫见大家已经坐定，薛金莲依然不见出来，那班娘姨连一句客气话儿也不说，径自上来斟酒。陶观察倒还没有什么，辛修甫和陈海秋等一班客人见了他们这般怠慢，一个个心上不快活起来。辛修甫实在熬不住了，便冷笑一声，对着那一班娘姨道：“你们先生，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们来了半天，没有见着你们先生的面！只怕上海地方的堂子没有这个规矩罢。”那班娘姨听了辛修甫发起话来，大家都呆呆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不出一句话来。停了一回，一个娘姨方才开口说道：“对勿住陶大人搭仔各位大人，倪先生来浪吃饭。”修甫听了，又冷笑一声道：“我们来了这大半天的时候，难道你们先生一径在那里吃饭的么？一顿饭要吃到这个时候，你们先生真真是个饭桶了。”几句话，把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一个大姐听着辛修甫的口风，来得利害，便回转身来，一直跑下楼去，直等到客人叫的信人一个个都到齐了，还是不见薛金莲的影儿。一班客人个个都觉得有些气忿，有几个不好意思发作出来，只有陈海秋十分性急，便嚷着说道：“客人们差不多都要散了，怎么信人还不出来，这是什么原故？”陈海秋叫的东尚仁范彩霞，坐在陈海秋后面，把陈海秋拉了一把道：“勿要惶，别人家格事体，阿

关得耐啥事？噢噢皇皇吵勿清爽，用勿着耐实梗格起劲呢。”陈海秋道：“你不晓得，我们已经来了半天，连馆人的影儿都没有见着，要不和他顶真一下，他还把我们这班客人都当作一些儿不懂的曲辫子呢。”范彩霞听了，把嘴一披道：“好哉好哉，勿要勒浪像煞有介事哉。”

正说着，薛金莲从外面走了进来，见了陶观察和辛修甫等一班客人，也不开口，扬着个脸儿，待理不理的把嘴唇皮略略的动了一动，也算打过了招呼。辛修甫见了薛金莲出来，以为他一定要说几句对不起的客气话儿，或者在众人面前斟一巡酒，胡弄局儿的过了场面，也就过去了。那知他坐在陶观察背后还没有坐到五分钟工夫，“霍”的立起身来，对着陶观察只说得一声“倪出堂唱去”，竟自头也不回，转身便走。满台的客人见了薛金莲对着陶观察这般模样，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儿，一个个都眼睁睁的看着陶观察，又不好意思问他。陶观察见薛金莲走了，倒一些儿没有怪他的意思，好像没有这件事的一般。辛修甫本来在那里和龙蟾珠讲话，见了薛金莲这样情形，实在气他不过，冷笑道：“好大架子的馆人，我倒从来没有见过。等会儿等他来了，我倒要来问他一下，吃把势饭的人懂规矩不懂规矩！”陶观察起先听了陈海秋的一番话儿，心上已经有些不很高兴，又被辛修甫这样的一说，心上更不舒服，只得对辛修甫道：“我们当客人的人，逢场作戏，原是出来寻开心的。馆人们应酬不到，做客人的只要原谅些儿，也就是了，何必这样的顶真呢？况且我们赏识的是他的人，不是赏识他的应酬，就是应酬差些，却也不妨。我劝你将就些儿，不要挑他的眼罢。”这一席话儿夹七夹八的，只把一个辛修甫气得个发昏章第十一，对着他说道：“我原是和你代

抱不平，和你争这一口气儿，你既然自家愿意这般，那也不必说起。本来人家捉你的瘟生，与我什么相干？”陶观察听了，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只支支吾吾的说道：“你们不要只顾一味的说他不好，其实他也有他的好处。据我看起来，他那一派的形容举止，很有些儿良家女子的样儿。”辛修甫不等他说完，早哈哈大笑道：“罢了罢了，我也不来管你们的闲帐，你也不必这样的掩耳盗铃！”正还要说下去，忽然一阵香风，早见姚红玉急急忙忙的走进来，宝髻垂云，蛾眉掠月，不施脂粉，只淡淡的在嘴唇上点一点胭脂。走进来就坐在陶观察背后，玉容寂寞，半晌无言。陶观察正在一肚子不快活，见他来了，就盛气对他说道：“客都散了一半，你还来做什么？”姚红玉抬起头来，把两个指头在陶观察头上一推，咬着牙齿说道：“耐格个人……”说了一句，就咽住不说，眼中早掉下泪来。停了一停，方才说道：“耐自家想想，良心到仔陆里去哉！”陶观察听了他这般说法，究竟抚心自问，有些对他不起的地方，便也淡淡的安慰了他几句，姚红玉便起身走了。辛修甫见时候不早，便同着他的相好龙蟾珠一同到西安坊去，大家一哄而散。

陈海秋新做了个范彩霞，也在那里想转范彩霞的念头。这个范彩霞更比不得薛金莲，是个大名鼎鼎的倌人，和那四大金刚的名气差不多，那里看得上陈海秋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范彩霞平日之间，最爱的是姘马夫、姘戏子，在客人那里千方百计弄来的昧心钱，依旧给那一班马夫、戏子骗得干干净净，更兼他向来服御奢华，用钱挥霍，一年的进款那里够他的用度？拖了一身的亏空，再也弥补不来。这个陈海秋是范彩霞那里用钱最多的客人，所以范彩霞当着他的面儿，却也不肯得罪他，只不叫他近着自家的身

体。凭着陈海秋怎样的用钱，总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留他住夜。陈海秋想来想去，想了无数的法儿，报效了许多的和酒，只指望范彩霞留他住夜，那里知道闹了几个月，依然还是一个不成功。陈海秋焦躁起来，他也去寻着了辛修甫，和他商议。辛修甫也想不出什么法儿，想了一回，方才对陈海秋说道：“只有这一个法儿，却不知用起来中用不中用。这个范彩霞是著名倒贴的宝贝，现在差不多将近过年，这个宝贝一定是过不去的。你趁着这个当儿，除了还帐之外，格外借给他几百块钱，这件事儿一定到得手来。你说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陈海秋听了大喜，便拍着手道：“你的主意果然不差，我就照你这个法儿做去，一定没有不成的！”修甫道：“虽然如此，但是我保是保不来的，只好碰你自家的运气罢了。”陈海秋听了辛修甫的话儿，高高兴兴的竟到东尚仁范彩霞家来。走进房门，见范彩霞一个人无精打彩的坐在那里，房间里头连娘姨大姐也不见一个。范彩霞见陈海秋走了进来，勉强陪着笑脸，立起身来，自家动手和陈海秋宽了马褂，拉着他坐下。陈海秋刚要开口，早见娘姨阿金、大姐阿玉两个人勾肩搭背，一路嘻嘻哈哈的笑进来。见了陈海秋，阿金便道：“咦，陈老几时来格？”陈海秋道：“我刚刚来的，你们什么事儿这般高兴？”阿玉听了，又掩着口，吱吱格格的笑起来。

范彩霞皱着眉头道：“勿得知啥格事体实梗格高兴？”说着，便拿过一支金水烟筒，袅袅婷婷的走过去，和陈海秋并肩坐下，亲自和他装了几筒烟。陈海秋见范彩霞忽然这般的要好起来，心上十分欢喜，觉得浑身的骨头都有些痒飕飕的，便顺手把范彩霞抱了过来，坐在自己的身上。范彩霞趁势把纤腰一扭，一个身体便倒在陈海秋的怀中。陈海秋鼻中闻者范彩霞头上的一股头油香

气，不觉色心大动，低下头去，脸贴脸的揉了一揉。范彩霞故意嗔道：“勿要实梗哩。”海秋也不理他，只仔仔细细的眯着一双眼睛看着范彩霞的脸儿，目不转睛的只顾呆看。范彩霞被他看得别过头去，口中说道：“啥格好看呀，阿是勿认得倪？”说着，便又格格的笑。阿金在旁边说道：“勿要实梗高兴哉，今年年底下格开销，耐阿曾自家转转念头，勿要到仔格格辰光弄勿落。”范彩霞听了，叹了一口气道：“横竖总归弄勿落，叫倪也吓说法。”阿金道：“陈老搭耐一径要好煞格，耐还是搭陈老商量商量罢。”范彩霞听了，也不言语，只把一个脂香粉腻的脸儿紧紧的贴在陈海秋肩上，瞟了阿金一眼道：“耐倒说得实梗容易，只怕陈老勿见得相信倪呀。”说着横波斜溜，宝靥生春，向着陈海秋嫣然一笑。陈海秋被他一阵揉搓，心上早糊里糊涂的，没有了主意。又被他这般一逼，更加心荡神迷，捉摸不定，不因不由的说出几句话来。正是：风情霞思，莺花南国之诗；纸醉金迷，云雨巫山之梦。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花低月亚虚度春宵 凤去台空可怜良夜

且说陈海秋被范彩霞一阵巴结，巴结得十分欢喜，便不因不由的问道：“你今年的生意怎么样？核算起来，够开销不够开销？”范彩霞听了，便长叹一声道：“勿要说起，房饭钿搭仔菜钿，才欠得一塌糊涂，外势格帐收煞收勿下，格两日倪也呒啥念头转，只好弄到陆里是陆里格哉！”海秋道：“你的客人有钱的也多得，为什么不去问他借几百块钱来开销一下，也就过去了？难道他们还会不答应么？”彩霞听了，把头一扭道：“阿呀，耐倒说得实梗容易，耐阿晓得故歇格班客人用起铜钿来，才要称称斤两，格末叫来得精明。俚只要勿漂仔倪格帐，已经算俚好格哉，耐还要去问俚借啥格铜钿，格末勿客气，两个去换俚一个。陆俚有啥个个客人才像耐陈老实梗介。”陈海秋听了这几句话儿，满心欢喜，口中却对他说道：“我也不见得一定就怎样的大量，你不要在这里灌我的米汤！”范彩霞道：“倪是勿会灌啥格米汤格，要末耐……”说到这个地方，把脸一红，飞了陈海秋一眼，低着头微微一笑。这一笑，就把陈海秋的一个身体酥了半边，动弹不得。又听得范彩霞朗然说道：“格号闲话，啥人高兴去搭俚笃说呀。洋钿拿勿着，白白俚坍仔自家格台，想起来啥犯着呀？勿比耐洛勒浪倪搭，赛过搭倪自家人一样，搭耐讲仔，也无啥稀奇！”说着，更把一个身体，紧紧的往陈海秋怀中贴了一贴，附着陈海秋耳

朵低低说道：“耐一径啥格勿来介？倪有几几化化心浪向格闲话要搭耐说。”这一来，更把陈海秋弄得遍身瘫软，好似雪狮子向火，融化了半边，张开了一张大口，再也合不拢来。停了一回，方才向范彩霞道：“你有什么话儿，何不趁着这个当儿和我讲个明白？”彩霞听了，暗暗的好笑，本来是随口讲的一句话儿，那里真有什么说话？只得瞪了陈海秋一个白眼道：“耐格人啥实梗性急呀，晏歇点慢慢里搭耐说！”陈海秋听了，这一刻儿的心上高兴，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来，只对着范彩霞呵呵的痴笑，笑了一回，方才问着范彩霞道：“你过年要借多少钱？只顾问我拿就是了！”范彩霞听了，便道：“勿瞒耐说，倪间搭过年格开销，一塌刮仔总要五百洋钿。”陈海秋不等他说完，便接下去说道：“五百块钱什么大不了的事，也值得急到这个样儿？”说着，便叫阿金去抄局帐。

阿金走了出去，不多时，拿着一篇局帐走进来。陈海秋接过去看了一眼，只见通共三十几台酒，一百几十个局，差不多也有四百块钱的光景。陈海秋看了，便从身边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汇票来交在范彩霞手内，口中说道：“这一千块钱，除了你借的五百块钱，还有四百块钱局帐，这余下来的一百块钱，就算了手巾送礼的开销罢。”范彩霞见了，登时满面天花的伸手过去把票子接了过来，口中却还说道：“谢谢耐借仔几化洋钿拨倪，总算耐搭倪帮仔一个忙，勿然是今年年底下倪直头一塌糊涂哉。”陈海秋听了，便低低的问着范彩霞道：“今天晚上，你打算怎么样呢？”范彩霞听了，不由得春压眉梢，红生宝靥，一言不发的只看着海秋笑。陈海秋又问了一声，范彩霞嗔道：“晓得哉！耐格人啥是实梗格介，晏歇点……”说了这三个字儿便顿住了口，不说下去。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下面相帮高声叫道：“姓王格叫到一品香，姓陆格叫到金谷春，姓洪格叫到谦吉里。”范彩霞听了，故意眉头一皱，立起身来，口中咕哝道：“格排断命客人，格末叫来得讨厌，倪格碗把势饭，也吃得恨尽恨绝格哉！”说着，便又去陈海秋耳边说了几句，不知说的是些什么。只见陈海秋连连点头。范彩霞换好了衣服，对着陈海秋道：“陈老，对勿住，倪出堂差去，耐勿许去格哩！”陈海秋道：“你出去应局，料想不是一刻儿的工夫，我去一去再来罢。”范彩霞听了不依道：“倪勿要，耐搭我好里坐来浪。”说着，回过头来叫阿玉道：“耐搭倪看好仔俚，勿要放俚出去。”陈海秋哈哈的笑道：“好得很，索性把我当起犯人来了。”范彩霞又吩咐了阿玉几句，自己同着阿金走了。

陈海秋坐着等了多时，范彩霞还没有回来。这个时候已经将近年底，堂子里头没有什么客人。陈海秋一个人坐在那里，呆呆的等了又等，等得陈海秋焦躁起来，跳起身来要走，又被阿玉死命的拦住，不放他走。正在扭结固结，忽见阿金气喘吁吁的走了进来。陈海秋以为范彩霞回来了，登时又坐了下来。只见阿金走过来，对着他说道：“先生勒浪谦吉里洪公馆里向代碰和，格格客人格末叫气数，碰仔八圈，倒说再碰八圈，定规要倪先生搭俚代碰。倪先生恐怕陈老勒浪等仔心焦，叫倪赶转来搭陈老说一声。先生说请陈老勿要性急，俚就要转来快哉。”说着，又叫了阿玉，两个人到后房去，噉噉喳喳的讲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阿金便要要紧的走了。陈海秋本来等得十分焦躁，一定跳起来要走，却听了阿金的几句话儿，不知不觉又软绵绵的坐了下来。又等了一点多钟，看看身边的表时，差不多将近两点钟了，直把一个陈海秋等得意懒心灰，神疲气索。要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

决然的走了罢，眼看着这样的到口馒头，觉得有些舍不得。想了一回，心上转一个念头道：“他既然特地叫阿金回来把我留在这里，自然就要回来的，如若不然，他又何必这样的骗我呢？”正想着，阿玉端了一个茶碗进来递给海秋道：“陈老吃一点点杏仁露。”陈海秋正在口渴，接过来一口气就喝了一个干净，歪在炕上，觉得有些睡意朦胧的，上眼皮找起下眼皮来，便不觉懵腾睡去。

这一觉不知怎样的直睡到红日三竿，方才觉得有个人在他身上乱推乱搯的，搯了一回，海秋猛然惊醒，睁眼看时，只见范彩霞和娘姨阿金、大姐阿玉一班人都立在面前。范彩霞一面推着，一面叫道：“陈老，辰光勿早哉，啥格实梗好困介？”陈海秋擦了一擦眼睛，坐起身来，心上还有些模模糊糊的，把昨天晚上的事情早忘记了一半。看着范彩霞呆了一回，方才仿佛有些记起昨天的事来，却不知道范彩霞什么时候回来，自己又怎样的会一觉直睡到这般时候。想来想去，不得明白，只得问着范彩霞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晚上直等你到四更时候，你还没有回来，不知怎样的我自己也困倦起来，直睡到这个时候。”范彩霞听了，几乎要笑出来，恐怕被陈海秋觉着，连忙别转头去，忍住了笑，打了两个呵欠，方才开口说道：“倪拨格个断命客人，一径要拉牢仔搭俚碰和，煞死格勿肯放，倪心浪向牵记仔耐，几乎急杀快，一直搭俚碰到仔天亮，刚刚完结，倪转来仔也吮拨几化辰光。”陈海秋见了范彩霞这样的一个人婷婷袅袅的立在面前，两鬓惺忪，春情满面，那两边颊上隐隐的透出两朵桃花，越显得皓齿明眸，丰神绝世。想起昨日的事情来，自己觉得十分懊恼，暗想：“好容易得着了这个机会，看着一个大肥的河鸭盖在

锅子里头的，梦想不到会出了这样的岔儿。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红日满窗，料想是不能的了。”便似笑非笑的对着彩霞说道：“我昨天晚上上了你的当了！”彩霞听了，不觉面上一红，春色横眉，娇羞上脸，走过来附着海秋耳朵道：“耐勿要噪惶，教倪阿要难为情？”陈海秋听了，便不开口，立起身来，胡乱洗了一把脸，便走了回去。

到得晚上，陈海秋一个人又跑到范彩霞那边来，一团高兴的要在他那里请客。那知到得范彩霞大房间里头，范彩霞的影也不见，只有大姐阿玉一个人坐在那里。问他先生那里去了，阿玉把嘴往后面一努道：“倪先生来浪生病，耐进去看看俚噻。”陈海秋听了，十分怪谔。刚才自己走的时候，明明的范彩霞还是有说有笑的，并没有什么毛病，怎么一会儿的工夫就会生起病来？想着，便自己走到后面房间里去看他。只见范彩霞拥着一条湖色绉纱的绵被，和衣睡在铁床上，娘姨阿金正坐在床沿和他密密切切的讲话，见阿玉同了陈海秋进来，便道：“阿呀，格搭地方齷齪煞格，耐还是外势去坐歇罢！”陈海秋道：“不要紧，我听见你无缘无故的生病，所以来看你一下，你们何必同我这般客气？”彩霞听了，瞅了阿玉一眼道：“倪呒啥病呀，耐未总要实梗瞎说瞎说。”阿玉道：“耐自家昨日仔夜里向出堂差受仔风寒，一径勒浪吵肚里痛，倒要叫倪瞎说，倪倒一点点才勔瞎说噻。”陈海秋听了便问：“为什么肚子痛，大约是昨天晚上受了寒罢？”范彩霞摇摇头道：“倪格肚里痛是老毛病呀，日常格辰光一径要发格，到仔一个……”范彩霞说道这里，看着陈海秋一笑，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海秋看了，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正待问时，阿金从旁边接口说道：“陈老，耐勿晓得，倪先生一径有个痛经格毛病，一

个月里向，到仔归格辰光，就要发一转肚里痛格毛病。郎中先生勿知请仔几几化化，总归医勿好。”阿金说到这里，范彩霞伸过手来打他一下道：“耐格号人，总归欢喜实梗瞎三话四！”阿金道：“陈老，亦勿是啥别人，搭俚讲讲，也无啥稀奇嘛。”陈海秋听了，心上大大的不高兴，明晓得自己的事儿又是不成功的了，却又不便说出什么来，只得嘿嘿无言，闷在心里。范彩霞见了陈海秋一言不发，知道他心中不乐，便把纤手对他招招，叫他走过来，坐在自己身旁，和他低低的讲了几句。又对着他笑道：“对勿住，只好屁股里吃人参，后补格哉！”陈海秋听了，只得点一点头。又坐了一回，范彩霞催他回去了。

在陈海秋的意思，还只当着范彩霞不是有心骗他，不过自家的运气不通，所以刚刚碰得这般凑巧，指望以后还要和范彩霞怎样的蛱蝶双飞，鸳鸯颠倒。那里晓得上海堂子里头倌人的伎俩？真真的好似那九尾神狐，通天魑魅，那些哄骗客人的方法，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些做嫖客的人，又一大半都是些曲辫子、土老儿，那里是他们的对手？正是：碧城十二，苍茫情海之波；弱水三千，缥缈蓬莱之路。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 第九十四回 陈海秋痛恨范彩霞 章秋谷重游安垵第

且说陈海秋要想转那范彩霞的念头，白白的借了五百块钱给他，只指望要得些好处，那里知道受了范彩霞的圈套？花了无数的钱，毛也没有捞着一根。起先还只说范彩霞当病好之后自然相就，还天天跑到东尚仁去看他。

范彩霞的病本来原是假的，一天一天只得含含糊糊的搪塞他。一直到了二十八的这一天，陈海秋也有些觉着范彩霞对着他不是真心，心上十分气愤，一口气跑到辛修甫那边，气呼呼的把范彩霞骗他的事情告诉了修甫一遍，又埋怨修甫道：“总是你和我出的主意，如今弄得羊肉吃不着，惹得一身骚，倒上了他的恶当！”辛修甫笑道：“主意虽然是我出的，我本来和你说明，保是保不定的。况且这件事儿是你自家不好，所以上了他的当，与我什么相干？”陈海秋听了，跳起来嚷道：“原是你出的主意，怎么倒说是我自家不好呢？”辛修甫道：“如今世界上的事情，第一贵重的就是金钱，只要有了钱，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做得到的。他们一班堂子里头的信人，喜欢的是钱。他银钱没有到手的时候，要想骗你的钱，不得不好好的巴结你；等到银钱已经到了他的手中，就是你吃了他的空心汤团，你也没有什么法儿。那个叫你急急的先把五百块钱送到他的手中，他不哄骗你，难道倒哄骗我不成？他们吃把势饭的，好容易遇见了你这样的瘟生，不好好的敲

你一下竹杠，专靠着几个叫局吃酒的钱来开销这个门户，那他们就都要喝西北风过日子了！”陈海秋听了，觉得辛修甫的话实在不差，便道：“这件事情，果然是我一时大意，上了他的当。但是我平空吃了这个亏，难道罢了不成？毕竟要想个法子，把他弄得伏伏贴贴的，自己降心相就，方才出得我这一口气儿。你可有什么主意没有？”修甫想了一回，想不出来，便道：“我在这个里头究竟还是个外行，可惜章秋谷不在这里，他便想得出那些千奇百怪的法儿。他常常对人说道：‘天下的事情，除了穷苦的人没有钱用，害病的人医治不好，这两件事实在没有法子；别的事情，凭你再是天大地大无大不在的事，也有法子好想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人只要有了思想，那有做不来的事情！’若是他在上海的时候，只要和他商议一下，一定想得出一个主意。如今他既然不在这里，我又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随后再说的了。”陈海秋听了道：“你的说话不差。从前我做花筱舫的时候，花筱舫有心和我过不去，就是章秋谷在里头提兵调将，出了个主意，在陈文仙那里碰和，把花筱舫叫了来，大大的责备了他一顿。这件事儿是我生平第一件畅快的事情。如今可惜章秋谷已经回去，若是他在这里，一定要和我出个主意的。”辛修甫忽然失声笑道：“天下的事情真是无独有偶的。你们两个人，真算得一对大大的瘟生！”陈海秋听了，觉得好笑道：“好好的和你说话，你又要取笑起来，像我这样的客人，那里算得什么瘟生？那位陶观察才是个有一无二的瘟生呢！”辛修甫听了，更哈哈的大笑道：“岂敢岂敢！我说的本来就是那位陶观察的事儿。你们两个人，一个要转范彩霞的念头，一个就想要充薛金莲的恩客；一个受了薛金莲的怠慢，一个就入了范彩霞的牢笼。有你们这样的一对客

人，便有他们那般的两个妓女。你们两个人岂不是同病相怜，无独有偶么？”陈海秋听了，实在自己解说不来，只得笑道：“好了好了，不用说下去了！就算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大的瘟生，你只把陶观察的事儿讲给我听罢！”辛修甫听了，便把陶观察那一天同着他一同到福致里去还帐的情形和陈海秋一一的说了。

看官，你道陶观察什么事儿？原来陶观察也和陈海秋一般，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薛金莲那里肯依？陶观察想来想去想不到手，便也想着趁着这个年底的当儿，送一笔钱给他，或者薛金莲感激涕零，竟肯以身图报，也未可知。陶观察定了主意，便邀了辛修甫同去开销局帐。辛修甫听说薛金莲的三个字儿，心上便有些不大高兴，却又不好意思不去，只得同着陶观察往福致里来。到了那里，陶观察和辛修甫两个人坐在房间里头，足足的坐了两个时辰，把个辛修甫等得火星直冒，薛金莲方才走了出来。陶观察便从衣袋里头取出两卷钞票，先拣了一卷，递给薛金莲道：“我的局帐菜帐，大约不过三百几十块钱，这里头六百块钱的钞票，你且收了。”薛金莲谢也不谢一声，大模大样的接了过去，把那一卷钞票看了一看，又瞅了陶观察一眼，便把那一卷钞票一张一张的抖了开来，在那里一五一十的点。陶观察见了，倒不觉得怎样，辛修甫心上不由的动气起来，冷笑一声道：“你当心点儿，仔细看一看，陶大人的钞票都是假的，你不要上了陶大人的当！”薛金莲听了辛修甫的这几句话儿，也有些觉得辛修甫是有意骂他的，便抬起头来，看了辛修甫一眼，把钞票放了下来。陶观察又把那另外的一卷钞票递过去道：“这是四百块钱，给你留着新年上用罢。”薛金莲见了，也不伸手来接，只把嘴望着烟盘里头一努道：“耐放勒浪末哉！”陶观察见他不肯来接，只得依着他的话

放在烟盘里头。薛金莲停了一回，方才冷洋洋的道：“格个钞票拿得来做啥？阿是算送拨倪格？”辛修甫听了，不待陶观察开口，早接过去说道：“这个自然。不是送给你的，难道是送给我的不成？”薛金莲微微一笑，口中说道：“格末陶大人，请耐勿要实梗费心，留仔自家用用罢。倪穷末穷，过年格开销还开销得转勒哩，用勿着耐陶大人实梗要好。”陶观察听了，心上愕然，不懂薛金莲是什么意思，便道：“你为什么不肯受，可是嫌少么？”薛金莲道：“勿瞒耐说，倪是用俚勿着，唔笃的贵相好姚红玉极煞勒浪，耐还是拿得去送拨仔俚罢。”陶观察听了，只道他还在那里和姚红玉吃醋，便笑着说道：“你的器量怎么这般的狭窄？你自己想想，我待姚红玉是什么样儿，待你是什么样儿，你何必还要同他吃醋？”薛金莲听了，把嘴披了一披，鼻子眼里哼的笑了一声，立起身来，把右手的一个中指一直送到陶观察嘴边，大声说道：“阿是倪要搭姚红玉吃醋？阿唷阿唷！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哉！倪搭姚红玉未吃啥格醋？啥格叫吃醋？耐倒搭倪讲讲看！倪搭耐亦齧攀啥格相好，为仔啥格事体，要搭姚红玉吃醋介？格号闲话讲出来，赛过放屁，唔笃听听看，阿要像煞有介事！”陶观察平空被薛金莲教训了一顿，并不生气，还是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说道：“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总算是我错了何如？”薛金莲听了，又瞪了他一眼道：“生来是耐错咯，啥格吃醋勿吃醋，瞎说瞎话！”陶观察听了，又把那烟盘里头的一卷钞票取过来塞在薛金莲手内，口中说道：“吃醋不吃醋，不必再去提他，但是这个钱，是我送给你的，你为什么一定不收，可是瞧我不起么？”

看官听者，世上的人，只有嫌着钱少的心肠，那有倒反嫌着钱多的道理？何况薛金莲是个堂子里头的人，见了白花花的四百

块钱，又是自己送上门来的，那肯不受？不过平日之间摸着了陶观察的脾气，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明晓得这四百块钱是飞也飞不到那里去的，落得摆些身分，不要他的，也好装装自己的腔。如今见陶观察这般说法，便趁势说道：“格末谢谢耐送仔倪实梗几几化化格洋钿，不过倪有句闲话要搭耐讲明白仔。格个洋钿，是耐自家情愿送拨倪格，倪是从来勸问耐借过歇啥洋钿，耐歇歇点跑出去搭别人家讲起来，只说薛金莲过年过勿落，要问耐借洋钿，格是倪定规勿成功格喏。”陶观察道：“这个自然，我又不是小孩子，那里会这样糊涂？”辛修甫在旁边听着薛金莲这些话，已经气满胸膛，更兼看着陶观察这般模样，越发气得不可开口，暗想：“天下怎么竟会有这种人，糊涂到这般田地？”待要发作几句，忽然心上转一个念头道：“他自己情愿受他们的怠慢，与我什么相干？更兼这位陶观察，是个糊涂蛋，对着他说了薛金莲待他不好，他非但不知感激，而且倒反还要生起气来，我何必自寻烦恼，去管他们的闲事呢？”想到这里，气早消了一半，立起身来，对着薛金莲冷笑道：“陶大人有了钱，怕没有地方去用，特地恭恭敬敬的送到你这里来，你何必和他客气，不是落得受用的么？”说着，又向陶观察道：“你请一个人在这里坐一回儿，我有些小事要先走一步，不得奉陪。”说罢，往外就走。陶观察还想留他，辛修甫回过头来道：“我要再在这里坐一回儿，胀破了肚子叫那一个和我抵命呢？”说着，急急的走了出去，这且按下不提。

只说章秋谷到了上海，便先去看陈文仙。两个人别后重逢，自然是欢畅非常，互相慰问。春云乍展，玉镜刚圆，宝扣亲除，银钩暗荡，证相思于此夜，人面依然；问洞口之桃花，渔郎无恙。

秋谷在家过了一夜，直到明日十点多钟方才起来。这个时候正是四月初的天气，春归南浦，绿满林皋，大家都换了单罗夹纱的衣服。秋谷便对陈文仙说道：“今天礼拜六，我也懒得出去，我们雇一辆马车到张园里看看如何？”文仙听了，便也点一点头。吃过了饭，秋谷早叫人到善钟马房去雇了一辆象皮亨斯美快车来，放在门首。秋谷换了衣服，看着陈文仙装饰好了，穿一件白罗夹袄，戴一头翡翠簪环，淡淡蛾眉，弯如新月；盈盈媚眼，静若澄波。慢慢的移步出来，同着秋谷一同坐上车去。秋谷拔出鞭子，理顺丝缰，只把右手的鞭子一扬，左手的丝缰一抖，那马早放开四蹄，泼喇喇的向前跑去。新马路到张园本来没有多少路，风和日丽，草软沙平，秋谷的马车一路如飞跑去。到了张园，秋谷循着曩例，把马加上一鞭，抢到安垵第门前停住。秋谷在车上轻轻的一跃而下，陈文仙也跟着下来。秋谷站在安垵第门首，抬起头来四面一望，只见绿阴遍地，碧草如茵，一阵白兰花的香气夹着晚风，直送到鼻观里来。正是：愔愔夜静，春宵之玉漏方长；款款情深，别后之相思如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当冤桶观察开心 吊膀子张园受辱

只说章秋谷同着陈文仙到了张园。两个人一同走进安垵第去，四围看了一看，见那些男男女女来吃茶的人倒也很多。男的一个个都是画扇轻衫，女的一个个都是纤腰皓腕，来来往往的，十分热闹。秋谷同着陈文仙拣一张桌子坐下，泡了一碗茶，坐了一回，觉得没有趣味，便招呼堂倌把茶留下。那几个堂倌本来都认得秋谷的，便诺诺连声的答应。秋谷便同着陈文仙走出来，四面闲逛。到了外面，觉得空气清新，神气为之一爽。秋谷因为自己半年不到这个地方，便抬起头来，细细的四面观看。只见还是那几处的亭台楼阁，花木池塘，并没有添出什么来。秋谷同着陈文仙一面讲话，一面慢慢的向前走去。只见板桥几曲，流水一湾；树底残红，春魂狼藉；枝头新绿，生意扶疏，已经换了一派初夏的景候。各处走了一回，陈文仙只累得香汗淋漓，微微娇喘。秋谷见陈文仙有些走不动，便搀着他的手，一路走回来。已经日色西沉，归鸦噪晚，安垵第门外却马龙车水的拥挤非常。都是那些堂子里头的倌人，一个个敷粉涂脂，争娇斗艳。那天上斜阳的光线一丝一缕的直射过来，随着这些倌人头上的珠翠，便觉得光华飞舞，耀得人眼睛都有些花花绿的，看不清楚。

秋谷同着文仙正走到安垵第门外，将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滔滔滚滚的一连来了两辆马车。前一辆车内坐着一个四十多岁、方

颐大耳、乌须白面的人，看他脸上的气派，好像是个当道贵官的样儿。只见这个人跳下车来，立在门首且不进来，等着后面一辆马车过来。马车里头走出一个满头珠翠的馆人，这个人连忙要上前去搀他，那馆人把眉头一皱嗔道：“勿要惶，算啥介，搭倪先跑进去。”这个人听了，恭恭敬敬的答应一声，便依着那馆人的话儿先走进去。这个馆人在外面略略的站了一站，等着那前面的人已经走了几步，方才慢慢的走进来。秋谷见了，对着陈文仙道：“这个馆人，分明就是那濂溪坊的薛金莲。怎么对着客人这般模样？”说着，便同着陈文仙跟在那薛金莲的后面，也走进去。见他走进安垵第，四面走了一转，那男子也跟在他的后头。薛金莲在前走着，头也不回，径自拣了一张桌子坐下，刚刚紧靠着章秋谷、陈文仙的那张桌儿，正在章秋谷的对面。那个男子见薛金莲坐了下来，便也想在薛金莲旁边坐下。薛金莲登时变转脸来，把手在桌子上一拍道：“耐勿要坐勒倪搭，坐勒格面去未哉呢。”那男子听了，也不动气，连忙就走到旁边一张桌子上坐下。堂倌泡上茶来，那个男子又跑到薛金莲面前，问他要吃什么点心不要？薛金莲皱着眉头道：“耐格人总归实梗鸭矢臭，一日到夜吵勿清爽，吵得倪头脑子也涨杀快！”那个男子听了，便又跑到那边坐下，还只顾目不转眼看着薛莲的脸儿。这些情形都被秋谷、陈文仙看在眼里，文仙悄悄的对秋谷说道：“耐看格个曲辫子曲得来！”秋谷看了薛金莲看待客人这般模样，心上很觉得有些愤愤不平，便对陈文仙说道：“天下真有这般的奇事！做嫖客出了钱，到堂子里头去顽，原是要寻开心的，都照着这个宝贝的样儿，那就是自寻苦恼了。最可怪的，馆人们吃这碗饭，原不过是为两个钱，怎么薛金莲的看待客人竟是这般模样，岂不是笑话么？”陈

文仙道：“他怠慢他自己的客人，与我们什么相干，何必去管他的闲事？”秋谷道：“那个去管他们的闲事！不过我在旁边看着，心上气愤不过，这般讲讲罢了。”

正说着，忽见一个信人从秋谷后面转将过来，丰态清扬，妆梳雅淡，山眉水眼，雾鬓风鬟，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走去，忽然回过头来，把秋谷看了一眼，不觉失声叫道：“阿呀，二少碗，啥辰光来格呀？”秋谷听了，连忙仔细看时，认得他不是别人，就是辛修甫的相好西安坊龙蟾珠，连忙微微含笑的立起身来，招呼他坐下。龙蟾珠又回过头来和陈文仙打了一个招呼，方才就向上首一张椅子上坐下。龙蟾珠向来因为章秋谷是辛修甫最知己的朋友，每逢秋谷同着辛修甫到他院中的时候，龙蟾珠应酬秋谷格外尽心。秋谷在朋友的一班相好中间，最赏识的就是龙蟾珠。说他沉静过人，丰姿出众。如今见龙蟾珠殷殷勤勤的和他讲话，便也随意应酬了几句，又问他这几天可见辛修甫？龙蟾珠道：“辛老有一礼拜勿到倪搭来哉，耐看见伶俐，请俚到倪搭来。”秋谷随口答应了一声。龙蟾珠又道：“二少，耐格贵相知，今年才调仔头哉，一个来浪久安里，一个勒浪迎春坊，看见仔倪一径勒浪问耐呀！”秋谷笑道：“我如今还有什么相好，你说的是什么人？”龙蟾珠笑道：“陆丽娟搭仔梁绿珠，勿是耐格相好，是啥人格相好呀？”秋谷道：“那算不得相好，不过应酬朋友随便叫几个局罢了。”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得陈文仙在对面咳嗽一声。秋谷不知道什么事情，连忙抬起头来看时，只见陈文仙把嘴往那边一指，秋谷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边台上的薛金莲，对着自己目不转眼的只顾呆看，两只眼睛水汪汪的，腮边颊上早现出两朵红云。秋谷见了，知道他在那里吊自己的膀子，但方才见他待那

同来的客人那般怠慢，觉得自己也是个嫖客，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上很有些恨他。凭着他在哪里弄眉挤眼的卖弄风情，只当作没有看见的一般，由着他一个人去做作。陈文仙和龙蟾珠看了，把手巾掩着嘴，格格的只是要笑。龙蟾珠忽地对着秋谷悄悄的把手往对面一指，低声问道：“耐阿认得俚呀？”秋谷也低低的说道：“濂溪坊的薛金莲。”龙蟾珠摇一摇头道：“倪勿是说俚呀。格个坐勒薛金莲左首格客人，耐阿认得？俚搭辛老一淘格朋友呀。”秋谷摇头道：“修甫的朋友我一个个都认得的，却从没有见过他。或者是修甫近来结交的朋友也未可知。”

看官，你道这个寿头码子的客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在下做书的就是不说出来，看官们也一定知道，自然就是那位广东来的陶观察了。当下龙蟾珠又把薛金莲和陶观察两下事情细细的和章秋谷低说一遍。章秋谷听了，越发心上有些不服，看着对面的薛金莲眉花眼笑，把眼风只顾望着秋谷溜来，秋谷只是洋洋不睬，不去理他，却故意对着陈文仙、龙蟾珠两个人大声说道：“我最恨的是那班野鸡妓女出身的倌人，凭你怎样的花运亨通，香名鼎盛，那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总还都带着野鸡妓女的下贱样儿。他自己虽然不觉，旁人的眼睛却看得很清楚！”几句话，把陈文仙和龙蟾珠说得都格格的笑起来，明晓得是有心骂薛金莲的。薛金莲正在那里吊膀子，吊得出神，忽然听了章秋谷这般的一番说话，一句一字好像是有心骂他，梟他的痛疮，这一气非同小可，只气得他目瞪口呆，心窝冰冷，一天的高兴都不知那里去了。赌气立起身来，往外便走。陶观察见了，连忙也跟了出来，两个人上了马车，一直回到濂溪坊去。薛金莲碰了章秋谷一个大大的钉子，无可奈何，便把陶观察来出他的气，只说出去坐了一趟马车，

有些头痛，埋怨着陶观察道：“倪原说格两日探仔牌子，勿出去哉，耐定规拖牢仔倪一淘出去，故歇害得别人家头脑子里向痛煞快。”陶观察见他生气，那敢多嘴，只低声下气的安慰他。

看官，你道薛金莲为什么平空除了牌子，不做生意？原来薛金莲和那郑小麻子两个人搅在一起，搅得火一般的热，盟山誓海的说要嫁他。好在金莲的娘是亲生娘，薛金莲总算是自家身体。做了五六年野鸡，升了书寓又做了两年，倒也和他挣了不少的钱。金莲一年以前早已和他的娘说明将来嫁人，不要他的身价。如今见金莲要嫁人，也不好一定怎样的阻格他，心上却嫌着郑小麻子是个穷光蛋，便和薛金莲说明了，不要身价，只要郑小麻子自己拿出一千银子来做院中的下脚开销，犒赏经费。薛金莲听了，明晓得郑小麻子是一个大钱没有的宝贝，平日的零用都是自己给他的，那里拿得出这一千银子？自己虽然有钱，究竟一千银子数目大了，白花花的拿出来，也觉得有些心痛。想了一回，便想出一个主意来，立刻叫娘姨金珠到泰安栈去请陶观察，请他即刻就来。陶观察听得薛金莲忽然来请他过去，好似奉着了九重纶綍的一般，连忙飞一般的赶过来。正是：落花有意，空留金谷之春；流水无情，不逐胡麻之饭。欲知后事如何，下文再表。

## 第九十六回 借洋钱硬捉瘟生 呼将伯欣逢故友

且说陶观察听得薛金莲叫人请他，心中大喜，便立时立刻的赶到福致里来。薛金莲见了，殷殷勤勤的亲手和陶观察脱了马褂，推他在炕上坐下。这是陶观察自做薛金莲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这一阵巴结，只把一个陶观察巴结得坐立不安起来。薛金莲等他坐了一回，方才对他说道：“陶大人，倪今朝请耐来，有句闲话搭耐说，勿得知耐阿肯答应勿肯答应？”陶观察听了，连忙说道：“有什么事情怕我不答应？你只顾讲就是了！”薛金莲便走过来，和陶观察并肩坐下，一只手搭在陶观察的肩上，口中说道：“倪格两日要嫁人哉，耐阿晓得？”陶观察吃了一惊，连忙问嫁什么人，薛金莲道：“就是归格姓郑格广东人，来浪倪搭也是五六年格老客人，故歇夹忙头里，倒说要讨起倪起来哉。依仔倪自家心浪，老实说，有点勿高兴，吃着倪格咪姆已经去答应仔俚哉，故歇也叫咪说法。不过倪来浪间搭欠仔几几化化格债，故歇一塌刮仔才要还，倪咪拨洋钿来浪，格陆请仔耐陶大人来，搭耐商量商量，勿得知耐阿肯搭倪想想法子？”

看官且住，陶观察虽然糊涂，究竟也是个人，天下那有信人将要嫁人的时候，还要和客人借钱的道理！况且这位陶观察，在二月里头的时候，想要把薛金莲娶回家去，无奈这件事儿觉得自己不好出口，特地到浙江原籍去接了太太出来，在大餐馆里头叫

了薛金莲的局。这位太太就当面和他说明，说陶观察要娶他做姨太太，身价银子不论多少。那知薛金莲一口回绝，咬得斩钉截铁，不肯答应，陶观察也无可如何。以前既然有过这样的一重过节，如今薛金莲要嫁别人，怎么竟会和陶观察当面锣、对面鼓的这般明讲，可不是在下做书的有心掉谎么？但是这件事儿实在是真真实实、的的确确。在下做书的不敢掉一个字儿的谎，这叫做理所必无，情所或有。看官们莫提闲话，且听正文。

只说陶观察听了薛金莲的话儿，凭你再是怎么天字第一号的瘟生，心上究竟有些儿不快，低着头，只在那里沉吟。薛金莲见了，知道陶观察心中不悦，便拉着他的手，低低说道：“耐阿是听见仔倪要嫁人，来浪动气？二月里向格事体勿关倪事，是倪格咤姆勿肯答应呀。陶大人，耐勿要来浪瞎转啥念头，老实搭耐说，信人嫁人，陆里肯告诉别人？倪为仔耐陶大人比勿得别人，一径待倪要好煞，赛过是倪自家人，告诉仔耐也咤啥要紧，陶大人阿对？”陶观察被他一阵米汤灌得满心欢喜，觉得自从在薛金莲院中走动以来，薛金莲总是板起了一副吃生葱的脸儿，耳朵里头从没有听过这样一番委婉温柔的好话，不知不觉的脱口答应出来道：“你要多少银子，只顾向我拿就是了。”当下陶观察立刻拿出一千五百块钱的银票给了薛金莲，又和他亲热了一回，方才被薛金莲催了回去。隔了一天，薛金莲已经除了牌子，陶观察又跑了来，要和他同坐马车到张园去。起先薛金莲不肯，只说除了牌子，不便出去，倒是他的娘在旁边看不过，催着薛金莲同他出去。薛金莲没奈何，只得同着陶观察坐了两乘马车，到张园去坐了一坐。恰恰的章秋谷同着陈文仙也到张园，他们两个人的情形被章秋谷看得明明白白。薛金莲无意之间抬起头来，猛然看见

了章秋谷，觉得这个少年意气非常，风华出众，长眉挹秀，凤目含威，好像眼眼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般人物，由不得心中一动，想要吊起章秋谷的膀子来。那里知道章秋谷心上正在恨他，那里还肯和他要好！薛金莲落了一场没趣，口里头又说不出，这且按下不题。

再说起张园里头的章秋谷来，见薛金莲老羞变怒的起身走了，不觉回过头来，对着陈文仙和龙蟾珠哈哈一笑。陈文仙和龙蟾珠也笑了一回。章秋谷坐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趣味。见大家都纷纷的上车步了，便也别了龙蟾珠，同着陈文仙上车回来。到了新马路公馆里头，早已是夜气沉山，灯光照夜，坐了不多一刻，忽然听得外面擂鼓也似的敲门，当差的走出去把门开了。早听得陈海秋的声音一路大叫进来道：“秋谷兄，怎么你到了上海，不来看看我们朋友，却先去逛起园来，这是什么道理？”秋谷听了是陈海秋，便也在楼上急急的走下来，彼此相见，打了一恭，知己重逢故人相见，自然心上都十分欢喜。陈海秋还没有坐下，便道：“你怎么回去了这许多时候？把我们这一班旧时的朋友都撇到脑后去了，是不是？”秋谷道：“那里有这个话！我回去之后，家里有些家事，外面又有些应酬，忙得不得分身，并不是忘了旧时朋友。你有什么话，坐下来讲，怎么尽着站在这里？”陈海秋听了，方才一屁股坐下道：“成天的望你不来，把我的眼睛都几乎望穿，肚子都几乎气破！”秋谷听了，诧异道：“怎么你望我不来，眼睛几乎望穿也还罢了，怎么好好的会几乎气破肚子，这是个什么原故？”陈海秋摩着肚子，口中说道：“不要说起，说起来就气死人！我吃了人家许多的亏苦，一向闷在心里，说不出来，专等着你来了，好和我想个法儿。”秋谷听了，心上已经猜着了

几分，知道他一定是在堂子里头吃了亏了，便问道：“究竟什么事儿？你且先和我讲个明白。我章秋谷虽然赶不上那黄衫客古押衙，却也自负满腹经纶，一身侠骨，只要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凭你什么天大的事儿，也不在我的心上。”

陈海秋听了，便把自己和范彩霞的事情和他讲了一遍，怎样的想他的念头，怎样的想不到手，怎样的辛修甫和他出主意，怎样的被他借去了五百块钱，到得后来，终久还是不成功，详详细细，本本原原，说得十分明白。秋谷听了，低着头沉吟一回道：“这件事儿来得十分奇怪，怎么早不出局，迟不出局，偏偏到他留你住夜那一天，就有人要他代碰起和来？这还说是他们做成的圈套，不必说了！但是你平日之间并不一定怎样的贪睡，怎么刚刚的那天晚上你就会糊糊涂涂的睡了一夜，直到明天早上才醒呢？况且你那个时候，一个心正在那里七上八落的，预备着怎样的偎红倚翠，又是如何如何的惜玉怜香，那里就会睡得着？不要是他们叫你睡的罢！”陈海秋听了，一时听不出秋谷话中的意思，便道：“你这个话儿错了，我不是个孩子，那里能由着他们指拨！”秋谷道：“不是这般说法，只问你未睡之前，吃过他们的什么东西没有？”陈海秋猛然醒悟，拍着手说道：“是了是了，我未睡之前，吃了他们一碗杏仁露。我正心上诧异，怎么无缘无故，平空这般的死睡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他们有心在杏仁露里头放了什么东西，把我吃得这般沉睡，方才圆得过他们的谎来。你说他们可是这个主意不是？”秋谷道：“这个自然，何消说得！但是他们可是这个主意也只好暂时骗你一下，长久下去是不行的。难道你就不会另外想一个法子，上他的手不成？”陈海秋道：“不满你说，法子也不知想尽了多少，到得归根完结，还是一个不成功。”章

秋谷道：“你这个人，真真是个大大的饭桶！你在范彩霞那里的资格也算得很老的了，就是想他的念头，也是分内的事情。你只要装着吃醉了酒的样儿，睡在那里不走，或者趁着狂风大雨的晚上赶到他那里去，借个干铺，难道他好把你推了出来么？”陈海秋道：“岂敢！这些事儿，我都一一做过的了。我跑去借干铺，他叫我睡在大床里面，叫个大姐睡在中间，他自己和衣睡在床外，要想动他一动都不能的。我有一天又装着吃得烂醉，睡在那里不肯回去，他却叫个大姐把我扶到大床上去睡了，他自己却坐着不睡，拿出一只牙牌来过五关。娘姨劝他上床来睡，他也不肯，一直等到五更鸡唱，红日东升。我没奈何，只得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睡，他只说为着我吃醉了，睡在床上，恐怕上床来睡，惊醒了我。我听了也无可如何，又扳不着他什么错处，一时发作不来。你想叫我有什麼法儿呢？”秋谷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便道：“法子是有个在这里，但这个时候也不必和你说明。等我会见了修甫他们一班人，再说给你听不迟。但是我昨天到此，并没有出去拜客，你怎么会知道我已经来了？并且还知道我昨天到张园去的呢？你今天可看见修甫没有？”海秋听了，便道：“我正忘了，修甫在龙蟾珠家请你吃酒，我正为着这件事儿要和你商量，等会儿在稠人广众的地方讲起来，我面上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在修甫那里讨了这个差，特地自己赶来请你。现在客人已经齐了，你就赶快同着我一起去罢。”

秋谷听了，便走上楼去，换了衣服。陈海秋本来是坐了马车来的，秋谷便坐了他的马车，同到西安坊来。原来这一天正是礼拜，修甫在龙蟾珠家摆酒请客，王小屏、刘仰正、陈海秋、陶观察等一班人统统都请在里头。龙蟾珠见修甫来了，便告诉他在张

园遇见秋谷的事情。修甫听说秋谷来了，不觉大喜，便要写请客票叫相帮到新马路来请。陈海秋听得章秋谷已经到了，格外起劲，便对修甫说了，自己赶到新马路来请章秋谷。当下陈海秋同着秋谷到了龙蟠珠院中，走进房间，见了辛修甫等，大家执手欢然，十分喜慰。秋谷略略招呼了一回，一眼见了陶观察也在这里，想起昨天张园里头的事情，不觉几乎要笑起来，连忙别过头去，忍住了笑，和他打了一恭。辛修甫上前介绍说：“这位就是陶伯瑰陶观察，去年在广东来，有东方小松的信给我们两个人介绍，刚刚那个时候，你已经回去多时，不在这里。”辛修甫说着，陶观察便在身边取出东方小松的信来，递给秋谷，秋谷接过来看了一遍。大家都说了几句客气话儿，方才一同坐下。正是：瘟生无用，浪挥曲院之金；名士多情，又入笙歌之队。以后还有许多事实，章秋谷初到天津，范彩霞降心相就，味莼园名妓争风等，都在下集书中再行交代，如今却要暂时搁笔了。